

現代世界偉人傳





蔣介石

蔣主席在時代的現階段，不僅是中國四萬萬同胞所公認的唯一的領袖，中華民族的唯一的救星，並且也是全世界所公認的偉大的政治家，超軼絕塵的軍事家。這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在艱難困苦的無所憑藉的環境中，創造了曠古的偉大的勳績。我們對於蔣氏的崇拜，除了敬仰他的勳績的舉世無比以外，我們尤所佩服的，是蔣氏的思想，精神，與人格的偉大。

蔣氏名中正，字介石，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人，生於西歷一八八七年，即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先世業農，祖玉表公善懋遷術，積貲頗豐，而性樂善好施，對於公益事業，無不慷慨輸將，所以深為里人敬佩。父肅庵公公正剛直，好學不倦，熱心公益事業，一如乃父，教育子弟，非常嚴格。太平軍興，浙東遭受了戰禍，人民的家室產業，都被蕩盡。肅庵公的家庭，當然也不能例外。後來經過肅庵公的一番奮鬥，家運又興旺起來了。蔣氏九歲時，肅庵公逝世，享年五十三歲。

蔣氏的母王太夫人，出自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性情溫淑，勤儉自守。肅庵公逝世後，太夫人悲

痛欲絕，幾欲身殉；親戚多方譬解，乃節哀撫孤，以最大的期望，付與蔣氏一身。時太夫人方三十三歲。太夫人擅女紅，家務之餘，勤苦操作，所以肅庵公的遺產不但並未動用，並且還增加了一些。太夫人一方面備嘗艱苦，主持家務。一方面撫育蔣氏，時加訓諭。蔣氏童時，活潑好動，異於常人。稍有過失，太夫人便加嚴厲責備，必須悔過而後已。所以太夫人對於蔣氏品性的陶冶，得到了很大的教育效果。同時，太夫人隨時隨地，以娓娓的語調，教導蔣氏，使蔣氏幼年的基礎教育，種下了很好的因子。

後來蔣氏參加革命運動，太夫人多方鼓勵，望其盡力國家。這種地方，便顯出了太夫人的不同凡俗的賢明。所以蔣氏對於太夫人，也是很盡孝道的。平時，蔣氏一提起太夫人，就說母親比任何人偉大。在蔣氏五十誕辰時，曾撰「報國與思親」一文，充分地說明了母愛的偉大，母教的效果，及對於母親的感慕。孫中山先生對於王太夫人也很佩服，在民國五年時，曾手書「教子有方」四字以贈。

二

蔣氏九歲時，王太夫人便送他進鳳麓學堂。這個鳳麓學堂，是一個變相的私塾，以四書五經爲教科書，並須背誦。蔣氏在同學中年最幼稚，而學業則過之。尤其是對於書本上的疑難，時時提出請先生解答，在鳳麓學堂中，蔣氏受了五六年的教育後，便離開了離開後的半年中，在家侍奉母親，自

行研究學問。

西歷一九〇六年，清政府在甲午之戰後，深感於軍事人才的需要，由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奏請，乃於河北保定，設立保定軍官學校，並由各省當局，保舉青年入校肄業。

蔣氏脫離鳳麓學堂後，其叔曾經介紹他到寧波去習商業，蔣氏不欲，以商業自隱，王太夫人亦從其志，遂作罷論。恰巧浙江省當局募集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蔣氏欣然應募，其年方十八歲。王太夫人再三勉勵訓諭，蔣氏方始就道赴保定。入校後，對於軍事教育與日語一科，致力研究，成績優異。校中派遣學生赴日留學，蔣氏亦在其列。

西歷一九〇七年，蔣氏與同學張羣等，東渡留學，初入振武學校肄業，繼轉陸軍士官學校。當時的同學，有李烈鈞，孫傳芳，李根源等。這時，陳其美也在日本東京警監學校肄業，與蔣氏友誼很深，於是便介紹蔣氏加入最初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孫中山先生一見蔣氏，便很贊佩，談論頗久，是時蔣氏與同盟會會員黃郛，合組一個團體，叫做丈夫成城團，並發行武學雜誌，鼓吹革命，號召同志。與革命同志如秋瑾，廖仲愷諸人，時相往還。

一九〇九年，蔣氏卒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同學十五人，配屬於高田聯隊實習。在這幾年中，孫中山先生已在國內發動革命運動，蔣氏久思歸國參加。但因學業未成，不能如願，然於革命的計劃與設施方面，頗著勞績。

西歷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國內革命運動陸續爆發。十月十日，革命軍佔領武昌，全國響應。陳其美在上海組織革命軍，電促蔣氏歸國合作。蔣氏得電，急行退伍歸來。抵上海，即任陳其美革命軍第五軍團的團長。蔣氏率領了幾千個驍勇善戰的革命鬥士，先後佔領上海及浙江省會等地。同時，更擔任了進攻南京的任務。不久，南京克復，成立軍政府，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於是誕生。蔣氏在第一次革命中，已建樹了這樣鉅大的功勳。

民國元年，蔣氏功成不居，率兵一團，至吳淞就地訓練，準備他日爲國努力。旋因國事粗定，而隱憂未已，乃以團長職務交張羣擔任，蔣氏赴德留學。不久，即赴日本補習德文，同時復發行軍聲雜誌。翌年三月，國民黨同志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爲袁世凱遣人刺死。袁世凱陰謀稱帝，勾結帝國主義，竭力排斥國民黨，繼遣軍隊南下，免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等職。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譚延闓等，起軍討袁。蔣氏在日聞訊，急行歸國，與陳其美在上海組織討袁軍總司令部，參加二次革命。

袁世凱部署已定，討袁軍相繼失敗。蔣氏率領舊屬，圍攻上海高昌廟兵工廠，苦戰數日，袁氏遣海軍猛攻，蔣氏與陳其美爲保持實力計，遷司令部於閘北。蔣氏復率戰士攻吳淞，卒以衆寡不敵，慘

遭失敗。蔣氏不得已，乃與陳其美走日本，祕密從事革命工作。

孫中山先生鑒於黨內的散漫不團結，遂於民國三年七月，在日本東京，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蔣氏與朱執信、廖仲愷等，共佐中山先生，進行黨務。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下詔改明年爲洪憲元年。中山先生聞訊，急遣同志，歸國討袁。蔣氏與陳其美等歸國抵滬，與同志王曉峯等，刺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復襲肇和兵艦，炮攻製造局。後因袁軍勢厚，終告失敗。翌年，蔡鍔起義師於雲南，號護國軍，各省響應。蔣氏收集散卒，赴江陰，攻克炮台。繼與陳其美克復吳淞江中的策電警艦。未幾，陳其美遇刺殞命，蔣氏代之，爲東南討袁軍的生力部隊。袁世凱見大勢已去，憂憤而死。

四

袁世凱死後，國務總理段祺瑞與大總統黎元洪發生意見，安徽督軍張勳，挾溥儀復辟。段祺瑞逐張勳，馮國璋入北京爲大總統，未經國會通過，對外宣戰，廢棄約法，孫中山立加聲討，湖南、廣東、廣西等省，相繼響應。九月，孫中山先生經國會選舉，在廣州就大元帥職，蔣氏時亦在側，被任爲大元帥府參軍，佐理軍務。而政學系岑春煊，桂系陸榮廷等，阻撓革命，倡議改組軍政府。民國七年五月，孫中山先生辭職赴上海，蔣氏亦隨中山先生離粵，從事革命工作。

民國九年，岑春煊、陸榮廷等投降北京政府，孫中山先生回粵，會粵軍討賊。蔣氏是時被任爲第

二軍參謀長，與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努力殺敵，克復全粵。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進討廣西。這時，陳炯明野心叵測，與北京政府暗送秋波，欲圖割據。中山先生擬舉師入贛北伐，終爲陳逆所牽制。蔣氏對於陳逆的野心，早已見到，曾經屢次告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却仍舊寬大爲懷，不願深究。翌年，王太夫人仙逝，蔣氏哀傷萬分，謹行廬墓古制。

翌年六月，陳炯明叛跡昭著。十五日，陳逆遣洪兆麟、葉舉等，圍攻大總統府。中山先生在炮火中離開大總統府，避居永豐艦上。蔣氏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啓程赴難，往永豐艦，隨侍中山先生，達兩月之久。八月九日，中山先生離粵赴滬，蔣氏亦隨行。中山先生從這一次事變中，對於蔣氏的信用，便更密切。不久，許崇智部的粵軍，由閩邊攻粵，陳炯明下野，廣州克復，孫中山先生回廣州就任大元帥。民國十二年，蔣氏被任爲參謀長，從事北伐。部隊抵韶關，終因財政困難，遂告中輟。

五

俄國在十月革命後，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政府，蘇聯前受孫中山先生的電賀，於是即派越飛來滬，謁見中山先生，對於三民主義深致敬仰。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乃派蔣氏赴蘇聯考察，以資借鑑。蔣氏在蘇聯，對於其軍隊的組織與訓練，及其軍人的精神與紀律，都有深切的體驗。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在國民黨代表會議中，議決創立黃埔軍官學校。四月，蔣氏從蘇

聯考察軍事歸來，即被任爲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積極訓練國民黨的黨軍。當時的講師，爲廖仲愷、胡漢民、鮑羅廷等。蔣氏自從加入革命工作以來，素主張訓練黨的軍隊，以確立黨的地位。這時黃埔軍官學校的創辦，符合了蔣氏的素志，所以他便堅毅刻苦，積極訓練，奠定了革命軍的基礎，國民革命的成功，也肇基於此。

六

帝國主義在他們自己的利害立場，不願意中國革命的成功，所以時助反動勢力以消滅革命。蔣氏辦黃埔軍官學校時，英帝國主義嗾使買辦陳廉伯，假借商團名義，購械練兵，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商團購買大批軍械，遍佈密探於各機關附近，實行監視。孫中山先生乃令蔣氏以黃埔黨軍，包圍商團，救平變亂。黨軍即以這一項軍械，由蔣氏令編練教導團一團，爲革命軍的基礎部隊。

北方政府經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一敗塗地，段祺瑞出來組織臨時政府，於是張作霖與段祺瑞等，電邀中山先生入京，共商國是。中山先生遂命胡漢民代理大元帥，以蔣氏擔任統一廣東的責任。中山先生北上後，陳炯明乘機復起，佔據東江各險要，並與桂滇軍閥劉震寰、楊希閔等勾結。蔣氏訓練黃埔黨軍已歷八月，乃於翌年一月，召集緊急軍事會議，議決三路進討，黨軍與粵軍任右路攻淡水，桂軍任中路攻惠州，滇軍任左路攻河源。二月一日，蔣氏統率門士出發，攻克東莞、石龍、淡水。

而桂滇軍與陳逆勾結，所以中路左路迄未發動。蔣氏不顧，急攻逆軍洪兆麟部，佔領平山、海豐、潮州、汕頭、興寧等地，陳炯明逃往香港。

三月中，黨軍東征期內，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蔣氏得耗，哀痛殊甚，乃立志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志。以慰中山先生在天之靈。而是時楊希閔、劉震寰等軍閥，聯結雲南唐繼堯，北方段祺瑞，謀佔廣東。四月，楊、劉出兵，欲圍大元帥府。蔣氏是時駐軍潮汕，聞訊即率各軍進攻。六月中，蔣氏擊敗楊、劉部隊於廣州，楊、劉潛逃，叛亂底定。

是年七月，蔣氏與胡漢民等，在廣州正式成立國民政府，選舉十六人爲委員，蔣氏統率各軍，維持治安。八月二十，廖仲愷被刺，發生政變。蔣氏擁護政府，並將主犯及留省的有關係各部隊，立予逮捕及繳械，閭閻始安。

九月，駐汕劉志陸部，原屬陳炯明，因廖仲愷被刺，時機到來，即行叛變，並與陳炯明、洪兆麟等，有進窺廣州的企圖。十月，國民政府任蔣氏爲東征軍總指揮，進剿叛逆。蔣氏統率師干，克復惠州、汕頭，將陳炯明的殘餘勢力，一掃而盡。是時有爲段祺瑞所任命的鄧本殷，進寇肇慶。蔣氏即令陳銘樞、俞作柏等，加以討伐。陳俞等部，先後克復陽江、化州、廉江、高州、瓊崖等地，鄧本殷失敗逃走，廣東全省統一。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議決繼承中山先生遺志，進軍北伐。適有湖南師長唐生智，驅逐督軍趙恆惕，趙恆惕勾結吳佩孚，擊敗唐生智，唐乃求援於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遂任蔣氏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令即日進攻湖南。七月九日，蔣氏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全軍出發北伐，當時情景很爲悲壯熱烈。

北伐軍出發，蔣氏先授唐生智以機宜，由衡陽湘潭，進克長沙。而第四軍獨立團葉挺部，擊退孫傳芳所遣的唐福山部。蔣氏乃命李濟深留守廣州，親自往長沙，指揮軍事。這時，國民革命軍的部隊，在蔣氏統率下的，有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李福林、程潛、李宗仁、唐生智等八軍。

在八月十五日的軍事會議後，蔣氏卽下總攻擊令。十九日夜，第四軍克平江。二十二日，第八軍攻克岳州。吳佩孚親臨前方，並遣兵五師南下參戰。蔣氏亦臨前線，指揮軍事，先後克復羊樓峒、江泗橋等地。在賀勝橋一役中，革命軍所向無敵，吳軍潰退，死者無數，革命軍乘勝追擊，佔領官埠橋、紙坊等要地，直抵武昌城下。蔣氏續令第八軍與夏斗寅部，進攻漢陽，更令便衣隊暗襲龜山，大敗逆軍，遂將武漢第一險要的龜山佔領了。於是令第八軍猛攻漢陽，於九月六日克復。翌日渡江，攻克漢口。蔣氏在民衆的空前盛大的歡迎中，入漢口。自出發至克復兩漢，只有四十二天，軍事進展的神速，古今

無匹。

漢口、漢陽雖已克復，而武昌爲逆軍劉玉春、陳嘉謨所死守。蔣氏親率革命軍圍攻武昌，劉、陳堅守不降。蔣氏爲了武昌的民衆起見，不忍以重砲飛機去轟擊，於是圍城一月，猶未解決。而逆軍在城內暴行搶掠，民衆慘苦異常，蔣氏乃令各軍猛攻，於十月十日攻克之，在湖北的逆軍全數掃清。

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爲東南軍閥之巨擘，破壞革命，亦不遺餘力。國民革命軍圍攻武昌時，孫逆卽令盧香亭部入江西，企圖進窺革命軍的後方。蔣氏知其陰謀，便令程潛、魯滌平、朱培德等部，向贛進攻，並親率王柏齡等部，經贛西攻南昌。孫逆續令陳調元、王普等部，進寇湖北。革命軍迎頭痛擊，程潛、朱培德部，攻克南昌。惜因援軍未至，爲孫逆之鄧如琢部所反攻，革命軍被迫退出南昌。蔣氏急遣第四軍第七軍及獨立第二師，會攻贛北。一面親率各部，分路同時進攻。十一月五日，獨立第二師克復九江，孫逆敗遁。蔣氏再令各軍猛攻南昌，於八日佔領之。孫逆各軍實力，盡行消滅，爲革命軍所收容者，達六萬餘人。

蔣氏駐節南昌，肅清軍閥餘孽。而入閩的第一軍何應欽部，先後攻克永定、大埔、饒平等地，於十二月十八日，全閩克復，入福州組織省政府。同時，四川將領劉湘，及貴州督軍周西成等，均歸降國民革命軍。而在西北的國民軍馮玉祥各部隊，亦服從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革命軍。先後克復陝西、甘肅，繼入河南省，奠定革命軍在北方的基礎。

奉系軍閥張作霖目睹革命軍進展迅速，突然入關，稱安國軍總司令，與孫傳芳、張宗昌等分頭進攻北上的革命軍，與東下的國民軍。蔣氏即令第二軍第六軍，由贛攻浙。民國十六年一月，革命軍白崇禧部，由福建入浙，克桐廬。二月中，革命軍佔領杭州，孫逆殘軍肅清。三月二十日，白崇禧部克復上海。何應欽部入江蘇，先後佔領無錫、常州、鎮江。三月二十四日，程潛、何應欽、魯滌平諸部克復南京。革命軍所至，無往不利，軍閥日趨沒落。

八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三年改組，對於共產黨徒，曾相嘗收容。北伐期內，國民黨同志正在前線作戰，而共產黨則在後方活動，企圖奪取政權。南京克復後，蔣氏駐節南京，而共產黨徒則據武漢，陰謀發動。蔣氏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對於共產黨的暴行，始終表示不滿。民國十六年一月，共產黨在武漢成立政府。三月中，復在漢口召集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企圖推翻蔣氏的實權。蔣氏對於共產黨這種阻撓革命進行的陰謀，深為憤慨。

共產黨在湖南等地，暴行慘殺，無所不為。當地的軍隊首先反正，彈壓共產黨。共產黨自知事不可為，相繼退避。武漢政府遂為國民黨左派所支持。南京政府在四月中，開始清黨工作，處置反動份子。寧漢分裂，日形尖銳化。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表宣言，詆毀國民黨。國民黨亦於二十七日，發表告

中國共產黨一文，同時積極清黨。武漢方面因唐生智的肅清共產黨徒，同時推進寧漢合作的運動。寧漢合作既有相當頭緒，蔣氏爲黨內團結計，辭職赴日。寧漢合併而組織的南京政府，卽行宣告成立。

蔣氏赴日，經東京、箱根、日光等地旅行。旋因奉魯軍閥的逆衆南下猛攻，革命軍的北伐行進無法展開，於是黨內重要分子，陸續電請蔣氏回國，繼續北伐。蔣氏以光明磊落爲懷，不念舊隙，欣然歸國。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與宋美齡女士結婚。

九

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蔣氏入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繼續北伐。蔣氏擬定北伐程序。命何應欽爲前敵總指揮，先後克復浦口、徐州等地。蔣氏復命各軍分路進攻，革命軍相繼入安徽、河南。翌年，馮玉祥、閻錫山在北方與革命軍互相聲援，攻擊奉軍。二月，蔣氏爲求軍事上的聯絡，在開封與馮玉祥、閻錫山相晤，確定合作進攻計畫。國民革命軍於是成立四個集團軍，以蔣氏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爲第二集團總司令，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佈置完竣，各軍同時發動。四月中，革命軍進入山東，逼近濟南。

日本對於山東認爲有『特殊權益』，同時因爲中國革命對於日本不利，所以日本不惜多方

阻撓革命軍。革命軍逼近濟南時，日本便即派遣軍隊來華，在青島登陸。並在濟南佈置軍事設備。四月三十日晚，奉、魯軍退出濟南。翌晨，革命軍入城。五月二日，日本第六師團開入濟南。五月三日，與革命軍前哨接觸。蔣氏因北伐未竟全功，爲免事態擴大，便命革命軍退出。豈料日軍突提無理要求，開始屠殺我方軍民，慘害我國交涉員蔡公時，公然佔領濟南。我方軍民死者，達一萬人以上。

奉、魯軍自從退出濟南後，節節後退，準備防守北京。革命軍乘勝進迫北京、天津，使奉、魯軍一蹶不振，不堪一戰。這時候，張作霖在事實的威脅下，只有退回東三省老家去的一條路。六月三日，張作霖乘了京奉鐵路的專車，回奉天去。在皇姑屯地方，爲日人所埋的地雷所轟斃。奉軍得訊，急行總退却，全部退至關外。革命軍閻、馮的部隊，便入北京。七月六日，蔣氏與馮、閻、李等集團軍總司令，會於北京。在孫中山先生的靈前，舉行隆重的祭禮。在他讀祭詞的時候，不禁淚隨聲下。像這樣悲哀熱烈莊嚴偉大的典禮，是任何人見了都被感動的。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程序，除東三省以外，均告完成。而東三省的軍事領袖張學良，深明大義，不主張再行內戰，願意和平妥協。國民政府乃遣吳鐵城赴東三省，接洽一切。東三省遂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服從國民政府。東三省各地開始高懸了青天白日的旗幟。蔣氏以全力傾注的北伐工作，於此纔告完成，而蔣氏的偉大功勳，從此爲全世界人士所贊佩。同時，在歷史上也成爲最有意義的最光榮的一頁了。

北伐成功以後，國民政府的基礎更爲鞏固，蔣氏歷年來曾經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諸般職務。而在這幾年，蔣氏對於國民黨的分化同志，無一不是以精誠去感化他們。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爲了國家，爲了社會，蔣氏不能不毅然地加以討伐。在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下，蔣氏對於叛亂者的討伐，無不得心應手。蔣氏對於叛亂者必討伐，但若投誠了，服從了，那末就很信用他。所以一盤散沙的中國，能夠完全統一，都是蔣氏精誠感召所致。

從民國十九年到民國二十五年的七年，中國內則天災頻仍，農村破產，財政困難。外則強鄰虎視鷹瞵，積極侵略。蔣氏目睹時艱，深知非自力更生，無以圖存。所以在這幾年，蔣氏領導全國人民，從事復興民族的工作，勤勞備至。其足述者，不勝枚舉，茲舉其犖犖大者，分敘於下：

(1) 消弭內亂。自民國成立以來，沒有一年不發生內亂，人民在內亂的影響下，求生不得，蔣氏完成北伐後，對於內亂，竭力避免。但有不少的野心分子，蠢然思動，稱兵作亂。蔣氏始以精誠感化之，繼以政治手腕應付之，不得已，然後用武力解決之。先後弭平叛亂，消滅意見，聯合黨內同志，精誠團結，共謀民族復興。這種寬博的犧牲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贊嘆的。

(2) 統一全國。蔣氏對於國內各派，無不以「相忍爲國，精誠團結」相勸勉，然而兩廣同

志以政見的不同，反抗中央。廣東陳濟棠與失意政客相勾結，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有叛變企圖。蔣氏不忍在這嚴重的國難期間，再啓內戰，對於兩廣問題的解決，採用政治手腕解決之。終因粵軍將領余漢謀等的服從中央，陳濟棠下野出洋。廣西領袖李宗仁、白崇禧等，旋亦擁護政府，接受國民政府的新任命。蔣氏以最大的忍耐與犧牲，完成了中國的統一。中國人民，從此可以不再看見慘酷的內戰了。

(3) 應付國難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甚一日，企圖滅亡中國。蔣氏領導人民，應付國難。任怨任勞，堅苦卓絕。一方面要作外交上的應付，一方面要作軍事上的準備。另一方面，則又要人民知道當局者的苦心孤詣。從前一般人認爲政府太懦弱，太不抵抗。然而政府方面却埋頭苦幹，充實國防，確立外交中心，建設國民經濟，解決財政困難，按着預定的計畫，一日千里地進展着。到了後來，政府的苦幹硬幹的成績，已展開在大衆的眼前，於是民衆方纔瞭解政府的一時的忍耐，以及準備了長期抵抗的一切必須具備的條件，決不令敵人再奪去一寸土地的決心。蔣氏任怨任勞的應付國難的事實，亦已爲中國全民衆所明曉，加以非常熱烈的擁護。這是事實上的必然。

(4) 新生活運動 蔣氏覺得要復興民族，那末對於國民道德與國民智識，非加以積極的提倡不可。所以在民國二十二年，蔣氏在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繼而推之全國。新生活運動是以禮

義廉恥爲中心的。希望全國民衆，都要放棄了舊生活壞習慣，來奉行新生活運動的規律，實行生活革命。這一種含有歷史意義的運動，確是挽回人心的一味對症的良藥。外國人士認爲蔣氏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中國復興的起點，那是一種正確的見解。

(5)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下，中國國民經濟宣告破產。蔣氏鑒於這種危機的日益深刻，乃於民國二十四年，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目標，在蔣氏於廿四年國慶日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實施一文中，說明着：『……在積極方面，增加生產總量，增加工作機會，增加輸出產品，保障投資安全。在消極方面，解除阻礙生產發展的外因，解除阻礙經濟發展的內因，解除阻滯貨物流通的障礙，解除妨礙生產建設的心理的因果……』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推行的結果，中國可以踏上富強的大路，中國人生活亦將因此大見改善。

(6) 充實國防 中國素來沒有國防，所以帝國主義可用強大的軍備，來魚肉中國。蔣氏痛心於中國國勢的積弱不振，所以下全力以從事於國防建設。陸軍方面，整飭軍隊的紀律，加緊軍隊的訓練，添置大量的最新的軍械。空軍本很薄弱，歷年來積極建設，中國也已有千多架飛機上戰場，對付敵人的空軍。蔣氏復鑒於國民訓練的重要，於是準備施行徵兵制，厲行壯丁訓練，使中國有了二百萬的正規軍，還有八百萬的在鄉後備軍。

(7) 積極建設 蔣氏努力於建設事業的成績，有目共睹，不但中國人民十分敬佩，就是歐美、日本諸國的人士，對於中國的建設事業的進展，也表示非常的贊嘆，鐵路、公路、水利、重工業、軍需工廠等，這幾個最重要的建設部門，都在一日千里的進展着。

除了這幾種外，蔣氏復努力於改進教育，綏靖鄉閭，搜羅人才，獎勵學術，促進文化，澄清吏治，厲行禁毒，刷新政治等，均有顯著的成效，彰彰在人耳目。總之，中國在蔣氏的領導之下，已積極的建設着新的姿態，踏上了復興的光明大道了。

陝、甘方面的剿匪部隊，係張學良、楊虎城等軍，與紅軍勾結，有不穩狀態。時蔣氏駐節洛陽，為張學良所邀，遂入西安，對於不穩部隊擬作訓導與撫慰。蔣氏抵西安，駐節於臨潼華清池。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時二十分，事變突起。叛軍闖進行轅，蔣氏衛隊奮勇抵抗，衆寡不敵，皆為擊斃。蔣氏由衛士扶掖離開臥室，上驪山暫避。叛軍志在蔣氏，實行搜山，適張學良至，張即挾蔣氏登車往西安。張學良、楊虎城等部，同時發出通電，明言暫留蔣氏於西安，作最後諫諍等語。

中央聞訊，即行召集會議，議決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長代理。十六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討伐叛逆。旋由前

張學良願與人端納，飛西安探視蔣氏。十七日，與蔣氏同時被留西安的軍長蔣鼎文，由西安飛抵洛陽，攜蔣氏親筆函來，謂於星期六可回京，囑空軍勿往轟炸等語。十九日，宋子文遂飛西安探視。二十二日，宋子文復偕蔣夫人飛陝。蔣氏以偉大的人格，不屈的精神，感人的至誠，去感悟了張、楊。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與宋子文等恭陪蔣氏回京。蔣氏脫險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民衆，歡欣鼓舞，如醉如狂，於此可見蔣氏人格的偉大與民衆的愛戴之一斑了。

一一一

民國六年七月七日之夜，日本軍閥在北平附近的蘆溝橋，向中國營地駐軍挑釁，釀成了空前慘酷的歷史事變，展開了中國八年抗戰的序幕。同時亦促使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之環境中解放，粉碎了日本獨佔中國乃至囊括東亞的陰謀，洗清中國六十餘年所受的恥辱和所受的一切束縛，且更進一步奠定遠東及世界之永久和平。蔣氏便是領導此次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領袖。

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初，蔣氏卽有從事全面抗戰之決心，然因華北當局宋哲元之優柔寡斷，誤中日方緩兵之計，致日方不費吹灰之力，唾手而得平、津、平、津陷落以後，日軍卽分三路進攻，一路由平、漢路南下，一路由津浦路南下，另一路則沿平綏路以西出南口而取張家口。至八月十三日，淞滬

戰爭亦告爆發，於是乃由局部抗戰而進入全面抗戰。

蔣氏以最高統帥地位，領導抗戰，軍書旁午，日不暇給，終無倦容。他深知中日開戰之初，日強我弱，計畫惟有竭力延長時日，使日方泥足深陷，實力消耗殆盡，不得不告屈膝，遂根據此項戰略，面授各將領機宜，然因抗戰初期國內政治上的弱點，表現為軍事之失敗，如韓復榘之觀望不前，坐使滄州失救，李服膺的抗令失援南口，輕棄天鎮、陽高與大同等，均使日方「速戰速決」之戰略趨於有利，至念六年冬，由大同南下的日軍，已佔有山西全省，津浦線則抵達濟南，平漢線則抵達河南邊境，同時東戰場之淞滬，亦於三月苦鬥之後，因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戰線外延而告失守，日軍更循京滬路進攻南京，蔣氏與國民政府各要人遂不得不由南京撤往漢口，並定重慶為戰時首都。

南京陷落後，日軍在華作戰第二軍事目標為攻取徐州，當時日軍計畫分兵兩路，一路由濟南南下，一路由南京對江之浦口北上，以期打通津浦線，佔領徐州，然一開始即遭我軍痛擊，在台兒莊展開一大殲滅戰，日軍因在魯南進攻不逞，乃由津浦南段北進，念七年五月中旬，日軍雖將津浦線打通，佔領徐州，然我軍已於事先突圍，日軍終未達圍殲我軍主力之目的。

徐州失陷後，日軍又沿平漢線南下，以期奪取漢口，河南本為四戰之場，易攻難守，惟當日軍進攻時，黃河適於中牟附近決口，廣大平原成為汪洋一片，遂阻止日軍攻勢，於是日軍乃變更計劃，進攻武漢，相持五閱月，武漢始告陷落，國民政府遂遷都於重慶。

此時，另一部日軍，由海軍協助，在華南大鵬灣附近登陸，進攻廣州，余漢謀猝不及防，廣州竟與武漢同時宣告陷落。

廣州、武漢相繼陷落以後，日方見我全國軍民在蔣氏領導之下，仍繼續英勇抗戰，毫不屈服，不勝憂懼，惟恐戰事發展為長期持久戰後，受累無窮，於是遂發表誘和式的近衛聲明，蔣氏洞燭其奸，置之不理，然國民政府內一部份恐日份子如汪精衛等，竟為日本甘言所誘，不惜叛黨叛國，脫離重慶，往南京組織偽府。

汪精衛雖甘為日本鷹犬，然於抗戰陣營並無何種重大影響，抗戰軍事仍繼續進行。民國卅八年，日方對華戰略已漫無標準，此一年中，僅攻下江西省會南昌，及派兵在廣西南部登陸，佔領南甯而已。

蔣氏深知對日抗戰，一方面固須自力求生，另一方面亦不能不倚賴外援，故當抗戰開始後，即積極從事鐵路公路建設，以期獲得英、美、蘇之物資接濟，北則開闢中蘇公路，南則建築湘桂鐵路，滇緬公路，日方視中國此項對外交通動脈為心腹大患，竭力破壞，惟中蘇公路僻處西北，非其力所能及，祇能於西南部侵擾，最初中國能從廣州方面獲得接濟，對外交通甚便，然自日軍佔領廣州後，此項接濟路線即被遮斷，不得不繞道越南，未幾歐戰開始，法國戰敗，日本乘機對法屬越南提出要求，於是滇越交通亦告斷絕，幸此時滇緬公路業已造成，中國仍能從緬甸方面獲得英、美接濟，然自三

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事變發生後，緬甸亦爲日本佔領，於是中國西南部對外交通全告斷絕，惟蔣氏毅力過人，不畏艱鉅，復計劃開闢中印交通路線，親赴印度視察，返國後卽積極建築斯蒂威爾公路，萊多公路，一方面復在國內建設新軍，準備反攻。

此時中國處境極爲困難，對外接濟路線既寫遠不便。國內物資復極缺乏，然仍努力抗戰不懈，屢挫敵鋒，使日方一籌莫展，僵持之局，前後凡達四五年之久，直至三十三年秋，日方鑒於中國終難屈服，乃作最後掙扎，奮其全力進攻，方始攻下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然此時日落前之迴光返照而已。中國抗戰前後凡達八年，國際地位日趨提高，舉世咸知中、美、英、蘇爲現代四大強國。今抗戰已告最後勝利，不但失地完全收復，且喪失已久之台灣、越南均復歸我版圖，此皆由於蔣氏認識之正確，使四百兆民衆咸蒙其蔭也。

何應欽

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是這次接受日本投降的代表，同時也是蔣主席手下的第一條膀臂。

何氏字敬之，貴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第十期畢業生，曾在貴州王文華部下任旅長，並任雲南講武堂教官等職，在雲南講武堂時，與王柏齡同事，其後王入黃埔軍官學校任教育長。何因亦至軍校服務，任總隊長，何氏之入國民黨軍隊服務，實始於此時。

何氏入黃埔軍校時，初爲總隊長，當時蔣校長以何氏學術精深，辦事幹練，且作事富於責任心，尤有毅力，故頗爲重用。

民國十三年九月，蔣校長在黃埔軍校成立教導第一團，卽以何氏任團長，在教導團成立以前，廣東無真革命軍，其餘各省，更不用說，故教導團之成立，實爲黨軍之肇基，而何氏則爲手創黨軍領袖之一。

第一次東征，係十四年一月十五日頒動員令。當時總理臥病北平，陳炯明以爲有機可乘，乃自稱救國軍總司令，謀襲廣州，廣東聯軍（包括滇軍楊希閔、湘軍劉震寰、桂軍譚延闓、粵軍許崇智及

各建國軍）乃決先東征，以滇軍爲左翼軍，粵軍爲右翼軍，桂軍爲惠州攻城軍。黃埔軍校之兩個教導團，初不屬於聯軍戰鬥序列內，後奉總理之命，參加東征，乃出發加入粵軍之右翼軍，蓋此時蔣校長方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黃埔與粵軍較爲接近故也。

二月一日，教導團隨蔣校長自黃埔出發至虎門，於四日與粵軍同佔東莞縣，十三日與敵軍遇於淡水，十四日將淡水包圍，時敵軍洪兆麟自惠州調主力軍來援，惠州與淡水相距不過百里，敵朝發而夕至，時淡水城雖被圍，而城堅難下，蔣校長乃下令由兩個教導團各選奮勇官兵一百零五人，編成奮勇攻城隊，限令於最少時間內，攻破此城，十五日早，由蔣校長親自指揮砲兵射擊，何氏又親自督促奮勇軍進攻，卒於四十分鐘內將淡水城攻下，教導團之威名，至此始聞於世，而何氏之勇敢善戰，亦從此傳播於世矣。

教導團攻破淡水城兩小時後，敵軍援師大至，粵軍與戰不利，蔣校長乃命教導團第二團守城，何氏率第一團禦敵，激戰至夜，始將敵軍擊敗，二十日，何氏之教導團由淡水向平山進攻，適敵之洪兆麟部由平山向淡水反攻，與教導團第一團相遇羊塘圍，卽由何氏指揮攻擊，卽將敵人擊潰，狼狽退却，右翼軍（卽粵軍與教導團）於三月五日，完全佔領潮汕，時滇軍桂軍通敵之事實益顯，敵軍林虎，與滇桂軍有約，使滇軍由河源老隆撤兵，對右翼軍觀望，由林虎回師襲右翼軍，林虎所部萬餘，爲敵軍精銳，三月十日，敵人分兩路由河婆向棉湖鯉湖之線前進，蔣校長率兩教導團及粵軍第七

旅，由揭陽分兩路以趨棉湖，何團長率領教導第一團，將棉湖佔領，敵人乃至於鯉湖，三月十一日早，各部向敵前進，此時鯉湖之敵人，已轉至和順方面，兩路敵人已合併一處，午前八時，何氏率教導第一團進至距和順四五里之處，將敵軍陣地偵察明瞭後，即以第一營由正面進攻，第三營由右方進攻，其餘爲總預備隊，但敵人陣地得瞰攻之利，而兵力有十倍之多，教導第一團以次戰鬥之後，總共不過千人，故甫與敵接觸，敵即用大部兵力來作包圍，第一營損失已有三分之一，官兵傷亡亦多，幾失戰鬥力，何氏急令總預備隊長劉峙，率兵一連，向敵人反衝，並命炮兵向敵兵射擊，始將敵擊退。自此以後，敵數次向何氏左右包圍，何氏均以總預備隊少數之兵力增加而擊退敵之大部，苦戰至十二時，總預備隊增加已盡，左翼之戰況仍在危險，此時幸粵軍第七旅趕到加入右翼第三營方面，右翼已不足慮，何氏乃親至左翼督面陣，官兵亦奮勇格鬥，始達與敵對峙之狀態，戰至午後三時，右翼第三營與粵軍第七旅方業已將敵擊退，乘勝追至和順，不意敵之總預備隊施行反攻，第七旅一部退却，教導團第一二兩營，死傷殆盡，敵人乘機突進，直攻團部，此時左翼第二營及學兵連正與敵接戰，而正面及右翼已無一兵，至此何氏乃收拾殘餘及團部官兵共數十人，與敵作最後之戰鬥，而施以猛烈之射擊，敵遂躊躇而不敢進，至午後五時，教導第二團已開始以猛烈之炮火向敵之司令部攻擊，蓋第二團至鯉湖後已無敵人，故由鯉湖以擊和順，適當敵之司令部也。時將夜，敵受此打擊，乃宵遁，棉湖苦戰，於是結局。是役也，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衆，禦萬餘精銳之敵，其危險實甚，而關係國

民黨之存亡者亦大，此役若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消滅，而革命策源地廣州亦不能保，此役當然由於蔣校長之指揮得宜，而何氏之勇敢善戰，實亦功不可沒。

此役當敵人反攻之際，其危險實間不容髮，當時蔣校長及俄顧問加倫，均在團部，已被敵包圍，幸何氏指揮若定，危始得解。時加倫在團部觀戰，對何氏之作戰策劃，甚為嘉許，團部圍既解，加倫對何氏獎勵有加，並解所佩寶刀贈何氏曰：「此寶刀有名於歐洲皇室，本為俄皇尼古拉二世御佩之物，歐戰中之某役，余部大勝德軍，故俄皇以此刀相贈，余甚寶之，今轉以贈君，以資紀念。」

林虎部在棉湖失敗後，向興甯、五華逃竄，蔣校長乃率教導團及粵軍乘勝追擊，以教導第一團為前衛，於三月十九日包圍興寧，旋即下之，第一次東征之役，至此乃告結束。

第一次東征勝利之後，兩個教導團改編為黨軍第一旅，因何氏在第一次東征中厥功甚偉，故將其升任為黨軍第一旅旅長。

民國十四年四月下旬，楊希閔、劉震寰之叛跡已彰，政府即從事討伐之設備，於是東征軍乃回師廣州，由何氏率黨軍第一旅任前鋒，十三日抵廣州郊外之龍眼洞，即與敵激戰，並得其他友軍之援助，於二十四小時內，將楊、劉所部，完全解決。

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案發生，國民政府統一編制，將廣東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黨軍為第一軍，即以蔣校長任軍長，而以何氏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九月下旬，政府動員第二次東征，十月上旬，東征軍編成，以蔣軍長爲東征軍總指揮，而何氏則任第一縱隊長，東征軍出發後，首先集中兵力以攻惠州，蓋當時楊坤如守惠州拒抗革命軍，惠州不下，東征軍無法進行也。惠州三面環水，城垣堅厚，自唐以來，未嘗一破，而扼東江要害，爲軍事上所必爭。蔣總指揮自任攻城指揮官，由何氏担任攻城事宜，以第一縱隊之第三師，第二師之第四團，東江警備隊之野炮山炮營，獨立第一師之炮兵，第一師之機關槍連組織攻城軍，十月十二日，攻城軍佈置完畢，十三日午前十時，飛機與野炮開始攻擊，午後二時施行總攻擊，第三師攻南門西門，第二師第四團攻北門，炮兵火力亦集中於北門附近，蓋因北門有陸地，容易近城脚也。惠州城之東爲惠陽城，與州縣毗連，由東江警備隊攻之，十三日自午後二時激戰至夜，由蔣總指揮親自指揮砲兵，何氏督率攻城隊，卒未能下，第四團長劉堯宸且因傷而亡，官兵死傷甚衆，蓋敵人防禦週密，工事堅固也。十四日，計議再行攻擊，第三師第八團增加北門，砲火更集中於北門，何氏並將攻城奮勇隊重新布置，預定待炮火星極大之效力時，則同時率隊前進。計劃既定，十四日午後二時，再施總攻擊，北門城垣，爲之毀壞，何氏督率奮勇隊乘機猛進，至三時五十分，第四團之奮勇隊一部已登城，餘乃蟻附而上，北門守敵遂逃，楊坤如率殘餘向東遁去，惠州乃下，惠陽縣城亦繼之而下，號稱銅牆鐵壁天然險要之惠州，不過三十小時竟被黨軍佔領矣。

惠州既下，東征軍聲勢益盛，乘勝挺進，何氏率領第一師於十月二十二日進佔海豐，海豐爲陳

爛明故鄉，海豐既下，陳之胆乃益落矣。

時南路緊急，第四軍班師赴南路應援，而敵人乃大舉來攻，激戰於華陽，第三師死傷過半，但因蔣總指揮及何氏指揮得宜，卒將敵人擊退，此爲二次東征時之第一場大戰。

華陽之役勝利，敵之主力已被擊破，加以雙頭、河源各役，敵損失太多，何氏指揮之第一縱隊，乃長驅直下，於十一月四日完全收復潮汕，二次東征乃告勝利結束。

二次東征勝利以後，蔣總指揮任陸軍總監，未幾即辭第一軍軍長職，薦請國府任何氏爲第一軍軍長。

當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蔣總司令鑒於東江防務重要，非有知兵大員，不足以資鎮懾，乃留何氏坐鎮潮汕，但第一軍大部已隨蔣總司令北伐，故留守東江者，僅第一軍之第三師、第十四師，及獨立第四師之兩團與五十八團而已。

時福建僞督辦周蔭人，十五年九月間，受孫傳芳之命，傾師東犯，企圖佔領潮梅，蓋潮梅爲粵東重鎮，苟有動搖，不特危及廣州根據，抑且影響前方作戰，關係至鉅。時革命軍之留守東江者，僅六七千人，而敵軍則有三萬餘，傾師來犯，頗不可輕視。何氏以地廣兵單爲慮，徒事防禦之無補，雖各方面相當佈防，敵難遽入，然曠日持久，終老我師，且察敵勢頗大，而我士氣亦正甚盛，遂本革命之精神，下攻敵之決心，電請蔣總司令下令入閩，蔣總司令允之，何氏即命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率所部及五

十八團在饒平暫取守勢，以禦張毅，命中央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率領學生，協同代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担任潮汕後方防務，並以第三師之第九團於江岸嚴密佈防後，即由三河壩進駐永定。

時周蔭人已抵永定，何氏於十月八日，親率各部直趨永定，先發制人，擬將周蔭人之大本營先擊破，再行將敵各部先行殲滅，而便一鼓盪平，使敵無法恢復，九日命第三師師長譚曙卿，率所部進攻永定城，命十四師師長馮軼裴，進攻石下壩以斷峯市孫部之來援，是日永定之敵頑抗雖極猛烈，終不敵我軍，僅歷一晝夜，即將永定克復，周蔭人僅以身免，永定既下，周蔭人主力部隊全部消滅，故不久即將福州佔領，全閩底定矣。

福建既定，革命軍遂養精蓄銳，集重兵於閩浙邊界，待機入浙。未幾，蔣總司令即命白崇禧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由贛浙邊界進攻浙江之衢州，復命何氏率所部第一軍由福建入浙江，以收策應之效，何氏奉命後，即率部入浙，惟閩浙交界處，萬山重疊，而仙霞關尤爲天險，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何氏遂命所部繞道由贛閩邊界分由江山、常山、開化等數路入浙，仙霞關在江山縣屬二十八都，革命軍滿以爲將不免於此發生一場大戰，不意周蔭人敗軍之將，畏何氏如虎，於此重要關隘，竟漫不設防，於是革命軍遂分路徇下溫台嚴處各屬，會師於衢州。

時孫傳芳於江西新敗之餘，亟欲固守其在浙江之大本營，其部下原有三大將，一爲陳儀，一爲

盧香亭，一爲謝鴻勳，謝已死於善溪之役，盧部在贛損折亦重，亟待整理，惟陳任徐州衛戍司令，率所部浙江第一師坐鎮徐州，完整無缺，孫遂任陳爲浙江省長，命其與周鳳歧一同返浙，而以周負防守衢州之責，殊不知陳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頭腦清楚，思想新穎，久已傾心革命，而周與革命軍亦夙有默契，孫委此二人以浙事，不啻天誘其衷。十二月十一日，革命軍抵達衢州，周鳳歧卽反戈來歸，加入革命軍，時錢塘江以下，均爲周部防守範圍，故革命軍不戰而得建德、龍游、蘭溪等地，一路浩浩蕩蕩，勢如破竹，十二月中旬，已兵臨杭州城下，陳儀已於事先接受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職，於是遂開城響應，革命軍乃不折一兵一卒而入杭州城矣。

杭州既下，革命軍遂分三路攻蘇，以何氏任中路，由吳興、長興出宜興，進攻常州，無錫，一面截斷滬寧線敵軍之退路，一面由溧水、句容出秣陵關，直趨南京。時孫傳芳擢孟昭月爲大將，命與周蔭人共同防守浙江，孟以偏裨驍膺大將之任，氣餒萬丈，視敗軍之將周蔭人如無物，且爲保全實力計，竟將作戰之責委之於周，而自身徘徊觀望於其後，蓋欲藉此耗損周之殘餘軍力，以免與已爭權，然周亦非愚騷，寧不覺察，於是孟、周之間，積不相能，革命軍乘孫軍之內訌，攻下桐廬、富陽，周蔭人部作戰不力，孟昭月自知難以久守，遂率部由嘉興北退，其在寧波之一部，則乘輪退往吳淞，周蔭人亦率其殘部，循鐵路線退往上海，於是浙江全省底定，而革命軍攻蘇軍事，乃得順利進展焉。

浙江既定，革命軍東路軍在何氏及白崇禧兩大將指揮之下，遂分頭向松江及宜興猛撲，三月

廿一日，循滬杭線疾進之革命軍先頭部隊，已由龍華抵達上海南市，統軍將領爲薛岳將軍，卽今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也。時何氏所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已拔宜興，正疾趨無錫、常州，以求切斷滬寧路，白崇禧於三月廿二日抵上海，卽督率所部，循滬寧線攻蘇州，期與何氏會師。三月廿三日，蘇州無錫、常州相繼克復，次日，循長江東下之程潛所部亦攻克南京，何氏所部一路由滬寧線入南京，一路由溧水、句容而達南京秣陵關下，至是大江以南遂盡爲革命軍所有矣。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乃謀繼續北伐。四月底，蔣總司令在南京召集各高級陸海軍將領舉行軍事會議，決定分兵三路，繼續北進，何氏指揮第一路軍，渡江向揚州進攻，循江北以上各地爲右翼，蔣總司令統率第二路軍，循津浦線北進爲左翼，李宗仁則統率第三路軍，往來策應於左右兩翼之間，一面拊津浦路之背，一面助何氏北攻。

此三路軍事，進展均極順利，蔣總司令於克復浦口後，復繼續循津浦線北向追擊，節節勝利，於五月廿一日佔領蚌埠，六月二日克復徐州，同時，何氏所指揮之第一路軍，亦由揚州北攻，迫孫傳芳後退，六月二日，亦到達魯南邊境之日照與嶧縣，而將直魯軍與孫軍逐出淮河流域。

正當北伐軍事順利進展之際，不幸政治上發生分裂，寧漢對立之形勢日趨深刻，蔣總司令爲顧全黨內團結計，毅然下野，將軍權分交何氏及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指揮統率，於是自出發以來一往直前之北伐軍事，至此乃告初次受挫，孫傳芳見有機可乘，卽從後跟蹤追擊，皖北之線幸賴賀耀

組堅守蚌埠，未致動搖。而江北之線，則因何氏之返京，掌握軍權，不暇兼顧。曹萬順、賴世璜等紛紛渡江而南，給予孫傳芳一大好機會。孫遂盡集部衆於揚州，欲爲行險僥倖之計。自知力量有限，不敢分散兵力，乃擇鎮江、南京間之龍潭爲襲取目標。龍潭爲京鎮間離江最近之地點，登岸不一里，即爲鐵路。如能佔據，則京滬交通斷絕，勝算可操。孫籌之既熟，遂於八月廿六夜，突以十二圩運鹽船及截留得來之大輪數百艘襲龍潭，一舉而佔據鐵路，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之路軌。至翌晨，京鎮兩地始發覺。時何氏正在南京，乃急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同時白崇禧亦正由滬入京，至無錫而聞變作，立電檄京滬沿線各軍，於當天趕到鎮江，夾擊孫軍。是役也，雙方血肉相搏，死傷遍野，苦戰達兩日夜，賴何氏之指揮得宜，卒將孫軍擊潰，措京畿於磐石之安。孫傳芳經此打擊，遂一蹶不能復振。

民國十七年，蔣總司令復職，繼續北伐，何氏被任爲總司令部參謀長，蓋蔣總司令從此時起，已目何氏爲其唯一勝臂，欲其贊襄帷幄，而不欲其躬冒矢石之險矣。北伐完成後，何氏被任爲軍政部長及陸軍訓練總監，同時復兼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何氏任職軍政部長之時期最久，整軍經武，不遺餘力。蔣委員長之得竟安內攘外之功者，得何氏之助力獨多。民國念三年，華北形勢緊張，何氏被任爲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坐鎮北平，無論日寇如何威嚇，均屹不爲動，日寇畏之如虎。至念四年冬方始解職，返京任軍政部長如故。民國念五年，西安

事變發生，蔣委員長爲張學良、楊虎城等叛軍將領所劫持，何氏聞訊，大爲震怒，卽擬派中央空軍前往渭南轟炸，後因得蔣鼎文帶來之蔣委員長手書而止，當時人心處危疑震撼之中，不肖者妄自揣測，以爲何氏或有異志，殊不知何氏效忠蔣委員長，始終如一，固非任何挑撥離間者所得而動搖也。事變救平後，蔣委員長對何氏深表嘉許，信賴益深，目之爲左右唯一心膂。

七七事變起，何氏追隨蔣委員長，由寧而漢而川，贊襄帷幄，擘畫軍務，倍著勤勞。太平洋事變發生後，何氏奉命爲緬甸遠征軍總司令，指揮緬甸方面中國軍隊，配合盟邦英、印軍隊作戰，迭建殊勳。迨全國陸軍整編，改爲美式裝配，成立中國陸軍總部，何氏復奉命出任陸軍總司令，駐節於雲南昆明。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在聯合國圍攻之下，窮蹙請降，何氏卽將陸軍總部由昆明移往芷江，接受日軍投降，迨處理日本投降事務完竣後，復乘機離芷飛往鄂北恩施，轉赴西安等地，指示各地駐防將領以投降事宜，九月八日正午十二時飛抵南京，卽在中央軍官學校舊址設立前方司令部，次日，接受日本駐華最高司令官岡村甯次之正式投降。

綜觀何氏一生，豐功偉績，除蔣委員長外，莫與比並，他日繼承蔣委員長地位者，世人咸信舍何氏莫屬焉。

宋子文

現任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其說他是一位政治家，經濟家，毋寧說他是一位外交家，他這次負着重大的使命出國，歷經美、蘇、英、法等聯合國家，行程達數百萬哩，舉其犖犖大的功勳，則有出席舊金山會議，奠定戰後世界和平基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使侵略國家日本無再起的可能，這一切都充分達成了他巡行外交家的任務，他把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以及中國前途的命運，安放在他的行篋裏面，風塵僕僕的奔走各地，使他行篋中的東西，由理想而趨於實現，他的風度，使人很容易聯想起英國前外相那位青年外交家艾登，而他的年齡，則比艾登還要小十一歲，艾登是一八七九年生的，宋氏則誕生於一八九〇年。

宋氏原籍浙江，生長於廣東，父親宋耀如，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富於新思想，宋氏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就到美國去留學，入哈佛大學研究經濟，民國六年歸國，在上海實業界從事活動。民國十二年轉入政界，任廣東國民政府英文祕書兼管理鹽務事宜。當時廣東財政紊亂，度支竭蹶，因為宋氏是經濟專門人才，所以孫中山先生特地請他到廣東去理財，後來又任中央銀行行長之職，宋氏在美國留學時本來會從事過銀行業務實習，這時便充分發揮他的所長，安定市面，開

開財源，於是國民政府一切公費均得不虞匱乏，孫中山先生生前對宋氏極爲嘉許，並對他的前途抱着極大的期望。

民國十四年，宋氏調任商務廳長，廖仲愷先生被刺後，宋氏即繼任財政部長，整理廣州財政，成績極爲良好。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興師北伐，軍需浩大，宋氏這時是兵站部的實際責任者，他運用他的長才，以廣東一地方籌措所得，供應各路軍餉，源源接濟，應付不匱，使前方軍需充足，將士安心用命，終於完成北伐，擊蕩之功，獲得全世界人士的欽敬，甚至有人把他比之於漢代的蕭何。

北伐完成以後，宋氏歷任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財政監理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理事兼總裁等要職，其間各種財政改革政策的斷行，收支豫算的公表，把中國從來紊亂不堪的財政，加以澈底的整理，使之走上近代化國家的軌道，因而引起全國人士的信服，公認他是當代中國唯一的財政家。

宋氏不但學識富豐，而且機警過人，民國二十年，因胡漢民事件，一部份中央委員和蔣委員長意見不合，脫離國民政府到廣東去，宋氏仍舊竭力效忠於蔣委員長，因此招致粵方委員之忌，派人行刺他於北火車站，兇手共開三槍，宋氏聽得槍聲，心知有變，急向左跑三步，向右跑三步，再向左跑三步，然後拔腳飛奔，避開了槍彈射出的線路，卒脫於難。他的祕書唐腴廬，因爲沒有他那樣的機警，竟做了他的替死者。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宋氏屢次在真茹國際無線電台作廣播演說，向全世界愛好自由正義的人士報告日本侵略暴行的真相，和中國信賴國聯維護和平的苦心，日人恨他次骨，目他爲英、美派的領袖，反日派的巨頭。

民國念二年，宋氏在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任中，負重大使命出國，赴英、美、及瑞士、日內瓦等地，一面作反日遊說，一面要求國際聯盟對中國作經濟援助，結果終於獲得美國的棉麥大借款和國際聯盟對中國經濟援助決議。二大收穫返國，使中國的反日政策更趨強化。但這時政府的內部，因汪精衛的出任行政院長，對日妥協的空氣極爲濃厚，宋氏乃於民國念三年辭去財政部長之職，就任新設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努力於國內經濟的建設，並爭取國際聯盟的對華技術援助。一方面又從事全國財界有力者的總動員，指導各種經濟建設運動，其間復出任改組後的中國銀行董事長，結成金融界的堅固基礎，同時更以中央執行委員的資格參贊樞機，一般人都公認他爲蔣委員長以下政治、經濟界的最大實力者。

民國念五年，西安事變發生，宋氏極關心蔣委員長的安全，他特地親自冒險飛到西安去，和張學良當面折衝，終於使巨大狂瀾，化爲平靜，並鞏固了全國統一團結的政策。

全面抗戰發動後，宋氏屢次有出任財政部長的傳說而未果，但戰時經濟的實權是掌握在他手裏，他繼續從事廣泛的活動，使貧弱的中國經濟能支持對強敵的長期抵抗。他的不出任財政部

長，是因爲對外的經濟活動重於對內，在抗戰期中，他曾兩度出國，使英美對我國貸與巨款，並援助多量的武器物資，所以他對抗戰所建的功勳委實不小。

我們重視宋氏在外交界的地位，實更超過他在政治，經濟界的地位，因爲宋氏實爲今日中國少有的外交人才，而且歷來的外交人才對於國際政治的知識雖然豐富，但對經濟的知識却多半缺乏，在討論到有關經濟的問題時不得不帶專家同行，賢如艾登，亦不能免。宋氏却因富於經濟學識，在這方面能不需專家的幫助而迅速加以決定。

宋氏因自己對國學程度較爲薄弱，乃聘一老成宿學爲之教授，進境極速，偶然寫一三五百字的短文，卽已斐然可觀，聰明人無事不能，於宋氏益信。

于右任

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字伯循，別署騷心，原籍陝西涇陽，後遷籍三原，公歷一八七八年，即清光緒五年乙卯，生於三原之新莊，現年六十八歲，父新三公，母趙太夫人，新三公經商四川，家境不甚寬裕，賴趙太夫人支撐門戶，獨力維持。惟趙太夫人身弱多病，于氏三歲時，趙太夫人病故，煢煢無依，幸得伯母房太夫人撫育，視如己出。嘗隨羣兒在山坡牧羊，幾爲狼所噬。七歲始入塾讀書，勤勞耐苦，衣布衣，雖敝實潔。十一歲，房太夫人以鄉間無良師，乃攜于氏往三原東關，依族叔祖其目公居，入毛班香先生私塾。是年，新三公返里，繼娶劉太夫人，但于氏仍依房太夫人如故，房太夫人通文墨，典籍，督課每至午夜，于氏偶有過失，督教至嚴，不稍寬貸，于氏之人格修養，與學問根柢，得力於伯母房太夫人者居多。

于氏早慧，十四歲卽入邑庠，二十歲以歲試第一名食廩，學使葉伯高奇其才，愛護備至，于氏感恩知遇，禮敬至老勿衰。是年，與夫人高仲琳結婚，伉儷情深，摯愛彌篤。二十二歲，值鴛湖沈淇泉太史（衛）督學秦中，于氏以觀風取列前茅，隨入宏道大學堂肄業，時值歲歉，飢饉載道，地方籌設粥廠，推于氏董其事，任勞任怨，名重鄉國，是爲于氏任地方公益事業之始。二十五歲，以第十八名領鄉薦。

中舉，次年，應禮部試於汴梁。初，于氏嘗印「半哭半笑樓」詩集，其中多譏刺時政之作，三原令德銳密揭陳報於陝西巡撫升元，指爲革命黨，升元遽撫以入奏，清廷下諭革去于氏舉人，並嚴加通緝，中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卽行正法」等語。電旨到陝，升元卽派員至汴梁密拿，時同鄉李雨田偵知其事，密遣飛騎問道入汴報告于氏，于氏急化裝間關南下，至上海，肆業於馬相伯先生主持之震旦學院。

旋震旦以外籍教員干涉校務散學，于氏率馬相伯先生、與同學葉仲裕等，別組復旦公學於吳淞，海內名流，羣相贊助，遂爲東南學府之重鎮。時留東同志被取締學潮歸國，創中國公學於炮台灣，推于氏爲發起人之一，並主任國文講席，又與復旦、中國兩校同志發起組織神州日報社，社章既定，羣推于氏及邵力子先生同赴日本募款，因謁總理孫中山先生於東京。總理對於于、邵二氏，十分賞識，兩人遂同時加入中國同盟會，總理授于氏爲長江大都督職，囑其應機行事，宣傳三民主義。于氏返國，神州日報出版，卽爲同盟會之機關報，宣傳三民主義，鼓吹民族革命，不遺餘力。該報又聘湖南楊篤生、歙縣汪允宗等爲主筆，極受智識階級及學生界歡迎，惟未及一年，卽厄於火災，于氏亦辭職去。

于氏二十九歲時，受聘主編輿論日報，旋又辭去，自創民呼日報，其出版預告中有「爲民請命」等語，引起清廷注意，出版以後，提倡革命，言論激烈，益爲清吏所忌，竟假甘肅賑款事，陷于氏於獄，後

獄雖得平反，而民呼卒因阻礙橫生，自動停刊，蓋清吏以停辦民呼報，爲于氏恢復自由之要挾條件也。

宣統元年己酉，于氏復創辦民呼報，改呼爲吁，表示民不堪命，又不能大聲疾呼，唯有吁氣耳。顧未及一年，上海道蔡乃煌又藉故誣害，下于氏於獄，仍以停辦民呼爲出獄條件。于氏二次東渡，次年返國，糾合同志沈縵雲、宋教仁、范鴻初、徐血兒、邵力子、葉楚傖、張季鸞、李浩然、楊千里、馬君武、章行嚴，再創民立報，於宣統二年九月九日出版，人才之盛，無以復加。但于氏以民呼、民吁皆遭摧殘，而清廷防範革命，又變本加厲，不得已變更方法，避免清吏羅織，故編輯言論，改用暗示。于氏爲避耳目計，乃與蒼宿朱疆邨、鄭叔問、李夢符等相互往來，探討學術詩詞，意氣極爲融洽。于氏之文學詩詞書法，斯時益見進步，與其盛名，相得益彰。

辛亥武昌起義，于氏仍主持民立報，總理時有密電致于氏，獎勵備至，蓋總理以民立報爲民黨宣傳之上海總機關也。革命軍既在武昌起義，旬月間各省響應，風起雲湧，時民立報每日社論至少兩篇，由于氏及章行嚴等執筆，再加宋教仁、楊千里之時評，邵力子編專電，每天佔二版，葉楚傖編副刊，精采百出。從辛亥八月至民國元年三月，此一時期，爲民立報風頭最健之時，本埠零售，每份售至二角，江浙各埠火車輪船抵埠，每份售四五角，最俏時，每份值銀幣壹元。滬杭滬甯兩路火車中，常日貼民立報，乘客環而爭誦，見某省光復，莫不鼓掌歡呼。是年冬，總理受各省革命軍領袖擁戴，電請返

國，總理抵滬後，首赴民立報訪于氏，並以旌義狀授報社同仁。民國元年，總理在南京就任大總統職，以古銅瓶篆文字再賜民立報同仁，並任于氏爲交通次長。民國二年，袁世凱專政，殘殺革命同志，橫暴不堪，故于氏特在民立報大肆申討。二次革命發生，各省民黨都督柏文蔚、李烈鈞等通電討袁，于氏在輿論方面，曾出極大力量，不幸革命失敗，報館亦遭封閉，于氏乃三次走日本。

民國七年，于氏由上海北歸，問道入陝，組陝西靖國軍。先是袁世凱遣陸建章督陝，統大兵壓迫，附帝制甚力，陸子承武，以中堅防守渭北，黨人胡景翼、劉守中、馮毓東、武鈞、姜宏謨等，發難富平，擒陸承武，破其軍，進圍西安，陸建章鼠竄出陝，旅長陳樹藩率部由大荔馳三原，建陝西護國軍，旋受北政府命令爲陝督，民軍多被迫散，黨人潛走渭北。時陳樹藩擁護北政府甚力，盡毀革命基礎，暴戾苛虐日甚，民不堪命。七年十月，警備軍統領耿直，舉義省城，戰不利，退蒲城，殞於城下。歲暮，胡景翼所部營長張義安，舉兵三原，復陳勁旅逼長安，圍之。胡景翼乃建靖國軍，自任總司令，曹世英亦自陝北率所部民軍至，與胡殊不相下。內蒙古騎兵數千，由盧占魁率領入陝，與三原兵會合，郭堅、高峻、樊鍾秀，又各以民軍起，並繞長安而戰。會陳樹藩佯請和，張義安奉令退兵中，半路遇伏，中彈殞鄂縣。鄧寶珊、董振五以所部退渭北，由是北京政府命劉鎮華率鎮嵩軍由豫入陝，益爲民軍強敵。山西兵亦渡河西擾，關中戰亂彌苦。靖國軍諸將協議，推于氏爲全軍總司令，派王玉堂、張慶豫爲代表，迎于氏於上海。于氏以中國革命大業，北方極爲重要，將先經略西北，爲黨集力，與南方護法之師相呼應，且爲他日

北方革命勢力之策源根據地，乃徇代表之請，由山西開關入陝，涉險犯難，卒抵三原誓師，受任爲靖國全軍總司令，以張鈞爲副司令，井勿幕爲總指揮，李元鼎、茹欲立、彭世安、王陸一，入參謀幄，改編郭堅、樊鍾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盧占魁爲六路軍，任郭等爲六路司令，又編惠又光爲獨立旅，總司令部除主持軍事政治外，對於宣傳主義，實施教育，策進文化事業，訓練地方自治人才，均全力以赴。悉罷苛捐雜稅，調節民食，撤銷鹽禁，解除農民痛苦，陝民大悅，箠食壺漿，夾道以迎。

于氏方抵軍中，胡景翼卽受給陷敵，軍勢一挫，于氏乃令岳維峻代領其衆，時川、滇、黔、鄂靖國軍，分道來援，葉荃、顏德基、袁祖銘、石星川，但懋辛、呂超、石青陽、王安瀾、黎天才諸軍長約共出關中，葉荃率滇軍越甘肅境先入陝，王安瀾盡拔漢中興安各地，革命軍聲勢復振。于氏遣總指揮井勿幕往勞援軍，共議大事，至興平，爲敵將李東平所害，諸軍失聯繫，頓蹙不前。陝西靖國軍受敵攻甚烈，民國八年三月，敵兵萬餘，橫渭河來攻，益以奉軍許蘭洲及直軍張錫元部，東西兩路壓境，戰事劇烈，砲火動川原。于氏乃令岳維峻部當渭南正面，高峻拒蒲城大荔東面之敵，並以兵力固河防，但西路鳳翔、乾縣被圍，乃令王珏、郭英夫死守乾縣。甘肅陸洪濤，以所部兵會皖軍管金聚攻鳳翔，城郭無完堞，人民生氣奄絕，如是者半年，乾縣守兵食盡，穴地腹，藁藉而守，城圯於地雷數十次，卒血戰得保全。三原高陵，岌岌將陷，情勢甚危，會歲闌，軍民交困，敵又斷飛挽之途，苦痛坐以待絕而已。後南北停戰，陝西兩軍劃界守，專員張瑞璣違信不公，靖國軍獨被兵，蹙地十餘縣，軍勢日孤。旅東南黨人，向于氏文電力

爭，乃劃界休戰。時南方軍政府解體，總理以粵局日非引去，陝西靖國軍乃以一隅之力，獨支革命危局於西北矣。民國十年，直系閻相文率部入陝，隴樹藩戰敗離省，靖國軍扼之於西路，遂退漢中。先一年胡景翼得釋，歸任靖國軍總指揮，至是欲假途直軍中有所爲，主結束靖國軍甚力，第四路軍從之，就編制，第三路去一部，而石象儀、楊虎城兩支隊及甄士仁、馬獻章兩部，皆矢志從于氏，爲革命而戰。第一路郭堅所部力窮歸奉軍，郭堅被殺於西安。第二路樊鍾秀轉戰至廣東，卽他日歸總理改編之豫軍也。第六路軍隨滇軍入蜀，所餘無幾，于氏乃改任楊虎城爲第三路軍司令，擊第一路餘部，由三原移武功，再與入陝之北兵戰，馬崑一役，破直軍數倍之衆，且擊甘肅運械之兵而聚殲之。于氏於事前犯險走淳化兵營，仗義幟以俱西，守武功匝月，敵兵十倍於靖國軍，復以部將攜貳，麻振武、李奪叛於岐山鳳翔，楊虎城走陝北，于氏知事無可再爲，居鳳翔危城，與叛兵偪處，念孫總理遭陳炯明抗命，困頓於嶺南，與已處境正同，自維有負總理付託之重，忠憤懷膺，鬚髮盡白。民國十一年六月，值舊歷端節，乃在總部爲最後會議，遣散參副各處人員，于氏與王陸一、王玉堂、王家會出城門，欲走甘肅，謝有勝軍中，假道入川，倉卒中亂兵梗塞，隨相散失。王玉堂、王陸一得謝軍假道諾言，在山谷間覓得于氏及王家會，相偕過汧陽入高崖，謝有勝派隊護送，經崇信、華亭、清水，踰秦嶺至徽縣，泛泉江入嘉陵，山川險阻，風雨侵襲，至十一年七月，經合川至重慶，旋東下武漢至上海，陝西靖國軍至此全部結束。民國十二年，于氏與邵力子、葉楚傖等創辦上海大學，努力造就革命人才，現在社會上尙有不

少中堅份子，均由該校出身，尤以造就共產黨人才爲多，因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卽爲該校社會科學系教務主任也。是年十月，復旦大學舉行成立廿五年紀念典禮，贈于氏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焉。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于氏被任爲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是年，靖國軍舊部胡景翼、岳維峻等，率國民二軍反直成功，電請于氏北上，于氏從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於北京，于氏居京襄辦總理喪事，主持黨務，爲北京政治分會委員。是時段祺瑞在北方任臨時執政，曾請于氏及譚延闓爲北政府總長，皆辭而未就。蓋總理之北上，乃皖系悔過之表示，段祺瑞願與國民黨合作，組混合內閣，但總理鑒於皖系把持政柄，餘燄未熾，未易改造，遂不之許。但段祺瑞時代之總理許世英，與國民黨頗具好感，許之在國民黨立定基礎，實始於是。

民國十五年三月，國民二軍與奉軍戰，敗於河南。其時胡景翼已死於河南督軍任，岳維峻繼胡督河南，在北則奉軍圍攻北京，國民一軍馮玉祥部離京，退守南口。于氏以舊部孫殿英護送離京，至天津居月餘，計劃援陝。惟其時陝西全省，被處包圍之中，無路可通，決定赴蘇俄間道由蒙古南下，以達陝境。當時國民二軍在直、魯二省，每戰不利，敗潰幾不成軍，在陝之國民三軍，亦處境危殆，岌岌不可終日。北兵旣擊敗國民二軍，西退部隊，岳維峻在山西被執，劉鎮華率鎮嵩軍入陝，圍西安數重，並招羣盜悉集西安城下，山西方面，更助以械彈軍資，其勢益張，攻城益烈，塹壕裂平野，築壘與城齊，日夜砲轟無休息，道路交通盡塞，城內外飛鳥亦絕，耘田樵薪均斷。城中楊虎城、李雲龍、衛定一諸部不

盈萬，悉軍民共死守，糧盡彈絕，屍骸枕藉，不稍餒撓，相持有數月之久。時國民二軍餘部尙衆，飄泊在長城外，無所依歸，于氏既存堅決收拾舊部之志，歸解陝圍，及抵上海，蔣總司令及張靜江等電邀赴粵，于氏却之，謂陝圍至急，當先赴援，冀他日會師武漢。中央既壯其志，亦善其謀，乃畀于氏以主持西北革命職權，于氏遂由上海遂海道赴蘇俄，經朝鮮灣時，作長歌哀三韓志士，過上烏金斯克，適布利亞特共和國舉行立國五年慶祝，人民數十萬，燎火鼓吹，歌舞於大森林中，于氏欣逢其會，爲作紀念之歌，甚爲彼邦所歡迎而重視。行經貝加爾湖，尋訪蘇武遺蹟，追念不屈不撓之我國民族英雄。時馮玉祥亦在俄京，欲共計事，于氏遂至莫斯科，訪問革命軍事委員會諸領袖，參觀各機關，旋與馮玉祥約定大計，乃先返國，復經上烏金斯克，卽電促馮玉祥速歸，謂且行且集舊部，當待君於綏遠包頭間。在庫倫遇李烈鈞，方知國民軍已退出長城外，張家口已不可復往，乃改往包頭，沙漠中約略方向而行，入內蒙，遇險於黑教堂，蓋亂兵劫行旅，其魁識于氏，幾將加害，于氏倉卒突圍，賴御者義勇，疾馳得免於難。後與馮玉祥相遇，於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成立國民軍聯軍，誓師於五原，于氏代表中央致訓詞，軍勢復振。大軍隨由寧夏固原抵陝西境，以援被困之陝軍。時西安被圍已八閱月，軍民交憊，城中以油渣延命，餓死已達數萬人。十月，國民一軍孫良誠部，由西路先進，于氏至三原，劫後重來，萬感交集，乃以國民二三聯軍，破敵犯渭北之衆，萬難中集軍食以應援軍之需。孫良誠、劉汝明兩部與敵激戰於西安之西，破圍城之敵，復繞道終南山躡敵後路，猛加攻擊，敵出不意，主力全潰，城中出兵夾擊，

劉鎮華率殘部急遁至潼關，西安之圍始解。于氏實踐宣言，解二三聯軍總司令職，退居耀縣藥王山中，但中央黨部決議，以于氏總陝西軍民兩政，同時軍民又一致擁戴，于氏不得已，又出而建立軍府，以總司令部兼行省政府職權，撫輯軍民，籌劃出兵。部署既定，國民軍乃出潼關，連進至汧鄭，與北伐之師會合。陝中黨務政治教育諸大端，百廢俱舉，軍事亦漸整理就緒，陝民復睹天日，共慶來蘇。于氏念爲革命犧牲之國殤，應有永久之紀念，因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紀念日，舉行革命大祭，建革命公園於西安，葬殉難軍民骸骨萬具，峙東西爲兩巨塚，負土成墳，豎豐碑紀丕烈。五月，國民政府主席團在鄭州開會，于氏馳往參加，旋奉中央命，改編國民軍聯軍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于氏遂與主席團共至武漢。

民國十六年秋，甯漢言歸於好，武漢政府暨各部撤銷，歸併於南京，于氏任中央黨部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七年春，革命軍繼續北伐，底定平津，南北得告統一。十八年于氏任審計部長，二十年任監察院院長，以迄於今。

民國念五年四月，于氏五十八歲生辰，京滬同志公宴于氏於蜀腴川菜館，到者甚衆。二十六年四月，于氏五十九歲，以歲計算已六十歲，京滬同志乃集數百人，公宴于氏於上海小花園，以慶于氏伉儷六十雙壽。是秋，全面抗戰爆發，國軍西撤，監察院初隨國府遷武漢，再遷陪都重慶，輾轉四五千里，奔波勞苦，無以復加。于氏老當益壯，餘勇可賈，復親赴陝、甘、寧等省縣，視察軍事黨務教育諸大政，

其盡瘁國事之忠忱，洵可風也。

于氏軀體魁梧，長髯飄拂，形貌甚爲奇偉，惟眼瞠稍欠神光，是亦美中不足。于氏一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鞋襪亦類皆布製，當靖國軍總司令時代，與士卒共甘苦，以草履布鞋盡，亦嘗着草鞋，而不改書生拜大將風度。

國民黨元老中以書法鳴於時者，得二人，卽譚延闓與于氏是也。于氏於漢碑、魏碑，功力頗深，民國十五以後，所書能融合各體，自成一家，輪廓圓熟，剛勁內斂，方之鋼，蓋已千錘百鍊而成鋼精矣。惟於民國二十一年起，忽變體致力於草書，波磔縱橫，隨意揮毫，筆力雄健，妙造自然。于氏提倡草書，不遺餘力，創「標準草書社」以號召，踵者遽起，又選「標準草書千字文」印成一帖，以便學者規摹借鏡。自後有求于氏書者，均以草書應，欲求以前所寫字體，不可得矣。

戴季陶

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季陶，名傳賢，字天仇，生於公歷一八八二年，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自幼卽歧嶷異於常兒，當其七歲時，隨其父及二三長者，游於郊外，時新麥初穗，其父命作卽景詩，戴氏應聲曰：「新麥出堤上，迎風如舞浪，極目不知遠，江山皆在望。」詩雖不佳，而已爲當時人所歎異，故戴氏後有句曰：「神童佳號空歸我，小子高籌君未知。」固自寫其得意心理也。

戴氏自幼卽具革命思想，八九齡時，讀於塾中，已能閱讀北美戰史等譯本，對於北美革命健兒，深爲嚮往，革命情緒，亦於焉燃燒，一日，乘塾師不在，握筆伸紙，作讚美歌，中有句曰：「不聞從軍勞且苦，但願熱血濺黃土，隻手撥開奴隸雲，雙腕擊起革命歌。」後爲好事同學呈諸塾師，致大受呵斥，且遭體罰，蓋此時正值革命季年，國人聞革命而色變時也。

戴氏事母甚孝，因少時得力於母教者殊多，故既貴之後，在湯山建別墅，命名曰「孝園」，中建一藏經室，四壁有其母手寫孝經石刻，筆姿甚佳，一望而知爲才母。戴氏並秉母訓爲國家民族奮鬥，故特治二印，一曰「孝思不匱」，一曰「丹心報國」，遇有書件，輒並鈐之，亦惟有此二印者，始爲戴氏真蹟，此與蔣主席之追懷母教，常發表母愛偉大之論，洵可謂無獨有偶者矣。

戴氏於十歲時即就學於上海廣方言館，十六歲即東渡日本留學，入法政大學，時與宋教仁、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等往來，因而加入同盟會，獻身於革命事業，爲革命先進之一。當時孫中山先生對戴氏甚爲器重，特請其任東京民報主筆，戴氏筆鋒犀利，備受讀者歡迎。前後追隨孫總理達二十餘年，對於革命運動努力參加，而於革命理論，造詣尤深，其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二書，對革命理論均有透澈之闡發。

戴氏於宣統元年在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後，即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不足一年，即去上海。任中外日報及天鐸報主筆，開始發揮有力之革命文字。當時戴氏生活極爲窘迫，日寫文章，以稿費度日，一面藉夫人鈕有恆女士在湖州旅滬女學教薪爲接濟。宣統三年，奉總理命赴南洋，在南洋檳榔嶼主辦光華報，並主持檳榔嶼同盟會支部事務。辛亥革命起，戴氏即自南洋歸國，奉派在關外從事祕密的革命運動。東北爲滿清皇帝之老家，警備既嚴，工作更爲艱苦危險，其時黨中號稱最勇敢之份之，亦視東北爲畏途，而戴氏獨毅然請纓，赴東北任最危險工作，其膽力之鉅，實超人一等也。

辛亥革命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其時黨中同志，往往貪於一官半職，而不十分熱心革命，及南北和議告成，清廷退位，民國成立，正式政府成立，民黨同志之作官而忘革命者更多，戴氏自東北歸，見袁世凱方任大總統，乃逕往上海，主辦民權報，發表有力之論文甚多。當時袁世凱對於輿論，收買

威脅，輒硬並用，以戴氏主辦之民權報，言論激烈，且其所發議論，完全與已作對，心甚惡之，乃示意上海租界當局，將戴氏逮捕入獄，戴氏被捕時曾作豪語曰：「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一時競認此語爲名言，旋即被釋出獄，惟民權報則遭封閉焉。

時孫總理方任督辦全國鐵路事宜，乃任戴氏爲全國鐵路督辦處祕書，參預總理機要。民國二年春，總理赴日，計劃討袁事宜，戴氏亦隨往，襄助總理，奔走一切。是年冬，討袁事起，但旋即失敗，戴氏憤甚，於討袁失敗以後再赴東北，從事運動軍隊倒袁，但不成功，乃赴日本。其時總理鑒於國民黨組織散漫，乃改組爲中華革命黨，戴氏乃在上海襄贊總理，努力於組織中華革命黨之活動。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總理即派戴氏返國，任中華革命黨浙江支部部長，蓋戴氏本爲浙人，爲浙江革命同志之先進，人望所歸也。

但戴氏回浙不久，即再赴日本，並在日本，主辦民國雜誌，成爲中華革命黨有力之宣傳機關。民國五年，總理自日本返國，戴氏亦隨同歸來。民國六年，總理就任大元帥，戴氏即任大元帥府祕書長，追隨總理，倚畀甚深。總理又以戴氏熟悉國際情形，乃命其兼任外交次長。戴氏於大元帥府祕書長及外交次長之兩項重要任務外，復努力於黨之組織及宣傳之活動，雖政務甚忙，而猶時時爲黨報撰文，作理論之闡揚與黨義之宣傳，對於當時廣東不革命軍人，頗盡筆誅墨伐之力。但因此之故，頗爲此輩軍人所嫉視，楊希閔嘗在總理前指斥戴氏，認爲危險份子，要求總理將戴氏罷免，但總理則

深信戴氏，故對楊氏要求，置之不理。

民國八年，戴氏在上海，與沈玄廬（定一）合辦星期評論，由戴氏主筆，發表革命文字極多。其時適五四運動起，全國騷然，戴氏在星期評論著文以指導青年運動，大受青年歡迎，而戴氏之名，亦於此時大著，被公認為青年導師焉。其時國內新思想刊物，以陳獨秀主編之新青年及戴氏主編之星期評論，最得青年歡迎，銷路極廣，有風行全國之勢。論者每以陳獨秀、胡適之為五四運動之導師，實則戴氏之力，較諸陳、胡，並不多讓也。

當時戴氏除主編星期評論外，復襄助總理主辦建設雜誌，發表著述及翻譯極多，考斯基所著之資本論解說，亦於此時由戴氏譯成中文，陸續發表於建設雜誌。時戴氏尚有一極重要之工作，即因星期評論與建設雜誌之故，與一般青年通信，蓋當時向星期評論提出問題之青年甚衆。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由總理主持於上，各同志贊襄於下，其於改組工作贊襄甚力，奔走最忙者，世人皆知為廖仲愷氏，而戴氏實應居第二位焉。十二年冬，國民黨所發之改組宣言，即係出於戴氏手筆。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廣州，戴氏亦參加與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第一屆第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又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未幾，又由中央政治委員會任命為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長，兼職黨部，為中樞要人之一。其時戴氏工作已極忙碌，而猶時為廣州民國日報撰文，努力宣傳。

十三年秋，國民軍回師，曹、吳覆沒，總理應北方民衆之請，離粵北上，戴氏仍隨總理同行，總理由粵至滬，由滬赴日，由日赴津，轉入北平，一路均由戴氏隨行。總理在日本講演談話時，亦由戴氏任翻譯。總理至平以後，不幸即臥病不起，戴氏追隨左右，直至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訂立遺囑，戴氏亦在旁簽字作證，旋即離平南下。民國十四年，任國民政府委員，十五年任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兼廣東省政府委員，廣州中山大學校長。十七年四月，四中全會開會，復被推爲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並任中央黨部常務委員及宣傳部長，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等要職。民國十八年，任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部訓練部長，二十年被任爲國民會議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後又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仍兼考試院院長。戴氏素來極注重於人才之選拔與培植，在戴氏主持下之各機關，向例非才不用，二十年舉行大考時，戴氏不分晝夜，親自在考場巡視，其嚴格精密，較之過去前清科舉時代之大考且過之。蓋戴氏辦事素極認真，而考試制度尙屬創舉，尤非嚴格從事不可也。戴氏曾因高等考試時，其中一人分數稍有錯誤，爲戴氏發覺，認爲自己辦事不週，特呈請政府將自己嚴厲處分，其辦事之負責不苟有如此。

戴氏頗注重運動，嘗謂中國民族之衰頹不振，缺少運動，爲主要原因之一，故戴氏提倡運動，不遺餘力。每日晨起，必作早操，下午亦有一定之運動時間，從不間斷。當戴氏任中央訓練部長時，對於運動之提倡，尤爲努力。民國十八年，全國運動會在南京開幕，得戴氏贊助之力尤多，且南京之中央

運動場及中央體育館，亦係戴氏出力謀來者。對於童子軍之提倡，亦爲戴氏努力事業之一，在中央訓練部指揮之下，有黨童子軍司令部之設立，即係在戴氏直接領導之下，其後，戴氏並將南京湯山之「孝園」私產，捐贈於童子軍司令部，其熱心體育，於此可見一斑。

戴氏爲一大革命家，但近年來，則於努力革命之餘，崇信佛教，皈依我佛，戒殺放生，持齋茹素，在其書齋之中，紅魚青磬，佛經佛像，宛如方丈之書齋，論者異之。戴氏醉心佛教之起源，實起於身體之衰弱，乃學坐禪，曾一度入魔道，其後與空門中人往還，始以佛弟子自居，此於「天仇叢話」中，亦有記述。至於外間所傳戴氏某次赴四川，鑒於國事之不可爲，躍入長江自殺，而被漁夫救起，漁夫待之十分誠懇，留住二日，並爲代購船票，戴氏感念漁夫之忠誠，乃生慈悲救世之願心，從此篤信佛教云云，乃屬謬言。據戴氏解釋，總理三民主義革命之最高出發點，即爲「仁愛」二字，仁愛與佛教之「慈悲」，其性質完全相同，革命之目的，爲愛人類，此正我佛之教旨也。佛教實爲宇宙生物之愛的擴大的象徵，故戴氏之崇信佛教，正與崇信三民主義努力革命相同，非由於主觀之無理智的迷信，而實爲仁愛思想登峯造極之結果也。

孫科

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字哲生，廣東中山縣人，爲總理孫中山先生之哲嗣。自幼從父渡美，初入檀香山學校讀書，後在美國留學，卒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得碩士學位。

民國六年，孫氏隨總理返國，在廣州革命政府服務。七年，被任爲廣州政府之國會書記；八年，專任廣州時報總編輯，因孫氏在檀香山讀書時代，已對新聞編輯富有極大之興趣，故辦理廣州時報，成績優良，成爲南中國唯一之言論機關。以後又歷任廣東治河督辦，廣州市政公所坐辦，及廣州市市長等職。孫氏辦理廣州市政，努力興革，市容煥然一新，成爲全中國最繁華整齊之都市，一切公共事業，幾可與歐美市政相埒。

民國十四年，總理在北平逝世，孫氏隨侍在側，治喪完畢，回返廣東。當時諸革命同志，深感與北方軍閥根本不能合作，故在廣東成立國民政府，孫氏被推爲國民政府委員兼廣東建設廳長。民國十五年，國民黨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孫氏被推爲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前，孫氏任交通部長，與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共負籌備遷都之責，與宋慶齡女士及俄顧問鮑羅

廷等出發往武漢考察，在武漢組織國共聯席會議，孫氏爲出席代表之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後，孫氏任中央黨部常務委員，青年部部长，軍事委員會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要職。

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蔣總司令與胡漢民等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孫氏因堅持總理聯俄容共政策，故極表反對，仍在武漢政府服務如故。迨至七月間，見共黨日形跋扈，乃與唐生智、張發奎、黃琪翔、朱培德等在廬山會議，主張以主力裁制共黨，如查封九江市黨部，通緝九江總工會負責人，及軍隊清黨辦法等，均一一通過。寧漢合作後，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孫氏卽爲特別委員之一。

民國十七年，孫氏與胡漢民共同出洋考察政治，返國後，任考試院副院長，建設委員會委員，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委員會委員，鐵道部部长。孫氏在鐵道部長任內，努力整理建設，計劃築造鐵路，成效卓著，行旅稱便。十八年，任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年春，胡漢民因反對開國民會議，與中央政見不同，被幽禁於湯山，孫氏素性酷愛民主，不願人權之橫遭摧殘，乃脫離政府，悄然赴粵，與陳濟棠等實力派結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開非常會議，發表宣言，孫氏被推爲廣州國民政府委員，由是京粵乃告分裂。

九一八事變發生，國民黨諸同志爲共赴國難起見，主張全國團結，孫氏被推爲南方代表之一。來滬，與京方代表開統一會議於上海，議定合作方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孫氏被選爲四屆中

央執行委員旋因中樞無人負責主持，遂毅然出任行政院長，惟爲時不久，復因缺少實力援助，遇事掣肘，遂辭職下野。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後，取對日妥協政策，孫氏極表反對，隱居上海，不時爲文加以評擊。後因蔣委員長竭力敦勸，孫氏爲共赴國難計，遂於廿二年赴京，任立法院院長。

孫氏爲總理聯俄容共政策之最有力的支持者，惟因當時共黨政策錯誤，始不得已而分共，然其聯俄政策則始終不變。九一八事變後，主張中俄復交甚力，卒賴其努力而告實現。就任立法院長後，卽與親俄派巨頭馮玉祥相提攜，爲抗日主戰派之急先鋒，並出任中蘇文化協會會長。

民國卅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孫氏卽遍歷歐、美各國，奔走呼號，請求對中國援助，並宣佈日本對華侵略真相，其間曾三度訪問莫斯科，勸說蘇聯武裝驟起，締結軍事同盟，此次蘇聯參戰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締結，孫氏在中樞策勵之功實不可沒。返國後對於徹底強化國共合作之方針，積極努力，現在國共正在談判團結中，預料必有圓滿之結果，實現總理生前之政策也。

王世杰

現任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湖北崇陽人，生於一八八二年，是我國著名的一位學者。在天津北洋大學畢業後，即赴英國留學，得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學位，後又赴法國，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專門教授憲法。

五四運動時代，王氏是一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上，時有他的著作發表，與胡適、羅家倫、傅斯年、周鯁生等齊名，北京政府時代，創辦「現代評論」雜誌，對當時北方政治之腐敗，作猛烈的抨擊，致觸北京政府之忌，除將「現代評論」封閉外，王氏亦險遭逮捕，遂與北京大學一部份教授連袂南下，加入南方國民政府。

民國十六年，王氏任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編訂各種法規，俾作行政準繩。因為王氏是一位法學名家，所以民國十七年海牙公斷法庭特地聘請他為公斷員，回國後，歷任國立中央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制班主任，立法院委員，武漢大學校長等要職，以後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

王氏在教育部長任內，樂育英才，極為士林所推重，主持全國教育，對於學校辦理的良否，考查極嚴，而全國各校的編制，亦改為統一均齊，學生的畢業，均須受極嚴格的考試，所以中國的教育，得

以日臻完善，都出於王氏之力，惜以七七事變爆發，未得竟其全功。

抗戰軍興後，王氏繼梁寒操之後，任中央宣傳部長，在抗戰期中致力於國際宣傳，收效很大，也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便把他調任爲外交部長，以法學名家而任外交部長的，除了以前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外，就得推他了。

王氏就任外交部長後，即赴倫敦，出席五國外長會議。九月十三日，在倫敦告中央社記者稱：出席五國外長會議的我國代表，等對義和約草案討論完畢後，即將提議加速進行關於我國特殊利益的問題。王氏並對兩日前英國所傳中、蘇、法將聯合建議要求五強共同統制原子彈一說，力加否認。記者詢以中國在建立和平中的責任，據王氏稱，也正在瞻望五強外長會議的愉快空氣及真摯合作，應促進前途工作的成功。我國在這次戰爭中受苦最久，現在以較前更大的決心，竭力建設世界和平。戰爭中的慘酷經歷與一切犧牲，已給予我國一種教訓，即「和平係不可分者」，實爲最重要的真理，以我國對歐、亞的和平解決，均同樣關切。他最感欣慰的，就是自波茨坦會議後，遠東主要聯合國家，現有逐漸加強的和協友好精神，實不亞於世界其他部分。

羅斯福

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其名爲佛蘭克林·德南諾，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生於紐約赫特遜河畔的海德公園，父親名叫詹姆士，母親名叫沙拉·第拉諾，都是紐約的名族。他因爲是獨養子的緣故，幼時極爲父母所鍾愛，未嘗一離膝下，僅在家中延師教育，其父母並常攜之漫遊全美及歐洲大陸。直到十四歲時，他纔入康邁克梯卡特的格羅登中學肄業，他這時的同伴很少，除了家族以外簡直可說是沒有。離校後，再入哈佛大學深造，在校時曾編輯刊物，並被推爲級長，一九〇四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隨即又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這時他已沉醉於愛情的河流裏，他的愛人就是他的從妹，到了一九〇五年，他們的愛情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了，就在那年他和他的從妹結了婚，羅斯福夫人是一位賢良的太太，實在是羅斯福的賢內助。

一九〇七年，羅氏加入紐約有名的法律事務所，從事律師事業，因爲他對海軍事件有特殊的興趣，所以凡是遇到海軍案件，都是歸羅氏辦理。他雖從事律師職務，但頗有志在政治舞台上一露頭角，羅氏世代都信奉民主黨，他在民主黨裏非常活躍，因而一九一〇年他便被選爲紐約州的參議院議員。

羅斯福對於威爾遜總統很信仰，所以在一九一二年總統選舉中，他竭力幫助威爾遜獲選。威爾遜就職後，請羅斯福擔任海軍次長，他允許了，於是他在一九一三年辭去再被選出的上議院議員職務，帶了他的家眷到華盛頓去，就任和他的志願相近的海軍次長，前後繼續工作了八年。他對於海軍職務很能勝任愉快，因為對於海軍事務特別有興趣，他所藏的關於海軍問題的書籍，可說是世界上最完備的，所以他是充分準備的。他接事後深知美國如欲稱霸世界，一定要有更堅強的海軍，在美國未參加第一次大戰以前，他對於美國的國防問題就已有精密的研究和充分的準備，所以戰機一到，他就能應付裕如了。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結束，他曾出席凡爾賽會議，與協約國間討論國際的互相與合作。

一九二〇年總統選舉，紐約州上議院議員三十餘人，都是威爾遜的崇拜者，推羅斯福為領袖，他熱心奔走，週行全國，發揮一千次以上的競選演講，終敗於哈定與柯立芝，競選失敗後，他安然重理舊業，執行其律師職務。

一九二一年他三十九歲，身體很康健，不料突遭一次災難，那時他因競選失敗，不免消極，不復主張海軍競爭提倡海軍休假。他自己則往芬黛海灣的一個小島上作短期休養。一個八月的下午，天氣很是炎熱，他投入海濱冰冷的水中游泳，立刻受了寒，第二天便生病，一天之後，兩腿便動彈不得，醫生斷為癱瘓，使用昇牀把他抬回紐約，看上去要終身殘廢了。醫治了好些時候，病雖痊愈，兩腿

却老不會動，不久他用撐杖扶着行動，仍舊工作如常，凡可以請得到的專家醫生，總不憚煩的去請教，希望自己的腿會好起來。他雖失去健康，但並不燥急，也不自視爲絕望的人。一九二四年秋，有人告訴他說，在喬治亞有一種溫泉，熱度平均在八十八度左右，他便跑去一試，居然成效了。他每天套上救命圈，浸在溫泉數小時，把腿上下舒展着，慢慢的腿部肌肉居然有力起來，這樣繼續了幾個月，他便不要再撐杖了，不到一年，他居然能乘馬，能開汽車。病好後他把喬治亞的溫泉大加修築，建設完備的病院，以利同樣有癱瘓病的人。

直到一九二八年，他沒有什麼政敵或其他的敵人，便是共和黨中人對他也頗具好感，稱他爲有希望的青年，他這時不復插足於政府或議院，專心致力於恢復健康，不顧政治生涯。一九二八年，曾在總統選舉中幫助史密斯總統競選，但結果却爲共和黨胡佛總統所敗。後經史密斯再三敦勸，他就出任紐約州長，至一九三一年退職，自競選紐約州長後，全美國民主黨人都佩服他的競選能力，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被推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極大多數的票獲任美國總統。一九三六年任期屆滿，復又參加競選，又被當選連任，一九四〇年任期屆滿，三次參加競選，又被當選連任，一九四四年任期屆滿，四次參加競選，又被當選連任。美國總統從沒有連任到四次的，有之自羅斯福始，由此可見他在美國的人望是如何的高了。本年四月十二日不幸患腦溢血症在溫泉逝世，噩耗傳出，舉世震悼，莫不視爲民主陣線的大損失。

特魯曼

特魯曼總統 (President Truman) 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在蒙太那省的拉馬市誕生，現年六十一歲，他是一位出身於農村的政治家，畢業於堪薩斯市法律學校，及蒙太那省福特西爾砲術學校，對於法律和軍事學識，都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特魯曼以陸軍砲兵大尉的資格從軍，轉戰於歐洲西部戰線，頗著勳勞。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特魯曼也就隨着退伍，一九二二年至二四年，任職於喬克生地方法院，一九二六年，他到母校所在地的堪薩司去，經營地士紳潘達加斯德的介紹，任堪薩司市立法院推事，直至一九三五年為止，足足有十年工夫，在做着這類農村政治的工作。

美國是個民治國家，大總統多半是由平民出身，他們一定要努力為民衆服務，在民衆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譽，獲得民衆的擁護，纔有被選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決非濫竽充數者可比，特魯曼就因為十年來始終不懈的從事農村政治工作，公平正直，民衆一致信任，所以到了一九三五年，便被當選為蒙太那省選出之上院議員，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的開始，在這以前，他還是一個不大知名於世的人，就是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美國人年鑑上，也都找不出他的名字。

一九四一年，特魯曼曾任美國上院國防審查委員會委員長，研究美國國防計劃及其實際成績，又探究軍事裝備之不完全，資材之缺乏與低能等，而提出其有名的所謂特魯曼報告書，由此而受知於故大總統羅斯福氏，他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民主黨大會中，被推薦為副大總統，雖然是出於人民的公意，但也未始不是因為他受知於羅斯福的緣故。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正在太平洋戰爭劇烈的進行中，聯合國偉大領導者之一的羅斯福總統不幸患腦溢血症在溫泉逝世，依照美國憲法明文規定，大總統逝世則由副大總統升任，於是特魯曼便繼羅斯福之後而為美國大總統了。

特魯曼繼任大總統之後，立即發出咨文，聲明美國將舉所有力量，在東西兩戰場繼續作戰。當時日本還沒有領教過特魯曼的政治手腕，對他備致輕視與嘲笑，甚至稱他為「從黑暗中出來的男子」，說他沒有擔任大總統的力量，然而不久特魯曼便發揮出他的政治才能，其明敏果斷，較之已故羅斯福大總統有過之無不及，頓使日本朝野刮目相看，不敢再加非笑，報紙論調也都為之一變。

舉世矚目的舊金山會議，特魯曼雖因政務關係，未能親往參加，但始終極為關切，他從華盛頓向舊金山發表廣播演說，說國與國間的紛爭，有處決的必要，國際間在誠意原則下，應互相協力，同時又向全體代表作誠懇之呼籲，要求他們須忘記個人利益，遵守原則，使全體人類同蒙其利。

特魯曼就任大總統一閱月後，歐洲戰事即告結束，惟日本仍恃其殘餘力量，負隅頑抗，不肯屈服。當時麥克沃塞與尼米資所決定的對日跳島作戰計劃，雖已着着實現，戰火已臨日本門外，但日本仍無悔禍放下武器之意。特魯曼深知憑美國力量，雖足以滅亡日本而有餘，然因此延長戰爭時日，使世界一部份人類未能脫離戰禍，終非善策，而要迅速結束戰爭，則非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不可。故在戰後發生之各種小問題上，均不惜對蘇讓步，以求妥協。波茨坦三頭會議獲得圓滿結果後，特魯曼即與邱吉爾、蔣介石聯名發表宣言，勸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因見三頭宣言內無史達林元帥參加，癡心妄想，以爲蘇聯仍可保守中立，竟置之不理。及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同時聯合國又以原子炸彈轟炸日本，日本始驚惶失措，由日皇下詔停戰，接受聯合國宣言各條件。

九月二日，日本正式投降典禮在美國巨型主力艦「米蘇里」號上舉行，特魯曼在白宮的播音室內向全世界發表廣播演說稱：

「美國國民，東京灣『米蘇里』戰鬥艦上聯軍總帥麥克沃塞元帥及聯合國各國代表諸君全體美國人民，及文明世界全體人類，今^新之思念及希望，均集中於『米蘇里』戰鬥艦上。在彼東京灣美國主力艦上，日本人甫正式放下其武器，彼等已簽署無條件投降之條款。在四年前全體文明世界之思念及恐懼，係專注於美國另一塊領土，真珠港之上，威脅文明之武力現已被翦滅。前往東京之途遙遠而帶腥血，吾人決不忘真珠港，日本武人亦將不能忘美戰艦『米蘇里』號。日本軍

閱所幹之罪惡無法加以補救或忘記，但其毀滅及屠殺之力量已被剝奪，其陸軍及海軍之殘餘已不足爲患。吾人全體必須向萬能之上帝表示感謝，彼在黑暗危險之時，支持吾人及我盟國，彼使我人成爲有史以來最強大之戰爭武力，彼已擊吾人制勝此欲毀滅其文明之暴力。上帝或尙未能忘記吾人當前之艱鉅，但吾人決以同樣之毅力和熱誠，耐心以對付之，與過去四年間解決困難及問題毫無二致。吾人所應該致謝者爲在此可怖戰爭中，被囚之俘虜，在陸海空陣亡及被屠殺之愛人，及致謝捐驅之男女，使此最後勝利之日，得降臨於此文明世界上。勝利不能彌補其損失，吾人思念在此戰爭中亡故之人及其所愛之子女弟兄姊妹，希望此次勝利將成爲一種保證，使爲勝利而犧牲之人，殊屬值得。吾人向全世界所有之男女，一切軍隊及商船隊致謝忱。吾人欲致謝美國數百萬工人、農夫、礦工，及所有建立美國之戰鬥力量以及予盟邦有制勝敵人方術之人。吾人亦致謝此數年間政府之公務人員各委員會委員及參加此次戰鬥以保守自由世界及禮貌之紅十字會男女職員。吾人感謝吾人英勇偉大領袖羅斯福一民主主義之保衛者，及世界和平之擁護者，吾人應致謝戰爭中勇敢之盟國，及抵抗侵略之人。此一勝利不但爲武器之勝利而已，此乃自由戰勝暴力之勝利。由吾人之船廠造出渡過各海洋之船隻，由吾人生產供給盟邦之食物及纖維。由吾人礦穴及工廠，產生各種之原料，坦克車飛機大砲以攻擊敵人之心臟。吾國人民知何爲自由，及如何犧牲而保存之。予吾人武力及使吾人戰無不勝者自由之精神耳！如今吾人確知自由之精神，個人之自由。

及人之尊嚴，爲世界最高堅韌最持久之力量。因此在此戰勝日本之日，吾人對吾人生活之道恢復吾人之信心及自豪。吾人對此信心已有快樂之日，吾人亦有感恩祈禱之日。茲謹將此戰勝日本之日，爲國家所崇奉之原則之節日。該項原則已使吾國成爲環球最強大之國家，及吾人在此戰爭中所努力保守者。此項原則，予吾人以信心、精神及機緣。予人有自由之權利。雖不能改造人類臻於完善，或使社會獲致安全，但所賦予之幸福，已比歷史上各民族之哲學所賦予者較爲具體。今日已證明其所賦予之力量與權能之偉大，爲有人類以來所得未曾有。吾人知吾人能解決和平之困難問題，以少數人能發明原子炸彈，吾人亦能以同樣之技術精力及決心以克復前途之難關，勝利有其責任、負擔及快樂，但吾人將以最大之信心及希望對付將來及其一切危險，美國能自建其將來之事業與安全，聯合國亦能以正義、公道及容忍爲基礎建立一和平之世界。余謹以美國總統之資格，建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卽日本正式投降之日，爲戰勝日本之日，此非爲宣布戰爭結束之日，亦非戰事停止之日，此日將爲吾美人永久勿忘報復之日。諸君均能牢記真珠港不名譽之日，由此起，吾人向前挺進，吾人向國內安全之新紀元推進。吾人與其他聯合國共同向一嶄新合作、和平及國際善意及較優美之世界推進。願上帝在此勝利之日，降福於全人類，由其援助，吾人將爲本身及全世界在未來之歲月，獲致和平與繁榮。

在勝利日，特魯曼又發表告美國士兵書稱：

「美利堅合衆國將士諸君：勝利的高潮一定會帶給我們以放置在我們面前的世紀中的偉大成就。然而我們祇能在一個脫出任何戰爭脅迫的世界上纔能完成它們。

「我們依靠了深知戰爭一切恐怖的你們纔使這個國家知覺；祇有通過與一切國家合作的道路，方能使任何國家可安全無懼。

「現在是一個值得極大慶祝的時候，也是一個應該嚴肅沉思的時候。由於戰爭的摧毀力量現業已從世界上除去，我們現在能夠轉向到保持和平——我們勇敢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所方獲致到的和平的重大的工作。這是一個需要我們最熱切注意的工作；也是一個在工作中我們應和我們的協約國家和世界一切別的國家共同合作的工作。協約國和世界其他一切國家和我們一樣，深知：如果地球還要繼續存在下去，則戰爭必須從地球上加以永遠清除。

「我想：你們知道今天晚上在你們的同胞們心裏想着的是什麼。他們遠離你們達數千英里。然而在深長的感謝和嚴肅的責任感之中，他們密切地貼近着你們。他們記得——我知道他們永遠不會忘却——業已離去你們的那些逝者；那些傷者；那些，感謝上帝，經過幾年戰鬥，苦難與危險，托庇依然活着的人們。他們知道在這勝利的時日，他們的思想——和你們一樣——應迴縈在故羅斯福總統的身上。這是他生前所這樣勇敢爭取的時日。

「我想我能了解美國的士兵和海軍。他們不需要感謝或同情。他從事戰爭。但他不喜歡戰爭。

可是他不得不戰爭。並且他戰鬥過了。現在他需要回到家來，重新開始他所喜愛的生活，一個平民的和平和寧謐的生活。可是他需要知道他能夠回返到一個生活是好的生活。他需要知道他的孩子們不會再回到陷穽、機關槍、轟炸機、戰艦和潛水艇的生活。我現在代表我們一切同胞向你們講，向你們保證：我們將盡我們權力所能及的一切，使這些願望獲得實現。

「對你們中間某一些人，我不得不慚愧地說，軍事服役必須再繼續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在太平洋保有一個佔領軍力來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正像我們現時正在德國所作的清除一樣。聯合國家決定不再讓這兩個國家再有能力來攻擊它們的和平鄰邦。

了。」
「不過，你們中間大部份一俟船隻和飛機迅速地把你們載回，你們就可以回復到平民生活了。」

「把許多男人和女人從幾千里外運回到他們的家鄉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它需要好幾個月纔能完成。但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們將盡一切力量來加速完成它。我們需要你們回來和我們在一起創造我們祖國的幸福和平的新世界。」

「勝利的高潮一定會帶給我們以放置在我們面前的世紀中的偉大成就。然而我們祇能在一個脫出任何戰爭脅迫的世界上纔能完成它們。我們依靠了深知戰事一切恐怖的你們，纔使這個國家知覺；祇有通過與一切國家合作的道路，方能使任何國家可安全無懼。」

「在今天全面勝利的晚上，我們一直在想念着你們，——美利堅合衆國的軍隊，想念着也許在天之涯，海之角的你們。你們已完成了一件多麼大的工作呵。我們都在等待着你們回到家來跟我們再在一起生活的一天。謝謝你們，更願上帝祝福你們！」

華萊士

前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現在雖已告退休，但他在美國政治界的地位仍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相信他將來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假使他在羅斯福當選四屆大總統之時，他的副總統的地位不為特魯曼所代的話，則當羅斯福逝世以後，他是很可以繼之而作白宮的主人的。

華萊士以一八八八年十月七日生於埃華伐州亞台爾地方，關於他的幼年，外間有一個傳說，言者鑿鑿，似若可信，據說他生長在埃華伐田莊，景况淒涼，祇有一頭愛犬作伴。實則華萊士並不完全生長在田莊，他的生活也並不孤寂，他是一個長子，在他下面有五個弟妹，所以他在家中並不寂寞，實際上，華萊士雖生在田莊，却是長在城市，並非一個十足的鄉下人。

華萊士的家庭環境和家族遺傳，幫助他形成了一生的事業。他家一共有三個亨利·華萊士，他是第三個。第一個是他的祖父，曾在台蒙斯設肆經商，還創辦一個定期刊物，名叫華萊士農業雜誌，他在鄉間頗有聲望，大家都叫他做「亨利叔叔」。他本來是一個長老會牧師，因為體弱多病，遷居鄉間務農，他時常投函埃華伐州的報紙，於是漸漸的成爲一個新聞記者，「亨利叔叔」自己做

編輯的時候，報紙中充滿着懇切動人的教訓，把「優良的耕種，清明的思想，正當的生活」做格言，至今依然存在。他的報紙，在美國中西部引起農民的公衆利益思想，厥功甚偉。政府曾以農業部長一席相畀，他因淡於功名，辭而不就，他的兒子孫子，後來却相繼担任此職。當他在一九一六年逝世時，即由他的兒子亨利·華萊士第二做編輯，華萊士第二也曾在胡佛總統手下任過農業部長。

華萊士的祖上原出於蘇格蘭、愛爾蘭混合血統，有人以爲他之所以帶一種神祕的意味，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華萊士在大學中起，對於飲食方面即有很奇怪的嗜好，這種奇特的嗜好，據說也是他家傳的習慣，他的祖父從前曾有過一時，不吃其他的食物，專門吃茶和烤麵包。

華萊士七歲時，有一個黑人科學家名喚卡佛的，想成爲一個有名的植物學家，到阿美斯研究，曾受華萊士父親照顧，他感激之餘，便時常攜着華萊士出外散步，一面對他解釋所看到的一切植物，講到植物學和優生學等。經此循循善誘，華萊士八歲時即已開始實驗異種交配法，配成一種雜色的莖菜，很得到卡佛的贊許，後來他舉家遷移到台蒙斯，華萊士仍繼續用花卉草蓐作實驗，及在校中學習算學，又傾向於收集統計。當他閑家赴鄉間旅行的時候，他和弟妹們各帶紙筆，把沿途所見的地坑、豬欄、牛馬等物，一一記錄。

華萊士十七歲時，曾參觀一個玉蜀黍比賽會，由阿美斯來的玉蜀黍專家担任評判。華萊士目光灼灼，隨着評判員的指點品評而轉移。等到發獎既畢，游人盡散，祇有華萊士仍直立不動，他藍灰

色的兩眼中露着懷疑的神氣。評判員詫異地問他爲何還不走。華萊士赧然說道：埃華伐所產的玉蜀黍，都是爲了養豬而種植的，若按美觀評判，是否適當？豬本是蠢物，對於形態的美好，懂得什麼呢？評判員聞言，笑而不怒，却將一袋得獎的三十三種玉蜀黍種子給他，囑他種植後再去自己評判。華萊士攜歸種於後園，至秋結實，分別採下，一一計數，至於連夕不睡。他發覺得到首獎的玉蜀黍種，產量列入最少的十種內，而醜惡畸形的玉蜀黍種，收穫却最豐富。這是他農業試驗成功的起點。此後二十年中，他每天晚上，和星期六星期日的白天，總是孜孜不倦，從事研究，積下來的筆記，高可盈尺，製成精密的記錄和無窮的算式。至一九二〇年，他的混合種玉蜀黍居然獲得獎賞，還創立了一個評判玉蜀黍的新標準。到現在凡是種植玉蜀黍區的農人，大都用華萊士發明的種子，這對於農業貢獻之大，自可想見。華萊士從前對於其他的學科也很有研究，他曾預測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農業衰落，他也曾早料到一九二九年間經濟機構的崩潰。

華萊士進阿美斯專門學校以後，還有不少的創舉，他讀營養化學的時候，對於學說方面發生疑問，他便暫充做一頭實驗的豚鼠，去試驗他自己的理想。他先斷食一星朝，察看有無事故發生。直到第七天，他從小販車上得到一批橘子，他的絕食方才終止。繼而他又試驗根據研究所得的若干種簡單飲食。他腦海中畜着一個理想，要計劃出一種價值最低的生活維持費，他希望每天所耗能不超過美金五分。

華萊士對於飲食的好奇性，至今依然存在。他在農業部長任內，曾五年不知肉味，自信人類沒有肉食，一樣可以康健。他也曾試飲過豆腐漿，却因胃口不合，祇得放棄。

一九二一年，華萊士的父親被共和黨哈定總統羅致入閣，任農業部長，華萊士就承繼了農業雜誌的編輯一職。戰後的農村不景氣，這時已經開始，他的社評總是主張自動減少生產，以適應國外市場的縮小。他又抱着佈道員的熱心，向農民集會傳佈他的福音。他雖不善演說，却總是眼望天花板，講得無休無歇。農民們也很歡喜他，但不懂他把地方困難和歐洲情形聯在一起，究竟是什麼意思。親友見他失敗，用好言勸慰，他總是說：「我們所受的苦想還未夠。」他深信堅苦卓絕，可以發人深省。

農民對他，雖然不表同情，還有誠意，但台蒙斯的商人，却不肯加以原諒，其次他在午餐俱樂部中演說，有一個會員起立指着他道：「亨利華萊士，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呀！」

哈定總統也覺得這個青年華萊士是個危險人物，有一天，他把農業部長招呼到面前，冷冷的授給他一篇華萊士農業雜誌的評論，問他：「你是贊成我還是在反對我？」原來這一篇評論中，把哈定的航業補助計劃，攻擊得體無完膚。華萊士的父親祇得聲明報頭上面雖仍用着他的名字，實際却由他兒子完全負責，哈定也祇得罷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當華萊士正在國外參加國際農業會議時，他家中竟不顧他的電報抗議，收

買了另一家農村報紙，和華萊士農業雜誌合併。這是正值不景氣時代開始，一會兒便把華萊士全家的資本虧耗淨盡，幸而這報館的新主人仍聘華萊士做編輯，許以全部自由，華萊士在此後所作的評論中，羅斯福於一九三二年競選運動中曾經引用。

華萊士因為對胡佛的設施不滿意，乃轉入民主黨，那時他已發表過許多政策，如農產收穫的統制等，而當時竟被人家目為邪說。在一九三二年間，他傾向到羅斯福的一派去，那時羅斯福正在從事競選，在美國農業區中發表的演說，內中有些都是華萊士貢獻的意思。

華萊士初到華盛頓時，尚不覺得自己地位的重要，他當時的情形好像一個人在足球場中忙了半天，然後慢慢的走了出來，走出來時忽然看見千百隻眼睛都朝他望着，倒不禁驚得窘將起來。一般人都說華萊士怕羞，大約他實在是很怕羞的，不過有人問到他時，他祇囁囁道：「他們說我怕羞……我倒不大曉得……或許是的……我從來不曾想到過。」

華萊士的得識羅斯福，是由於前財政部長摩根韜的介紹，當時祇知道他是一個農業家和農村雜誌的發行人，羅斯福於一九三二年請華萊士至海特公園私邸相晤，從此一見如故，深相結納。是年十月，埃華伐州即投入羅斯福的懷抱，於四十年來第一次投着民主黨票。選舉勝利後，華萊士又和羅斯福會談過一次，所以他的被邀入閣擔任農業部長，並不出人意外。

華萊士就任農業部長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父親的畫像從他黑暗的走廊中移掛到他辦

公桌的上方，以便可以時刻相對。當新政施行之初，他頗不拘形跡，衣服臃腫，箕踞而坐，有時上午在附近球場中拍球，若遇天雨，仍穿着短襪。他初入會場，輒覺拘謹，未及會終，已能操縱自如了。

華萊士任農業部長，地位極重要，一班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幹練的政治家，因為他每能把兩件看來無關的事，給聯想出其間的關係。有人說，他若做局長，當較做組長好，若做祕書，又當較做局長好。因為他看樹林時，不會被千株萬葉的樹所眩蔽，可以看出整片的樹林來。

自從華萊士就任美國副總統後，美國民間就紛紛的傳說着，說這位副總統非往昔可比，他的任務非常重要，尤其着重於調整美國與南美各國的關係。原來美國積習相傳，副總統一席向來是一個比較不大重要的職位，所司的職務很少，其中主要的工作不過是督察參議會而已。雖然職位因人而異，有時因為任副總統的為人極幹練，致令副總統的職位亦趨重要，不過普通這總是一個較輕鬆而不太要緊的職位，所以派華萊士去調整南美的關係，一半也就是因為覺得他有空閒，可以去擔任這些事，並且副總統的地位很莊嚴，派華萊士到外國去，那效力有如派國務卿到外國去一樣，而南美各外國人看來，覺得副總統一定比國務卿更重要呢。

有好多人都不大明白，華萊士為人樸實誠篤，緘默寡言，為什麼要派他去和南美諸國交涉呢？原來南美的人對於北美的人，大多存有一種疑懼的心，加上北美的人用高壓的手段，或一派假作親熱的樣兒，更使南美各國存一種戒心。而華萊士小心謹慎，沈默靜止，對人和藹可親，沒有矯飾的

形狀，使人自然對他推心置腹，誠信不疑。他不會用甜言蜜語去誘人，也不會用強硬手段去脅衆，但是他却耐性的和人磋商，又能靜心的聽人傾訴意見，所以他在談判折衝方面的確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同時他又極同情南美各國，他以為美國應助促復與南美各國的實業，南美各國的人士對於華萊士的誠樸率直，坦白可親的態度，自然要深信不疑了。

聽一班人講到華萊士生平的瑣事中，我們會覺得他是一位性情怪僻的傢伙，是一位玄妙莫測的人物，或是一位撲實無文的村夫。其實這些猜度都不對，大約還是農業部中一位同事所用的那個形容詞比較起來最為確切，他稱華萊士為自然派（Natural），那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對於外界極少裝飾，極少做作，非常簡樸，非常誠懇，無論應付甚麼事，都用一種客觀的態度。

華萊士聽人說他是一位不可思議的人物時，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在他看來，一個玄妙莫測的人，總是一直坐着冥想自己的靈魂問題，靜待到天堂裏去。他說他從來沒有空想那些無聊的事，眼前的事已非常複雜，亟待解決，還是在這塵世中尋天堂，比夢想天堂來得適合時務些。

華萊士雖然很喜歡宗教的儀式，每逢星期日都去做禮拜，但是他却對人明說過，他絕不拘守某一派的教理，信某一家的學說。他很相信人們精神上的力量對於一切事情有極深的影響，他也知道真正的信心對於人類的進步有莫大的助力。以前像他這樣的論調是不大時髦的，但是近來發這同樣意見的人越來越多了。華萊士的宗教的大意（據他說這也是美國的話的宗教）說得

粗淺一點，就是改革社會，使社會日臻完美。

外人之所以不明白華萊士的底細，一半也是因爲他不喜談到他自己的事，無論你怎樣問到他的事時，即使別人隨便怎樣要回答幾句的，他至多很窘的樣子對你笑笑，接着說上一句不置可否的話，連忙將談話轉到其他方面去，他不喜使人家對他留一個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

無論什麼人，一會見華萊士時，總覺得他的人長得比他的照片好看，他並不像普通一班政治家那樣，臉上露出一副憂思多煩慮的樣子，他看上去人極活潑年青，他自己也說，他不是一個愛煩愁的人，但是他也不是一個過度樂觀的人。他爲人沉着堅定，最恨自己發氣，有時他偶然爲了一些事動怒，事後他總要懊惱上半天。

華萊士談到一樣事時，說話的聲音總是很輕的，不過語調却十分肯定，說起來時滔滔不絕，你想打斷他的話頭簡直不容易，和人辯論時，話也說得非常徐緩，一面說，一面在想。隨便和人談天時，他時常愛說點譏諷話，然後靜待別人回答。他笑時大半爲表示親熱，很少爲了講笑話而笑，他卽作談諧語，也是很輕描淡寫的。

華萊士平日單對於大處着眼，這並不是說他不喜歡一班百姓們，他對於他們非常關切，他要曉得民生的疾苦，國內的情形，和他同事的人都說，他辨察起人來時，天生具有一種極精明的眼光，他一經信任一個人後，以後遂一直隨那人做去，再也不去考察他。而他手下的一班人却有一種很

奇特的感覺，常覺得他對於一切事情，比他們還要清楚。

華萊士爲人雖拘謹，但思想却一些不拘束，他可以隨時集中思考力，毫不受外界事物攪擾，他可以運用思想，全不受任何事情阻滯，這也許因爲他對於一切事情，都具有深切的興趣，探討的好奇心。所以上至印第安土人，下至各種維他命，他莫不喜歡研究。這種脾氣也使他走入一種歧途，譬如他看書時，旁搜博覽，無論甚麼雜書都看，而其中實在有些都是不值得看的。

華萊士記數目字的本領着實驚人，有一次有人交一封信給他，信內所討論的事情，他已有好幾個月不去過問了，信是打字機打的，密密的一行一行，每行中都是很長的數目字，他很快的看了一遍，隨即說道：「我想這些數目不大對吧。」然後拿着鉛筆改了一下，數目之確，竟包括小數好幾位，後來人家把他寫的一對，果然一點不錯。

按照普通標準，華萊士今日仍是一個窮人，他祇在台蒙斯的某玉蜀黍公司有一些穩固的收入，他的夫人却擁有較多的股票。華萊士夫人性情溫和，容貌美麗，對於丈夫的怪癖頗能容忍。她是埃華伐州伊洛白魯納人，在特萊克大學時，由姊妹行的介紹，始與華萊士相識，至一九一四年結成夫婦。

華萊士對於中國復興問題，極爲關懷。他自交卸副總統職務後，即努力著書，在他最近完成的「六千萬種工作」一書中，討論美國在國外的新邊疆稱：未來發展中的最大邊疆，將發現於北太

平洋及東亞之黎明中，凡相信「東爲東，西爲西，兩者永不能相會」者，均屬錯誤。東亞方面，中蘇人民均在前進，凡任何美國人士，倘觀睹此兩偉大地方，則極易明瞭此情形，中國與蘇聯迥異，中國雖渴望踏入機械時代，然迄今僅能製造其需要之極小部份，此情勢不應繼續存在，擁有四億五千萬之人民，及極大資源之中國，遲早均應生產其所需大部份輕重工業之生產品及消費品，爲使其工業現代化及訓練其人民，中國實需協助。美國商人，悉欲中國內部穩定，而步入穩定之局面，悉賴經濟復興，而經濟復興又胥賴貿易金融及貨物進口。

華萊士推測美國將有偉大的國外貿易的可能，並強調美國必須認這種貿易與進出口均同等重要，各國必須避免競爭經濟優勢。

麥克沃塞

聯合國日本佔領軍的最高統帥，美國太平洋方面總司令官麥克沃塞將軍，現在已成爲舉世崇拜的大英雄了，他所得到的崇拜和報上的恭維比任何軍人多，可是對於一般人民，他是戰時的一個大謎。軍界中人則不以他爲謎，只知道他是一位罕有的大將，一位天才軍人。他是中古時代的武士，而富於現代的軍事知識，他說話作文好高談闊論，有號召聽衆的魔力，而不愛交際，很少與士女接觸，差不多成了一個神祕人物。他因初期的失敗而成後來的一世之雄，他所帶領的美國軍隊雖敗猶榮，美國人民沒有忘了他的敗仗，更沒有忘了他敗仗之後的光榮戰功。

一九四〇年春季，美日關係惡化的形勢已經無法掩蔽了，美政府開始遠東基地的軍事化，以菲律賓羣島爲軍事化的重心。麥克沃塞被派爲防禦菲律賓的總司令，在馬尼拉設立總部。當時麥克沃塞對於菲島的防禦，曾作精密的準備，於馬尼拉西南的柯勒基陀島，築成最新型堅固的要塞。羣山環抱中的馬尼拉灣，在西南出口處有了柯勒基陀島，更增加了馬尼拉灣的防衛形勢，自柯勒基陀島南北分開的北海峽與南海峽，扼着馬尼拉灣的咽喉，故麥克沃塞的防衛這島，一方面固然可以確保馬尼拉灣的海上優勢，另一方面並可以利用其海軍與空軍基地，以控制巴丹半島。

和南方的甲米地州。

柯勒基陀是呂宋海灣中的一個「沉降」島嶼，其最長的東西距離雖則不過五公里，但海岸的險峻與山嶺的崎嶇，已使他成爲一個要塞化的島嶼了。麥克沃塞選中這島作爲防禦菲律賓的要塞。可見他軍界上的眼光識見的卓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菲律賓的呂宋島，麥克沃塞率領部下對日軍發揮高度的戰鬥，在這個堅固的柯勒基陀要塞中，麥氏率部苦守達三個多月，牽制日海軍使不能恣意攻略南太平洋。最後，他以苦守的使命完成，出其不意，突破日軍的空防，乘飛機脫出柯勒基陀，直飛澳洲，飛將軍從天而去，極盡神出鬼沒之概。日軍那時對他的脫走，竟一籌莫展，只好也把他目爲一個神祕的人物。

要了解這位神祕人物，先要知道他一九四二年三月登台時戰區的背景，美國政府應澳洲政府之請，把麥克沃塞從菲律賓調來的時候，澳洲處境危險萬狀，想起那年三四月的情形，至今令人寒心，一向無敵的日本軍隊正向南作迅速的推進，幾個星期前敵機襲擊了達爾文港，使澳洲本土初次嘗到轟炸。澳洲軍隊的精銳遠在北非作戰，本國境內兵士武器都掃數調走，訓練的新兵只留着木槍。澳洲勢將放棄南溫帶以北全國三分之一土地，而以布里斯班城北邊沿南回歸線一路爲主要防線。在「布里斯班線」之北，只擬駐少數防軍，用焦土政策阻礙敵軍，大軍沿達爾文公路退

却，在澳洲的中心阿利絲泉設立前敵司令部。幾個月內將作西南太平洋樞紐的摩勒斯比港那時駐軍甚少，配備不全，雖然奉令須守三十六小時，以便內地防線準備完成，而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信心，素有勇敢之名的澳洲軍人，都承認局面十分惡劣。

麥克沃塞三月十七日由菲律賓賓到了澳洲，大家信任地說：「老麥有辦法！」到處給他熱烈的歡迎，爲他莊嚴的面孔不斷地照相，新出世的男孩都要題以他的名字，燒菜的大司務別出心裁做成各種「麥克沃塞菜」，隨後他進了他的司令部。他在司令部接電話時，第一句話老是：「哈囉，我是巴丹。」巴丹始終是他的心肝，因他念念不忘在巴丹戰場和柯勒基陀的陣亡將士，他渴望重履菲列賓土地的一天，每次提到對日戰事，他一定要提到巴丹，一定要說一句話，「我必守軍人的諾言。」巴丹陣亡將士在許多人心中活着，可是在麥克沃塞心中，他與他們一同抱了復仇的決心。

麥克沃塞一到澳洲，就想着手建立一個軍隊，預備收復菲島。澳洲人民亦以爲美國的飛機大炮軍隊一定要跟着他而來，然而這支軍隊始終沒有在澳洲建立起來。

但是三月之中發生好些事件，麥克沃塞把「布里斯班線」一筆勾消，而預定隔一個珊瑚海的新幾內亞島爲決戰地點，要這樣做，他非把他的精銳部隊與空軍根據地靠近敵人不可。當時日本人準備向新幾內亞進攻呢？還是向達爾文港進攻，尚不能預料，而日人的行動故意令人疑惑不定。麥克沃塞料事如神，猜中日人的目標乃是新幾內亞，所以把他的精銳部隊，最好設備，所有飛機

都集中於摩勒斯比港。美國的武器源源運到，澳洲軍火工業亦大有進展，使麥克沃塞方能把轟炸機主力移進六百英里，將隔一個珊瑚海的摩勒斯比港不復有隨時淪陷之虞，而成爲西南太平洋盟軍的主要根據地。他比日人捷足先登，早知如此，日人在兩個月前要佔據此港可垂手而得。麥克沃塞這一着棋子不管日人同意與否，選定了新幾內亞島爲太平洋戰事主要戰場。

麥克沃塞的作戰哲學，可以從下面一句話中看到：「只要你用全身力量打出去，不管你全身力量有多大。只要你廝殺，不管在什麼地方廝殺。因爲你廝殺，敵人不能不廝殺。雖然你的力量分散，他的力量也要分散。所以惟有隨時隨地盡力廝殺纔能獲勝。殺殺殺！」麥克沃塞說過這話以後，曾經歷種種危險，但始終服膺他的哲學，並且每次見效。他在西南太平洋動用兵力越大，日人應付的武力不得不跟着大，所以幾個月內，一個局部戰場演成了太平洋戰事主要戰場，和美日戰爭全局的關鍵。

與敵人侵佔的地域比例，太平洋上所出動的船隻、人力、飛機的代價，比其他戰區來得大。戰事第一步爲爭取空中優勢，這個空戰，爲整個戰事最艱苦的一段。幼稚的美國第五航空隊與澳洲空軍確曾「用全身力量打出去」，成百的青年空軍犧牲了生命與日本最精銳的海軍飛行人員爭取空中優勢，雖然衆寡不敵，他們居然完成任務。以後空中優勢爲麥克沃塞一切計劃中一個主要因素。

在七月中，空中優勢終於獲得，使澳洲已無被侵入的危險，而麥克沃塞猶不以為滿足，他召集了戰地新聞記者，講了三個鐘點，說明他對於太平洋戰爭的見解，他的意思似乎他要馬上進攻敵人，而實際上，仍在作守勢的戰事。

凡是會見過麥克沃塞的人，都覺得他有戲劇的天才，自從羅馬凱撒大帝以來，戲劇天才並不妨礙將領的成名。至於澳洲人士方面，他們只求總司令能夠負責，幾個月的事實，證明了總司令是不错的。

到了九月，日人在南太平洋一再遭遇挫折，在重轟炸機向拉布爾的日本給養根據地打擊之後，美國水兵在瓜達康納爾島登陸。日本想佔領密爾海灣沒有成功，可是在摩勒斯比港以北，日軍越着歐文史丹萊山脈南下，以致盟軍處境日形危急。這時麥克沃塞到了新幾內亞，澳洲陸軍司令布來梅爵士已先他到達，住在營帳中，他的新任空軍司令肯尼中將也在那裏。

西南太平洋美國作戰軍隊最幸運的一樁事，就是美國陸軍部派了肯尼中將在麥克沃塞部下指揮盟國空軍。肯尼一向喜歡為空中武力作宣傳，他這一來就說服了麥克沃塞。從此以後，美國陸軍將領之中信任空中武力的，沒有比他更熱烈。他在菲列賓得到經驗，早已使他認識空軍的威力，西南太平洋情形，表明逐島戰爭更非空軍協助不可，最後乃是肯尼給他了解空軍在作戰中有決定性作用。這位小個子的空軍司令，本身足以證明飛機的活動性，他在澳洲司令部與新幾內亞

島行營一千五百英里之間，來回飛個不停，所以兩處都爲他準備好膳食，因爲誰都不知道他在那裏吃飯。

九月初，日人越歐文史丹萊山脈進犯時，麥克沃塞爲由澳洲調動救兵及運輸給養問題，感覺頭痛。據傳說，肯尼挺身而出：「給我五天準備工夫，我們可以把整個美國陸軍由空中運來。」

麥克沃塞接受了肯尼的建議，他們與布來梅三人在一個很長的會議中，決定了空中運輸軍隊和給養的細則，隨整個一軍的人馬連給養配備和大砲飛越了六百英里寬的珊瑚海，中間且須經過許多山峯，甚至有高於一萬三千四百英尺的。在四個月戰爭中，這枝軍隊的給養全部由空中這條路線運輸，共有一百餘萬噸之多。

麥克沃塞接到前方告捷報告，很是高興，他說：「敵人上了我的圈套，我要把他們一起趕到海灘上，消滅乾淨。他想不到我們有這種力量。」後來他聽到敵方司令以擅長用小船登陸著名的駒井大將，在庫木西河中翻船身死，他格外高興地說：「死得不光榮！」

一九四二年十月，麥克沃塞把司令部從澳洲搬到新幾內亞盟軍根據地摩勒斯比港，在他還沒有到以前，這個消息已傳到深山前線澳洲軍隊的耳中，他們正在艱苦抵抗從布納方面進犯的敵先頭部隊，聽說這位司令要到，大家預備瞻仰瞻仰他的風采，忘了討論當時唯一的重大問題，爲何今年雨季來得特別早。

在一隊P三八式驅逐機掩護之下的轟炸機羣中，麥克沃塞終於到了，他在摩勒斯比港機場下飛機時，戴着金邊軍帽，可是胸前沒有掛上他的勳章。機場周圍與街道兩旁都排列了步兵，一隊鐵甲車擁着他，在他們中間乘車到爲他佈置好的司令部。他精神飽滿，狀貌嚴肅，一直進了司令部的大門開始工作。

當時的摩勒斯比港可算是世界上最荒涼的一個地方，許多東西是辦不到的，尤其是單獨的私人生活。連將官都在森林中空地上搭蓬帳而睡，士兵赤身在馬路上來往，在港中游泳，就是澳、美兩國護士小姐們來了以後，路邊沐浴處須以屏風遮掩的。明令都只遵行了幾天，後來成羣的女士仍在路邊靠着自來水光身洗澡。

在這個一切都公開的地方，麥克沃塞完全保持他所習慣的生活。司令部的空屋是一所白色平房，粉刷一新，裝好衛生設備，從很寬敞的陽台可以欣賞花園中各色花卉。僕役穿着上白色苧麻長衫，上餘紅色條子和藍色的星宿。麥克沃塞給這個房子跟其他認過司令部的房屋一樣，題上「巴丹」的名字。

麥克沃塞難得離開這個房子，所有測勘地形，調查敵人陣容，及與軍隊接洽事務，均交他屬員辦理。這位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與他的參謀人員，就在這間房子內指揮新幾內亞戰事，而在給養問題百般困難，作戰地面非常崎嶇情形之下，大獲全勝。

有時在深夜裏可以看到這位總司令在陽台上踱來踱去，披了一件黑綢浴衣，背後繡了一條紅龍，低着頭在咬芹菜菜頭。他房內燈光通宵不滅，有時在窗帘上可以看到他的影子，知道他是在閱前方戰報，或在簽命令。這個時候他的三路攻勢正把日人擊破，向四個月前登陸之布納島海灘撤退。他光是一個人在屋內，一個守衛的兵士指着他的臥室說：「這個老先生恐怕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個人。」

同大家一樣，麥克沃塞以為殘敵不難肅清，他在十一月七日公報中說：「殘餘敵軍已被困在布納海灘上。」可是他們困守地帶有五十餘里寬，過了幾個星期，麥克沃塞下令：「布納限於本日攻下，代價在所不計。」才告克復。但是完全肅清之前還頑強抵抗，麥克沃塞始終沒有放鬆一步，要前線不斷予敵人以打擊。他不要把敵人趕走，而要把他們殲滅，他終於達到了這目的。

麥克沃塞最後又樹立了他的對日反攻計劃，他的戰術名叫「跳島作戰」，又名「飛石作戰術」，這種跳島作戰的戰術，乃是由一個島向另一個島，循一百里至三百里程度的短距離，逐漸北上攻擊，以求進展。這種戰略，現在已被人認為是美軍在太平洋上唯一的獲勝果實，雖然在一二年前，美國國內的一般輿論對於這種戰術還表示懷疑，以為要拖延太平洋戰爭的期間而表示反對，可是麥克沃塞的自信力頗強，他緊緊把握着自己的主張，一方面又把握着美國民衆的心理，將真正的戰果盡量的在美國的日報及其他的期刊披露，使美國人民對於這種戰術發生興趣。

以後他由新幾內亞攻到哈爾馬赫拉，不久以前收復了菲律賓。在西南太平洋戰爭兩年之中，麥克沃塞打了大小勝仗多次而沒有吃過大虧。日本屈膝，戰事告終，麥克沃塞也升代為聯合國日本佔領軍的最高統帥，成了日皇的直屬上司，有人說他的容貌是最適合於對日皇發出命令的。

麥克沃塞不但是個軍事家，同時也是個政治家，羅斯福總統三屆任期將滿美國全國準備選舉時，國內朝野推舉麥克沃塞為總統候選人的呼聲很高，其後大概因為軍事上需要他的程度太重，所以沒有成爲事實。不過近年來美國人士競把麥克沃塞像的紀念章作爲襟飾，他在美國人望之高於此可見，下屆的美國總統選舉，麥克沃塞恐怕很有當選之望吧。

艾森霍華

聯合國攻歐軍最高指揮官艾森霍華將軍 (Eisenhower) 將軍，生於一八九三年，今年五十二歲，一九一五年卒業於美國西點軍官學校，在美國老一輩的將領中，他的年齡要算是最輕的了。

艾森霍華將軍過去在美國軍界裏並沒有多大的名氣，他這次的青雲直上，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精嫻戰略，另一方面也靠了麥克沃塞將軍的提拔，麥克沃塞曾在菲列賓政府中擔任過六年軍事顧問的要職，艾森霍華就是麥克沃塞當時主要的幕僚。後來經麥克沃塞推薦，艾森霍華得任美國作戰本部的作戰課長，時爲一九四二年四月，當時美國正在計劃進攻北非，艾森霍華就是這計劃的主要參預者。

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選中北非阿爾熱利亞這一塊地方登陸，決不是無見的，因爲鞏固了非洲的據點，不僅可以保障地中海航線的絕對安全性，而且可以切斷軸心國的原料供應，打擊軸心國的交通線，從而增厚聯合國的實力。在北非登陸戰以前，聯合國的軍事情勢並不怎樣有利，尤其是在非洲戰線方面，軸心國的軍隊竟攻達地中海的門戶，埃及的瑪薩瑪特魯，後來雖經英軍苦戰，始將德義軍隊擊退，然而雙方的軍隊還相持於里比亞之間，在這以前，雙方在非洲沙

漠地帶展開的拉鋸戰，已不知有多少次數了，及至北非登陸成功，始將軸心國在非洲的軍事勢力一掃而盡，並且封鎖了地中海航線，使得後來的西西里登陸，義大利登陸，乃至諾曼第登陸開闢第二戰線，都得以比較容易成功，所以北非登陸戰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的轉捩點。

艾森霍華不僅是羅斯福總統進攻北非計劃的主要參預者，而且是實際上的指揮者，當他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派往北非戰線時，他的地位還不過是個上校，上任時即擢升爲少將，最後又以陸軍中將頭銜，任美國北非遠征軍司令官。他指揮着一支龐大的軍團，包括美軍、英軍、加拿大軍、澳洲軍、印度軍，乃至自由法國的志願軍，浩浩蕩蕩的在法屬北非登陸。

法屬北非是富有羅曼蒂克情調的，綠的是棕櫚，紅的是城牆，白的是回教寺院，永古常熱的太陽吻着土人又光又黑的皮膚，薩哈拉沙漠的狂風送來擺擺少女清越的牧歌，海峽這岸，阿爾熱利亞海防砲台昂首北指，海峽彼岸，直布羅陀港艦隊雲集，亞德拉斯山戴着晶瑩的雪冠，宛似慈祥的聖誕老人，嘻皮笑臉的望着脚下的幼小者羣。古希臘神話裏的亞德拉斯山神，肩上扛着天，無限的美麗，無限的偉大。

忽然，烏雲密集，山雨欲來，霹靂一聲，直布羅陀的艦隊，瞄準着開砲了，飛機翱翔上空，投彈轟炸，海面有潛水艇的封鎖線，艾森霍華將軍親自指揮海濱的運輸艦載着登陸部隊登陸，一霎那間，山河易色，鬼哭神號，綠的棕櫚變成烏黑爛木，紅的城牆化爲污泥，白的回教寺院變成焦土，擺擺少女

的歌聲變成了哭聲，亞德拉斯山的天幕也倒坍了下來。艾森霍華順利地把他登陸工作完成了，他開始爲軸心國奏起了喪鐘。

由於北非登陸戰的成功，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間，艾森霍華便又進行西西里島的登陸作戰，這次登陸也順利地成功了，牠展開了歐洲第二戰線的序幕，同時艾森霍華也因功擢升爲美國陸軍最高大將。

可是艾森霍華的最大成功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在法國西部海岸諾曼第半島的登陸，這幾乎是一個奇蹟，因爲德軍一向懼怕聯合國在西歐登陸，早已嚴密佈防，整個法國西南部海岸無異銅牆鐵壁一樣，要在這裏舉行敵前登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過去英軍曾試圖在狄埃甫登陸也未能成功，可是艾森霍華却輕而易舉的在諾曼第一舉登陸便告成功，開闢了西歐的第二戰線，而更大的奇蹟是把防守海岸線的德軍封鎖在諾曼第，而他自已却指揮在一支龐大的軍團，坦克車，機械化部隊向前直衝，竟於極短的時間內攻陷巴黎，難怪他的英名頃刻間傳遍世界，尤其在美國紅得發紫，美國人口中都親暱地稱他爲「愛克」(Eck)了。

尼米資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資將軍。於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生於塔克薩斯州，是一個營公寓爲生者的兒子，他的父親愛好海上生活，把公寓築成一隻船的形式，所以大家就叫這所公寓爲「船型公寓」。祖父是一艘帆船的船長，因此尼米資從幼年就能聽到他祖父所講的許多關於海洋的話。塔克薩斯州有陸軍的兵營，因爲有這種軍事上的環境，所以後來尼米資打算進美國著名的西點陸軍士官學校，可是又因入學考試題甚難，便改變初衷進海軍學校了。

他在學校中大事鍛鍊體格，身長五尺九吋半，體重一百五十磅，是一名划船的選手，一九〇八年他志願入戰艦服務，但後來他却被迫派到潛水艇上去工作。他曾對當時的潛水艇表示慨歎道：「我道潛水艇是什麼，這只不過是童話裏所說的一種玩意兒罷了，好像一條魚和鯨的混血兒，又有多大用處！」原來那時候的潛水艇，由馱司令推動引擎，是一種形體很小的東西，確實極少實際用場，他所服務過的那兩艘潛水艇一名「普倫基亞」號，另一艘名「那霍愛爾」號。

嗣後尼米資又到德國去研究過引擎學，一九一二年他著述了些關於潛水艇方面的書籍，第一次世界大戰，他陸續担任了不少工作，最有貢獻的一件事，當推他的人緣好，和各方面都保持良

好的關係，因此便有人替他題上了一個新穎的綽號，叫做「人間平衡器」，因為他不但對軍人方面都有極連絡的好感，就是在軍務以外與一般普通外界的人也都保持了極親切調和的情感。尼米資沒有學過航空技術，不過對於赫爾賽、夏曼、密却、費基等人所率領的航空母與巡洋艦所合組的機動部隊，當他們討論作戰運用之時，他是毫不厭煩地傾聽的。

聯合軍總司令麥克沃塞所樹立的對日反攻作戰計劃，即有名的「跳蛙戰術」，尼米資是一個最忠實的執行者，這種戰術就是由一個戰略要點，作長距離的躍進，可以說是一種大膽而又冒險的戰術，從事這種戰術，必須估計自己的海軍實力較之敵人實在佔有壓倒的優勢，並預料敵人絕對沒有反攻的能力，才可以冒險實行，否則在你蛙跳式的進行中，倘若敵人一旦舉其全力進攻你的根據地，則前進不能，後退無路，勢非一敗塗地不可。尼米資深知日本在經過所羅門海戰，珊瑚海海戰，瓜達那加爾海戰之後，海軍實力一天比一天萎縮，決計無力在太平洋上從事反攻，所以敢毫不猶豫的從事這種冒險的「跳蛙戰術」。

現在這種跳蛙戰術終於已經收獲了勝利的果實，日本業已向聯合國投降，在美國哈爾賽上將的旗艦「米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當投降儀式舉行的那一天，尼米資發表他的意見說：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發的，長期艱苦的對日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們聯合作戰，我們共同得勝，把日本重歸化入文明國家的的工作不久又將開始。」

「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都感覺到這次勝利的愉快及戮力完成偉業的驕傲，聯合國必須嚴格執行日本投降條文，同時必須保持一定的國力以防禦侵略主義的東山再起。

「現在我們要從事建國與復興的大業，我們確信倘以解決戰勝問題同樣的技巧，敏銳與思想來從事戰後和平工作，我們一定能夠達到目的。」

關於尼米資的生活和他的才能，是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他喜歡打網球，除此以外，他的第二種嗜好就是打靶，他站在距離二十碼遠的木台旁邊，和他的副官以及接受挑戰而去拜訪他的人比賽，他每星期抽出一些時間，和他們作一兩次射擊練習。

此外，他善於游泳，每沿着海灘先行三里遠的練習，他最接近的一個朋友史蒲爾安斯常伴着他在水中游泳，這兩人既長於行走，又長於游泳，而史蒲爾安斯行走和游泳距離，甚至超過尼米資。尼米資最顯著的特性，是他在工作時常作精細的考慮，並且尊重他部屬的合理意見，使他們能替他幹出成績優良的工作來，他同馬歇爾將軍和艾森霍華一樣，對於鼓勵他人的成就，比對他自己的成就更為關心。

尼米資的才能，是長於調和許多錯綜的工作，使其能得到適當的管理，當他與金氏以及總部內的重要人員在舊金山舉行會議時，他們都贊成他的將總部遷至太平洋。以配合西南太平洋總司令麥克沃塞的戰略計劃。

金 開 德

美國第七艦隊總司令湯姆司·凱辛·金開德將軍，於一八八八年四月三日生於新海潑夏的哈拿佛，他的父親湯姆司·賴脫，金開德，是美國海軍少將。他自己從美國西部高等學校畢業以後，於一九〇四年經西亞道爾羅斯福總統保送進入美國海軍大學，在船上服役五年以後，一九一三年被召回大學充砲科研究員，一九一六年重回海上服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服役於本薛文尼亞號上，接着又當亞利桑納號上的砲術官。這隻軍艦便是乘胡特洛威爾遜總統到歐洲去的，一九一九年他在海軍軍械局。

以後，金開德將軍曾指揮愛歇荷特號軍艦兩年，一九二五年起，又在華盛頓海軍炮廠過了其餘的兩年，在這個時候，他升任中校。一九三〇年從海軍作戰學校畢業後，次年他在參謀部充任祕書，接着他又成爲美國參加日內瓦軍縮會議代表團的顧問，在日內瓦他又擔任了一九三二年舉行的軍縮會議的技術顧問。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他指揮印第安娜波里斯號，在這一任務之後，一九三八年他又就任駐羅馬美國大使館的海空軍武官，一九三九年他在南斯拉夫京城擔任着同樣的職務。一九四一年回到美國，他被任命爲海上艦隊的司令，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晉

入將級。

珍珠港事變開始後二十分鐘，金開德奉命從華盛頓趕赴前線指揮作戰，據說當他坐在西行的火車裏時，那一種寧靜悠逸的姿態，誰都不會看得出他是要去擔當這樣艱巨的任務，他是惶惶然的整列火車乘客中最鎮定的一個，以後他也便以非常鎮定的姿態，應付着危難的戰局。

珍珠港事變後七天，金開德就開始和敵人戰鬥，自玻根維爾之役開始，接着薩拉摩，珊瑚海，中途島，瓜達康納爾，史提華特島，聖大克路斯羣島，以至菲列濱登陸戰諸役，他都有很大的貢獻，不是指揮作戰，便是負責一重要部份配合攻敵，屢次轉危爲安，改變戰局，他又擔任過北太平洋艦隊司令，協同陸軍作戰時，在阿留申羣島方面同樣也立下了很大的戰功。

一九四二年珊瑚海一役的功績，金開德曾在珍珠港接受尼米茲將軍授與的特級功勛獎章；一九四三年所羅門羣島海面非凡的成就，他又頒給金星勳章，代替了第二個特級功勛獎章。他還保有勝利獎章，大西洋艦隊獎章，美國國務院獎章，及亞細亞太平洋戰役獎章，這些都是金開德光輝的紀錄。

中途島海戰是大戰中最有決定性的一役，是役金開德將軍率領驅逐艦隊掩護航空母艦追擊日本艦隊，厥功至偉。瓜達康納爾一役，他指揮航空母艦冒險號作戰，在有一個時期，那是太平洋艦隊中唯一可以作戰的母艦，他艱苦奮鬥，終使戰局改觀，因此在美海軍中，金開德有尼米茲將軍

麾下健將之稱。一九四二年十月聖大克盧斯海戰一役，美軍喪失航空隊黃峯號，情勢嚴重，在戰爭開展中，敵方母艦離美艦一百七十五哩至二百哩，艦上敵機不時出動向美艦襲擊，以這樣的距離，敵機可以飛去飛回，這時在美軍方面，不祇需要知道敵艦的地點，同時更需要知道敵艦的動向和速率。那次金開德乘着旗艦「冒險」號，開到聖大克盧斯島外海面，他站在艦上吊橋，指揮作戰。他已接到電報，要發現日本主力艦，航空母艦和驅逐艦。這樣富有誘惑性的目標，除了金開德自己以外，每一個官兵都在着急，想立即派機前往轟炸。金開德却在躊躇，他認為美機雖然能夠襲擊日本主力艦，但當他們回來添油之際，從另一方面進迫的敵方母艦，可能派機襲美方母艦，因此他說：「還等一會吧，二十分鐘之內，他們可以看見日艦。」時鐘擺動着，剛好過了二十分鐘，前方拍來電報，說已發現日本航空母艦，金開德的老練的航海經驗和對敵的深謀遠慮，料算得一點也沒有差錯，那時「冒險」號的飛機立即升空，向日母艦猛炸。美機炸毀日母艦，墜落日機很多，與美機數目比較，成四與一之比，日海軍大敗而逃。這是金開德最優越的表現——鎮靜，堅決，見識卓越。

除了第七艦隊的船艦之外，金開德麾下還有相當多的潛艇，因此他盡量利用潛艇作掩護，盡量利用潛艇作前鋒。在麥克沃塞將軍之下，他負起計劃和指揮登陸的全責，他可以就氣候的轉變，敵人的行動，隨時變更作戰計劃。這樣的職權是很大的，而責任也特別重。

菲律賓大海戰前幾天，金開德已得潛艇指揮和航空隊指揮的報告，說日艦隊結集海外，有襲

擊美艦隊之勢，他立即通報赫爾賽海軍中將，同時自行部署，使他自己的艦隊和赫爾賽將軍指揮的第三艦隊取得聯絡，在敵艦數目未被探明之前，這種迅速的處置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看出金開德作事的敏捷。

金開德將軍個子高大，頭髮灰白，頭部突出，在作戰時他常以讀偵探小說來寧靜神智，有一次，在大戰完結後，他召集記者談話時說：「請你不要說我發表了一篇重要談話，你們知道我是不能夠這樣做的。」金開德這種謙遜的態度，在艦隊中是人所共知的事。他的年紀才五十來歲，秉性機警，自制力強，說話聲調低沉，像個典型的老練水手。他積有歷次作戰的經驗，對於敵人認識已深。料敵如神，更加上他的淵博的現代海戰知識，使他擅於應付危局，反敗為勝。

金開德又是個溫文的將軍，他從不輕舉妄動，從不作無益的冒險，但他並不是個完全沒有火氣的人，他承認他一生都在與他的脾氣搏鬥中，他經過多年的克己工作，纔能達到保持鎮靜的外表。他好像一塊鋼，經過多年的鍛鍊，千錘萬鍊之後，已經成爲一柄鋒利的劍。他屬下的一個參謀說：「金開德海軍中將是個嚴正的人，對部衆他從不施威壓，倘若你幹得好，他會使你自己覺得可以自豪，倘若你幹錯了，你會知道你自己怎樣幹錯，爲什麼錯。他能夠信任人，能授權予下屬，可是他目光如炬，事無大小，都洞悉了然。休息時，他喜歡讀偵探小說，他喜歡看電影，喜歡談天，喜歡和幾個朋友同進晚餐。換句話說，他歡喜多和人接觸。他有時也咒罵，但不致成爲習慣，當他發怒時，他仍有若

干節制，他那時是冰冷而並不是冒火。」

日本投降後，金開德將軍於九月十九日率領第七艦隊先遣艦船一部份，計旗艦「石山」號，「納斯飛」號，「洛杉磯」號等，共二十餘艘勝利的艦船，駛抵上海，停泊浦江及港口。第七艦隊的大部份艦船，還是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所建造，而且所有航空母艦都是護航隊用的小艦艇，憑這樣的實力，金開德將軍居然好幾次在太平洋上擊破了頑強的日本海軍，掩護菲律賓賓登陸作戰，又一次的把日本艦隊擊敗殲滅，建立了出色的戰績。

金開德將軍抵滬後，上海各界爲答謝八年來並肩作戰的盟邦海軍，特於九月二十日下午二時舉行盛大歡迎，歡迎代表由市黨部主任委員吳紹澍氏領導，乘小艇登美國旗艦洛杉磯號，金開德將軍親自在甲板上迎接，對於吳氏等之歡迎，深表謝意。並稱：「本人暨全艦隊官佐，此次首次來滬，對上海之印象，極爲滿意，今承滬市黨政各界代表及民衆熱烈歡迎，殊感中美兩國四年來並肩作戰，感情已有長足進展，而能打擊敵寇，以致屈膝，實爲兩國人民力量之表現，今後美國決當以物質、科學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援助中國，建設強盛國家，確保世界永久和平。」

金開德將軍旋於九月廿四日飛抵重慶，向我最高領袖蔣主席表示敬意，下榻於蔣主席之郊外別墅。據他向新聞記者透露稱：「凡在中國沿海捕捉的日本船隻，均將用以輸送一百五十萬左右在華日僑返國。美國的目的，在於把在中國的日本人民，一律遣回他們的本土，縱令此事需要相

當長久的時間，也在所不計。不論是日軍的商船戰艦，都須担任此項大規模的撤退任務。中國人民切望日本人的撤退，因恐他們再滋事端，中國政府不願日本官兵以平民資格留居中國，而擬一舉把他們逐出中國之外，使他們永遠不能爲患於此土。」

金開德將軍在幾個月前曾這樣說：「我想看到這場戰爭快點結束，這樣我們可以回家去。在過去三年中，我居住在美國的時間祇有七個星期，戰爭結束後，我將返美國，到處遊釣，釣得什麼魚都好。」現在，戰爭已經勝利地結束，金開德將軍快要實現他這個願望了。

史蒂威爾

前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東南亞盟軍副總司令史蒂威爾上將，生於一八八一年，現年六十四歲，但是他有三十歲人的活力。他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到達中國，即負責策劃並指揮緬甸戰役，因戰功艱鉅，曾被稱爲「中國境內戈登將軍以後最能幹的戰士」。他生平有二十年的時間服務中國，他熟悉中文、日文，也熟悉於中國部隊的能力與需要，雖然這幾年受盡工作上的艱苦困難，仍竭力策劃對日戰爭。兩年八個月中，緬甸一役由退守到反攻，是他功績的主要部份。要描寫史蒂威爾的戰績與爲人，只須追述他在緬甸的一段故事。

「胡康之戰」的時候，有一次史蒂威爾發覺一營中國軍隊迷路了，在胡康河谷以西的山岳叢林裏尋路，這一營人是進入敵後胡康河谷，負擔配合迂迴行動的一部份任務的，但是在沒有畫入地圖的羣山山麓，他們跑進了日軍的交錯小路網裏，並且佔領了一塊小小的開拓地，他們以爲這塊開拓地就是他們的目標。史蒂威爾偕着發愁的中國師長，兩個美國聯絡官和少數衛兵，出去尋找這個迷途的一營人，他還帶着他著名的「小斧頭」，他眼睛裏嚴肅的神氣，表示他要使用他的「小斧頭」了。

史蒂威爾利用指南針，率領着他焦灼的一羣人，沿着象踏出的或略欽人砍出來的叢林小路，越過山嶺。前幾天經過這個區域的中國軍隊，在離一連日軍不過幾百碼的地方過去，居然一點也不知道那兒有日軍，但是日本狙擊兵和伏兵並未發現史蒂威爾攪擾他們。他十分焦急，快到晚間時，他們找到了迷路的那營人，史蒂威爾經過師長的同意，把營長換防下來，讓他們休息休息，指給新營長如何到達他的目標，然後史蒂威爾在一個避彈洞裏就寢。第二天早晨，這營中國軍隊朝着正確的方向移動，他也回到了師部。史蒂威爾這種無畏的直接到火線上指揮的精神，獲得了中國士兵對他的尊崇和敬重。在他的領導之下，兩師中國軍隊佔領了日寇盤據的一千多平方英里的領土，打死了日寇七千多，深入日寇佔領區，這是遠東戰爭爆發以來任何盟軍在亞洲大陸所未能做到的。

史蒂威爾的緬北之戰有三個目的：（一）打開一條通往中國的新供應路，連接滇緬路；（二）殺日寇；（三）證明有適當的訓練武裝和領導的中國士兵跟世界任何兵士一樣好。

有一次史蒂威爾曾對人說：「倘若我能證明中國士兵像任何盟國士兵一樣好，我就死無遺憾了。」其實他雖已六十四歲，但是他的精神還年青得很，所以他沒有理由考慮到死——至少沒有理由考慮到自然原因造成的死。他的身後，是胡康之戰的成功，他的眼前，是伊拉瓦底流域的北部，他已經證明中國士兵是優良的了。

一九四二年的春季，是一個充滿緊張空氣的下午，盟軍開始向印度撤退，那時史蒂威爾就有了打開一條通往中國的新供應路代替滇緬路的計劃，史蒂威爾司令部設在瓦城以南半燬的皎克西城的木板房子裏，他從那兒，就他有限的指揮權指揮中國軍隊，延緩日軍向北進展。這個疲倦的中將，在不和中國及英國的指揮官會談的時候，便研究並深思軍事地圖。

他吮着空烟嘴，在退却的混亂中擬出一個計劃。這簡直是奇異的事。他解釋緬甸完了，除了盡力拖長延緩日軍前進的時間和建立印緬邊界山岳防禦障地而外，沒有別的辦法了。在這山牆後邊，英美和中國的軍隊必須準備回去。

那時史蒂威爾知道他怎樣回去，他要在印度建立一些訓練中心，由美國人員訓練出一支新的現代的中國軍隊。滇緬路完了，武器不能運到中國，但是必須把武器運給中國。史蒂威爾說：必須建築一條新路從阿薩密越過羣山，經胡康及孟拱河谷到密芝那和八莫與舊滇緬路的西部支路相接。這條路可以作為進攻緬甸之用，但主要地是運給中國用以作戰的物質。史蒂威爾說：中國是盟軍打擊日本大陸力量的一個跳板，這個跳板必須保持。

那天夜間，史蒂威爾坐車到密克蒂拉前線發出著名的向印度撤退的命令。在那種撤退的辛酸的混亂之中，我忘記了史蒂威爾的夢想，但是史蒂威爾沒有忘掉，而且他認為他的計劃不是一個夢想，他覺得那是個十分實際的觀念，所以他一進印度，他立刻着手把他的觀念變為現實。他飛

到新德里，他在那兒發表了著名的聲明，說盟軍一定要惡戰，他立誓一定要回去。他從電報上得到了在印度設立訓練中心和開築「到東京之路」的許可，史蒂威爾在這個很短的時期之內，便準備妥當開始實行他的野心的計劃了。

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認為一九四二年十月開始打破叢林密佈的那加山的沉靜的活動，只是增加中國軍隊士氣的政治表演，成百架的運輸機，在鋸齒狀的駝峯上往返飛行，運送中國士兵到印度訓練中心，也被認為政治表演的一部分。有個高級美國軍官因為如此想，失掉了職位。史蒂威爾不是個政治家，他是一心爭取戰爭勝利的軍人，他是個十分實際的人，他不把他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不實際的事情上。

印度的訓練中心初建立的時候，以孫立人率領的第三十八師和廖耀湘率領的二十二師從緬甸撤出為核心，現在已經擴大了。成千的中國新兵飛過喜馬拉雅山駝峯進入義大利俘虜住過的營房裏，美國的軍官和士兵從美國坐上飛機或輪船去當教官，在阿薩密緬甸的邊界上，就在寧靜的種茶者雷多村的東邊，美國的開路機開始消除那加山叢林交錯的面孔上粗糙的疤痕。

喜馬拉雅山，聳入天際一萬八千英尺的鋸齒狀山脈，使許多美國運輸機的機員死亡了，價值成百萬美元的運往中國的供應品損失在牠的崎嶇的山坡上了，但是史蒂威爾時常坐着他自己的飛機越過喜馬拉雅山設法解決他的計劃所引起的軍事政治問題。

這些問題是大的，史蒂威爾是個在英國領土上指揮一支中國軍隊的美國人，他絕不能染指中英政治，同時不能叫中英政治妨礙他的計劃。他必須建立他對中國遠征軍的權威，並且確定那種權威的界限，他還須克服那些認為他的計劃是個政治行動的美國人的反對；克服那些認為他的計劃行不通而另提別的計劃的英國人的反對；克服那些不喜歡讓一個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的中國人的反對。他爲了克服這些的反對，飛越喜馬拉雅山許多次，雖然現在大多數人不聲不響地同意了她的計劃，但是仍有許多人不同意他的計劃。

美國第一具開路機駛入雷多之後一年，美國訓練的一師中國軍攜帶最新式的美國武器，離開了印度的訓練中心到了前線，他們靜靜地接替了防守雷多路頭的任務。後來去年十月，差不多是緬甸淪陷一年半了，中國軍隊的攻勢靜靜地開始了。

中美兩軍在叢莽中，因爲起先沒有彼此認清，互相放了幾槍，但是很快就合在一起，從南推進，再向日軍後方攻擊。

北緬中美軍隊的混合力量，從美國戰鬥機與戰鬥轟炸機很大的支援之下，證明是日軍的不能打破的力量，現在日軍企圖由史芝那越伊洛瓦底江，盟軍司令部報告敵軍死傷二萬五千人，史蒂威爾軍隊的前途越發光明了。

史蒂威爾第一次在胡康河谷會到中國士兵的時候，認識他的中國士兵不多，認識他的美國

士兵也不多，有一次史蒂威爾搭船，一個中國船夫同一個朋友談論史蒂威爾。第一個中國人說：「你看那個老頭子，他一準六十開外了。」第二個猶疑地說：「你想六十開外還能這樣嗎？」於是史蒂威爾微笑說：「你們到了我的年紀的時候，你們要受許多的挖苦呢！」

但是現在中國士兵和美國的盟友已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史蒂威爾了，他是中美每個士兵的叔父和老人，他是他的軍隊的父親，他路過戰地醫院總要停住用中國話向傷兵問候問候，他時常同中美士兵坐在一起吃他們的醃菜，喝他們的咖啡，和他們隨便談笑。他在叢林小路上遇見露齒微笑的中國士兵總要向他們交談一句，他在叢林中到處突然出現。

史蒂威爾的士兵在受着前線生活一切困苦的時候，不能抱怨他們的指揮官在後方自在逍遙，因為他們的指揮官史蒂威爾跟他們在一起受着同樣的困苦。中國遠征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模倣着史蒂威爾的先例，他的司令部總是在日本的大炮射程之內。

中國軍隊慢慢前進，在叢林中摸索道路，肅清日軍小前哨，這是中國對日作戰六年來第一次大規模攻勢的行動。

中國軍隊向南前進約十四英里走入胡康，那時受到了第一次挫折，日軍滲入華軍戰線的後方，華軍有個大的單位被包圍，這是日本的故技——被圍的軍隊突圍退却然後日軍佔領他的陣地——但是這次沒有奏效。華軍支持了三十一天，美國用飛機供給他們軍火和食品，他們佔據的

這塊小小的叢林沒有水，他們喝天然儲在羊角蕉內和竹桿裏的水。

這時史蒂威爾飛到前線，他用中國的指揮官擬出解救被圍的軍隊的計劃。聖誕節那天，這個計劃實行了，被圍的軍隊解圍了。

自從這件事情以後，在緬甸作戰的中國兩師軍隊的戰線，雖然是一百多英里寬的連綿不斷的叢莽，他們沒有讓一個日軍參入。他們的斥候在本隊兩翼很遠的地方活動，企圖進入他們後方的日軍斥候都被消伏擊滅了。

被圍的一部華軍解圍之後繼續前進，華軍第二十二師按照史蒂威爾縝密擬出的計劃衝入胡康以西的泰洛河谷。他們在一次激戰中幾乎把那兒的日本駐軍完全消滅，並且佔領了泰洛村，保全了史蒂威爾的右翼。同時第三十八師沿胡康河谷而下，消滅了日軍抵抗的袋形陣地，他們在胡康河谷最大的鄉村孟關和第二十二師會合，第二十二師在胡康河谷西界的森林濃密的羣山裏作戰，繞襲敵後。

中國軍隊進行着戰爭的時候，美國步兵一個縱隊散佈在雷多路上執行着一種秘密任務。這次縱隊由史蒂威爾最精幹的軍官之一密里爾准將率領，這些美國士兵是在胡康河谷從未有過的滿身泥土最強韌最狂熱的士兵，他們的密里爾的好漢，他們曾在瓜達康納爾，新幾內亞，和西南太平洋其他地方作過戰，他們自願擔負一個給他們興奮與光榮同時又出生入死的工作。他們經

過一百多英里的泥濘和困苦之後到了胡康河谷，他們發瘋了，他們看見雷多路上每個坐汽車和吉普車的人都要咒詛，他們咒詛站着觀看他們這第一隊美國步兵在亞洲大陸參加戰鬥的我們。在塵土蔽天的雷多路上進行的美國士兵，確是久經戰鬥的精兵，他們帶着不常使用的槍，但是他們常在緬甸的火線上。

史蒂威爾坐着他的吉普車去看離公路幹線四英里一道河流旁邊的密里爾第一次宿營的地方，回來時候他在狹窄的小路上遇着這隊美國步兵，史蒂威爾戴着中國兵的小帽，穿着一件沒有標識的戰地甲克。

過了幾天，再往前進了一百英里，密里爾的好漢突然在日軍後方出現，在瓦拉本小村切斷了日軍的通路。在這個小村以南十英里地方，中國軍隊沿着胡康河谷大路推進。美軍的後邊是勃朗上校訓練指揮的中國人使用的美國輕型坦克，這些坦克也是機密地運到緬甸的，藏在叢林裏，等待史蒂威爾下令使用牠們。

美國坦克的出現，對於胡康河谷任何一個人都不是祕密，人們每夜聽到坦克馬達震動的聲音，有一個星期，勃朗的任務是在密里爾的好漢的後邊，用兩具開路機從濃密的叢林中開拓一條路直抵瓦拉本附近日軍的後方。

不久，日本的砲兵發現了美軍和坦克，但是這兩個縱隊可以說不顧日軍繼續的砲擊衝到大

路，並且爲華軍準備好肅清從瓦拉本到孟關那段通路的工作。這是中美軍隊第一次並肩作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他手下的第十軍也宣告解散，這位中美士兵的叔父史蒂威爾，也得以回歸他的祖國，開始享受這承平世界了。

魏德邁

中國的新軍——美國訓練，美國配備，美國支持的幕後，是一個冷靜的，有組織和戰略頭腦的，高大機警的美國人，中國美軍司令，蔣委員長參謀長魏德邁中將，他生於一八九七年，今年只有四十八歲，是戰場中最年青的美國司令，也是一般美國人知道得最少的司令之一。但是他的全部過去生活，似乎是一個悠長的有時是迂迴的過程。

魏德邁是生來當兵的，在軍樂的氣氛中長大，他的祖父，一位音樂大師，在一八四〇年，從政治混亂的德國移民到美國，為聯邦軍隊組織了一個樂隊，行遍喬治亞州。他的父親魏德邁上尉，是美西戰爭時美國陸軍軍樂隊的隊長。

年青的魏德邁真正所愛的是陸軍，他在中學的時候，就決定進西點陸軍學校，一方面，他獲得素孚衆望的尼布拉斯卡政治家諾里斯的協助，一方面由於他的勤勉努力，預備入學考試，魏德邁於一九一七年進入西點陸軍學校，十五個月之後，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匆促畢業，任陸軍少尉。

魏德邁少尉並不著名，一九二三年，他被派遣到菲律賓，在赴任的途中認識了達德愛比克小

姐，結果這位小姐成爲了魏德邁太太，這是這次任命中最值得記憶的事。

五年之後，魏德邁中尉被派到駐天津的美軍第十五師中服役，這時古老的中國正在年青的蔣介石將軍領導下，逐漸地從革命的混亂，向現代國家的前途邁進，使這位美國軍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開始研究中文，但魏德邁沒有能夠繼續在中國服役，一九三四年，他回到了美國。

在例行的生活中，魏德邁的思想起了相當的變化，他從事研究經濟、外交、歷史和空軍的新概念。一個冷靜、嚴肅的頭腦開始專門注意在一些固定的問題上。當了十五年的中尉，魏德邁現在已是上尉了，從黎文華參謀學校畢業出來，他被選派到德國參謀學校，柏林著名的軍校。

德國軍官好戰的頭腦，給這位美國軍官的影響很深。他發現德國的軍官不及美國那樣能適應環境。但是他們生活在戰爭的意識中，呼吸着戰爭，夢想着戰爭，他們把戰爭與和平都了解爲政治。

後來陸軍部從魏德邁處獲得關於了解希特勒、戈林、郭培爾及其他納粹的資料，他對於德國陸軍優秀人物和優秀武器的銳利意見非常有趣。只有一個人對這位上尉的戰略報告注意，這是麥歇爾將軍，當時戰略計劃部的副參謀長。麥歇爾和這位德國來的軍校學生詳談過，當麥氏任參謀總長的時候，他記起了魏德邁。

一九四一年，德軍挾西線勝利的餘威，席捲巴爾幹，深入俄羅斯，魏德邁在戰略計劃部任職，他

的職務是起草第一次的美國全部戰略計劃。珍珠港事件之後，他的估計成爲美國參戰的基本型式，直至一九四二年底，魏德邁是麥歇爾機密幕僚之一，全部戰略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變成一位將軍的將軍，他跟隨麥歇爾將軍參與了一切重要會議，從加薩勃朗加到德黑蘭，對於聯軍在地中海的戰略，及諾曼第登陸，他的貢獻甚大。

一九四三年東南亞洲司令部成立以後，蒙特巴頓爵士選魏德邁任美國助手。最初，東南亞洲司令部的職務對於魏德邁似乎是一條絕路，突然地，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個早晨，他受到了一件密封的信，他被任爲中國戰場的美軍司令。

魏德邁中將從華盛頓獲得的訓令是簡短的：幫助中國組織一支強大有力的隊伍，在重慶他遭遇到種種的困難，中國的不信任，美國的懊悔，戰爭的疲倦，政治的陰謀，差不多要崩潰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兩種珍貴的特點，高度的軍人統治與聯合作戰的才能。

魏德邁不斷地研究三百師中國兵士的戰敗，營養不良，配備落後的問題。當時的自由中國是在封鎖經濟內，每年生產的鋼不過一百噸，運輸系統缺乏一條暢通有效的鐵路，配備着不到五千輛的舊式卡車，整個的前線差不多綿延一千五百里長，兵士用的武器是國際雜牌槍，但不能被敵人克服的因素，是這支龐大的隊伍存在着，繼續戰鬥。

魏德邁開始計劃裁減軍隊，他指出，一個像中國這樣工業落後的國家，支持三百師的軍隊

（美國支助的僅一百師左右）是不合理的。中國能幹的陸軍部長陳誠看到這點，在七個月之內，從龐大的無政府狀態的中國軍隊中，產生一枝精銳的中堅隊伍。

魏德邁的美軍僅數千人，形成了中國新軍的神經組織，在中國唯一戰鬥的美軍陳納德少將領導的強大的第十四空軍隊，他們的合作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之後，在麥克魯少將領導下的美國地上部隊組成了，擔任中國精銳新軍間的聯絡工作。

新的供應部成立了，中美當局決定，那一類物資由空運，那一類物資經史蒂威爾公路運入，那一類物資歸中國自己生產。這個戰時生產供應機構由美國協助，在翁文灝博士卓越領導下，發揮了極大的效率，正常的供應開始送到各處戰場上。

在中國方面，蔣委員長調整各方面軍的司令，改革徵兵方式。蔣委員長與魏德邁合作制定基本戰略，直給傳達給各方面的司令。在戰鬥上，中國軍官單獨負責，美國軍官予以密切的協助，美國人成立了獸醫隊，信號隊，運輸隊及參謀學校，訓練美國技術，在戰場上和司令部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兩大民族的親密友誼。

爲了完成這項偉大的使命，個人與技術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對於魏德邁，等於說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一星期工作七天。紙上工作與會議是沒有間斷的，客人像流水似地到他的重慶司令部來，軍事人員之外，還有外交家和技術生產人員，但每天下午四到五的時間是保留給蔣委員長的。魏

德邁利用這個時間往晤蔣委員長。魏德邁與他的部下獲得蔣委員長最大的協助與合作。在開始的時候，蔣委員長就賞識了魏德邁的誠心，看請了他的才幹。

以外交的立場來說，魏德邁的成就是頗大的，今年五月底，蔣委員長曾允魏德邁之約赴宴，這是蔣委員長任國府主席以來第一次接受外國人的邀宴。蔣委員長這種舉動當然也有充分的理由，魏德邁計劃下的新軍增強政府的力量，蔣委員長是認識得最清楚的。

對於盟國，中國龐大軍事力量的前進，就等於在遙長的到東京的路上前進了一步，在政治上，中國的成功，就等於亞洲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安定。

魏德邁將軍是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的，但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的施策，是和勝利的組織密切相關的。

台維斯

一提起諾曼·台維斯，誰都知道他是美國外交界的一個重鎮，他不僅在第一次大戰後的許多會議席上任過美國的使節，就在歷次海軍會議中，他都是最活躍的一位中心人物。他曾經替一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担任過全權的代表，又曾替威爾遜做過最重要的財政和外交的顧問。

台維斯外交態度上的率直平易，久為許多人所稱譽，他有銳敏的觀察力和精細的思考，許多紛亂如麻的事情，一到了他底手中，立即就變得異常的簡單，他能用率直的語言，滔滔不絕地表明他的思想，他更能在直爽明快的語言中，使聽衆為之動容。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他的確可說是一位出色的老外交家了。美國人信仰他是第一流的外交人才，而歐洲人却說他是顛直的美國委員。

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美國東部的坦加西洲(Tennessee)，十九歲時，他便進了凡德貝爾大學讀書，但他還未讀滿兩年的時候，因為健康的關係，便赴加州休養，轉學於司丹福大學，繼續攻讀。在學校還未畢業的時候，他已經結了婚，雖然他父親因為經營牧畜事業，手裏很有幾個錢，但是，青年的台維斯以為，靠着父親的錢來生活，的確是一種恥辱，他開始在生活上謀求自己的獨立，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兼任着兩件職務，以維持他小小的家庭。在畢業以前，因為家庭中發生了重要事

件，他不能不趕回坦加西州的故鄉，在這裏，他經營起自己的農場，並做了一個製造工廠的股東，同時他也努力鑽研着法律的書籍和那枯燥的條文。

他對政治，一向是抱有很濃厚的興味的，但他認為當律師不易發跡，所以他放棄法律，而開始到商界去活動。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積有很多的錢，而團團作富家翁了，他開始感到自己應當做些事業，於是他努力從事於許多社會的活動。

因為古巴有位親戚，台維斯便前去投奔他，台氏在古巴，最初經營押款的事業，他購置許多種植蔗糖的田地，和糖廠的股票，不到三年，他已身任古巴信托銀公司的總經理了。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開始想從事政治活動，美國參戰時，他被威爾遜所羅致去，被派到西班牙和英法去充任財政特別顧問。一九一九年，他被派到歐洲，任美國駐歐的財政專員，這是他在外交上發揮其辦事才能的第一步。他明敏精細，能夠用冷靜的頭腦，解決紛亂如麻的戰後財政問題，他的這種才幹，馬上為協約國的最高會議所賞識，聘他當財政組的主席，他之特別受人欽佩的地方，是因為他具有坦白的襟懷。

威爾遜對台氏才能的加以重視，於一九二〇年任他為財政部顧問，不久又升任財政次長，翌年更請他担任國務卿，以主持美國的外交。以後威爾遜逝世，他雖然一時沉默，但是他的才幹既為一般人所認識，就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中，無論那方面，對他都有好感。所以胡佛上台任總統時，便請

他出山，担任日內瓦軍縮會議的美國代表。他在日內瓦的活動，深得美國人民的贊許。羅斯福上台，他同樣地任裁軍會議的美國總代表，並加大使頭銜。倫敦海軍會議中，他又任美國的總代表。

在外交上，台維斯老練而直爽，他雖然主持着裁軍或軍縮會議，但他自己却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權衡自己的利害，爲自己爭取大量軍備保持的合法性，在國際舞台上，他一方面高唱軍縮，但同時他知道，那世界和平的機構已無法阻止戰爭了，所以他的努力，也只是一種姑且的希望罷了。

從外貌上看來，他是一位紅顏鶴髮的老人，他有很強的理解，也善於適應環境，在巴黎和會中，協約國拿極重的賠款加諸德國，台維斯却強烈表示反對，他並且預言，這將要發生如何的結果，雖然他的主張未獲通過，但後來却大家一致公認他的遠識，因爲壓迫愈強，反動愈厲，倘若當時大家能聽從這位老外交家的意見，在處置方面稍事寬容，也許第二次大戰未必會這樣快就發生吧。他曾充任經解決米爾問題委員會的主席，而且戰後歷屆重要的國際會議，他無不直接間接的發生着關係。一般人之把他看成美國外交界的第一人，當然不是過譽的。

現在，他已暫時脫離了外交生活，另謀其他事業的發展，不過這位具有超絕能力的外交人才，真的會就此結束他的外交生活嗎？只恐未必見得如此，雖然他的年齡已經很高了。

霍 浦 金

霍浦金並不是怎樣聲勢煊赫的人物，但他和羅斯福總統朝夕共處，視如家人，羅斯福手下數千僚屬，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別人縱居高官顯位，在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熱，還有在社會上聲望卓著，然而霍浦金是羅斯福家屬以外得以長期下榻「白宮」的唯一嘉賓，他與羅斯福關係的密切，可想而知。

羅斯福每天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九時止，延見的客人，無非是赫赫的名流和卓越的政治家，但他公務完畢，杜門謝客，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夠得上和他促膝談心的，就非老朋友霍浦金莫屬了。羅斯福和他，誼屬至友，親同父子，然而何以會到這種程度呢？因為霍浦金富於理解，善於體貼，羅斯福有什麼心事，他不猜則已，一猜便着。有人比他為羅斯福已故的親信霍威（Coreia Mc Harty Howe），確實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美國老練的政治家，對於霍浦金敬愛有加。當他在一九三三年初到華盛頓的時候，非經介紹，人們都不曉得他的真姓大名，甚至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後，也不過當他是總統「新政」運動的一個信徒而已。

當時在羅斯福左右策劃新政的人物，有所謂「智囊團」的，人人對於其中份子，莫不紛紛揣測，雷蒙特·摩萊（Raymond Moley）即其一，這人是著名的個人主義者，此外如都格威爾（Rexford Guy Tugwell），人品卓絕，且美於豐姿，裴爾（A. A. Berle）專心致志，頗具學者風度。至於霍浦金呢，他也有他的特長，但性質與上述諸人不同，直到他喬居白宮爲總統親信時止，外表上看來，始終碌碌無奇，一身衣服掩不了他瘦骨嶙峋的肘角和膝蓋，他的外表恰像一個農家唱小曲的牧童，要不是凝神的眸子及特別長方的臉，他沒有一些驚人之處，然而也許就因爲他有這一點特色，所以纔能和他的政敵大戰三百回合，並能從九死一生的大病中，恢復健康。

霍浦金從青年時代起，就落拓不羈，但他並不魯莽，處事機警，有時手段潑辣。他的獲得總統職拔，由一個小小社會工作人員，而爲部長，而爲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乃至爲與世界命運有關的民治陣線各國的聯絡員，決非偶然的事。

伊沃華州是人材輩出的地方，該州有志青年，都以紐約爲發展之所。霍浦金於五十年前，生在該州蘇市地方，家境貧寒。在本州格立尼爾專門學校畢業後，也像別的伊沃華州人一樣，到紐約去謀生。他先在全國最大的私人慈善團體「貧民福利協會」擔任調查員的工作。這時因工作之便，發現社會的矛盾現象，富者生活奢侈，貧者朝不保夕，不期然對於一般貧民，生出無限的同情，這是他後來致力社會事業的起因。

這個少年伊沃華州人，在新的環境中，力圖上進，一九一五年，任紐約兒童福利局長，這時還不過二十五歲。一九二二年後，出任紐約防癆協會總幹事，他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且引起羅斯福的注意。當時羅斯福新任紐約州長，委他為紐約州隨時緊急救濟局長，他於是如魚得水，得以盡量發展他的抱負了。

他在紐約的工作，不過是日後在華盛頓出力的張本，一九三三年五月，羅斯福總統走馬上任，帶了一批人才，實行「新政」，霍浦金奉召到京，處在各位權威之間，不過一個無名小卒，當總統向參議院銀行與幣制委員會推舉他為聯邦救濟局局長的時候，參院諸公，對於這個陌生名字，都面面相覷，不知怎樣才好。

然而霍浦金不願別人輕視，抓住機會就力圖發展，他的活動範圍漸漸由社會事業推廣至其他方面，到一九三四年已引起人家的歧視，共和黨方面，且有人反對他利用救濟事業，進行政治活動，可是在一九三五年時，他的救濟名單上已有三百五十萬人，他可以說是全國最大的「雇主」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羅斯福推舉他為商務部長，參議院可決時，却很費周折，因為大家對於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一躍而為這樣的大官，有點覺得人地不相宜。在總統的意思，一方面想利用部長的地位，給他個副總統候選資格。再者，霍浦金體弱多病，給他較優越的職位，以資調養，霍浦金的

地位既已愈高，他的政敵也愈多，如都格威爾和內政部長伊克斯之類，向他攻擊最力。

一九四〇年五月，歐戰急轉直下，法國崩潰的朕兆已見，這時白宮中函電交馳，公務百倍繁重，霍浦金便被邀到白宮住宿，俾得朝夕在總統一旁。他傳達事情，十分迅速，並且消息靈通，應對如流，國際局勢最緊張的時候，他夙興夜寐，歷兩星期而無倦容。羅斯福從沒有知道他的至友有如此能耐，就越發看重他了。

羅斯福對於霍浦金的公私交誼，都出乎常情。新政派激進份子向總統說他壞話的時候，總統向不表示意見，却暗中照顧霍浦金。霍浦金在貧病交迫的時候，總統慨然延私人醫生給他治療，愛惜可謂無微不至。

羅斯福總統夫人，對於社會事業，向亦甚感興趣，不時向霍浦金有所獻議，他對於羅斯福夫人的意旨，自然很重視，羅斯福夫人也禮他如上賓，一九三七年，霍浦金夫人逝世的時候，總統偕全體閣員親往送殯，羅斯福夫人且把無母的幼女狄愛娜領到白宮裏撫養，愛如己出，住了三年之久。

一九四〇年八月，羅斯福致函霍浦金，准他辭去商務部長，措辭比給別個部長刻板的批准書，至少要懇切二十倍。總統的書翰裏說：「閣下可卸去現職，但僅以官職為限，不及其他，爾我交誼當一如往昔。」

一九四〇年秋，羅斯福競選連任，霍浦金竭其全力，代法萊主持選舉運動，他先代表總統到芝

加哥，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部署一切，此後又隨總統在紐約、波士頓各地演說，結果獲得空前的成功。至此羅斯福對他的信任又進了一層。

是年年底，大選完畢，羅斯福總統帶了這位老友，坐了遊艇，出巡加勒比安海，休閒身心。這時羅斯福把心裏籌劃成熟的「民治國援助法案」和盤托出。至於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羅斯福派他爲專使的事，却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的。在這事發生前的兩星期，羅斯福曾向他打趣道：「哈萊（霍浦金的小名），你想被炸彈擊中的光景怎樣？你不曾打算過乘飛機旅行嗎？我聽說那些防空室中擠得非常厲害呢。」霍浦金照例也把打趣的話回答，他以爲總統不過隨便向他開玩笑而已，殊不知總統早已成竹在胸，故意祕而不宣罷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羅斯福出其不意，突然在新聞報道席上宣佈，說已派定霍浦金，以特使名義，爲個人代表前往英國。事後，總統情報秘書歐萊，才把這事告訴霍浦金。

「你替我想想看！」霍浦金情不自禁地向歐萊說：「只要想一分鐘好了，我是幹社會事業的人，我的父親是個皮匠，我的母親是個小學教員，我現在要去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及英國政府諸公晤談，真叫我摸不着頭腦了。」

後來霍浦金專使到了英國，和英國各界領袖晤談的有三百人之多，他和邱吉爾首相更一見如故。同年七月間，羅斯福又派他到莫斯科，會見史丹林，宣達同樣使命，最後且派他到中國的戰時

首都重慶去訪問蔣委員長。這位僕僕於民主陣線各首都的人物，可說是國際間的一位紅人，民主陣線的唯一聯絡員了。

羅斯福派霍浦金出任特使的用意，是要等他歸國之後，在完成國防及援助民治陣線計劃中，担任重要工作。霍浦金在出發前，對於英國各種需要，早已瞭如指掌，比任何美國人要知道得詳盡。回憶美國在參加上次歐戰前，威爾遜總統也曾派遣政治顧問好斯上校出使歐洲，結果與英外相格萊發表共同宣言，霍浦金顯然也負有同樣的使命，由此可見他的工作之重要了。

霍浦金向白宮的朋友們公開表示，他不愛高官厚祿，他現在最重要的職責，是在主持民治陣線援助法實施事宜，他的大部份工作則在白宮二樓林肯寢室中辦理，他在室中接聽電話，往往達數小時之久，這樣的一種工作，對於這樣一個不愛虛榮不貪錢的人，實是莫大的興奮。每當忙裏偷閒，憑几小憩的時候，這位伊海華州的小夥子想到自己正目覩着歷史的演化，而他自己呢，對於這種大時代的蛻變，與有力焉。

韋南特

由羅斯福總統特選的駐英大使韋南特，現在担任着美國「海外耳目」中最重要的一種新職務。他不是個職業外交家，也不倚賴外交官的俸給，他和英國的官場極爲相得，這幾點都與他前任人物並無二致，然而不同的地方却多着呢。

韋南特在國內國外努力推進民治社會有秩序的進步，已有多年，所以英國自由黨和工黨對他的歡迎，不下於保守黨，他相信今日的外交政策「決不能也決不應和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分離。」他以爲人類的幸福，唯有各國親善合作方能獲致，方能在目前國際局勢中，創造出一個世界，「使自由的人民彼此安居樂業。」

所以他非但是一個事業家，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要考察英國政治生活和哲學演進中的重要改變，報告美國政府，未來的世界，或能由這種改變獲得一個端倪。

韋南特的出身，在民主國中可說是最貴族化，他出身於高雅的拓殖家庭，青年時代受到最優良的高等教育。他得到了一筆遺產，結婚後他的財產更多了。他的嗜好，也是許多人所願終身保持勿失的。

他曾在康谷特聖保羅學校中教過歷史，他酷嗜研究戰略，他喜歡發掘美國政治上的祕密材料。他收藏書籍，油畫，阿刺伯馬和狗，又愛好紳士式的耕作。

韋南特因爲目力不佳，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未能應徵入伍，但他曾設法投入法國空軍，轉入聯軍部隊，出入火線，攝取軍事照片，他回國時已升到上尉軍職。他的事業常常轉換，採油，伐木，開礦，經商，都有成就，他本可經營這類事業，但他很早就放棄了這種安舒的生活，而爲平民謀公益。他曾研究與工人幸福有關的物資，宿舍，營養，醫藥，工作時間，老年津貼等問題，自願稍盡棉力。韋南特會有這樣一個大角度的轉變，其原因似乎沒有人知道，也是不容易解釋的吧。

韋南特在一九一二年時開始顯出他的特點，據說他是普林斯登大學中三個進步黨員之一，其餘的學生，都擁護塔孚脫或威爾遜。稍後他在就任新海姆夏州長時的演說中表明出他的意志，他向該州共和黨保守黨份子說，他從一個內訌的共和黨員學習共和黨政綱，這人告訴他，共和黨原是主張人權超過產權之上的。

當韋南特在新海姆夏州實行他的新政，並擁護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所施新政策的時候，共和黨保守份子都不慊於他。他們不理解全國進步派共和黨員何以提及他有爲總統的可能，他們至今依然未能明瞭。

韋南特的爲人，使人想到昔日的林肯總統。他身材頎長，直立如矢，兩眼朦朧，似有深思。年方知

命，說話有些吞吞吐吐，就是讀一篇演說稿子，也是這樣。他對於衣着殊不講究，一套深色的寬大西裝，穿着日久，任其皺痕累累，他的領帶歪斜不正，大概因爲一面談話一面打結之故。他額上散亂的頭髮也從不加以整刷。

他處處表示同情心，日內瓦一個居停女主人說：「韋南特入室，使人人都覺得精神一振。」他在日內瓦擔任國際勞工局長時，至少獲得了英國內閣中兩位要人的歡迎，其一是工黨領袖貝文（即現內閣中的新外相），其一是前外相艾登。

韋南特具有使人尊敬的才能，因爲他的尊敬人，完全出自誠意，他是一個耐心傾聽的人，他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鼓勵往訪他的人說：「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專家呀！」他這樣坦白的承認自己的才具有限。他很歡喜與客談話，一個十分鐘的約會，可以延長到一句鐘，因此人家都說他不是一個行政長才。

韋南特慣常於說話時搜索適當的字句，以求達意，因此人家說他思想緩慢，他的言語逡巡，易使聽者受愚，他們初時覺得替他發愁，終於立在走廊下歡呼贊美。他的外表無論如何笨拙，他那懇摯的精神自會發出光芒。當他深思的時候，常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有一天在他的辦公室中和人談話，他把一件大衣懸於臂間，在室內來回走着，後來外褂跌落地上，他的思潮仍未打斷，依然信步行走，竟不知道他的兩足正踐踏着這件大衣。

凡與韋南特愈親近的人，愈不覺得他的可怪。所以康谷特的鄰里，都一致擁護着他。他的黨部知道他在普林斯登的迷戀，不願推舉他入州議會，他或者會永遠不能享受公務人員的生活，然而他的鄰人，一齊推戴他，當競爭劇烈，比數接近的時候，有如一九二四年的戰勝諾克斯上校，他在家鄉至少可以穩穩佔到十四比一的多數。他的本州雖不贊成州長連任，然而竟已三次推舉他蟬聯了。英國工黨對於他的信任，一定可以獲得不少同志。

韋南特對於人類的溫柔慈愛，在康谷特會有不少傳說。他某一次到孤兒院中去，一個病重的孩子稱讚他的皮大衣，這位州長就在耶穌聖誕節派人送了一件皮大衣給他做聖誕節禮。又有一次在紐約將上火車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囊空如洗，無錢購買車票，原來他在聖保羅學校中，早已罄其所有，資助一個家庭多故的女傭了。

當韋南特的牛奶場經理報告康谷特一家醫院積欠牛奶賬一千五百元時，他就照單代為償清。一個寒冷的早晨，他知道警察署中有許多流丐放出，都沒有早飯吃，又知道當地並無公款可以供給這一頓早餐，他便自掏腰包去買辦一切，他幾年來仍繼續着這樣的善舉。

韋南特在紐約，有一次曾費了整天的工夫，去替一個女孩子尋覓工作，這女孩子和他並不相識，祇因她在康谷特的親友代為呼籲，韋南特便不惜跋涉奔波，竭力安插。他在華盛頓時，有一天下午出外參加友人的婚禮，不料所坐汽車，繞了遠路，到得禮拜堂門口時，一對新夫婦已經禮畢出來。

了，韋南特恐他們知道他錯過婚禮，因而不安，重又縮回車中。

韋南特出任駐英大使，將爲美總統和國務部的報告員，若在平時，他將出席許多盛會，發表許多演說，到處受人歡迎，一方面因爲他是大國的代表，一方面也因他確有名人的資望。但在戰時，他的工作要重大得多，而且在性質上也大不相同，宴會稀少，在燈火管制和計口授糧制下的英國，從前的奢靡，已不適宜於今日，他的交際將減到最少限度，這對於不注意社交生活的韋南特，倒是十分適合。

韋南特在格志斯文納的大使館內，正像軍事觀察家在前線的崗位上一樣，他和所有的倫敦人相同，一樣受空襲的威脅。他是一切消息的來源，凡關於空防的進步，社會情形的緊張，和英國人民，特別是英國勞工在這空前試驗之下的轉變，都要報告美國政府。

韋南特在日內瓦時，曾竭力保持歐洲和平，並在擾攘不甯的世界中，力謀保全國際勞工局自由調查和民治思想的精神。當德國進佔蘇台德區之時，他又飛往捷京普拉格，表示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們的同情。德國炸彈第一次落在巴黎近郊之時，他又在幕後活動，促進達拉第總理和工界妥協。

他看見過憔悴驚惶的難民，也看見過士氣渙散的敗軍，他對於這些戰爭的犧牲，因此愈增熱烈。在瑞士將與外界隔絕的時候，他想把國際勞工局遷往美國而未果，只好遷到加拿大的蒙特里

爾。

現在的倫敦，現在的英國，已與前任諸大使所知的迥異，這位新大使對於英國的勞工部，衛生部，以及担任疏散人口，分配食糧，和各種社會公益事業的一切公私機關，應較其他大使更加注意。韋南特担负着許多更重要的職務，不僅決定覲見時應穿何種服裝而已。

一部份美國人，恐怕英國變遷過甚，或者已被迫社會主義化，因而感到惶慮。他們建議美國非先確知英國未來的演進，不可遽與英國同安危。羅斯福總統的遣派韋南特，並非要指示英國進行的方向，但對於英國社會所發生的重大改革，顯然要隨時獲得消息。

現在戰爭已經結束，在考慮世界的將來之時，這種情形對於美國或者非常重要，在這個世界中，美國的作用，似將遠過於往日。羅斯福的選任這樣一位新人物做駐英大使，其原因大概就在於此吧。

摩根韜

前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 (Henry Morgenthau Jr.) 最近在紐約先驅論壇發表論文三篇，其中一篇，主張把租借案的美國債務一筆勾銷，說這是「美國重建世界外交政策最大目的之一。」爲達到這種目的計，摩根韜主張擯除一切合作的障礙，其一爲入口的限制，其二爲戰債，必須一筆勾銷。這次大戰中，租借案的義務，更屬明顯。美國已因租借案而獲得勝利，而間接所獲得的利益，則爲友誼安全及更大的發展機會。

摩根韜這論調發表後，引起美國全國上下莫大的注意，認爲他的言論有採取的價值的確，美國現在已經戰勝了，他以後可以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是他的商品市場，他實在不應重視這區區的戰債，而妨礙其他國家的友誼，阻止自己經濟發展的機會。而我們中國，尤其歡迎摩根韜的這項主張，固然，我們素來是最尚信義的國家，對於應負的租借案的義務決不想賴掉，但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犧牲最大，而戰後復興需要國外的援助也倍切，如果在這時候還要中國來負責戰債的償付，則不但力不勝任，而且對於未來的復興建設無疑地是一重很大的打擊，倘若能把所有的戰債一筆勾銷，則其裨益於中國的復興前途實在很大。

摩根韜這種適合時宜的主張，無疑地是他追隨羅斯福總統做了四年財政部長所得經驗的結果，事實上，他在羅斯福總統任內曾建樹過很大的勞績，甚至有「民治陣線的總賬房」之稱，他一方面要籌措本國的戰費，一方面又須依民治國的援助法，負責維持英國、加拿大，以及中國的財源，和民治陣線各國全部國際往來。今日聯合國國家勝利果實的結成，差不多有一大半是出於摩根韜的苦心的灌溉和培植。

摩根韜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禿頂，容貌莊嚴，年紀五十多歲的鄉紳。他於五十年前生在紐約，他的父親亨利原籍德國，在美國致富，威爾遜總統時代，曾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

摩根韜在童年時代顯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他起初在康奈爾大學研究土木工程，不久就中途輟學，進他父親經營的公司辦事，不久又放棄。後來他在台州一個畜牧場療病初愈，渴慕田園風味，決計做一個農夫。他因此繼續回到康奈爾大學去研究農業，並購置農場一所，便成爲一位十足科學頭腦的鄉紳了。就在這個時候，摩根韜夫婦和同郡另一個鄉紳，即故總統羅斯福相識，成爲莫逆之交。

當年羅斯福競選紐約州長的時候，摩根韜做他競選運動的開路先鋒，他先到各州佈置各種招待會，招顯會場一切，以便羅斯福登場。繼而羅斯福當選紐約州長，摩根韜被任爲紐約物資保管委員，一九三三年，他的老友羅斯福榮任白宮主人，他奉召到京，任爲農業顧問，兼長農業貸款局。迨

至是年秋季，他才以次長資格入財政部任事，但在實際上等於部長，因為當時的財政部長伍定，患病甚劇，已經不勝繁重的工作了。伍定逝世，他就升任財政部長。

多數財政部長，總要在金融界混跡多年，卓著聲譽，方得入選，摩根韜以一個比較不見經傳的人，躍登顯位，幾乎使人人驚異，連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

財政部職務的門類，一般人都不大熟悉，除徵收關稅和國家稅收，發行及償付公債外，還包括造幣廠和鈔票印刷廠，並有擔任特務工作的麻痺品緝私局，平時還有海防隊。近年以來，財政部的職權更大大擴充，既須管理關係各國的平準基金，還須依照民治國援助法，與英國接洽在美購買軍火事宜，以及保管凍結的外國資產，指導如此大規模的事功，實是一種扛鼎的工作，所以財政部人員除了埋頭苦幹，因時制宜以外，別無其他出路了。

今日全世界的金融神經中樞，不在紐約的垣街，也不在倫敦的朗巴特街，而在華盛頓本薛文尼亞大街總統府右面佔地方兩區一座有柱廊的大廈裏，這就是美國的財政部。從外表上看來，財政部大廈那冷冰冰大理石覆蓋的一列長廊，以及舊式鍍金的壁柱，不大會使人相信裏面工作的繁劇，殊不知在沿走廊一排嵌白板窗的大門後面，財政專家們，一天到晚，在那裏動腦筋打算盤，草擬稅則，推進國防儲蓄計劃新債券，注視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資金的進口出口，本國戰費和援英援華援蘇，支出浩繁，所籌經費，不得不超過原額，以便應付裕如。

摩根韜是慣於早起的人，當他做財政部長的時候，每晨六時半起牀，到七時半照例閱讀紐約及華盛頓兩地的報紙，並用電話和一兩個屬員通話，他最喜約一個部員，從自己家裏出發，步行兩哩，到部辦公。每晨八時四十五分，摩根韜必已坐在辦公桌前，準備處理一天的工作，每晨九時半，財政部有一個幹部人員會議，參加的有次長和各級司長，自十人至十二人。會議地點是在二樓西南角部長辦公廳，室內充滿優雅、柔和、莊嚴的空氣，與其說是辦公廳，不如說是私人圖書館，這座百年大廈的其餘屋子也與此彷彿。參加此項會議的幹部人員環坐部長四周，部長開頭照例報告一些大家應該知道的重要情報，於是逐一詢問圍坐的一圈人，請他們發表高見。會議具有討論性質，有時非常熱烈，但從不作意氣之爭，這是摩根韜規定的原則。

至於摩根韜本身，他坦白承認財政是他畢生的事業，他不願別的事情攪擾他的興趣，白天辦公不算外，晚上往往帶一束報紙回家，以備晚餐後閱讀。他除開每星期一天在白宮陪總統午餐外，平常總在辦公室底下一間小室裏進午餐，上下有私人電梯可通。這間屋子裏有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上次歐戰後，那不幸的債務條約，就是在這裏討論和簽字的。

摩根韜體認他的工作，不僅在徵稅和發行公債，為「民治國兵工廠」的美國開闢財源。他還須防範通貨膨脹的危機，並保持世界幣制的連繫，以便大戰結束後進行經濟復興事業。

摩根韜對於資本主義，具有牢不可破的信念，他說保障小資產階級，仍是當前最妥善的辦法。

他相信美國可以安渡危難之秋，不致演成通貨膨脹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就美國當前的各種問題而論，最急切的只有一個，據他說：「今日世界上唯一的任務，就是打倒軸心國，這事比無論甚麼都要緊。」

摩根韜身長六呎許，體格結實，他給人一般的印象就是沉着、謹慎、和實事求是。這種印象因他的夾鼻眼鏡和寬大的前額而益加深刻。他的頭髮本來作黑褐色，現在已變成灰白，且禿得很厲害，他在談話的時候，不喜裝腔作勢，也少有興奮。

他生性雖有些神經過敏，易於煩惱和疑慮，但一般人都覺得他富於自制力，他是一個精明有條理的人，他喜歡屬下陳述各種實際觀念和意見，作為自己決策的基礎。處理部務始終誠實，對於工作專心致志，對於老友羅斯福總統忠心耿耿，這些都是他的卓越之點，無論是他的友人敵人，都衆口一詞的這樣稱道他。

談到財政上的事情，便是投其所好，那時摩根韜就一反平常緘默的態度，眉飛色舞，得意忘形起來。他對於克服財政困難，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有一個時期，美國財政剛剛渡過歷史上最嚴重的難關，其時美元地位飄搖不定，許多經驗豐富的財政專家都以為極度的通貨膨脹殆不可免，他却督促財政部奠定了今日穩固的基礎。

在總統府和財政部以外，摩根韜是不大受人熱烈歡迎的，他是激進派「新政」份子的眼中

釘，他們認他是反動份子，而爲實施政府各種化錢政策的絆腳石。比較保守的同僚，則認他具有誠意，不辭辛勞，聊可差強人意。人們雖加以輕視，但他在財政部長任內，政績斐然，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他領導之下，美元地位業已鞏固，且成爲世界最堅定的貨幣，民治各國間也已樹立了經濟和貨幣合作的基礎。

阿特里

阿特里首相 (Prime Minister Attlee) 係英國亨利阿特里勳爵的第四子，生於一八八三年，今年六十二歲。

他生於貴族的家庭中，所以從小就受着貴族化的教育，牛津和劍橋是英國著名的兩所貴族化的學校，阿特里就是在牛津大學畢業的。

阿特里雖生於貴族的家庭中，受着貴族化的教育，但他却極表同情於平民，對於民生問題很感興趣，這種例子在英國是數見不鮮的，往往父親是貴族，兒子却是代表平民利益的勞工黨員，阿特里家庭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他畢業於牛津大學後，即於一九〇五年入司法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受了愛國心的驅使，從軍出發前線，任陸軍少佐的職務，但到戰爭結束時，他纔明白他是受了欺騙，所謂「愛國」也者，只是資本家口頭上好聽的名詞，平民生活仍舊沒有得着良好的解決，而且因為遭了一次戰斧之故，是較前更覺困苦了，於是他便毅然決然的加入了工黨，當時工黨的領袖麥克唐納爾在大戰時，主張和平主義，頗受一部分民衆的擁護，阿特里也是崇拜他的一人，一九二二年他被選為工

黨下院議員，同時兼任麥克唐納爾的私人祕書。

一九二四年工黨第一次組織內閣，麥克唐納爾任首相兼外長，阿特里任陸軍部副大臣，並歷任郵政大臣等職務，是年十一月，工黨下台，一九二九年九月大選後，工黨勝利，麥克唐納爾重組第二次工黨內閣，這個時候恰好發生了世界經濟恐慌，工黨內閣不僅未能實踐大選時給與選民的諾言，且頒行了好許多直接侵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如減少失業津貼和增加稅捐等，因此工黨的面目逐漸在羣衆面前暴露了，這引起了工黨內閣的分裂，大部分工黨閣員以漢德森和阿特里爲首，爲挽救工黨的威信起見，退出工黨內閣，於是工黨便分裂爲兩派，一派便是漢德森和阿特里所領導的，還有一派則以麥克唐納爾爲首，與保守黨的領袖鮑溫張伯倫等聯合自由黨的一部分（以西門爵士爲首）組織國民內閣。

這時阿特里和麥克唐納爾完全脫離關係了，他目麥克唐納爾爲資本家的御用品，平民利益的叛者，不再和他發生往來，而和漢德森毅然地執行着工黨正確的政策。一九三一年，他被選爲工黨副領袖，一九三五年更繼漢德森之後正式被選爲工黨首領，一九三九年工黨改選時，再度被選連任。

一九四〇年，保守黨張伯倫內閣傾覆後，邱吉爾繼起組閣，知道非集合在野黨的人才，不足以共濟時艱，於是便請阿特里入閣，阿特里鑒於國難嚴重，也不推諉，遂加入邱吉爾內閣爲掌璽大臣，

一九四二年任自治領大臣，其後更出任副首相，在內閣中的地位日趨重要。一九四五年五月，邱吉爾內閣一度傾覆，阿特里亦隨之辭職，五月廿六日邱吉爾繼起組閣後，阿特里雖沒有參加，但却在準備他計劃中的政府，因為預料在這次總選舉中，勞工黨有獲勝的希望。果然在七月廿五日的總選舉中，保守黨是失敗了，邱吉爾辭職，由阿特里繼起組織內閣。

阿特里組織後繼內閣之後，即於勞工黨幹部會議席上，對黨員演講新內閣政策如次：

「吾人必須正視英國必須進行最艱難的事業，且必須克服當前各種困難之問題，勞工黨之政策即為大國際主義，吾人必須具有永久驅逐戰爭之完全保障，並貢獻於世界繁榮，此種國際大業，實極為艱鉅，吾人必須恢復所受戰禍之損害，再建業已荒廢之住宅，進而更復力謀英國國民之生活水準向上，此即民主主義之事業，亦即正義之社會事業也。」

工黨內閣雖然注重內政，但也並不忽視國外問題，阿特里於七月廿七日組閣，七月廿八日即離開倫敦赴波茨坦，參加三頭會議。在他離開倫敦赴波茨坦之前，曾與國會內各要員舉行一次不公開的會談，在會談時阿特里闡明勞工黨的一貫基本政策，即為與美蘇兩國保持緊密的聯繫，且勞工黨已決意使新選舉之國會履行上項政策。

從這上面，我們當可看出今後由阿特里領導的工黨內閣對內對外政策的動向了。

邱吉爾

溫斯東·史賓塞·邱吉爾，於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於愛爾蘭，他的父親蘭道夫·邱百爾是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政治家之一，這時正做着愛爾蘭太守，生長在太守庇蔭之下的少年邱吉爾，他的生活當然不會受粗俗習氣的沾染。後來他進了一所預科學校，那裏的生活顯然便邱吉爾感覺非常的苦惱。邱吉爾忱於現實世界的狎，便拚命的讀書，希圖從現實世界逃避到想像世界，兩年以後，邱吉爾因為用功過度，患了重病，他從這所預科學校遷到不列顛的一個地方，由兩個女看護照料他，他這時的生活比較要快樂得多，雖然受了肺炎的襲擊，健康却大有進步。

十二歲時，邱吉爾進入了哈羅公學，他的入學考試成績完全不行，有一次，他的考拉丁文問題的答卷上，除了一個名字和括弧裏的一個「1」字外，什麼都沒有。從這上面，就可看出他後來在哈羅的學業。那時學校裏有一個競賽，凡是能夠背誦麥考萊的一千二百行長詩「古羅馬頌」而一字不錯的可以得獎，邱吉爾除了曾得到過這個獎以外，他的其餘學業成績都很劣。

可是邱吉爾在年紀還比較青的時候，居然不費多大困難考取了陸軍初試。他似乎將從事戎馬事業，當時邱吉爾以為他的父親看出了他的軍事天才，後來纔知道他不過認定邱吉爾的聰明

還不夠讀法律。他在哈羅公學的大部分時間費於桑特赫斯德的入學考試，但拉丁文依然爲他所頭痛。投考三次以後，年青的邱吉爾終於入了桑特赫斯德，在這裏，他從前很差的成績，倒對他並沒有多大不利，因爲他已有一個「新的開始」。

桑特赫斯德對年青的邱吉爾種下很深刻的印象，軍事生活和軍事思想成爲他的第二天性，他讀了許多戰略、戰術，以及一般軍事問題的書籍，但這個時期他在陸軍大學中最感興趣的却是他對英國自由的過分熱誠。

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離開桑特赫斯德時，已經相當著名，但不久他的父親蘭道夫·邱吉爾勳爵便逝世了，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政客又殞了一個，小邱吉爾現在是自己的主人。

一八九五年三月，這位年輕的軍官，被編入第四路驃騎兵，他的生活是種愉快而奮發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化在馬背上，而他也熟諳騎兵的戰術，以及那種有聲有色的作戰方式，這種作戰方式現在不幸授位於機械化的冷靜的灰色效能了。

年輕的邱吉爾顯然厭倦於承平時代的軍職，他的目光不斷地掃射地圖，最後注定於古巴，不錯，古巴真有戰爭——西班牙人與古巴的游擊戰爭——在這承平時代，如果有人要想行動，古巴顯然是好地方。

邱吉爾奔走設法介紹信，呈交當局，他還找到一個同去冒險的伙伴里奇那爾特·班恩斯，兩

人興高彩烈地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離開英國。

這次短期旅程的細節，無需詳述，總之他看到了作戰，而且有幾次在砲火下，他增加了不少世界和人類的知識。但古巴戰爭增加他的知識很少，他所嚐到的真正危險是後來在印度，不過這次他回到英國，曾經帶來一個迷人的名聲，在砲火下觀戰。

邱吉爾插足於印度的領土，就立刻給他一個至今有時還使他不方便的傷害，他和一個朋友從運輸艦乘一隻小艇從怒浪起伏的海中到岸上，小艇泊碼頭時，起落達四五尺，邱吉爾伸手去攔碼頭的梯級，剛一攔住船就落下去，給他右肩一個「猛扭」，他最初還不注意這件意外的事件，而從此以後那隻肩常常在最不便的時候脫臼，他自己說，某次因為在下院中做姿勢太吃力，右肩幾乎失去作用。

他駐紮在盤谷，他在那裏主要的生活是打馬球和讀書，真的，在印度，這個青年第一次對文學發生真正的興趣。以前他曾表現寫英文的嗜好，但他切實的閱讀是有限的，他在印度有許多空閒的時間，尤其是白天太陽最熱的時候，其他軍官都睡覺或玩紙牌，邱吉爾却讀吉朋，麥考萊，馬休士，達爾文的作品，以及三個受教育的人被認為當已讀過的任何其他書籍。

但他的大慾依然是想一嚐實地作戰的滋味，當他返國休假的時候，機會突然到來，印度邊界上帕山部落的土人宣告叛變，而統率三旅給這些部落土著一個教訓的是蒼顏鶴髮的老軍人賓

頓·布拉特爵士，邱吉爾拍電給將軍，要求在參謀部中安插一個地位，他在倫敦收得回電，立即向印度出發。

邱吉爾決定加入第二隊，衝進一個村落，他們的人數是五個軍官和八十五個塞克兵。後援離開很遠，如果部落土人真的變成難馴，那他們實在有些麻煩。而土人居然難馴起來了，他們到村落時發現一無人跡，過了不久一個大尉帶着命令到來，要他們退兵，而照上校的意思他們寧願斷絕接濟，他們將在村中支持到另一支隊能夠進據陣地掩護他們退却時為止。

十分鐘以後，退兵開始，但在那時忽然山搖岳撼起來，部落土人大舉向他們攻擊，邱吉爾和他的同志們平伏下來開火，他們退後一些，大家一齊發槍，最後這一小隊人馬和佔據小丘的塞克兵支隊相會合，但是全隊離平原的出發點仍有四分之三英里，而部落土人使這四分之三英里成爲一條危險的路，他們奔下來齊擲標槍，猛烈地向英軍側翼開火，但是撤退雖然狼狽無序，總算已經夠快，最後他們到達安全之境。

這時蘇丹又發生了新戰事，其目的爲擊破德維區人的勢力和奪取加爾東，年青的邱吉爾當然熱辣辣地希望參加這次遠征，他設法請陸軍部對統率英埃大軍的加契納爵士施行高壓力，因此他獲得了委任狀，他立即與晨報接洽好，登載他所發的電訊，幾天以後，他就開始另一次的冒險，出發到開羅，他隸屬於二十一路旗槍營，他參加最活動的一次戰役是翁杜門突擊，突擊以後，旗槍

營從敵方撤退改編隊伍，隔不多久，蘇丹之戰也就結束了。

這時南非的情勢非常嚴重，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普利陀利亞送給英國一件愛的美敦書，要求英軍三日內從共和國邊界撤退，當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晨報立即請邱吉爾任戰時訪員，他即時接受了這個職位，報酬非常高，他的行動自由又不受限制，這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青年記者千載難逢的良機。

但是邱吉爾的行動自由並沒有保持長久，到達南非以後，他不幸在乘一輛鐵甲火車出發時被擄，而成爲戰爭俘虜，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五日的事，俘獲他的是波沙將軍。

他和六十個其他軍官同被幽禁於敵軍首都普利陀利亞的國立模範學校中，從他被俘時起，他的思想就在盤算着如何脫逃。最初一個精密計劃的目的是由幽禁於城中的英國俘虜奪取普利陀利亞，但這個計劃爲被俘的高級軍官所打消，於是他集中思想於本人的脫逃計劃，這裏無法詳述他如何完成這個舉動，總之他逃出了國立模範學校，偷過站崗駐守全城的哨兵，他步行和坐貨車走了三天，行了許多路，最後幸運得很，他求助於一個歸化爲特朗斯瓦爾市民的英國人，這個仁慈的人把他在礦中隱藏了幾天，然後他搭上一班火車，他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躺了幾小時，每到一站就擔心着他所乘的火車會被搜查，最後終於達到了邊界，他是在葡萄牙的領土上了，他在極度快樂中，好幾次抽出手槍，幸而沒有鬧事。不久火車吼叫着停了下來，邱吉爾從隱藏處跳出來，

立刻向英國領事館走去。領事的秘書顯然並不關懷這個自薦的長途跋涉的青年，這使邱吉爾大為憤怒，他以頗不文雅的態度提高他的聲氣。領事走出來，問這個鹵莽無禮的青年姓甚名誰，青年立即告訴了他，邱吉爾的大名和事業早已傳遍遐邇，他立刻得到一次熱水浴，一套清潔的衣服，一餐豐盛的晚飯，以及拍發電報的便利。

邱吉爾決定要在南非所組織的非正式軍隊中佔一席之地，因此他在南非輕騎隊中得了一個中尉的地位，當他未實際從事作戰時，他被許有相當自由，使他能夠繼續做晨報戰爭訪員的工作。南非輕騎隊在斯比翁，柯普作戰很激烈，不幸這次作戰對於英國毫無所得，而死傷却很大，同時邱吉爾逐漸鞏固了戰爭訪員的名聲，由於源源發稿給他的報紙，英國許多民衆都得悉一個青年所目擊的戰爭進行狀。

當時戰爭進入游擊階段，邱吉爾決定不再在南非逗留，他驅車到皇家戲院，在那裏向一大羣聽衆描述戰爭期內他的冒險。

雖然戰事尚未過去，但英軍在戰場上許多次的成功，已造成了一種勝利的空氣，於是保守黨決定在這個時候舉行大選，邱吉爾又身為奧爾亨的保守黨候選人，這次他成功了，他雖以二五〇票之差獲得議席，但他在全國的人望是很高的。

邱吉爾在一九〇八年九月結婚，他在那時是英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人物之一，自一九〇五年

起，他就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他歷任殖民地部次官，商務大臣，內政大臣，和海軍大臣。由於對各殖民地狀況的知識豐富，邱吉爾做殖民地部次官非常成功。一九〇六年，政府商得波耳人的同意，草定一個特朗斯瓦爾和奧倫治河殖民地的完全自治。這個解決辦法由邱吉爾於一九〇六年七月三十日親自提出下院，雖然批評很熱烈，但政府已置身於最偉大最賢明的英國傳統的路線，邱吉爾必須表示感謝，因為他的意見有許多都被採納，英國業已承認波耳人爲不列顛各民族聯邦共和政體中優秀的伙伴。

同時邱吉爾已因一九〇六年成爲西北孟哲斯德自由黨員，而完成了他向左轉的步驟，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他以商務大臣負責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自由黨政府的要職，政府以邱吉爾爲發言人，主張和平與自由貿易。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來時，邱吉爾任英國的海相幾達三年之久，大戰時期內他在最緊張的時期担任這個職位，後來又担任最重要的軍械部部長，假如有一個政客可以算得上永遠站在時勢的最前線而又居造時勢的要職的話，那麼邱吉爾可以當之無愧。照有些批評家說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爲英國及其協約國的戰爭，實與邱吉爾的戰爭無異。

第一次大戰告終以後二十年來邱吉爾的生活的故事，應該作爲一個不能埋沒的好政客的，研究那樣來敘述，他曾改黨，那是不錯的，四十年來他以一個自由黨員的資格代表鄧地選區，一九

二二年，他失却了議席，被迫離席。下院者凡兩年，這兩年離席的當時，對於雄才大略的他，實在覺得愁悶不堪。一九二四年二月，當下院選舉時，他擢任這個機會，又參加議員選舉，這次作爲一個不屬任何黨派的獨立分子，他僅以四十三票之差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邱吉爾於多年失權之後，又重返內閣，仍在海軍部中做他戰時的舊職，一九四〇年五月，他繼張伯倫之後爲首相，自從他登台以後，綏靖的英國政策便從此告終，代之而起的是冷靜堅決的戰鬥英國了。

他在戰鬥期中一連做了五年首相，在他堅定不移的政策之下，希特勒一籌莫展，一度派赫斯飛英，企圖拉他共同反蘇，結果終於失敗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他所組的內閣傾覆，後來仍由他繼起組閣，不過多拉工黨份子參加，七月，全國總選舉，保守黨失敗，由工黨領袖阿特里繼起組閣，這並不代表他已經失去民心，實在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以後，英國人民心理已都表示厭戰，對於國內建設民生問題的解決，比較重視，在這一點上，保守黨的政策不如工黨，所以邱吉爾也就不能不隨着下台了。不過以他在英國的地位和功績而論，他在野的時間決不會十分長久的，不久的將來，他一定會東山再起啊。

貝文

在這次登台的英國工黨人物中間，具有浩大實力的是外相恩那絲·貝文，他是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他非但幫助了這次工黨的勝利，實在也支持了整個工黨的政策，阿特里雖然榮膺首相，然而實際上他是要受貝文的支配的。

當一九四〇年，貝文初次參加邱吉爾的戰時聯合內閣擔任勞工大臣時，已有許多人預料繼承邱吉爾爲英首相的，非貝文莫屬。現在工黨執政，貝文出任外相，而首相一席，由阿特里充任，實因阿特里爲一職業政客，在政治舞台上較久的歷史，然就魄力而論，在目前的英國政界裏，除邱吉爾外，無人能出貝文之右的。

貝文和邱吉爾一樣，也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大塊頭，他身體矮胖，相貌嚴肅，看上去像一頭牛，實際上他也具有許多牛性，他能很快的看破鬥牛戲中屠牛者的詭計，而在幾秒鐘內明瞭全局，假使這頭牛能倖免一死，便決不能再把牠牽入圈中了。貝文是一個機警的戰略家，他有公牛的勇氣，在紛擾的會場中，他會聳起廣闊的肩膀，凸出粗大的頸項，低倒了頭，兩眼在眼鏡中露出光芒，以與人家鬥智力。

貝文今年六十一歲，他於一八八四年生於英國北蘇姆塞州（North Somerset）的溫斯福（Winsford）的一個小村鎮上，五歲時，便到一家農場上工作，八歲時，父母雙亡。他除了在村內進過學校之外，其餘的學識都是由自修得來的，他白天在農場上工作，到晚來躲在主人的廚房裏看報紙，藉以教育他自己。

貝文最初在農場替人作工，每星期有六便士的收入，工資是每三月一付。後來他脫離了農場生活，到布勒斯脫（Bristol）一家飯店裏去工作，再以後他又在一家酒店裏作店員，作搬運馬車腳夫，電車上的買票員。

以貝文這樣性情好動而又熱心的青年人，對工會運動自然是很容易發生興趣的，關於他在布勒斯脫所作的種種宣傳工作，真可說不一而足，他甚至在工作時間也不忘宣傳。像他這樣動不動就離開酒車到路旁去聽煽動工人的演講，一定會時常使他的東家動氣的，據說有一次他竟於聽講時跑上台去，對演講者的缺點大加申斥。

貝文有一個恩人，便是現在工黨元老彭鐵勒脫（Pam Tillet），他在推銷薑啤酒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了鐵勒脫，鐵氏很歡喜他，因為貝文言詞流利，而又心地忠誠，所以很受鐵勒脫的賞識。那時鐵勒脫正在組織碼頭工會，便竭力慫恿貝文也去幹工會運動。於是貝文便熱心地到英格蘭西部及沿布勒斯脫海峽各處去組織車夫、腳夫和船塢的工人，他從工會分會的祕書一直升到總會的

副秘書主任。他因為地位提高的關係，也就移任到倫敦來。一九一五年他不過只有三十幾歲，但已經被選為運輸工人協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第一次大戰期間，政府成立了許多委員會，去組織各地的工人和辦理運輸事宜，在這些委員會裏面，貝文都擔任過重要的職務，從此青雲直上，以迄於今日的地位。

貝文最重要的政治背景，當然是工人，是英國全國的工人。他在未參加政治以前，是英國的「全國運輸人員工會」的書記長，因為他手握著這個英國最大的工會的最高權威的地位，於是他便順手操縱了英國的總工會，因此也便操縱了工黨的政策。因為工黨受工會支配，而工會又受貝文支配，所以貝文雖非政治家，却有極大的政治勢力。

可是貝文雖畢生盡瘁於勞工運動，認識他的人却極少，以普通的意義說起來，他並不能算是一個政治家。在工會中，他雖然有少數知友，但在工黨中，他雖為人所知而並不著名，英國人在他出任勞工大臣以前，都不知道他的大名，惟因他是工會運動的領袖，在過去二十年中，都是英國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他本來極不歡喜政治家，自從一九三一年麥克唐納爾、史諾登和湯麥斯背棄勞工運動以後，他更不免嗤之以鼻。他是一個超羣的人物，故易於傲慢，他的嗓音宏亮，每一登台演說，必能吸引聽衆的注意，他的強有力的性格，他的善於管理和善於排難解紛的天才，他對於工會羣衆的控制，他那合於邏輯的批判能力，和可以左左人的情感，使他在英國工業界中佔着很崇高的

地位，同時也成爲工業界中最可怕的一個人物。

英國在五年前共有大小工會一千零三十三個，工人共有六百萬，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加入總工會的，總工會的行政部長是知識部長西脫岑爵士，但一切主義是由貝文來決定的，所以貝文的背後有着五六百個生產的實力份子支持着，這生產實力在戰時和在戰後是同樣的重要，所以貝文在目前的英國似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遠在一九三六年，鮑爾溫首相便想籠絡他，給他一個勳爵的頭銜，想把他平地變成一個貴族，可是他搖搖頭而予接受，說戴了勳爵的頭銜，在工人面前說話也不方便。

一九一八年，貝文以碼頭工會作基礎，把四十多個性質相似的小工會合併爲一個總工會，他的組織能力於此即灼然可見，四年之中，又有許多工會也都合併了起來，到了今日，總工會擁有的會員已有一百萬人以上，實爲世界上最大的工會。

這個龐大的工會是由運輸和交通界的職員和工人組織而成的，每一部分的工人都可以自組工會，但須受總會的指揮。貝文這種辦法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同時也證明了他眼光的遠大，觀察力的精細，和他組織能力的卓越。他因此而成了英國工業界的重要人，而且同政治也漸漸地發生了關係。講到工業界的各樣問題，貝文真夠得上說是洞悉無遺的。

一九二〇年，他初次向邱吉爾鬥爭的時候，已經是工會領袖了。當時邱吉爾主張對俄作戰，却

被行動委員會反對作罷，誰都想不到後來攜手合作共謀拯救英國的兩位要人，當初原來是政治上的勁敵啊。

貝文從沒有充當國會議員的意思，他在過去二十年中，隨時都可以當選議員，但他寧可韜光養晦，担任運輸及總工會總幹事一職。他不喜歡宣傳，就是在勞工運動中，他也不願接近羣衆，所以他因才能出衆而受人尊敬，富有權力，却並不爲衆望所歸。

後來他鑒於張伯倫內閣對於極權國家當政者的組織能力不太清楚之故，才毅然投身到政界裏來。他對於自己的地位曾直截爽快地這樣表示過：「英國的勞工界無一不希望這次能打仗，他們都知道這次戰爭的勝敗關係至鉅，他們將來能否有自由，完全在此一戰。不過他們希望政府能處處以國家爲重，而不應以朋友或私人的利益爲重。」

一九四〇年五月，加入邱吉爾內閣的七個工黨領袖，貝文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保守黨在下議院仍佔着三分之二的多數，照例英國應當組成一個保守黨內閣，然而貝文竟能加入，就任勞工部和治安部大臣，委實是一個奇蹟，然而民治主義比較計算下議院的席數更爲重要，也由此可以證明了。

邱吉爾知道這一次戰爭，乃是全民戰爭，而不是閣員和軍隊的戰爭，所以政府必須代表全體人民，而不僅代表一黨一派，假使要請工人爲民治主義而犧牲，必先令他們深信自己是民治主義

的一部份。英國要從事全面戰爭，唯有實行全民政治。英國工人在這許多年的妥協期間，常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們知道德國工人的遭遇怎樣，他們承認西班牙戰爭是這次戰爭的起端，所以極願與法西斯主義奮鬥，但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主在他們所信仰的人的後面。

張伯倫政府已失去全國的信任，保守黨自知威望盡失，不滿人意，欲望作戰有效，非邀請工黨加入政府共負責任不可。邱吉爾羅致工黨份子入閣，並非專取人才主義，而是因為他們能代表全國人民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能得工人的信任，假使他們失去這種信任，則貝文不過是一個幹練人員罷了。

貝文自從就任勞工部和治安部大臣以來，就集中精力來動員全國男女工人，以便增進英國的戰時生產，不過要達到這個目的，便不得不撤銷工會所享受的許多特權。貝文是主張碼頭工人每星期只做四十小時工作的，然而現在他也要求工人們每星期要工作七天了。一九二六年曾鼓動工人大罷工的人，如今竟不許工人在戰時隨便罷工了。

貝文並不是一個喜歡罷工的工人領袖，他願意作長期談判，以達到圓滿的解決，甯可妥協，而不願用脅迫手段，這或者是鑒於一九二六年總罷工的慘敗而然。一九三七年，英王喬治六世舉行加冕禮時，倫敦公共汽車工人以要求改善待遇而實行罷工，貝文却拒絕承認罷工，拒付罷工時期的工資，且斥此種舉動為受共產黨的煽惑。他以嚴厲手段與他自己的工人作戰，在四星期後，工人

被迫放棄罷工之時，他便把罷工領袖逐出了工會。

從前被視爲勞工運動中左派有力領袖的貝文，現在却成爲左派的死敵了。近年來常聽到貝文是工會運動獨裁者之說，任何人敢阻撓他，必遭他無情的對付。年輕的工人都抱怨說他早年的熱忱，已一變而爲審慎持重，他自建設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和眼見工人待遇大爲改善以後，對於他一生的工作已感到滿足，而不願再爲他們奮鬥了。

可是貝文却仍在繼續奮鬥，以保衛他費盡心力所造成的勞工運動，他的痛恨法西斯蒂，出自真誠，他認法西斯蒂爲工會最大的敵人。他曾說：「一個工人若能善於控制一架噴火機，也必能善於管理一個國家。」由此可見他並未忘却他的本來面目。所以在他接受英國向無先例的大權時，他能深得工人信任。對於全國人民的工作可以全權處置，他有權決定在作戰方面，何種工業是主要和何種工業爲多餘，他有規定工作時間和工人工資之權，他把數萬工人自普通工業移至軍需工業，他曾坦白的對資本家說工資不應減少，也很坦白的向工人說，他們的責任不下於軍人，必須自視爲工業上的兵士。

在戰爭期中，貝文有極大的權力可以強迫勞資雙方使他們盡力協助政府，應付戰爭，不過他却 unwilling 用權力去壓迫別人，他的主張是不要強迫人來作，應使人甘願來作。他曾說，「人民顯然都願意來幫助政府，我又何必再去強迫他們呢？」

他做了勞工部大臣後，依舊堅持着不論英國的國策如何，工會的意見仍是值得採取的，必如此，英國的工會纔能與英國政治上的各種措施加強地聯繫起來。

貝文在戰爭期中對英國所盡的努力，誠然不能算小，然而還有許多人更希望他能於這次戰爭結束後，在英國作一番更大的建設事業。關於這一點，他也公開表示過意見，他說：「這次戰爭的目的是要爭取社會的安定，我們決定要樹立起一個新的經濟秩序來，我們不願意再看見有大批的人失業，受貧窮之苦，我們不承認將來還有人可以享受特權或者可以有特別的地位，將來任何事情都將以公平為準則，民主政治並不是選舉時投投票就算了事，牠是要予人們以均等的機會，執政的人不應僅限於某種特殊的階級。」

貝文對他的主張始終如一，那就是把工人組織起來，使他們對國家工業的管理和發展都能有參加的機會。

十九世紀的工會革新運動和新憲章運動，其主張大致與貝文相同，但自一八四八年後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英國的勞工界竟與資本公司妥協起來，對當時的工業反無改進的野心。一九〇〇年後有一個時期英國工人對於國內工業的統制，突然又發生了興趣，這時期的頭二十年曾給予貝文以莫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也多半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

貝文對於庸碌無能之輩，力事排斥，毫不容情，就是他這種倔強的脾氣，嚴肅的狀貌，亦足以反

映出工人的決心。他嘶啞的聲音和粗暴的言論，已使他成爲政府中最有效的播音者了。像貝文這樣的播音演說，簡鍊賅括，用人民習用的辭句向他們發言，所收得的效果當然是很大的。

有些人說，貝文太獨斷獨行，可是據他的朋友說，他是最能服從大衆意見的一個人。他的生活很簡樸，社交場中也不大活動，他最喜歡的是在他自己家中招待他的老友。

這位健全的英國政治家，不但他的魁梧的身體和邱吉爾相像，並且也和邱吉爾同樣具有大刀闊斧處理事變的手腕。不過邱吉爾是出身貴族，在闊略的胸襟中還保存着相當的繁文縟節，在小動作上，尙未能免俗，貝文原爲籬人子出身，對於貴族階級的矯揉造作，素來看不上眼，他的行爲全以工作的本身爲前提，不拘泥於禮貌與習慣。在聯合政府時代，他曾親自蹣跚地踱到財務大臣金斯婁爵士面前，逼着他在二分鐘內交出一千萬金鎊，這在英政府大員的辦事習慣上是一個創舉。同時，他對邱吉爾談話時的稱呼，時常用「老朋友」一語，邱吉爾也拿他無可如何，反而在背地裏稱贊他，說他是英國有史以來最能幹的一個工人領袖。

貝文不但要擊敗德國。還決定要改造英國，他曾在布列斯托地方說：最後所建立的社會，應置於最廣大的基礎上，我們所已知的各種特權，從此將集合爲一，而消滅於無形。」後來他又在倫敦說：「事情決不能像從前一樣，舊時代已經過去，新時代應當建設了。」

這位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現在担任了工黨內閣中的外相，他的外交政策究將怎樣呢？是根

據了前外相艾登的外交路線而蕭規曹隨呢？還是大刀闊斧地堅決執行他自己的外交新政策呢？這實在是一個很有趣而又值得人注意的問題。

艾登

安東尼·艾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一個典型的青年外交家，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二日，今年還不過四十八歲。他的父親威廉艾登爵士，是一個滿身奇骨的大地主，過着一種英國鄉村紳士的生活，善騎馬，精射擊，而又酷愛圖畫。他的家庭和名門貴族渥克蘭德伯爵是一家的，這一家裏曾經出過威廉艾登和喬治艾登等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以艾登的幼年環境，完全是一個貴族的環境，而他所受的教育也是貴族的教育。

十七歲以前的艾登，度着普通的兒童生活，他九歲入山特勞特預備學校，無論功課上或體育上都不出色，他的教師們也都想不到他會是一個未來的政治家，就是他的家庭也未想到過，他們把他送入愛登大學的邱吉爾學院讀書，希望他畢業後去担任教會方面的職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艾登的前途，一九一五年九月間，艾登投身軍隊，以近衛騎兵的身份戰鬥於前線，後來又加入皇家來福槍隊，任中尉之職，他在前線兩年多，體驗了槍林彈雨中戰爭的慘禍，到歐戰告終，他已經升為少校，他對戰爭毫無興趣，不過忠於職務而已。

停戰以後，他到牛津大學去繼續求學，在基督教學院裏用了三年的苦功，他加入了高雅的美學研究班，他在這裏除了用英文寫詩，熟讀普魯斯特、弗朗等人的著作外，更努力不懈的研究東方

語言，使他在語言學上得了一等的獎譽。

一九二二年艾登第一次參加國會議員競選，可是失敗了，次年的競賽中他才獲得了勝利，當選為哇里克與勒明敦的議員，在競選運動中間，他和賈維斯·貝克特爵士的女公子皮屈列斯·貝克特女士結了婚，他的岳父是韋司敏斯脫銀行的董事，也是約克廈郵報的發行人，在約克廈的保守黨內頗有勢力，他結婚後一度爲了約克廈郵報的關係出勤澳洲，由澳洲旅行歸來後，他立即受任命爲奧司汀，張伯倫爵士的私人祕書，從中斡旋的就是他的岳父，貝克特爵士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季結束爲止，都很爲女婿艾登幫了些忙。從着作父親的或作岳父的提拔兒子和女婿的保守黨內的慣例，貝克特就次第的將艾登提拔到好的地位了。艾登的父親對保守黨的政治並無特別的業績，對他兒子的影響力也非常之微小。

艾登沒有特別親近的朋友，在互相堅固地連結着的牛津學校友人們之間，沒有交友關係的，在英國的門閥出身中非常少有，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人。例如特夫·古柏也是牛津出身，邱吉爾也在牛津念過，這些人都有着相好的校友，這對政治家的立身，有極決定的影響。然而在艾登，唯一的朋友就是他的愛妻，其次，他對張伯倫爵士也盡了很大的力。

張伯倫那時是保守黨有名的外相，艾登在他那裏，開始與實際的外交活動發生了關係，而且爲自己以後的地位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洛加諾條約的交涉過程中，他處於祕書的地位，正如張

伯倫的一支左右手，從中取得了最有價值的訓練與經驗。而且因為他言語的坦白，辦事的機警，引起了有知人之明的保守黨領袖鮑爾溫的注意，領他走上政治界來。

一九二九年保守黨政府瓦解，他也一時下野，直到一九三一年麥克唐納爾的國民內閣成立，保守黨在事實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以後，他又才在西門外相之下，得到了外交次官的要職，由此地位一躍而成功了日內瓦的英國代表。由外表看來，其後他的進升，實在是夠順利的了。一九三四年初，他更因權勢的提拔，升任了掌璽大臣與樞密院議員，這樣就有了與閣僚同樣的資格。

這時，艾登以他外交的天才和靈敏的手腕，在議會和日內瓦大事活動，就是他的政敵也對他有非常的好評。他曾北游斯干德那維亞半島，巡行瑞典挪威等國，為英國竭誠盡忠的努力，特別是在德國退出了國聯，並正式宣佈重整軍備以後，他更和西門爵士折衝樽俎於歐洲列強之間，英國的外交重任雖在西門的肩上，但實際上却大部份是由艾登主持的。希特勒宣佈重整軍備以後，艾登飛到巴黎，與法義兩國代表完成了斯德萊薩會議的預備工作，以後又在柏林與西門一同會晤希特勒，僅僅一日的休息以後，他又隻身前赴莫斯科，在英俄的外交史上造了一個新的紀錄，然後他再訪華沙和布拉格，他從三月廿日出發，到四月五日才回到倫敦，這兩週當中，他旅行了三千八百哩的路程，每小時平均要走十一哩，這實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巡行外交家的本領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國內閣改組，一般人都預料艾登有出任外相的希望，但鮑爾溫却把這個

位置讓給老誠穩健的薩密·霍爾擔任，另以艾登任不管部大臣。實際上這個不管部大臣的職務，也可稱之爲「國聯大臣」或「軍縮大臣」。他大部份時間在國外，以輔助霍爾外相的活動。所以在歐洲一切外交事件中，他是代表英國站在最前線的。

艾登的第一個上司張伯倫爵士，行動遲緩，對於新事物總是抱着謹慎的態度，可是他漸漸變成了國聯的支持者。張伯倫曾經說過，知道國聯的人纔歡喜和應用國聯的方法，不知道國聯的人纔不喜歡和不信任國聯的方法。英國每一次內閣的閣員都屬於後者，他們有他們的舊觀念和舊技術，他們發生懷疑的時候，他們寧可取舊而捨新。當西門任外相的時候，他時常在懷疑中，他有偉大的智力，可是他缺少決心，寧願規避困難，延擱困難，而不願面對困難以求一解決，他在軍縮會議中，他簡直沒有政策，他不過處處避免牽涉自己而已，日本進兵滿洲和墨索里尼暗算阿比西尼亞的時候，他從不敢擁護法律來謀求和平，他寧可用他巧妙的智力來調和破壞法律的人，替不法行爲掩飾。雖然暫時能夠緩和一下，可是以後要償以十倍的代價，西門爵士的繼任者便要來付十倍的代價了。

當霍爾爵士担任外相的時候，英國已經一半決心法國已經完全決心出賣國聯，和支持阿比西尼亞的侵略者，鮑爾溫內閣雖然自知上當，可是仍舊想解脫。國聯舉行大會的時候，霍爾外相宣佈，英國準備充分支持國聯原則，如果歐洲其他國家不願效法英政府所爲，那末英國和歐洲大陸

事務的最後聯繫便告斷絕，這至少是使歐洲國家支持國聯的最後企圖。後來英國大選，政府宣佈絕對效忠國聯盟約，國聯原則至少將有一個實施的最後機會，但是外交部却知道這個機會小，敵對的勢力却很大，這是一般人民所不知道的。英法兩國的外交部，內部意見都很紛歧，還是出賣國聯，失去歐洲小國的信心呢？還是觸怒義大利，而使義大利投入德國的懷抱呢？霍爾受賴伐爾的敦促，提出折衷方案，便是強迫阿王將一半土地送給墨索里尼，其餘一半成爲義大利保護國，仍由阿王統治。這個方案義阿兩方面都不接受，却引起了英國輿論的非常不滿，霍爾不得不辭職，艾登便在萬難中繼任外相。

法國人反對他，英政府最有力的閣員也反對他，他的後盾祇有大不列顛的良心以及小國的一般願望。他竭力推動國聯，幾乎要對義大利實行經濟制裁了，但是誠實政治的敵對勢力太大，一種足以制義大利侵略於死命的制裁便是切斷他汽油的來源，可是賴伐爾因爲向墨索里尼提出過諾言，所以絕對拒絕實施禁運汽油，當時有一種藉口，英國人士也囑圖吞棗地承認，便是墨索里尼如果弄糟了不能再打阿國，那末他將向英國宣戰，唯一的希望便是不生效力的制裁，加上阿國地理上的困難，也許可以把義大利的實力消耗殆盡，可是結果阿王出奔，這一點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

艾登失敗了，國聯的威信掃地了，整個集體安全的組織粉碎了，英國的新首相不啻向歐洲小

國宣佈，如果他們遭人侵略，便不必希望得到援助，同時墨索里尼還是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一個不統一內閣的不統一政策，當然會造成這種悲慘的結局。

如果禁運汽油能夠實行，那末義軍就會退出阿國，也許會使義國的政府改組，義王重行握權，國聯也會保持法律的統治，奧大利，西班牙，捷克也許不致有人來侵犯了。

艾登並不失望，他仍任原職，法國賴伐爾內閣倒後，艾登又和法國建立了空前的密切關係，他開始向蘇聯接近，同時發生了德義支持的西班牙內戰。英法政府如果沒有表示，便是默認侵略，而將西班牙驅入反民主的軸心陣線。可是要反對德義的侵略，便要引起法國的內亂和歐洲的大戰，艾登和勃魯姆主張締結不干涉條約，由各國接受了，這個政策事實上便是可憐的失敗，因為墨希的迭次背信，所以幾乎各國都不願意遵守協定了。

可是艾登還是呼籲着：「一個漏水的壩總比沒有壩好一點。」他竭力與狡猾的敵人和背信的友人鬥爭，他有了若干成功。尼翁會議確實制止了地中海上的盜劫行爲，可是新的首相有堅強的意志，却沒有外交的經驗，所以反對他的外相的正確的外交政策，於是艾登遂不得不提出辭職了。一個閣員辭職的特殊原因，不大會是他辭職的真正原因，但是艾登辭職的兩個原因却是很嚴重的，首相雖然向墨索里尼表示友誼和信仰，而艾登却不願呼應，他沒有得到義大利守信的保障以前，不願在給予義國若干直接利益的條約上簽字。

艾登在辭職演詞裏還提起一個辭職的原因，不過他沒有說明，據說是這樣，當艾登在法國的時候，美國向英國提出某項建議，首相給了美國不善意的答覆，如果由艾登來答覆，便和首相的答覆不同。總之，經驗豐富的外相和專權的首相的意見大相逕庭，幾乎沒有合作的餘地。

艾登辭職以後，他靜默了好久，他聲明自己辭職的理由，但並不攻擊他的舊同僚，他的行為是一種君子之風。他曾作一次公開演講，聽衆人山人海，把「皇后堂」塞滿了，餘下來的聽衆又把「凱克斯登堂」塞滿了，可是還有聽衆，乃不得不設法在露天作第三次演講。他的演說很精闢，講得也很得體，但不是上萬聽衆所要聽的話。全國人士，或者是大部分人士，都決定擁艾登爲領袖，可是艾登却決定不作他們的領袖，他不是缺少勇氣呢？還是他有見識，有毅力，堅拒了羣衆熱情的壓力，還是爲了虛榮或是野心的誘惑，而不願離開一種曾經深思熟慮的政策路線呢？總之，他的行動，無論是否錯誤，他不願利用絕大的機會却是他的自制力的表現，這是政治家中很少能夠做到的。

當不安和革命的空氣瀰漫的時候，艾登是一個絕對的保守黨員，但他是比較有思想的保守派人物，在政治的觀點上說來，他是保守黨中富於理想的開明的政治家。他認識保持文明的工作，是需要深思熟慮和接受新觀念的。他從政之初就認識，爲了英國，也爲了全歐洲的文明，唯一的救星便是國聯。他曾經向勒明敦選民演說過：「我們參加過歐戰的人，許多人都覺得，我們如能生還，那末我們必需竭力在國際事務上，建立某種法律與正義的統治，沒有這種統治，和平便沒有保

障。」他始終向着這條路走，他的目的便是和平，但是他也像薛西爾爵士一班人一樣，他覺得和平的必要條件便是法律的統治，沒有這種統治，和平便沒有保障。這必須由一切愛好正義的文明國家的聯合力量來共同實施。他並不是一個空想的和平主義者，他並不覺得放任好戰者就能達到和平。

牛津大學的慕萊教授是堅決擁護國聯的一員，他對艾登曾作過如下的批評：

「在英國政治生活中有一個人物，他在過分疲倦和消失信用的閣員羣中，是一個超凡拔俗的人物，在本質上似乎和其他閣僚有些不同。一般人都有一種感想，便是他是對的，使他辭職的內閣是錯的。在一片沉悶的空氣中，他是一個受人注意的對象，在惡耗頻傳中，他是一個希望的對象，他至少曾經屹立不動，結束了漫遠的撤退。」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國的綏靖政策終於因為「此路不通」而告終，然而這失敗的綏靖政策的遺禍，却還使英法聯軍在戰爭初期備蒙不利。遠在捷克危機發生的時候，邱吉爾就曾說過一句驚心動魄的話：「你祇能在戰爭和恥辱中間擇取其一，你揀了恥辱，結果還是戰爭。」這話實在批評得非常恰切。張伯倫雖然後來還擔任了八個月戰時內閣的首相，但事實證明他是力不勝任了，不能不讓渡給有天賦的卓越的能力的邱吉爾來肩負戰時內閣的重任。

英國人民的希望復活了，他們一致起來擁護艾登重行入閣，不過他最初所擔任的職務是自

治領大臣，這對於他並不十分適合，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四日，英國內閣爲了要使艾登繼任外相而局部改組，把原任外相的哈立法克斯勳爵調任駐美大使，而使艾登繼任外相。

艾登在邱吉爾的戰時內閣中擔任了四年又七個月的外相，在這時期中他最大的功績，便是使英國的外交政策走着一條正確的路線，和維持法律與正義統治的民主國家蘇聯與美國合作。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在發動對蘇戰爭以前，曾企圖勸誘英國和他合作，特派他手下最親信的人物赫斯飛英，可是這企圖是和艾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格格不相容的，所以不但沒有獲得成功，甚至還得到相反的結果，在德蘇戰爭起後，這位青年外交家不時風塵僕僕的跑到莫斯科去，和史太林接洽一切，使英蘇合作的基礎更加密切堅固。這正符合了英國某一本雜誌在討論歐洲外交時的預言：「最近的會議外交，已爲巡行外交家的活動所代替，全歐洲的政客和外交家巡行各國，很像一隊隊的旅行推銷員，而在他們的行篋裏面，却藏着一種很脆細的商品——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及人類文明的命運。」

艾登便是最出色的巡行外交家之一，戰後所召集的各項會談中，他很少有不在參加在內的，在他的奔波努力之下，終於給全世界的人民帶來了和平與安全。造成了人類文明前途的福祉，我們今日在慶祝聯合國的勝利，世界由黑暗重復回到光明的時候，對於艾登所建的功勳，實在是不應輕易忘記的。

然而艾登却功成身退了，當今年七月間英國總選舉工黨獲勝引起邱吉爾內閣傾覆的時候，一般人推測以為艾登可以留任外相之職，不過這却是和英國政治上的慣例不合的，艾登是保守黨員，他不能參加工黨的內閣，（除非在聯合內閣裏才可以）所以只好跟着邱吉爾內閣一同下台，由工黨領袖貝文繼任外相之職。

不過以艾登在英國人望之高，加之他的年齡又如此之青，誰都相信他決不會永久賦閒的，在戰後重建起來的外交壇坫上，他無疑地將是很活躍的一員。

從個人生活上說，艾登是一個青年紳士的典型，他不吸煙，不喝酒，性情非常的溫文爾雅。他在文化的嗜好上，傾向法國較傾向英國更甚，他不喜歡古典的美術品，反而愛好一些摩登的流派。他雅愛修飾，法國人稱他為最善修飾的英國人。他的夫人是倫敦的交際花，在修飾上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艾登除了偶而打打高爾夫球外，和他嬌妻在家中閒談，被認為是最快樂的事情。

英國是富有保守性的國家，近代工業的馬達，打破古代的色彩，倫敦有不少堂皇莊嚴的甲第世家，大門上不安電鈴，而用舊式的門環，便是一例。據說艾登的臥室，完全和貴族的酒店的房子一樣，沉靜而舒服，質樸而端莊，樣式是模倣十八世紀用品及建造原料，概搜集了名貴的東西。

艾登是了解伊朗文字的，這裏就可以見到，他同時又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所以戰爭心理的建樹是不會在他的臥室裏出現的。

哈里法克斯

哈里法克斯勳爵，是現在英國的駐美大使，同時也是過去張伯倫內閣裏的外相，當艾登因對義制裁政策不行而和張伯倫首相發生意見憤而辭職以後，便由哈里法克斯繼任外相的職務，直到一九四〇年底英政府局部改組仍由艾登出任外相為止，一直做了五年多的外相。

哈里法克斯生於西歷一八八一年，現在已經六十五歲了。他的父親林特萊胡特爵士，是約克郡的望族，熱心於宗教事業，曾經做過五十年的英國教堂聯合會會長。所以當哈里法克斯幼年的時候，便深深地受着他父親的薰陶，不久以後，他便被送進了伊頓公學，但是因為他懶惰的緣故，常常被先生責罰，直到現在，有人問起他的時候，他還微笑地點頭承認。

從伊頓公學畢業以後，哈里法克斯便進了牛津大學，這裏是要做政治家的唯一捷徑。那時候，他便認識了傑弗洛魯濱遜，就是現在泰晤士報的總主筆唐遜爵士，並且變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九〇八年，哈里法克斯二十八歲，他和奧斯勞女士結了婚，到一九一〇年，他便被選進了國會，當時其他的職員都看輕他，譏笑他，但是隔不了多少時候，因為他的毅力和智慧，漸漸地沒有人敢輕侮他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哈里法克斯做過約克郡龍奇兵的團長，後來歐戰告終，他被任為殖民地副大臣，在任內大得鮑爾溫的賞識，於是在一九二二年鮑爾溫第一次內閣期內，任教育部大臣，一九二四年改任農相，一九二六年又改任印度總督。

當哈里法克斯任印度總督的新職發表之後，孟買的英國僑民便預備大大的歡迎一番，什麼跳舞會，音樂會都佈置好了，但是左等右等，等了好久，還不見那位總督到來，後來却被人發覺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在孟買教堂的一角裏祈禱。一到祈禱完畢，他不管人家的焦急期望，便一口氣跑到甘地的居處。——這是英國歷屆印度總督從來沒有做過的事——經過了短短的會談，兩人立刻成了親熱的朋友，一直到現在，他們的信上，總是這樣的稱呼着：「我偉大的朋友。」

一九三一年，哈里法克斯從印度歸來，又被任為教育部大臣，一九三四年以後，他曾歷任陸相，掌璽大臣等政府要職，在張伯倫內閣裏，他被任為外相。

哈里法克斯保有英國人典型的性情——鎮靜；有一個故事現在還留在人們的腦子裏：在一九二九年，他在印度總督任內，有一天，他因為有事要乘火車到德里去，不料半路上火車受人暗算，出了軌，人人都嚇得了不得，但是他呢，却一動也不動的在餐車裏安心吃他的火腿炒蛋。因此英國下議院議長奧考諾常常這樣說：「無論何人見到哈里法克斯，便可知他是英國人了。」

哈里法克斯同鮑爾溫·格萊一樣，也喜歡鄉村生活。同時他也曾經說過，他甯願做狩獵總管，

而不希望做首相，每星期末，他總要到加洛倍的采地去盤桓一兩天，他也很喜歡寫作，他曾出版過一本書，關於他家古堡中鬼的傳說。

哈里法克斯現在已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兒。他的家庭，在約克郡是以長壽出名的，哈里法克斯的祖父活到八十歲，哈里法克斯的父親活到九十五歲，而在約克郡，一個很普遍的傳說流行着說：「哈里法克斯能夠比他的父親更多活十歲。」所以哈里法克斯勳爵很想超過百歲，過那四世，也許五世同堂的清福。

皮佛勃洛克

在邱吉爾的戰時內閣裏擔任過飛機出產大臣，軍需大臣，和國務大臣的皮佛勃洛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對於這次聯合國的勝利，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他現在雖然隨着邱吉爾內閣同時下台，但我們決不應忘記了他在這次戰爭中的功績，因為他是戰爭期中英國指揮國內陣線的軍官。

皮佛勃洛克勳爵原名艾威廉（William M. Aitken），生於加拿大渥太華北部的伍漢村，後來又移居新城。父親是一位長老會的牧師，原是由蘇格蘭喬遷來的，皮佛勃洛克幼時只進了一陣子公立學校，受了一些教育，就棄學經商。起先單做小規模生意，以後逐漸發展，包括電氣，水泥，木材，及銀行業等，資財逐漸積增，到了三十歲時，他已經擁有五百萬美金的資產，他在財富方面總算已經成功，他要試試他的政治活動，於是他離開加拿大，到了倫敦。

皮佛勃洛克從事政治活動，可謂適得其宜，他調皮，愛出風頭，又有的是錢，他所缺少的就是一個有勢力的朋友而已。但不久提拔他的朋友也有了，那就是他從前來倫敦做生意時認識的羅邦納，他於是充任了羅氏的私人祕書，開始他的政治活動。就在一九一〇年中，羅氏活動競選，仗皮佛

勃洛克的援助，竟獲勝利。此後五六年中，皮佛勃洛克一直在國會中逞才鬥智，雖不會明露頭角，然而一班人都知道他是幕後一個重要人物。一九一六年勞合喬治與羅邦納間的政治談判，賴皮佛勃洛克從中折衝，卒使勞合喬治做成陸軍大臣，結果轉升首相。這次皮佛勃洛克的功勞很大，理應受任要職，但因他的名望未顯，不能任內閣重職，乃先授以爵位，後來更升任情報部長。此後他遂稱皮佛勃洛克勳爵。原來皮佛勃洛克本是他鄉下的一個村名，意思是「海獺溪」，他從前常到那兒釣魚去的。

這時皮佛勃洛克漸漸感到報紙的重要，他很想辦報，恰巧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因為銷路不佳，屢屢虧本，皮佛勃洛克遂把他接收過來。倫敦報業有一個很奇特的推銷辦法，就是給訂戶們享有保險的利益，遇到意外事件時，報館可以酌量予以金錢賠償。皮氏覺得這個計劃很妙，於是遂將保費提高至五萬元，同時竭力整頓內部組織，充實內容，起初費用很大，但每天的銷數竟增至五十萬份。接着他又辦星期快報 (Sunday Express) 與標準晚報 (Evening Standard)，請莫登寫遊記文章，請羅大衛作漫畫，讀者益夥。但他並不使他們完全遵照他一己的意思辦理，他僅是個主要的投稿者與指導者，而不是獨裁者。至今每日快報已銷至二百六十萬份，在英國全國，僅遜於泰晤士報與曼徹斯特導報而已。

皮佛勃洛克對於才堪勝任的人，便不惜授與全權，以盡其長，這種政策，至今未變。有一次，人家

批評說他口裏說出的意見與他報紙的論調不同，他便答道：「雖然我閱讀過這些報紙，但這裏邊的文字並不完全是我寫的啊！」又有一個時期，故意反對他的主張，倒是最穩妥的辦法，漫畫家羅氏即於此大獲成功，他對於皮佛勃洛克傾心的每一件事，都加以諷刺，甚至於對神聖不可侵犯的帝國自由貿易，也照樣加以攻擊，有許多人至今尚以為這是皮佛勃洛克辦報最偉大的驚人手腕呢。

皮佛勃洛克初到弗利脫街（即倫敦的報館街）時，對於「兔子籠式」的房間表示輕蔑，當時的報紙，在十幾間小室中分頭編輯，皮佛勃洛克却把全部編輯人員聚於一室，生客進來，決辨不出誰是總編輯，誰是當差。這果然不大舒服，但在需要速率的地方，却有極大成功。

皮佛勃洛克一面經營報紙，一面遂開始從事政治活動。他組織了一個新的政黨，他竭力攻擊鮑爾溫內閣，他幫助溫莎公爵商議他的婚事，他從事著述，寫了好幾本書，同時還一直在歎氣，說他的喘病更加厲害了。其實呢，他那喘病不過是一種心理在作祟，他因為一時不能引起人家注意，遂藉此請上一大批醫生來，或作一次長程的旅行。他在就任飛機出產大臣之前，他的喘病鬧得非常厲害，他一天從早到晚，連咳帶喘，簡直連話都不能說，但自從他就任飛機出產大臣以後，他的喘病竟恍然若失，連一個噴嚏都不打了。

在戰時的英國，飛機出產大臣的責任之重，實非普通一般職守可比。皮氏之所以任這個事，當

然是他老朋友邱吉爾的主意，邱吉爾會請他勉爲其難，並且還允給他充分的援助，一切措置設施，都任他自由自在的去。

從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起，皮佛勃洛克就坐在邱吉爾所指定給他的辦公桌旁了，靠他的才識胆略，就能決定戰爭的勝利。他坐在桌旁，時而沉思，時而狂吼，在外面走廊和穿堂內的人，都用尊敬的語氣，談着這位大臣的這樣那樣，正如若若干年前談到他的父親一般，但是突然之間，這位戰時內閣的健將會發出叫聲，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他喊着：「我的朋友，我要告訴你們應做的事，我要你們今天就做，我要你們立刻到那所工廠，我要你們把我的話轉告他們。」

皮佛勃洛克勳爵蹲坐在辦公桌旁，有一躍而起之勢，經他若干月的督促，他的辦公桌已爲舉世所矚目了。英國大多數閣員，祇在灰褐色的房間中工作，辦公桌是陳舊的，壁上的圖畫是褪色的，從窗中望去，祇能看到空白的牆垣，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或是幽暗的方場而已，惟有這第一任飛機製造大臣則不然，他辦公處地位既高，故能高瞻遠矚，俯視倫敦。當他怪聲吼着「我們要趕快把飛機升空」之時，那一種莊嚴的姿勢，使他的言辭分外生動有力。他說話的姿勢祇有一種，雙臂舉起，手掌搖動，好像請求上帝斥責那些猶疑怯懦的人一般。他的右手向窗搖動，左手徘徊於四架電語之間，兩眼却注視着辦公桌中央一個未爆發的定時炸彈。

皮佛勃洛克的祕訣在那裏？他的工作是怎樣？他成功了嗎？若干年前，漫畫家羅氏常把皮佛勃

洛克畫成一個「強盜男爵」，披着外氈，戴着寬邊帽子，上插羽毛，腰懸短劍。皮佛勃洛克倒很歡喜這種諷刺，便把羅氏僱用了。

在漫畫家羅氏的筆下，皮佛勃洛克總是一個露齒怪笑的衰老小人，有多年之久。從他自辦的報紙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似乎粗率而敏捷，新自西半球跑來，不諳英國禮貌，但能努力奮鬥。可是數百萬人依然以「報界怪人」目之，這原是英國人一種輕蔑的口吻。不過皮佛勃洛克並不是一個小丈夫，他身材雖偉，高逾五呎八吋，他難得露齒大笑，致損雅觀，加以性情柔和，人品很是漂亮，所以聲音雖然沙啞，也覺得溫柔動聽。他的老練與年俱增，頑劣的馬克斯（皮佛勃洛克的小名）已變而為皮佛勃洛克爵士了。

英國飛機工業情形，最初很是岌岌可慮，英國的飛機，英國的設計，和英國的技工工人，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但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製造數量不足，因為三十家左右的飛機公司，都各自為政，不相聯絡，全依自己的型式製造，他們好像不知道全世界有崩潰之憂，而一以太平時的「平衡生產」為依歸。

皮佛勃洛克初任飛機製造大臣後的第一句口號，就是：「我不要平衡生產！我要廢除平衡！我要飛機的製造迅速！我不要平衡生產！」所以這位強盜男爵就把飛機工業置於統一的基礎之上，緊急國防法既畀以權力，他就大權在握，派遣部屬分赴全國各地，視需要的緩急，把一廠的鋁金屬

撥歸另一廠，或是把一廠的飛機間架和零件取來，交與需要更急的另一廠。

人人都知道英國飛機製造部第一要務在收集鋁金，當時聽說英國有缺乏鋁的消息，缺乏的原因乃是部中祕密，然而皮佛勃洛克心理中的反應却很迅速簡單，他說：「假使果有缺乏，我要矯正這個情形。」經他用最足動人的態度發出呼籲，全國數十百萬的主婦，便立刻收集自己家庭中的各種鋁質器具，放在附近的廢物堆上，表示她們的愛戴。她們這樣的急公好義，慷慨爲懷，固然很可佩，然而皮佛勃洛克的所爲却不祇此，他已把國家最緊急的需要陳於國人之前了。因此他所主持的一部便常挂人齒頰，飛機工人亦被抬到公衆目光的最前線。這次關於鋁金的呼籲，出諸本能，不得不歸功於他早年在每日快報所受的訓練。

有人指摘皮佛勃洛克的發起捐助鋁器製造飛機運動，以爲這樣的事實在是多餘的，但是他們不知道皮氏的目的並不完全是想仗此增強空軍，鍋、罐、瓶子、捐的人雖極踴躍，但對於飛機的出產，究竟有多大用處呢？然而皮氏藉這番運動，却引起大衆對於空軍的注意，鼓勵國民對於抗戰的決心。

皮佛勃洛克在出任飛機出產大臣時，他對於飛機製造方面，以前是完全生疏的，然而邱吉爾在戰局危急的時候，取這樣一個門外漢任這重要的職守，倒並非選人不當，因爲皮氏所以異人的地方，就是具有一種團結組織的天才，無論叫他做甚麼事情，他都可以使辦事的人興奮起來的。所

以耿靈漢說，假使不要令皮佛勃洛克督造飛機，而令他監造戰艦，他的成績一定也是非常美滿的。自從皮氏擔任了飛機出產大臣後，關於他的行政方法，登時就有兩派不同的傳說。有人說皮氏一接任後就聘用了大批的職員，然後又開除了大批職員，這些職員，計算起來當較英國政府其他各部統共的人都多。還有一派的人則說：他實際上一個人都沒有開除過，他不過安排好了一套「技術」，想給部屬們一個印象，使他們都拚命的去做事罷了。據他們說，皮氏係預先串通好了一個人，令他穿好海軍大將或陸軍大將的制服，每逢他接待一位要人時，這位喬裝的人就走進他的辦公室裏去，皮氏登時將桌子一拍，對他吼道：「拿一個星期的薪水去，不要你幹了！」然後他很安詳的轉過身來向訪客道：「看見嗎？我辦事就是這樣，一些繁文虛套，官樣文章都沒有。」

但是無論這類的傳說是否可靠，皮佛勃洛克辦事時那種努力的精神的確是令人歎服的，他每天從早到晚，工作十六小時，有時甚至於連做十六小時以上。遇到甚麼事時，總是立刻就做，他尤其善於選拔人才，因才施用，他將事務交派與適當的人後，立即應用邱吉爾的那句名言，「勇往直前，不遺餘力。」

據他的屬下說，他就任後所喊的第一個口號是：「我們並不擬革除部中的繁文縟節，我們不需要這樣做，我們只要跨過這些繁文縟節，而不必加以革除。」他就職時所表示的第一個決心，即拒絕一切個人宣傳，他告訴自己，本人的地位很是微妙，不得不兢兢自守。他對待屬下的手段，有時

推心置腹，有時厲聲呵衆，有時故弄狡獪，雜然並用，令人莫測，即使受到最大打擊的人，也只好含笑忍受，除非拂袖而去，否則惟有耐心繼續工作。

皮佛勃洛克辦事非常積極，他部屬祇知奉命趕做不迭，更無暇去考慮，或去思索，不久英國的飛機產量即爲之驟增，而向美國訂購的飛機亦較前倍加。皮氏辦事務求迅速，他常用電話發號施訓，更無周折延擱之弊。他初任飛機出產大臣那幾星期中，動用金鎊達二百萬，在戰時千鈞一髮的危局中，他祇知埋頭苦幹，對於金錢是不加顧惜的。結果成績非常好，民衆對於英國空軍，本來非常焦慮的，逐漸變得很樂觀，戰局形勢起初是很惡劣的，後來逐漸趨穩定，就是邱吉爾對英國空軍進步之速，也表示贊賞。

有一件事情最能代表皮佛勃洛克的辦事精神，他第一天接任飛機出產大臣，就把所有監理飛機出產的人一齊召集，問他們需要多少時候可以交貨，大家都說至少須三個月。你猜皮氏怎麼說？他說：「你們一班人中，誰能在明天早晨將貨給交出來？」這話聽上去雖帶些幽默，但他說時却充滿了一種誠懇的口氣，流露出對自己、和對於屬員所具的信心。他的話真有效力，手下的人聽了都決心努力去幹，飛機工廠的廠長，工人，都不停的趕着工作，出產頓時爲之改觀。

因爲皮佛勃洛克熟悉加拿大與美國金融界的內情，所以能得到許多有力者的幫助。他要美國飛機，居然就能得到美國飛機，而且逐月增加數量。但他並沒有表示過分的樂觀，憂愁困難，和勞

苦工作，都是他所十分重視的。

據說皮佛勃洛克前往美國時，曾對美國一班飛機製造商說：「你們可別存這麼一個念頭，以爲你們無論造的甚麼亂七八糟的飛機，我們英國人都要買。」不論這傳說是否屬實，皮氏當時的心理的確是如此的，他總以爲英國出產的飛機是好的，所以當英國感到飛機缺乏，來不及製造時，皮氏雖竭力設法向外國去訂購，然而提到他本國出的飛機，他仍是稱贊不置。

他本人對於航空也非常有興趣，他自己擁有五六架各式的飛機，自己還曾去學習過駕駛飛機，不過結果不會學會。幸而他的大兒子瑪格思體貼親心，他恰巧對報業沒有興趣，而對於航空却極擅長，所以當老皮佛勃洛克一面正在督責英國工廠加緊趕製飛機時，小皮佛勃洛克一面正在鄧扣克上空，駕着戰鬥機和德國的空軍拚命在廝殺，他在英國皇家空軍隊中服務的成績是，共擊落敵機八架。皮佛勃洛克有一個女兒，前嫁亞基爾公爵，後復宣告脫離，她就住在瑪格思駐守的飛機場附近，每天下午，皮佛勃洛克公事完畢後，在寫字間內還徘徊遲遲不去，直待瑪格思由他姊妹屋內打來電話，說他夜襲的任務已畢，現已安然返防，才安心去睡，從這種地方，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老勳爵是何等舐犢情深。

皮佛勃洛克很喜歡美國地方，通常他每年總要到美亞米(Miami)去住上一個月。他又愛搜集一些小巧精緻的玩意兒，有一次他往美國去時，看見小型的無線電，喜歡極了，連忙買了三隻，預

備帶回去給朋友們看，以為他們見了一定要驚異的，豈知到了英國時，發見還有更小巧的無線電在市上出售，皮佛勃洛克又購了幾隻，後來每逢宴飲時，總將這些心愛的無線電開着。

除了無線電外，皮氏還喜裝電話和記述留聲機，記述留聲機他裝有三具，電話則更多，可以說是全英國第一，有人說他家內電話之多，簡直像一個城外小電話局，他大概要取左右逢源之便，所以房間每一個角落裏裝的都是電話，當他任飛機出產大臣後，第一件事又是添裝一具新的電話，但已沒有地方可裝了，經過數次籌思，才決定裝在他的洗澡間內。

此外皮氏的癖好是旅行，考究飲食，他每逢假日或公餘之暇，即往各名勝地方游覽。他又是出名的老饕，平時珍饈佳味，翻奇出新，據說他坐上筵席後，簡直猜不出他吃的是甚麼東西。

莫利遜

以前在邱吉爾戰時內閣裏任保安大臣，現在又在阿特里的工黨內閣裏任參議院主席兼下院領袖的赫伯脫·莫利遜，他和英國的新外相貝文一樣，都是工黨領袖之一。勞工運動中以基督教名字爲人所熟知的，只有莫利遜一人，英倫士女，即使是從未與他有一面之雅，也常常談到這位「赫伯脫」，便是與勞工運動漠不相關的人，也不會問「赫伯脫是誰？」工黨中最默默無聞的黨員，也有和他水乳交融的感覺。倫敦的工人，都當他是一個朋友。他在倫敦街道上行走時，警察，報童，女店員和運貨汽車夫，都會向他喊：「哈囉！赫伯脫！」這位不戴帽子，手提皮包，匆匆忙忙走着的莫利遜，這時便面露笑容，獨眼閃爍的不住向後揮手。

態度溫柔和藹的莫利遜，與沉鬱嚴肅的貝文，正是一個絕對相反的對照，他好像一頭啾啾唧唧的小鳥一樣，面上時常露着微笑。但他對於辦事庸碌者却不肯輕易放過，有如麻雀的攫取麵包屑一般。他時常像公雞一樣的昂首伸頸，睥睨一切，他驕傲的本性，使他成爲一個辯駁家而不似一個演說家。他具有工作的絕大能力，他坐在寫字檯前，雙袖捲起，領帶解開，頭髮根根豎起，可是他的頭腦中秩序井然，絲毫不亂，有如編號排列的檔案櫃，無論大小事件，可以一檢即得。

當倫敦慘遭德機轟炸時，平民士氣已成爲軍事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防空壕是不能倉卒立就的。但若以負有防空責任的大臣一職，昇與素爲倫敦人士所信仰的人物，民氣當可爲之一振。於是赫伯脫莫利遜便從軍需大臣調任保安大臣，那種重大任務只有他一人負擔得起，因爲保安大臣實爲戰時內閣中三大要職之一。擁擠在臨時防空壕內的倫敦東區居民曾互相稱慶道：「有莫利遜在那裏，就不妨事了。」

這位負着水、電、煤氣、溝渠、糧食等複雜機之責，兼負撲滅燒夷彈，移去定時炸彈，折毀受損房屋，支撐其餘建築物，救死扶傷，安撫災黎，和爲八百萬人民建造防空壕之責的人物，却是一個警察和女傭的兒子。

莫利遜曾在一九二二年當選爲國會議員，一年之後，他就失去議席，一九二九年，又在總選舉獲得勝利，重入議院，直到今日。他在麥唐納的工黨政府中做過運輸部長，曾做了兩個月的樞密院長，卽入內閣，爲年齡最幼的閣員。

一九三一年，麥唐納背棄工黨，政權復落於保守黨之手，莫利遜因爲已證明具有組織的天才，所以政府昇以某項要職，年俸五千鎊，他却辭而不就，甯願退居倫敦工黨幹事，年俸僅五百鎊，外加國會議員的年俸六百鎊。

一九三四年，莫利遜實現二十年前夢想的機會到了，是年工黨獲得倫敦市政府的控制權，莫

利遜得市議會工黨議員的擁護，開始他的肅清工作，改造滑鐵盧橋不過是第一步，四百年前莎士比亞已聽到「一條綠蔭地帶環繞倫敦」之說，但是荏苒光陰，直到莫利遜手裏方始宣布他的綠蔭地帶的計劃，並開始收買倫敦郊外的土地，闢作許多公園和廣場。

莫利遜反對因緣謀事，真有非常的決心，沒有人得擅以恩惠許人，沒有人能夠推薦親友。倫敦市政府有七萬六千個職員，常常有人問市議員：「可以替我謀一個位置嗎？」他的答覆常是不能，你可以和他人一樣申請，但不能仗着勢力謀事。」一般職員都受着警告，假使有人敢收取回扣，立即開差。倫敦市政府每年經費不下三千六百萬鎊，超過瑞士一國預算，此項經費，大半用以購辦貨物，內中如門戶四萬三千扇，雞蛋一千萬枚，信封一千九百萬個，真是奇怪得很，各項合同，都採用嚴格的投標制度。

誰都沒有想到，一九三四年莫利遜在倫敦議會的工作，六年之後，會成爲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倫敦人對於新政功效，頗爲滿意，一向阻礙交通的房屋都被拆毀，街道一律放寬，使得救護車和救火車，可以疾馳而過，趕往災區。救護及消防事宜，均經改良，立下今日的基礎。七十二所市立醫院，佔倫敦全部醫院病牀四分之三，悉經改革，設備一新，病人、醫師、護士，當時均莫大歡喜雀躍，今日的倫敦人民，尤爲感激不置。一向被認爲不能住人的許多工人住宅，盡行拆毀，改造成整潔的公寓，而以廉價出租。並在倫敦郊外建造工人住宅，道旁徧植樹木，租戶皆由倫敦最擁擠

也是今日被炸最烈的區域遷往。倫敦學校經費，年需一千二百萬鎊，各校亦經改良擴充，並添建不少新校，用以收容無家可歸的人。各項社會事業，如溝渠、排洩、瘋人院、孤兒院、盲人院、及公共救濟等，悉經整頓，可是工黨在三年任滿之時，他們所希望改良的事業，實際上成就的還是寥寥無幾呢。

二次大戰爆發以後，莫利遜既做了保安大臣，便負有防範外國僑民及全國防空的責任，他的次官是英政府中唯一女官威金生。莫利遜就任後三星期中，即採用領票制度，以免人民鵠候入防空壕，他又訂購一百七十五萬具牀架，供防空壕之用，開放私人大廈地下層，供公眾躲避空襲，在各休息場所，大防空室及地下車站，供給救傷設備，趕速照料無家可歸之人，並在冬夜設法使防空室中溫暖，擴充地底隧道，宣布在冬令繼續實行日光節約時間。他知道自己自己的工作較他的寫字檯面更闊。當柯文屈萊突然被炸之時，他立刻自倫敦趕去，在炸彈如雨之下親自指揮救護。

莫利遜不獨於現有各種工作深悉其緩急，且能廢除一切繁文縟節，所以深得工界的信任。他沒有強大的工會做後盾，然而因為受人信任的緣故，依然不失為工黨領袖。他雖是一個黨派人物，却能特立獨行，他執法雖嚴，却具有悲天憫人的心腸。當他講到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時，他不光是舉出這個數字，他並懷念到這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家屬的悲慘情形。他也不是一個感情主義者，社會的不公平，引起他冷酷的憤怒，而渴望立刻能予以補救，祇要有一個人居處不安，衣服不完，食物不飽，教育不週，他便不能引為滿意。

已故的海爾敦勳爵曾評論莫氏說：「他在危急之時，具有一個冷靜的頭腦，他知道自己的心理，他的政績，廉潔精明，成效卓著，他決不會辜負我們的。」

蒙高茂萊

聯合國攻歐陸軍司令官英國蒙高茂萊將軍，是愛爾蘭人，生於一八八六年，他的英名現在是和艾森霍華將軍同樣的膾炙人口了。他雖然是一位將才，但作戰極為謹慎，在盟軍中向有「小心朋友」(‘Prudence-Forbids-Collow’)之稱。他的作戰方略，處處小心翼翼，他有一個信條，就是：「勝利的關鍵，在於陸海空軍完全一致。」他的戰術，在自己方面沒有獲得制空權以前，決不輕事戰鬥。

蒙高茂萊將軍是和麥克沃塞將軍一樣，由失敗到成功，保持着「雖敗猶榮」的光榮紀錄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攻法，英國以盟邦的地位，派二十餘萬大軍赴法，和法軍並肩作戰，但因法軍指揮作戰的將領的庸懦，以致英國遠征軍和法比軍隊同被德軍包圍於比利時和法國西北部海岸。當時英軍的形勢岌岌可危，很有全數被德軍俘虜的可能。蒙高茂萊將軍於萬難的環境中指揮英法聯軍向西撤退，北部的英國遠征軍和比軍被迫退至許爾德河。到了五月十二日，德軍突破處已展至英吉利海峽沿岸的亞倍維爾，在這以北的聯軍，遂完全陷於孤立了。

英軍這時已感到無法可施，便開始向海峽各口岸撤退，作登船歸國之計，豈知德軍已沿岸抄襲，想把這三角地帶全部封鎖。自此以後，法蘭德之戰，就變成三角形兩邊的包圍戰了。比軍孤立無

援，遂於五月二十八日投降，英軍左翼空虛，大受威脅。德軍滿以為可把孤立的英軍一網打盡，不料正在這時，英國已集合海峽對岸的全部飛機，而德軍則將大部空軍用於索姆河的南面，以防法軍主力的反攻，使英軍驟然獲得了暫時的局部制空權。

英軍又得天時之助，海峽濃霧瀰漫，六百六十五艘船隻，遂得在兩日之內，載運十一萬大軍渡海回國，以後四日，陸續被救的又有十六萬人。

鄧扣克的撤退乃是近代戰史上的一幕偉大的奇蹟，當時在德國的包圍轟炸之下，居然能撤退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幾乎是令人難以相信的，然而蒙高茂萊將軍却順利地把這撤退工作完成了。由於鄧扣克撤退的成功，提高了英國人的自信心和勇氣，他們都相信獲勝的機會已增至百分之五十，必能獲得最後勝利，蒙高茂萊更有這樣堅固的確信，他說：「英國人每戰皆敗，但最後一戰必勝。」

果然，到了一九四三年，蒙高茂萊便又捲土重來，擔任北非英軍最高司令官，和德軍相遇於沙漠戰場上，他在北非會戰中，和德國的羅美爾元帥真可說棋逢敵手，將遇良材。

沙漠戰爭和陸地戰爭不同，只有海戰差堪比擬，海上交鋒，兩軍在何處作戰，並無關係，即使通過國門，也無妨礙，只要敵船遭受挫折，任牠們前進多少遠，絲毫不生影響。在沙漠裏作戰的唯一戰略，即在重創敵軍，使他的人力物力遭受最重大的損失，而以消耗敵人，打倒敵人為最後目的。所以

沙漠戰爭是很不容易的，而領導沙漠戰爭，尤非傑出的將才莫辦。

關於沙漠戰爭所可說的，遠較在肥沃土地上的戰爭爲少，在沙漠作戰的兵士，必須忍受人類所可遭遇的一切痛苦。

沙漠中最厲害的無過於風，當五旬風挾着赤道一帶的沙土向南吹來，空氣中便充滿了一股橙黃色的濃烟，使人目力所及，不能達十五呎之外，這時候只有戴着面具，纔能呼吸不染塵土的空氣。風力非常強勁，能把軍用車吹離軌道，有如吹倒帳幕一般的容易，只要大風一起，兩軍的戰鬥就會立刻停止，這時人們的思想，除了避免窒息以外，其餘都顧不得了。同時氣溫驟升，陸上景物逐一消滅，塵沙蔽空，不見天日，地中海的怒濤，像大砲一般打擊着山巖海岸，就是海戰也不得不被迫停頓了。不過五旬風其來雖驟，其去亦速，一剎那間，遮天蔽日的黃烟重回大地，於是交戰又開始了。

和風同樣難以禁受的是熱，尤其是在夏天，赤日當空，溽暑凌人，真是酷熱不堪，太陽從熱沙上反射出來的光芒，有時簡直使作戰的士兵會瞎掉眼睛。而空氣的枯燥又使人乾渴欲死。此外，白天還有一種蒼蠅，成羣結隊的直撲你的口腔耳鼻，夜裏有一種沙蠅，在你全身露出的部份，刺刺不休。所以沙漠作戰的苦勞，決非常人所能想像。

作爲戰場的北非沙漠地帶，尤其是酷熱的地域，從海岸往內地走五六哩，空氣就異常乾燥，氣溫普通在二百度左右，有時甚至升至二百三十度。在這種時候，戰車渾身灼熱，幾乎不能觸手，就在

戰車裏面，溫度也在二百度左右，可是一到晚上，却又寒冷異常，非攜帶禦寒工具不可，這是因為沙漠不能吸收太陽所發的熱力的緣故。

在沙漠裏想要隨時舉槍開火也極困難，來福槍和機關槍管隨時會被沙粒塞沒，阿拉伯人慣用破布裹住槍膛，塞子塞住槍口，防止沙粒，但行軍時倘遭遇敵方斥候隊的埋伏，就要猝不及防，遭其毒手了。

沙漠裏很少掩蔽之所，不過在古羅馬時代，曾在這裏的地下，鑿通堅硬的岩石，築有蓄水池，在沙漠的寒夜裏，兵士們就都借此以為庇寒之所。白天裏，兵士們大部份艱苦的工作是掘沙，他們在炎熱的早晨，就要佈置坦克車陷阱，或者挖掘壕溝，可是往往一到夜間，大風忽起，沙土倒吹，便把一天辛苦工作的成績，完全消滅了。即使以鋼鐵築成範圍，也對付不了這種目不能見而迅速無比的地面變動。

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最使蒙高茂萊將軍感覺煩惱的，是關於英軍的給養問題，其中尤其重要的一項是關於飲水的供給。說起飲水問題，和沙漠作戰實有密切關係，飲水的來源來點是沙漠戰爭中敵對的兩軍費盡一切努力所爭取的目標，在北非沙漠地帶，除了極少數污濁的井水以外，幾乎沒有飲料，而每個英國兵每天所需的水量，却在半加倫左右，把這數目用人數加起來，再加上車輛的消耗，幾乎要成爲天文學上的巨大數字了。

幸而這一次的沙漠戰爭，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截然不同，因為已經有了二三種可貴的發明，其中之一，就是用冷卻器解決了飲水問題，方法是先用一根長而薄的金屬管子，插入與一隻二加侖汽油管相結連的冷卻器的蓋頭，冷卻器中的水一旦煮沸，其蒸氣就從管子傳到汽油管中，蒸氣就在這裏冷卻，再被吸收到冷卻器中。換一句話說，就是水到氣體液體的循環，其分量不致如何減少，因此汽車縱使在滾熱的道路上奔走一天，其必要的鮮水，祇需三合一勺光景。

經過歷時約一年多的苦戰，配合着美軍在北非的登陸，蒙高茂萊將軍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把軸心國在北非的軍隊全部消滅了，其中一部份是殲滅了，另一部份則成爲戰俘。當北非戰事告終以後，蒙高茂萊回到倫敦小休，那時他時常在戲院中出現，每一次他被觀衆發現後，就拍手大加歡迎，並請他當場發表一篇短短的演說，足見他在英國人望之高的一斑。

一九四四年六月，蒙高茂萊開始擔任反軸心西歐軍司令官，在艾森霍華將軍的麾下，率部在法國西海岸諾曼第半島登陸，很快的於短時間內席捲巴黎，開闢了第二戰線，德軍雖竭力企圖抵禦，在德國西部邊境亞琛一帶利用齊格斐防線從事頑抗，可是頹勢已成，無法挽回，一九四五年五月，西線的英美盟軍與東線的蘇軍在德國境內會師，從此澈底消滅了納粹德國。

蒙高茂萊將軍今年已經五十九歲，但他仍舊非常愛漂亮，時常喜歡打紅色的領帶，十分注意服裝。現在戰事告終，他可以永久享受承平之福，出入於戲院，受英國民衆的熱烈歡迎了。

蒙特巴頓

英國東南亞洲反軸心軍總司令蒙特巴頓將軍，於一九〇〇年生於倫敦，今年四十六歲。

他是英國皇族之一，幼時生活優裕，受着貴族化的教育，他雖生在貴族家庭裏面，却自幼就對軍隊生活感覺興趣，及長，遂正式負笈入陸軍大學專攻軍事學識。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蒙特巴頓的年事尙青，所以並沒有從軍入伍，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却以軍功晉級爲上將了。最初他本來擔任歐洲方面作戰的任務，後來英政府鑒於歐洲戰線業已得利，同時美軍在太平洋戰線上又大獲進展，爲了夾擊南方的日軍計，除由美軍在正面担任主攻以外，東南亞洲方面的英軍，也擴大組織配備，把原有的駐華艦隊和東亞艦隊擴大爲太平洋艦隊，以佛萊塞上將任太平洋艦隊司令，更任蒙特巴頓爲東南亞洲反軸心軍總司令，其下更置有陸海空三軍司令官。

英國在遠東，本來有一個堅固的軍事堡壘，那就是新加坡，英國自第一次大戰後，就感覺新加坡有建築軍港的必要，經過十五年的經營，艱難締造起來的新加坡軍港，已經能夠停泊英國最大的軍艦，並且還增闢了遠東最大的飛機場，此外在新加坡島的四周，裝有長距離放射程的大砲，可

以阻止他國軍艦的來攻，同時裝有高射砲，防衛飛機的襲擊，爲了鞏固新加坡要塞的防衛，英國在這裏配置了澳洲軍的勁旅和大批新式轟炸機，雙引擎和單引擎的戰鬥機，可是誰都想不到這堅固的新加坡要塞，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短短的幾天內就陷落了，造成這次軍事上的失利，前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爵士和英國駐華艦隊總司令蘭敦中將實難辭其咎，儘管他們諉說在新加坡的防務工作中，根本未料到日軍會由馬來半島向南進攻，但以如此堅強的軍事要塞，竟不能固守十天半月之久，防守者的職責實在不容輕加諉卸的啊！

英政府鑒於遠東方面初期防禦戰的失利，乃決心從青年將校中選拔幹才以繼其缺，於是這位以訓練北非登陸奇襲隊而聞名於世的蒙特巴頓便被邱吉爾所選中，任命他爲東南亞洲反軸心軍總司令，擔負整個東亞戰區英軍作戰之全責。

蒙特巴頓受命的時期，正是英國在遠東方面的戰局極端危險的時候，所有殖民地和自治領，除了印度和澳洲以外，其餘如緬甸、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均已全部失去，三萬五千噸最新式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復被日本所擊沉，日本軍隊且由緬甸邊境進攻印度，當時的形勢實大不利於英國，然而經過蒙特巴頓的一番整理以後，英國軍隊就逐漸由劣勢轉爲優勢，過去英軍的失敗，是因爲和盟邦缺少聯絡，各自單獨作戰，容易爲日軍各個擊破，蒙特巴頓深知此項缺點，所以從他就任以後，英國在遠東方面和中、美兩盟邦的聯合便更加堅固密切，他的夫人亦出自名門，受過高

等教育，愛好旅行，不久以前曾訪問重慶。蒙特巴頓自己則曾參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起至廿八日止的開羅會議，和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巨頭共同商討對日作戰計劃。

蒙特巴頓感覺英軍在遠東方面的失敗，指揮系統的紊亂亦是一因，所以他就任以後，爲增強東亞方面的陸軍起見，在一九四四年後半，即重新編成「東南亞洲反軸心陸上軍」(A.L.F.S.A)內中包括英國第十一集團軍，印、緬戰區的美軍，以及駐印、緬的中國遠征軍(滇、緬方面爲衛立煌將軍，印度方面則爲鄭洞國將軍)而要求起用前在義大利戰線之英第八軍司令奧里符·李斯爲總司令。李斯於十一月中旬抵達印度，即以英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兼東南亞洲反軸心陸上軍之資格，在印、緬戰線擔當實際指揮作戰之責，將進入印度邊境之日軍逐回緬甸，並乘機攻入緬甸，一方面蒙特巴頓爲配合陸軍在緬甸境內之反攻，命令太平洋艦隊協同作戰，並遣派軍隊在緬甸、日溪等處實行登陸作戰，這時美軍正進攻菲列賓，蒙特巴頓這種東西呼應的戰略，一時使得日軍手忙腳亂，疲於奔命。

爲了英國在太平洋方面艦隊的實力不如美國的強大，所以他在東南亞洲的海上也不能作主力的進攻，只好從事牽制性的作戰，這種戰略被蒙特巴頓巧妙地運用着，他配合麥克沃塞將軍的跳島作戰計劃，不斷以其艦隊駛近蘇門答臘的西北部，利用艦隊向岸上射擊，牽制日軍在太平洋上的兵力，當美軍哈爾賽部下第五十八機動部隊向台灣出擊的時候，亦復乘機向印度洋中尼

科巴羣島進攻，日方雖深憾他的搗亂，但也拿他無可如何。

蒙特巴頓的這種牽制性的海洋游擊戰，現在終於已經收穫他的果實了，英、印軍隊已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在新加坡登陸，重新把這遠東直布羅陀要塞收歸掌握，計距以前退出的時候為三年六個月又十八日。

華維爾

現任印度總督華維爾將軍，最近曾飛往倫敦，現在已經回返德里了。這一位深明韜略曾經寫過「統率軍隊的藝術」與「論將才」等作品的英國著名的儒將，他曾擔任過近東英軍總司令，又曾在蒙特巴頓以前，擔任過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現在則是英國駐印度的總督。

華維爾將軍的外表很整潔，雖然看起來似乎略覺矮胖。他性格溫和，靜默寡言，所以曾經有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一語千金華維爾」。他學識超羣，大英百科全書中有十二項目是他著作的：讀書甚博，於莎士比亞、勃朗寧、伍德好施的著作尤所喜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華維爾是旅團長，他於耶拉普斯一役中左目失明；深惡那時法國迂緩殘酷的戰略。他注重出敵人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爭取勝利的戰略。那是華維爾的長處，是在巴勒斯坦於沙漠戰略大師阿倫巴那裏學來的。他從軍於阿倫巴的部下，後升任為參謀總長，學了許多本領，後來便拿來用以攻擊義大利。他曾有一句話說：「良將好似賭徒。」他曾出版了一本關於他所崇拜的人的傳記，書名叫「偉大的阿倫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後，華維爾曾游歷俄國七次，他能講流利的俄語，這種語言於這次戰爭

中對於英方的將軍也許還有用得着處。他見俄國試驗傘兵，很感興趣，乃寄信給本國，對於傘兵甚加讚許，然而軍部不加重視。後來華維爾曾於對義戰爭中利用傘兵，英軍利用傘兵的，推華氏爲第一人。

華維爾思想新穎，於過去多年中往往使英國軍部方面甚感不安。一九三六年，英軍於阿爾特蕭脫地方舉行演習，那時依照規定，一師的兵附有輜重車部隊，華維爾爲指出牠的錯誤計，乃命以一師附有輜重車的軍隊開拔於路上，結果路上交通阻滯，步兵及車輛均陷於停頓狀態者長至十五英里，於是此後軍隊不再附設是項無用的配備，然而同時引起軍部的不悅，華維爾乃赴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曾使數位將軍英名掃地，華維爾於一九三七年抵巴勒斯坦，這時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間的變亂正劇，華維爾以鐵一般的手腕壓平暴動，這是件無趣的工作，可是他終於使巴勒斯坦恢復了秩序。

一九三九年的七月，華維爾受命爲近東英軍的總司令，在法國挫敗以前，英軍駐埃及的軍隊只是當地的衛戍軍，乃是在法將魏剛統率之下的。十二月中在華維爾統率之下獲得勝利的英軍，乃是六月以後才建樹起來的。

英國駐尼羅河的陸軍乃是近代史中最雜色的軍隊，其主力由十萬英軍，三萬澳軍與新西蘭

軍所組成，然而此外還有印度、非洲、亞洲土人所組成的軍隊，以及自由法人、捷克人民、波蘭人所組成的軍隊。每個以民族為單位組成的軍隊各自保存其個性與習慣，統率土著軍隊的英國長官，個個都說土著的言語，夜間去視察沙漠中的軍營的人，可以看見新西蘭兵圍着火跳舞。印度人在打佛座，回教人在以瓶蓋架造神座。

這個軍隊的給養問題頗難解決，華維爾雅不願給雜色的軍隊一律吃英國食物，於是他使阿拉伯兵和印度兵有米吃，為新西蘭人特備蔬菜，為法兵備紅酒與麵包，使馬爾蒂斯（Maltese）人有通心麵吃。

華維爾讓各色軍隊保存他們的個性，因此能夠造成極佳的士氣，土著軍官要求他下次進攻時讓他們擋頭陣。在沙漠中，華維爾常常早晨頭望天空，以足測驗地上的沙，然後說道：「弟兄們，據我看來今晨的沙有澳洲氣，太陽有法國人的神氣，今天由澳洲軍與法國軍領隊，這次戰爭中聯軍作戰時唱歌的，還是以華維爾統率下的軍隊為始，澳洲軍使綠野仙蹤中的歌曲成為著名的軍歌。」

十二月九日的早晨，開羅的英美軍事記者突為總指揮部所傳見，近東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身倚整潔的辦公桌，手執一紙，他沒有說廢話，直截爽快的說道：「諸位，今天清晨我們軍隊進攻沙迪·巴朗尼，據第一次的戰報，我們開始進攻後兩小時，已佔領我們的第一目的地，軍事行動正在進行着。」

這是繼鄧扣克後最大的英方軍事消息，華維爾將軍望了望記者們的臉，面現微笑，他說道：「我不告訴你們時，你們之中有知道我們軍隊已在開始進攻的嗎？」關於這問題，甚至兩天前曾與沙漠中的軍隊在一處的記者們也回答不知，軍事家多以為處此空中偵察機發達的時代，沙漠中以奇兵襲擊的戰略已不足取，華維爾以為不然，他說這次計劃早已奠定於前一年：「我每天坐在辦公室內，天天望着義軍陣線的地圖，最後我深以為敵人的陣線是有缺陷的，我們能以少數的軍隊擊潰他們。」

這次襲擊乃是建立於一個巧計上的，在到沙迪·巴朗尼的路上，英軍造了一個假的大軍營，看來像是攻擊的根據地。路上的運貨汽車日夜往來不息，似在運輸軍需品、坦克車、運貨汽車、軍火庫，都是以木頭假造的，實則主營設立於沙漠的南端，較假的為小，當英軍人數增防到義軍的一半時，華維爾下令攻擊。

白天的時候，步兵向沙迪·巴朗尼義軍陣地開拔，揚起一片灰塵，故意使義軍望見，一如擬作正面攻擊似的。那天晚上，貨車把他們載到實在的前方軍營去，裝甲軍隊在那裏等待着，清晨的時候他們開始進攻，義方的裝甲軍隊駐於沙迪·巴朗尼，毫無準備，被襲擊時他們不及上車駕駛，而四圍的英軍便迫近沙迪·巴朗尼了。

英軍依照預定計劃向義軍攻擊，攻無不克，節節勝利，義方在北方的軍勢全被摧毀，世人乃與

德國凱德爾(Keitel)將軍表同意道：「華維爾是英國最好的將軍，他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非洲和近東在華維爾指揮之下的土地幾及二百萬方里，他的辦公室在開羅，房間很小，裝飾很簡單，他在那裏運籌帷幄，多數的時間化在戰場上，時時乘飛機飛到英軍遼遠的陣地，如西區的沙漠、東非、希臘等處。他喜歡到遠處的軍營裏去，坐下來與軍官們詳細討論當地的局勢，在西區戰事發動之前不久，他站在依里德里雅的一座小山上，把單管望遠鏡放在不瞎的右眼，看望英義兩軍的作戰。里比亞戰事發動時，他乘了飛機來往於開羅與前線之間。

華維爾一天工作的時間雖然很長，然而在空閒時還常常作運動和社交生活，他於早晨游泳和騎馬，有時於中飯之後開始工作之前打一下高爾富。傍晚時他偶或到華麗的米拿飯店中去吃點飲料，華維爾一家的人於星期日宴客。

開羅的閒人與義大利奸細們想自華維爾的社交生活上偵知軍事行動，這是大錯的，於西歐開始作大規模進攻的前一天，他乃坐在米拿飯店的陽台上，在飲雞尾酒。這也許出於故意，目的或在欺蒙義軍，然而華維爾的主要事務確於事前早已安排妥當了。不管事成事敗，他總不慌不忙，依照預定計劃進行，十一月中，消息傳來，說是英屬索瑪里蘭的京城勃巴拉已告失陷，華維爾照常於早晨游泳。十二月裏，西歐戰事開始時，他與埃及國王佛樂克(Farouk)同出打獵，其處事的鎮靜，往往如此。

華維爾手下的指揮官作戰時有廣泛的處置之權，作戰勝利時華維爾悉歸功於他們。里比亞一役，除使華維爾成爲英雄外，還有亨利·美德蘭·威爾遜將軍與利却·奴琴·奧康納將軍二人亦成爲英雄，這種獨立作戰精神甚且爲兵丁所具備。華維爾曾說：「我理想中的步兵須機警如獍兒，並須是個良好的射手。」

佛萊塞

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佛萊塞將軍，生於一八八八年，現年五十七歲。曾任東印度艦隊旗艦參謀，對於東南亞洲的情形相當熟悉。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起時，佛萊塞初任地中海艦隊參謀長的要職，對於英軍在北非戰爭，曾給予莫大的助力，並以全力封鎖義大利艦隊的活動。邱吉爾原是海軍界的巨頭，他深知佛萊塞的能耐，所以拔升他為英國本國艦隊司令長官，於是佛萊塞一躍而為「全英海軍的陣頭人物」。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英國東洋艦隊的威爾斯親王號及勇敢號等，自新加坡出發，突入日軍作戰海域，馬來洋面一戰，竟使英國海軍蒙受前所未有的恥辱。自此以後，英國海軍經過很長的時期都沒有活動，直到一九四四年秋，隨着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的進展，邱吉爾在下院會議中陳述：「太平洋戰線，最高潮的來到，恐怕要比較預料為早，所以東方海域的英國艦隊，勢非大加增強不可。」由於這種觀點，他遂派遣「全英海軍的陣頭人物」佛萊塞到東亞來，繼海軍大將蘇馬威爾之後，為東洋艦隊司令長官，可見他重視東亞戰線的一班了。

英國東洋艦隊，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改稱為太平洋艦隊，仍由佛萊塞任總司令之職，以

澳洲的墨爾鉢爲根據地，康令司大將所率領的澳洲艦隊，亦隸屬於佛萊塞麾下。英國海軍部另外又新編一支東印度艦隊，以亞薩·巴哇中將爲司令長官。其作戰區域，與佛萊塞相反，因爲太平洋艦隊，是和美國協力，在廣泛的作戰水域內活動，而東印度艦隊，則是專和駐在錫蘭島康地的蒙特巴頓東南亞細亞反軸心軍司令部保持密切聯繫的。

佛萊塞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就任以後，即積極佈置，一反過去英海軍在太平洋上採取守勢的狀態，而改取攻勢，配合美海軍在太平洋上的進攻，盡其聯合作戰的任務，牽制日本海軍兵力，同時復採取避重就輕的戰術，以期減少損失。十月十七日，開始空襲尼科巴島，十一月五日空襲新加坡，此後繼續對新加坡、檳榔嶼等地空襲。同時在印度洋東部海域，英國潛水艇亦開始活動。現在英國游弋於亞細亞水域的戰艦，共有數十餘隻，其中屬於喬治級（三萬五千噸）三隻，伊麗莎白皇后級（三萬一千噸）三隻，勞哀耳弗倫級（二萬九千噸）四隻，尚有義大利投降的戰艦，及法國被沒收的戰艦，也都在亞細亞水域內。一九四五年一月，由巡洋艦、驅逐艦、航空母艦等所組織的太平洋艦隊，開始抵達墨爾鉢，於是在錫蘭島的科命布，以及從印度東部到緬甸西部的沿岸地帶，便都成爲英國海上勢力的活動範圍。同時，佛萊塞並派一部艦隊到菲律賓羣島的四周去活動，以配合麥克沃塞上將的非島作戰。

一月念四日午前，以大型航空母艦三艘爲基幹的英國海軍機動部隊，爲了策應美軍的太平

洋攻勢，開始在蘇門答臘島西南洋面出現，飛出艦載機一百四十架，空襲巨港，使日本地上設備蒙受重大損害。因為蘇門答臘是日軍重要外廓線，所以英軍直接破壞該地區的資源和生產設備，對於日軍的打擊很大。另一方面，又用多數戰鬥用船團，組成護送船團，伺機在印緬邊境一帶海岸登陸，當日軍由緬甸海岸之阿凱普撤退時，英軍登陸部隊即行侵入，展開沿岸機動作戰，逐漸由阿凱普進展至米愛朋，同時另一部分軍隊，復在拉姆萊島登陸，在緬甸東部沿岸戰區展開熾烈鬥爭。

八月十五日，日本因不敵聯合國四面夾攻，由日皇下詔投降，念七日，聯合國大艦隊魚貫開入日本內海之相模灣，佛萊塞將軍所乘主力艦約克公爵號，亦在其內，其中桅高懸之勝利旗隨風飄揚，一似表示其已完成其任務者然。

九月二日，日本正式投降典禮在美國主力艦米蘇里號上舉行，佛萊塞將軍即為參加聯合國簽字之英國代表也。

斯達林

約瑟夫·史達林 (Joseph Stalin) 又名茨許柴許 (Dzhuzashvili) 1879年11月21日
日生於高加索喬治亞的笛地里洛村 (Didi Lilo)。

高加索本是南俄一個豐饒的地方，這裏正當歐亞二洲之間，雄偉的山谷，廣漠的黑海，以及那從中世紀所遺留下的城池礮壘，使這個豐饒的地方成爲俄羅斯之一個不可分的部份。

這個地方雖然富饒，但史達林的家庭却是非常貧困的。他們世代以補鞋爲生，直到他父親的時候，還仍然操着祖業。俄羅斯帝國之巨鷹的翅膀，對於貧窮的孩子，當然是不會加以保護，因之，史達林幼年的生活，也是在貧弱的艱難當中過去的。

幼年時代的史達林，人們稱他爲孩子槎槎，他沒好的玩具，也沒有進甚麼幼稚園。他日夜與那些街頭的孩子，一同在苦爾河畔過着流浪的生活。十一歲時他喪了父親，他母親縫衣度日，維持他們底生活。並送他到高立公立的教會學校讀書，十四歲的時候，他離開高立，由學校津貼他進了提弗里斯的神學院。他母親本是一個虔信宗教的婦人，他之把他唯一的孩子獻給上帝，當然希望他兒子永遠做一個侍奉上帝的使徒。

但是宗教的魔力，終於敵不過革命的狂潮，在俄羅斯的工人要求着麵包，鄉村的土地開始震動的時候，高加索的許多都市，也成了流浪漢和政治煽動者活動的中心。青年的史達林，雖然一面唸着聖經，但同時也不斷地偷看着馬克斯主義者的宣傳品。這些宣傳品喚起了成千成萬有自覺的青年，而史達林便是其中的一個。

十七歲時，史達林開始參加了革命的組織，並與社會民主黨互通聲氣，但他底行動因為不為學校所容，便被開除了學籍。

從此他便開始了他偉大的革命生涯。一八九八年他正式做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員，而當年三月在明斯克所舉行的各團體聯席會中，他也以一八九六年組織了第一次馬克斯主義秘密結社的關係，成爲那一次會議中重要的主角之一。這次會議以後，次年便發生了高加索工人的罷工，在罷工中他是一個勇敢的領導者。

他在這時，開始聽見了列寧的名字，而且，實際的鬥爭，使他成爲一個卓絕的工作人員。他熱誠的研究理論，並不懈地參加實際的鬥爭。但不久，他却被捕入獄，在監獄中整整地住了兩年，一九〇三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他却中途逃脫，又回到巴庫從事地下的工作。這時，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二次大會，列寧所領導布爾塞維克與孟雪維克的鬥爭逐漸尖銳起來，史達林開始和列寧通信，並成爲一個布爾塞維克。一九〇五年社會民主黨的芬蘭大會，史達林亦被派出席。

一九〇五年偉大的俄國革命，高加索也感受了非常的震動。但不幸革命失敗了。羅曼諾夫王朝爲要鞏固他底統治，便拚命對革命加以壓迫。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社會民主黨受了很大的壓迫。列寧和許多革命者都亡命國外，只有史達林仍在國內工作。

那時，黨的經費非常困難，列寧在國外叫同志們設法努力經濟上的接濟。一九〇七年的十月，史達林便開始幹着許多驚人的事情。當提弗里斯郵局，派會計和司帳將兩車款項，由許多高加索兵護送到銀行去的時候。在某個地方，突然自空中拋來一顆炸彈，繼而是一陣的槍聲，在慌亂中，大批的款項不見了。是役死了五十個人，而所謂『強盜』者，却竟一無捕獲。然而，史達林却成功了，他將許多款項匯往芬蘭，供黨機關的支配。但不久，他即被捕。在獄中住了七八月，以後又充軍到北俄。但一九〇九年的時候，他又從北俄逃回巴庫。沙皇的偵探密佈，一年不到他又成了囚犯，重被逐往遠方，而且，時間亦由三年增加到五年，但一九一一年時他又逃回了。

以後，他參加了布爾塞維克中央的工作，但他在聖彼得堡又再度被捕，不久，他又逃回，在聖彼得堡從事組織工作，布爾塞維克的中央改組，他被選爲中央委員。一九一二年俄國二十多萬工人的大罷工，史達林在做着組織的工作，並籌備『真理報』的出版。不久他又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同時，他也照例地由充軍的地方逃出來。這時，正值國會選舉，史達林負責主持選舉運動，結果當選者六人。

因爲他工作的努力，在聖彼得堡，他成爲警探們注意的中心。在某一次『真理報』募捐的音樂會上，史達林終於被捕了。警察用一件女人外套蒙在他底頭上，把他綁架到警察署裏。因爲知道他是多次逃跑的健將，故對他特別注意。幾個月牢獄生活期滿，他被流放到禿落甘司克。這裏是北極帶的一個地方，有三百多囚犯住在這裏。史達林到此以後，雖是處在冰天雪地當中，但他革命的熱情仍是火一樣底燃燒着的。他並不失望，也不灰心，他知道有一個最後勝利的日子總會到來。他在這裏，白天負着魚網到冰河中去捕魚充飢，夜晚，則在魚油燈下寫點文章，或是翻讀革命的書籍。他和世界並沒有隔絕，他還是潛心的在訓練着自己。

俄國革命經過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到一九一七年便爆發了廣大的革命運動。沙皇之鐵的統治。終於被羣衆的力量所推翻。在革命潮流中，史達林由北極祕密地回到聖彼得堡，馬上將『真理報』加以改組，並和克倫司基的臨時政府鬥爭。不久，他被選爲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並參加政治局，任常務祕書，負編輯黨報之責。

十一月七日的革命，工農羣衆的力量推翻了克倫司基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成立，史達林被任爲民族事務委員長。

但不久，嚴重的內亂發生了，反革命的勢力，從各方面向着新政府進攻，史達林這時也被派赴前方，任伏洛希羅夫的參謀長。轉戰於各處的戰線。與反革命的隊伍相週旋，而每一次，他都以奇妙

的策略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內亂平定以後，列寧的病漸漸重了，而史達林也在他生命史上展開了更重要的篇幅。他和托洛斯基間開始了熱烈的鬥爭，史達林以黨總書記底地位，完成了他在黨中之最高的地位。第十二屆的大會中，更開除了托洛斯基底黨籍。以後，更將他放逐到國外。列寧死後，能與史達林競爭的諸人，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賴可夫等，都已先後在政治上失足，於是，史達林大權獨攬，成功了他在蘇聯之崇高無上的地位。

一九二四年以後史達林的名字已經與蘇聯底存在一樣，成爲全世界人們所熟悉的一個人物了。這個人物，是一個典型的高加索人，微黑的肌膚，濃厚的眉毛，一看就可知道他是具有鐵石心腸和堅強意志的人。『史達林』在俄文裏是『鋼鐵的人』底意義。這真可說是名符其實的一個名字啊。現在他更揮出他的鐵腕，打倒了混世魔王希特勒，澈底消滅了納粹德國，使世界重趨安定，他的功績之偉大除了我們中國的蔣委員長，恐怕要算是舉世無匹的了。

在聯合國四巨頭中，只有史達林最富於人性，他會哄笑，笑得非常痛快淋漓，同時他也是四巨頭中的前輩，這並不是說他的年齡最大，就歲數講，當然他居於最長，但是他的身體也最強壯健碩，就人種上講，他資格最老，是產自最古人種之一的亞細亞人。

史達林的爲人最爲率真坦白，絕無自作聰明或裝腔作勢之處，他並不想自己是一位英雄，一

位神，或是救世主，他對於人家把他畫像陳列的方法並不覺得好笑，看見那些崇拜英雄的方式，纔是聳着肩膀。他在前輩作風中，經驗宏富，非常前進，他處事謹慎，知道自己具有忍耐的能力，根本上他是個實行家而非理想家。

在四巨頭中，他要算最機敏的了，他具有好像動物嗅覺似的自覺力，和非常邏輯的智能，他的政策總是憑着這兩點雙管齊下的，他一面思考，一面也仗着他的預感力量行事。他從未有一時片刻忽略了蘇聯國際關係上的兩個基本因素，他永遠戒備着外來的攻擊，而竭盡腦力，不顧艱難困苦，以整頓蘇聯內部，在經濟上和工業上接濟現代戰爭的需要。他的獲得勝利並非倖致，實在是多年準備整頓的結果，他在德蘇戰爭初期，竭力掩蔽國內的真相，鹵莽的希特勒，漫不加察，貿然進攻，終於一敗塗地，身死國滅，假使在戰爭初期，希特勒能預知蘇聯的實力，決不會愚蠢地從事對蘇戰爭，由此可知史達林的機敏和智慧爲如何了。

九月二日，爲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史達林發表告蘇聯民衆書如下：

同志們！男女同胞們！今天，九月二日，日本政府與軍事代表們已簽署了無條件投降的文書。在海上與陸上被迎頭痛擊了的，在四面八方被聯合國武裝力量包圍了的日本，承認被戰敗，而放下武器了。

在這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世界法西斯主義與世界侵略有兩個巢穴，在西方是德國，在東方是

日本。它們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把人類及其文化放到毀滅的邊緣。在西方的世界侵略巢穴四個月之前被消滅了，結果德國被迫投降。在四個月之後，東方世界侵略的巢穴也消滅了，結果日本——德國的主要同盟國——亦被迫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了。

這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世界和平所需要的條件已經爭取到了。應該指出，日本侵略者不特使我們盟國——中國、美國及不列顛，遭受損害。而且他們對於我國也給予了極嚴重的損害。所以我們還有一筆特別的賬要和日本清算。

溯自一九〇四年發生的日俄戰以來，日本就開始了對我們的侵略。這是盡人皆知的，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談判尚在進行的時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的懦弱無能，便突然背信地不宣而戰，開始進攻我國，並強襲旅順港裏的俄國艦隊，以圖擊毀俄國軍艦數艘，使其本國海軍處於有利的地位。它果然擊毀了三艘俄國的第一級軍艦。很特實地，三十七年後日本又一模一樣地對美國重施這背信的手段，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它突襲美國的珍珠港海軍根據地，毀壞了這國家的若干艘戰艦。

是人所共知的，那時俄國對日戰爭是失敗了，日本利用帝俄的戰敗攫去了薩哈林島南部，在千島列島上站住腳，這樣，便封鎖了我國東面臨海所有的出路以及一切通達蘇聯堪察加和朱柯

特卡港口的出路。

很明顯的，日本企圖擄奪俄國的全部遠東地區。

但是日本對我國的掠奪行動尙不止於此。一九一八年，我國建立了蘇維埃制度之後，日本利用那時英、法、美等國反蘇的態度，依賴它們的支持，再度攻擊我國，強佔我遠東地區，蹂躪我國的人民，掠奪蘇聯的遠東地區歷四年之久。

但甚至這些還不足以概括其全部。一九三八年日本再度攻擊我國海參威附近的哈桑湖（張鼓峯）地區，目的想包圍海參威，次年又再度進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內哈爾興·哥爾（諾蒙亨）地方附近的另一地區，其目的在於侵入蘇聯領土，切斷我西伯利亞鐵路幹線，使俄羅斯和遠東分開。

不錯，日本在哈桑及哈爾興·哥爾地區的進攻，結果在大失體面的情境下被蘇軍解決了。同樣的，日本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二的軍事干涉也順利地被肅清了，日本侵略者被逐出了我們的遠東區。但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俄羅斯軍隊的失敗在我們人民的腦海中留下了沉痛的印象。這在我們的國家上留下了一個污點。我們的人民深信並且等待日本被擊潰，污點被清除的日子到臨。四十年來，我們老一代的人們，一直在等待這一天。現在這一天已經到了。今天日本已經承認它被戰敗，並且簽訂了無條件投降文書。

這意思就是說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列島將歸還蘇聯，而從今以後將不再成爲在海洋方面孤立蘇聯的工具和日本攻擊我國遠東的根據地，而是蘇聯和海洋直接交通的工具和保衛我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根據地了。

我們蘇聯人民爲了勝利不會憐惜過氣力和勞動，我們經歷過艱苦的歲月。但是現在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能夠說：我們已經獲勝了。從今以後，我們可以認爲我們的祖國已脫離德國從西方來的侵略和日本從東方來的侵略的威脅了。期待已久的全世界各國的和平已經到來了。

值此偉大勝利，戰爭順利結束以及世界和平蒞臨之際，我謹向你們，我親愛的男女同胞慶賀！
歸榮耀給戰勝日本的蘇、美、中、英的軍隊！

歸榮耀給維護我們祖國榮譽尊嚴的遠東軍隊和太平洋艦隊！

歸榮耀給我們偉大的人民——勝利的人民！

爲我們祖國的榮譽和勝利而捐軀的英雄們的光榮永垂不朽！

願我們祖國萬世永昌！

加里寧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海爾·伊凡諾維區·加里寧(Mikhail Ivanovich Kalinin)，生於公歷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今年已達七十歲的高齡。他真可說是一位老革命家了，七十年來，他無日不在和舊社會舊勢力相搏鬥，現在他雖已七十歲，但他的精神還是那麼的矍鑠，他的身體也是異常的健壯。

加里寧的一生，充滿着許多傳奇的故事，正等於暴風雨中其他人們所遭遇的一樣，他永遠是在艱苦和危險當中生長起來的。

加里寧的家庭是一個赤貧的農民，他自從生下來以後，就在貧困的生活中度着他的童年，蕃薯田是他唯一的花園，而牧羊場也正是他最好的遊戲地方。直到六歲的時候，有位老兵纔開始教他讀書識字，以後他又到離鄉村十二哩的學校去受初等教育，在這裏，從學校圖書室中讀了許多的書籍，而歌謠和聖詩的小冊子，他也能背誦如流了。

後來，加里寧到一個大地主的家裏去當僕役，一八八九年的時候，他的主人把他帶到了聖彼得堡，這裏動盪的城市生活，使他和新聞紙發生了興趣，並使他對社會加深了進一步的認識。一八

九三年，加里寧到一家兵器廠當學徒，每月祇有八個盧布的收入，八個盧布吃飯已夠困難了，但他却還分出一大部來購買書報雜誌，書籍成爲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份，當他夜晚在機械夜校裏面的時候，他更和浪漫派的文學書締結了不解緣。

加里寧從一個落後的鄉村跑到城市裏，能夠立足社會，並能過着安適的生活，照旁人看來，俄羅斯巨鷹的翅膀的確是護佑了他，而他也很有可以希冀着偉大的前途的到來了。

但是這種溫暖的生活，却不能滿足加里寧一種奔放的熱烈的意志，當時俄羅斯社會的腐敗與工人階級的痛苦，是他自己親身所感受到的，這種生活把他鍛鍊成爲一個舊社會的叛徒，黨人們從工人階級喚起了成千成萬的革命家，而加里寧便是其中最偉大之一。當他一八九五年跑到蒲特勞夫當轆轤工匠的時候，他便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前身的社會民主黨，並做了工人解放聯合會的會員，從此以後，他便開始了他的革命工作，在沙皇警探密佈之下，他於一八九九年第一次被捕，判了十個月的徒刑，十個月的囚犯生活，使他得到讀革命理論書籍的機會，他拚命的讀書，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在這時讀完的。

監獄生活期滿後，他被放逐到高加索，在這裏，他找到一個鐵路搬運夫的位置，他祕密地和革命組織取得聯絡，幫助史達林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攻擊機會主義，並建立了多數派在高加索的支部。

但是，三個月以後，因為加里寧參加鐵路工人的罷工運動，他又二次被捕，坐了兩個月監牢，他又被放逐到雷佛爾，他在雷佛爾仍當鐵路搬運夫，並熱忱的參加着革命工作。

許多革命者的生活，是不斷地在放逐與監禁當中過去的，加里寧也自然不會例外，因為他從來就不懈地在進行着叛逆的運動，於是一九〇三年他又第三次的被捕了，沙皇的臣僕把他解到聖彼得堡，判了六個月的徒刑，在鞭策唾罵虐待不堪的生活中過了半年，又被放回雷佛爾，但是他並不灰心，一種為大衆謀解放的鐵的意志，又使他在第二年四次被捕，這一次，他被判決放逐到蒲溫那特，以後又轉到了加萊里亞，在那裏又過了好久的時光。

從放逐中脫逃，是俄羅斯革命黨人所常做的事情，加里寧在一九〇五年設法逃跑到聖彼得堡，他在這裏，和布爾塞維克發生了組織的關係，不久，被選為納爾瓦區委員會的委員，同時，對於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的創造上，加里寧盡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嚴重的壓迫下，加里寧在聖彼得堡也不能再住下去，結果，他又跑到莫斯科。他做了一個電車工人，領導工人們從事於熱烈的鬥爭，並堅決反對機會主義者對工人們的毒害。一九一〇年他第五次被捕，判決把他送回原籍，他雖然乘間逃脫跑回了聖彼得堡，但他終於落到官廳手裏被遣回原籍了。

兩年後，加里寧又來到聖彼得堡，在一個火藥廠作工，這時，他已是布爾塞維克派的一個重要

的幹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加里寧成爲反戰和反沙皇統治的最有力的份子，雖然他再度被捕，坐了幾個月的監獄，但是他對工作的努力，却顯然在工人階級裏建立了他的地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加里寧是偉大的領導者之一，以後他在彼得格勒，擔任當地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與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斷地作猛烈的鬥爭。十月革命以後，他又任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第八次共產黨大會。他被選爲中央委員，到斯屋勞夫去世後，他即繼任爲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加里寧之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列寧曾稱揚他是能把黨的理想傳給農民的人。列寧說：「有了這樣一位元首，我們的革命工作便能順利進行了，從此，高級蘇維埃代表和中級農民接觸的機會，更加多而密切了。」

列寧對於加里寧的稱譽，對他是一種極有力的激勵，常識、沉靜、真覺和坦白，是他的特點，他之對民衆誠摯而懇切的態度，是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元首所沒有的。他做了元首以後，曾游歷過一千多個城市和鄉村，到處去和紅軍農人或工人談話，注意他們的疾苦，探詢他們的人生態度，並幫助他們解決一切重要的問題，所以人們都稱他爲「蘇聯的老爸爸。」

加里寧是一個努力用功的人，在極困難的條件下，他對書籍仍是那樣的愛好，就在監獄中間，

他也常常是手不釋卷的。他說：「在監獄的這十個月中，我一共讀了一百六十冊書，我也寫大量的通訊，常把信寄到十六張之多，所以那時的看守者常對我說：讀我的信真把他厭倦死了，我於是請他不必把他們一起都讀完。」

就是到現在，加里寧對於書籍的愛好仍是和以前同樣的。從一個不學無術的工人，現在他能從事文學和科學的著述了，關於唯物哲學和生物學歷史學的傑作，現在差不多在每個工廠的圖書館中都可以看見了。

加里寧的歷史，根本和蘇聯的歷史是不可分的，他的這樣偉大的成功，正象徵着偉大的蘇維埃的前途的光明與平坦。

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原名維亞乞斯拉夫·斯克萊萍·莫洛托夫，在俄文裏是「鐵鎚」的意思，乃是他在青年時代從事下層革命工作所用的假名。世界聞名的音樂作曲家亞力山大斯克萊萍是他的叔叔，是俄國貴族份子，所以莫洛托夫的政敵常以這種親戚關係來攻擊莫氏。其實莫洛托夫除了有愛好音樂的遺傳性外，他在物質上從來沒有得着他叔叔的好處，他的父親貧窮異常，不得不榨取自己的血汗來培植兒子，獲得較高的教育。他希望莫洛托夫將來能進大學，可以有點成就，可是因此一來，那使莫洛托夫的家庭負擔加重，負債纍纍。

莫洛托夫知道他的家庭，爲了他而負債，所以讀書極用功。莫洛托夫的判斷力極強，記憶力也極好，同時能夠注意集中，做好幾小時的工作而不疲乏。

青年的莫洛托夫爲飢寒所迫，不得不爲生活而奮鬥，他不願意享受他父親的幫助。他的資質極爲聰明，有人說他很可以成爲一個成功的經濟學教授。可是莫洛托夫有口吃的毛病，他的口吃，奇怪得很，與他的性情有關，有時候他一連演講數小時，一些也不打頓，有時候却訥訥的不知所云了。但是說話的工具雖不健全，而他自另有一種力量，可以吸引聽衆。除了口齒吃訥的毛病外，他又

可以成爲一個律師。但是他終於參加革命工作，不顧危險，置身下層，甚至在他讀書的愛彼德工藝學院中，組織共產黨的細胞。

說起莫洛托夫的儀表，倒和美國前總統齊奧多·羅斯福差不多，肩膀寬廣，頭圓頸粗，看上去富有活力，隆準的鼻子下面，蓄着一撮短髭，具有熱情的眼光，從夾鼻眼鏡中透射而出。他具有拳擊家和大學教授的氣魄，每一動作，都流露着力量 and 自信心，他在演說時的音調，把握着頂點的時候，那高高的一聲，和齊奧多·羅斯福在講台上的神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莫洛托夫之與齊奧多·羅斯福相仿的地方，不僅外表而已，他的氣質之中，與齊奧多·羅斯福一樣的具有自強不息的人類活力，他一旦發動了一種工作以後，沒有反對的力量可以阻止他，如果有人想在他計劃中的一小部份加以爭論，他會不惜唇敝舌焦，或鞠躬盡瘁的去制伏那個人，他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去對付那些反對者。

不過俄國人缺少顯著的美國人性格，莫洛托夫沒有齊奧多·羅斯福應變的機敏，也沒有他所特有的幽默工夫。這位共產黨領袖心目中祇有單純的一條路，因之思考的速率很遲緩。他的同僚都知道，莫洛托夫對於一件事所下的最後決斷是無可動搖的，因爲他對於其他的解決方法，差不多已完全細細的研究過了。

莫洛托夫將要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偶然獲得一紙當時革命知識團體的宣傳文件，於是他祕

密參加革命集會，信仰主義，偷閱一切被禁的刊物，並於一九〇六年的十一月，與這種運動的主持人獲得接近。

那時候，莫洛托夫是一個臉色蒼白，身體瘦弱的小夥子，衣服襤褸，頭髮蓬蓬，一雙近視眼，也不戴上眼睛。他和一班急進的青年一樣，好像命中注定，他們的一生，只有在講台上或小飯館中，辯論馬克斯主義。

莫洛托夫為參加革命，遂把他父親對他的希望，置諸腦後，同時也把他父親的姓斯克萊萍廢棄，改姓莫洛托夫，從事革命運動，反對沙皇。一九〇九年，第一次為警察所發現，被捕入獄，他曾在牢獄中研讀了許多革命書籍，特別是有關馬克斯主義的文獻。他第一次的被捕，因為年齡很輕，只有十九歲，法官從寬辦理，即加釋放。釋放後他有一很短的時期回到家中，後即復返那時的俄京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從事研究的工作。因為被捕的緣故，他的大學課程也為之中輟，只好自己努力繼續學習，並為布爾雪維克黨活動，他幫助印行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與斯衛斯達報，並被選為編輯。史太林當時是真理報的總主筆，在那時期中，他與史太林已成為莫逆，所以識拔這位「鐵錘」成為領袖的，還是那個「鋼人」呢。

一九一一年，莫洛托夫進了工藝學校，但為警察所追蹤，不久即被迫離校。一九一二年，二度被捕，但終被免脫。一九一六年，他又被捕，而被俄皇放逐於西伯利亞，強迫在伊爾庫茨克礦中做苦工。

達數月之久。一夜，乘守衛不備，再行逃走，遂出國到英國倫敦，與他的朋友史太林住在一起。他與列寧的第一次會晤，就在這個時候，不久又從英國與史太林一同回國，準備革命的運動。

次年，一九一七年，正是俄國革命的高潮時期，莫洛托夫那時只有二十七歲，已經做了共產黨最有能力的領袖，他雖遭監禁，窮困和飢餓等磨折，心志身體兩方面都沒有受損，說也奇怪，反而使他的身體日趨壯健。他那一種廣肩軒昂的神情，和對各種問題所具有的大無畏及實事求是的作風，使他在僚屬之中，有鶴立雞羣的姿態。莫洛托夫與托洛斯基，總覺難親易疏，有些格格不入，托洛斯基常說他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創作力的人。

俄羅斯二月革命，克倫斯基推翻沙皇政府而獲得政權，列寧被克倫斯基驅逐時，莫洛托夫有一時期曾為黨的幹部。列寧當權時，莫洛托夫就把名義上的領袖資格讓給他，仍舊退居不重要的地位，史太林當權後，他聲勢又振，而為黨中的第二書記。

十八年來，他與史太林密切合作，因此在蘇聯，大家都曉得他是「史太林的影子。」

他起初是蘇聯經濟家中的驕子，他曾於一九二七年，不顧一切的推行集體農場制，這一件工作，在開始之時，非常艱鉅，反革命的勢力張牙舞爪而來，因此共產黨幾個領袖頗有暫時放棄這個計劃之議，甚至史太林也有一時不敢下手，感覺幾百萬有力農民為保護他們的私有利益起見，竭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為不可侮。莫洛托夫却放出了他「鐵鎚」的本色，向反對者猛力痛擊，結

果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農民革命卒告完成。

當其他共產黨領袖，不能克服自己個人主義的傾向，或者敵不住外界惡勢力的引誘，而作叛黨或出賣祖國的行爲時，莫洛托夫仍舊動作不息，對於個人的榮辱毫不置意。一九三〇年當選爲人民委員會主席，他並不以主席地位看作空銜，對於其他委員力加鞭策，實行首揆職責，於受賄溺職等事，尤爲痛惡，他的同僚覺得他比史太林還要可怕。

莫洛托夫走的祇有一條路，講的祇有一種話，是一個現實的思想家。同時他粗魯無文，沒有機變，不兜圈子，不講社交面子，是一個拳頭大臂膊粗的外交家，和那些帶着絲絨手套溫文爾雅的其他國家的外交家比較起來，他有一種特殊的粗線條的作風。

莫洛托夫不大喜歡講話，可是他待人接物，却極爲和善，他的態度，也帶些英、美紳士的嫺雅，這原因大概是由於他的夫人卡波夫斯卡雅的影響，她是莫斯科的最漂亮的女人，也是蘇聯最能幹的女人。

莫洛托夫夫人過去曾有一時期是蘇聯化妝品製造廠的僱工，不久即升爲廠長，一九三六年她曾往美國研究製造方法，回國後立即採用美國機器，製造化粧品，她的有名的標語爲：「化粧品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曾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她目前管理着蘇聯的十七個工廠。

莫洛托夫夫人也是政治上一个重要人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她曾被推爲人民食糧

供給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一九四〇年她又派為漁業委員會委員長。

所以莫洛托夫夫婦，有人認為是蘇聯極重要的人物，他自一九三九年擔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以來，已經有七年的歷史了，將來蘇聯的外交政策，大概還多半是要由他來執行的吧，不過一般人推測他將來很有代替史太林而為蘇聯領袖的希望。

李維諾夫

李維諾夫生於一八七六年，他是一個猶太人培洛司托克的兒子，他的家庭是一個很有錢的中產階級，幼年的時候，父母把他送到一個實業學校去讀書，一心希望他將來能成爲一個大實業家。不過，他十七歲在實業學校畢業以後，便充任志願兵，參加了軍隊的生活。

這個時候，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風靡了當時的俄國社會，李維諾夫在軍隊中也受到了這個思想的感染，所以他於一八九八年正式加入現在蘇聯共產黨之前身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一九〇〇年，他參加基輔該黨委員會的工作，在那邊的勞動者間作宣傳工作，可是在第二年，他便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判了六年的監禁。可是他只在監獄裏住了一年半的時間，便與十一個同志一同由監獄逃出，開始了他國外的亡命生活。

他逃到瑞士，仍舊積極參加革命理論的鬥爭，參加了火花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大會上，李維諾夫都曾出席，並與列寧取一致的行動，直到後來他回國從事秘密工作，他始終都是多數派中的一員健將。

以後，李維諾夫因爲受着沙皇偵探的偵伺，不能在國內立足，又一度亡命國外，擔任國際事務

局的工作。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又回國，在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等處活動，不久又代表多數派出席第二國際斯徒加爾大會及伯倫的俄國旅外社會民主主義諸派的大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李維諾夫堅決的做着反戰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帝俄傾覆以後，他被革命政府任爲駐英代表，開始了他的外交活動。一九一五年，因爲英國武力干涉蘇聯革命，李維諾夫便被英國所扣留，不過短期內他就得到了釋放。此後，他歸國參加外交人民委員會，因爲工作努力，不久便升任爲外交委員會次長。這其間，他擔任過蘇聯駐愛沙尼亞的全權公使，作過通商代表，列席過許多的國際會議，一九二七年他代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齊祈林出席日內瓦軍縮會議，提出了普遍縮軍案，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大爲驚惶。

一九三〇年七月，齊祈林因健康損壞辭職後，李維諾夫便擔任了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長，自是以後，他以靈敏的手腕，和正確的認識，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折衝樽俎，爲保護蘇聯和提高蘇聯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奮鬥，從倫敦到巴黎，從日內瓦到華盛頓，幾乎無處不佈滿了他的足跡。

不過這時世界已逐漸走向戰爭的途中，國際間的糾紛已非用和平談判的方式所可解決，因此，蘇聯也就改變了他的外交政策，從一九三九年，起，由莫洛托夫代李維諾夫而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

柴達諾夫

柴達諾夫現在担任着蘇聯兩個要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和最高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他對於蘇聯的外交政策多所擘劃。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是他的好友，兩人合作，如虎添翼。他和許多新進的黨員一樣，是一個激烈的愛國主義及國家主義者，一反以國際為歸宿，或只重共產理論的，像托洛斯基、齊諾維埃夫諸叛徒的作風。他從沒有住過外國，對於異邦勞働階級不感興趣，他的外交定律是：「我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以蘇聯人民的福利為指歸。」

柴達諾夫今年四十八歲，是個筋肉發達的中胖子，精神飽滿，富有活氣，在一副滾圓的劃一不二的羅宋臉上，蓄着一撮短鬚。共產黨領袖們勞碌面相的居多，這位圓臉的柴達諾夫却是一種特色，他在公共場合中所拍的照，總是顯着心廣體廣的一副伶俐笑容。但他每天的工作却是很辛苦的，常在十四小時至十五小時之間。他生於北俄的潑斯哥弗省，父親是一個窮困的教堂小職員，他早年的身世，已不甚詳細，上次歐戰起後即輟學從戎，曾獲帝俄十字聖喬奇勳章。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又曾站在共產黨方面參與內戰。他的入黨歷史並不悠久，直至內戰完畢，方始在黨內工作，經十二年之久，才由「無名小卒」而進入共黨領袖的地位。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一年，他在曠野田間從事真正革命工作，不像別的革命領袖之在高堂大廈的軍事機關或政府官舍中遙爲指揮。他目擊農民的革命，工人的掙扎，自己嘗到飢餓的痛苦，一切的一切都是身經體會的，如此才造就了他今日堅毅強固的個性。他對於列寧主義，理解得很清楚，並且又善於演說，一洗老共產黨陳腐絮聒的俗套術語，他以精警的言詞，包括活潑而共曉的意義，一方面，他的圓面笑臉上表示非常的樂觀；另一方面，他那尖銳的牙齒，粗大的拳頭，又代表蘇聯統治者的一種野蠻氣息。他給於青年大學生以一種很好的印象，而使他們生出信任之念，蘇聯第一年革命時，那些不人道而可怕的措施，都由於他的努力而逐漸改善。

在克里姆林宮中，史太林的每一舉動，無論對人講話或談笑，都含有重大的意義，然而要是有人問起，柴達諾夫究竟處於如何重要的地位，在莫斯科的老練外國觀察家，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底細，直到最近，他們才獲得了驚人的發現，原來柴達諾夫就是史太林的承繼人，至少已有四五年的歷史了。

柴達諾夫之爲史太林的承繼人，並未經過公布，好像史太林一樣，他也不是蘇聯政府的基本官員。只就人與人的關係，和史太林左右人物的親疏比重而言，經過相當時間，和幾種特殊的徵象，才發現了柴達諾夫的真實地位，和他前途的重要性。

柴達諾夫雖非蘇聯最高政治機構中的要員，他所握的實權却是超人一等，蘇聯除了「人民

委員會」等最高機關外，在共產黨中尚有一個不容易看出來的統治幹部，柴達諾夫在這幹部中，其地位的重要僅次於史太林而已。現在姑舉一例而言，他是列寧格勒區黨部領袖，握有非常權力和光榮，依照共產黨慣例，祇有史太林的承繼人才可享受這種地位。柴達諾夫係於一九三四年列寧格勒區黨部前領袖基洛夫被殺後繼任該職的，大家回念往事，很明顯的知道，當時史太林之看待基洛夫，不但目爲他的知交，同時也是他當然的承繼人哩。

蘇芬之戰就是柴達諾夫所主持的，一九三九年夏，歐洲尚在和平空氣之中，柴達諾夫早就公然的說道：「蘇俄必須獲得芬蘭灣和北海的軍事據點，使得列寧格勒和茂曼斯克鐵路獲得安全保障。」對芬的要求也是由他所起草，十一月間蘇芬談判失敗，戰事既起，柴達諾夫獨任艱鉅，曾來往前線，調度軍事。

史太林選擇柴達諾夫爲他承繼人的動機何在呢？因爲他今年已屆六十六歲的高齡，他的身體雖說很強健，但是他飽經憂患，艱險頻歷，非常人所得而知，同時他的左右如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愛特萊亞夫等，對於史太林承繼人的人選，也極盼望着早些安排。

史太林有一個已經長成的兒子，以工程師爲業，爲離婚的前妻所出，父子間感情極壞。這個兒子所住的地方，離莫斯科極遠，從不與他的父親見面。史太林的後妻亞麗柳弗去世已數年，生有子女各一，但均未成年，承繼史太林的勢必是一個成熟精壯而又具有魄力的男子。

柴達諾夫無疑的是個上選人物，據說在他三十歲的時候，史太林見到他後便很喜悅他在史太林的歷次清黨運動中，柴達諾夫均能表示忠貞堅定，對於肅清列甯格勒區內的反動份子，出力尤鉅。但他的冤家却並不多，他不像其他共產黨領袖的曾殺死許多反動派，他做人之道很是中正和平，又能協調於各派之間。他雖已結婚，而律已甚嚴，並沒有人對他說短道長，因為他單純的俄國人風格和不妥協的國家主義，在海陸紅軍之中，大為人所愛戴。

卡加諾維區

蘇聯中央政治局委員卡加諾維區 (M. Koganovich) 生於公歷一八九三年，現在還只有五十二歲，是蘇聯政治領袖中比較年青的一個。他從小的時候，家裏便非常的貧窮，他父親把他送到荷默爾 (Homel) 城中一家鞋店裏去當學徒，他的幼年生活，也好像那皮鞋所遭受的命運一樣，一個釘以後又是一個釘，然而在許多的「釘」以後，這位弱小的卡加諾維區，終於鍛鍊而成爲一個堅強的革命人物了。

一九〇五年以後，俄羅斯在一個反動的黑暗時代當中，反動的沙皇統治，正在摧殘着每一個革命的組織。在一九一一年的時候，卡加諾維區開始加入列寧的布爾塞維克黨，很祕密的研究革命的理論，他在暗中摸索，避免着雇主和警察的眼睛，偷偷地讀着革命的書籍。

但是，一個革命者的行動，終於要和羣衆相聯繫的，他因爲多次的祕密集會，幾度被警察逮捕，不過不久便被釋放出來。

荷默爾城對於卡加諾維區的活動，已經是太狹小了，青年的卡加諾維區，抱有偉大的志願，他更發揮他更大的活動，於是他往烏克蘭、鄧巴斯附近的地方去工作。

一九一七年，沙皇的軍隊在歐洲戰線失敗，整個的俄羅斯在爆發着廣大的革命，革命潮流激盪着每一個革命青年的雄心。鄧巴斯是一個煤礦的中心地，自然也變成一個擾亂的中心了。卡加諾維區在附近的烏羅夫加城裏，也一躍而任了當地蘇維埃的主席，他因長於演說，富有組織的天才，在革命過程當中，不斷的努力，是他迅速成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革命以後，工人出身的政治家特別為時勢所需要，因為他們是工人出身，便可以和工人一同生活，在生活中更可以用工人階級的意志來指導革命。因為這種關係，卡加諾維區開始被列甯所重視，他有艱苦卓絕的工作能力，所以他成為突擊隊的一個領袖，在組織紅軍的時代，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以後，他任高爾基城蘇維埃的主席，並在芙洛納士地方做過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革命以後不久，國內戰爭的時代到來了，反革命的隊伍，從各地向蘇維埃進攻，內戰的潮流很快地達到了阿富汗和中亞細亞，白軍潰退之後，土耳其斯坦的革命亦繼之而起，莫斯科政府已深深地了解這裏有蘇維埃化的必要了。這時，卡加諾維區到了這裏，他住了一年多，他的願望達到了，他的聲名也建立了，在一個富有生氣的黨裏，他以勇敢和毅力著稱一世，他既溫和易與，而同時也嚴肅殘酷，在他的性格中，兼有獅的猛勇和羊的柔馴。

在土耳其斯坦的工作，使卡加諾維區的聲名傳播到蘇維埃的各個地方，這個地方之蘇維埃化，正是他以後爬上政治舞台的一個基石，他的聲名和能力，立刻被莫斯科的政治領袖們所重視，

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黨大會，他被舉為中央委員。

不久，他到烏克蘭工作，不消說，烏克蘭是全蘇聯政治地位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這裏是蘇聯少數民族中農工業最發達的地方，卡加諾維區在這裏促進了農工業的建設，並鞏固了黨的政治影響，他用土語向農民演說，並以組織的天才和羣衆接近，在很短期內，他便成爲烏克蘭唯一的政治領袖。

一九三〇年，卡加諾維區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蘇聯最高的政治地位，一九三四年的黨務會議，並派他爲黨治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是用以監察並指示全聯邦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一個機關，而他却是其中的領導者。直到現在，他還繼續着這種職務，同時，他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四個祕書之一，此外，他是組織委員會的委員，農務委員會的主席，莫斯科黨部的書記。換一句話說，他是史達林手下一個最有實權的人，儘管人們都知道加里甯、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等的大名，但這些人在政治的權力上，是遠不及卡加諾維區的。

卡加諾維區是鞋匠出身，他的生活習慣，更能接近廣大的羣衆，他的思想行動，更能與一般羣衆合拍，所以他無論在土耳其斯坦、烏克蘭或莫斯科，他都受着羣衆的擁戴，他是莫斯科的領袖，又是人民委員會的交通人民委員，他盡力維護莫斯科的利益，而莫斯科的市民也少不得他。他的聲望和威權是一天天增高起來了，但他並不以此自滿，增長自己在政治上的野心，他自己明白，無論

在政治、智謀和手腕上，他都遠在史達林之下，所以他對史達林永遠服從，凡事都唯命是聽，史達林因此毫無疑慮的加以信任，他不但是史達林一個有力的幫手，而且還可說是他的一個忠僕，因為他的忠順是無可置疑的，所以他所享的特權亦特別的大。與列甯同時代的許多老布爾塞維克，因為不能克服自己的私心，以致有的在政治上失足，有的遭到流放，而這位在十月革命時候還一點不為人所注意的卡加諾維區，却超出於他許多的前輩之上，這是什麼緣故呢？顯然是因為他能自己克制自己慾望的關係。

卡加諾維區不論什麼都能做，而做的又往往是一切事業中所最困難的事業，莫斯科的建設計劃是由他主持，而現在他更任交通人民委員，整理着全國經濟命脈的交通工作。遠東形勢緊張的時候，他曾親到西伯利亞巡視，對於西伯利亞交通的調整，給予很多的指示。

卡加諾維區有高大的身材和動聽的聲調，他的豐采一見就使人注目，他能講演，煽動的演詞，就是敵人也很容易被他說服。他的長處，還不在這些外表，主要的還是他具有刻苦耐勞，任勞任怨的精神，這可說是在偉大的建設中，每一個政治領袖所必須的重要條件。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時中，他總有十六小時以上用在工作上面，他喜歡看戲，也喜歡運動，有時他也喜歡混在各種人羣中，體驗各色各樣的生活。

伏羅希洛夫

伏羅希洛夫將軍，是蘇聯紅軍的最高統帥，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新的將才輩出，如丁莫生柯將軍，巨哥夫將軍，羅柯索夫斯基將軍等，他們的英勇的名聲已經逐漸把伏羅希洛夫將軍的聲望壓倒了下去，但伏羅希洛夫將軍無疑地仍是蘇聯紅軍的最高軍事領袖之一。

伏羅希洛夫的出身非常貧苦，但偉大的時代却造成了他統率百萬大軍的地位和權力。他生長在一個佃農的家庭，天真爛漫的童年，是在荒涼的牧羊場上送掉的。七歲的時候，他就被生活把他帶到炭坑裏去作工，以後他又在列甯格勒作金屬工人，他一生沒有進過甚麼學校，到十二歲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學校裏面是怎樣的。

在沙皇的統治下面，有自覺的工人都被捲在革命的狂潮當中，伏羅希洛夫十七歲那年，就因組織同盟罷工，被捕過一次，不過不久即被釋放，一九〇三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今日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二次大革命時，他已是列寧布爾塞維克派（多數黨）的中央委員，在熱烈的鬭爭中，他顯示了非常才能，次年，他做大罷工的指導員，又一度被捕，一九〇六年，他以代表資格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斯托克荷姆代表大會，以後又出席在基輔舉行的

南俄各地代表大會，這時他又第三次被捕，審判終結，被處三年流刑，但是他却在流放中乘機脫逃，跑到了高加索的巴庫，因為他始終不懈的從事革命戰爭，所以一九一二年又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

十月革命的怒潮摧毀了沙皇的統治以後，伏羅希洛夫被推為列甯格勒的蘇維埃委員，他開始與色爾甯斯基一同組織最初游擊隊伍，積極參加革命戰爭。一九一八年，他率領軍隊打敗了德國，他的作戰能力，使有名的德國軍隊都望風生畏。一九一九年，他削平了白黨坦尼金的叛亂，以後，他又參加了抵抗波蘭的戰爭，這時史太林是他的參謀長，一切的戰爭經過他們的合作，當然收到了很大的勝利。

長期的革命生活和幾年中艱辛的戰爭，使他在血的戰爭裏獲得了最新的軍事技術和經驗。他沒有進過軍事學校，但他却能指揮紅軍以一種新的戰術，他明白地指出政治與戰爭的關係，並正確的將列甯對紅軍獨特的戰爭法則加以運用，他有組織的天才，領導衣服不整的烏合之衆，去和帝國主義與坦尼金搏鬥，居然得到大大的勝利。

戰爭結束以後，他的部屬改編為烏克蘭的第五軍，由他統率，不久升任蘇聯第十四軍的軍長，最後又任北高加索的軍管區司令官，一九二二年任莫斯科軍管區司令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任國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在政治上，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是政治局的最重要的幹部，現在的蘇

聯，除了史太林以外，權力要算他是最高的了。

在德蘇戰爭爆發以前，伏羅希洛夫已經竭力在準備着應付納粹德國的攻擊，他使蘇聯紅軍在政治上技術上完成了他的改革，當時德國的政治攻勢真是無孔不入，有許多納粹間諜潛入俄國活動，一部份意志不堅的高級軍官如契米嘉夫等都受了收買，不惜把俄國的國防軍事秘密出賣給德國，例如降落傘戰術原是蘇聯首先發明的，可是由於契米嘉夫等不肖軍官的出賣，竟使納粹德國也學會了降落傘戰術，從而增加了蘇聯國防上的危機，這期間，伏羅希洛夫堅持着他革命的立場，屹立不搖，幫助史太林從事肅清黨的工作，處死了十二個反叛的軍人，把蘇聯的國防重新奠築在堅固的基礎上。

德蘇戰事爆發以後，伏羅希洛夫始終站在第一線的地位，指揮英勇紅軍，給予納粹德國以致命的打擊，在卡柯夫戰役，唐納資戰役，頓河戰役中，我們常常看見伏羅希洛夫的光榮的名字，後來史太林自任紅軍最高統帥，伏羅希洛夫遂專門處理人民委員會的職務，不過由他手下訓練出來的軍官已多半在此次大戰中建立奇功，伏羅希洛夫將軍的名字，無疑地將隨着這次戰爭的勝利而永垂不朽。

丁莫生柯

現在的紅軍已經完全規律化了，嚴厲的紀律已經成爲蘇軍的新兵典，而提倡這兵典的是國防人民委員會長丁莫生柯（Gennyon Timoshenko）他在達到目下這高位之前，曾經過種種階級的軍律，從帝俄軍隊的盲目服從，經過混亂的革命時代（當時的軍官是由兵士自己選舉的，一直到現代蘇軍的逐漸形成，在這裏盲目的服從和嚴罰的威脅似乎又佔據優勢了。

丁莫生柯將軍，一九九五年生於比薩拉比亞省（昔爲俄國西南部之一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爲羅馬尼亞所佔領，此次大戰中又爲俄國所奪還）的一個村落，他和數千萬所有的俄國鄉村貧童一般，小時候完全沒有受過教育，而是在貴族家裏作着苦工的。經過二十六年的行伍生活，他的圓頭蓋和樸實的面貌，在今日仍舊表示他是典型的俄國農民。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丁莫生柯代伏羅希洛夫夫接任國防人民委員長，而原任委員長的伏羅希洛夫則升任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在這以前，國外人士很少聽到過丁莫生柯的名字，當初觀察家們不知該怎樣去解釋這突然的調動，雖然在史太林的俄國，這類事是無足爲奇的，可是這次值得驚異的，是一個舊紅軍僅有殘存人員之一的著名的委員長，竟由一個蘇聯百科全書上遍查

不見的無名軍人取而代之。

我們到後來才知道丁莫生柯的身世，他看起來雖然躲在幕後，可是數年來他實在極有功於蘇軍新戰術的完成，使芬蘭戰役獲得勝利的結局的就是他，爲征服芬蘭的孟納興防線起見，丁莫生柯曾建造一模一樣的做造防線，使兵士對之作攻擊的練習，於是他又把他們的攻勢轉向真正的防線，終於把牠突破了。

現在我們知道他曾領導蘇軍侵入波蘭佔領西部烏克蘭，任着烏克蘭前衛軍總司令的丁莫生柯曾對西部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發出呼籲，要求他們擺脫波蘭的羈絆，佔取土地，並且握住蘇聯同胞的手。

在當時丁莫生柯已經得着蘇聯的獨裁者的寵幸，有一次在蘇聯最高議會開會的時候，他和史太林、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甯和蘇聯著名的騎兵將領布得尼元帥坐在同一席上。

丁莫生柯和史太林及伏羅希洛夫的友誼是極長悠的，並且看來似乎一直保持着極和洽的關係。沙皇戰鬥二年後，丁莫生柯於一九一七年參加革命。當時正在成長中的紅軍的兵士是慣常選舉他們的軍官的，丁莫生柯在紅軍中極孚衆望，因此不久他就受到這榮譽，他領導部下在各地間轉輾和白軍交戰，時時得着大或小的勝利。

他的軍隊在高加索失敗後，他暫避於察里欽（即現在史太林格勒）在這里，史太林伏羅希

洛夫和布得尼領導下的紅軍正在堵擊着白軍，四人的友誼是從這時開始的。丁莫生柯顯露頭角，他隨即被委任指揮騎兵旅，不久目不識丁的鄉村青年擢升至與大將相等的地位。

在這次德蘇戰爭中，四個人又在密切合作着，史太林當然領導着一切，丁莫生柯擔任莫斯科以西的中區戰線，伏羅希洛夫在奧斯特洛夫附近的北區指揮軍隊，而布得尼則在南區即烏克蘭

打退白軍。

史太林雖然今日已達到軍隊中的最高地位，可是丁莫生柯一直受着命運的玩弄，白軍司令賴格爾將軍曾於克里米亞一役中把他的部下全部殲滅，而丁莫生柯自己也身受重傷。在一九二〇年蘇波戰爭中，他和布得尼率領蘇聯騎兵對波境猛烈進攻時，他也差一點喪失生命。

當紅軍把全部帝俄軍擊敗後，丁莫生柯方才有工夫學習讀、寫、算（即小學的基本科目）這是無足為奇的事實。上紅軍的軍官大部是缺乏相當知識的，有許多甚至完全是文盲，因此蘇聯當局特地設立弗倫斯學校——弗倫斯為已故紅軍領袖名——以備將擢升的司令們進修或補習之用。

從這學校畢業後，丁莫生柯又上升了，一九三三年他被任為軍團司令兼政治委員，也就是軍事活動的政治監察員。紅軍中這種政治的與軍事的雙重管理制度已於對芬戰役後全部廢棄，因為在這次戰爭中證明這種制度對於統一指揮是極有妨礙的，主張嚴厲之軍律的丁莫生柯是主

張統一指揮最有力的一個，他認為軍隊中的政治監察委員是有害而無益的。

丁莫生柯於親任國防人民委員長後，他曾熱烈談論這問題，同時他要求在戰時的軍人不但要服從並且要思想，倘使紅軍的將士忠實地遵守丁莫生柯的新兵典，他們對於一切都得三思而行，因為現在不但軍官可以用武器對付不服從的部下，並且他們自己也有受罰的可能，倘使他們疏於職守的話。

軍律的改革僅是丁莫生柯就職所實施的許多改革之一，一九四〇年八月他在莫斯科區檢閱演習時所發表的演說中，他告訴軍官們說：『有鑒於近代的戰爭，政府要求軍隊作全面的改革，因此我們的職責是不斷的改進，使紅軍能流少量的血而獲得絕大的勝利。』

蘇聯與德國交戰前，紅軍顯然已着着地準備着，於演習結束後不久，蘇聯召集三級後備兵，而由丁莫生柯親自監視註冊事宜，為溝通上級軍官和兵士的隔閡起見，丁莫生柯新設上士與中士之職，這些下級軍官須在軍校畢業後才得負指揮之責。

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蘇聯的國慶日，丁莫生柯令經他改組的軍隊在莫斯科紅場於史太林面前舉行閱兵式。當天的主要演說人並不是史太林，而是國防委員長丁莫生柯，他不僅演講軍事問題，並且又談論外交問題和約束勞工的紀律問題。

軍人的他竟論及外交問題是無足為奇的，據說他的部將都用堅決態度要求史太林和德國

斷然決裂，在某方面，丁莫生柯甚至被稱爲反納粹領袖。

丁莫生柯在蘇聯的人望極高，史太林曾賜他「元帥」和「蘇聯英雄」的頭銜，同時又曾授他蘇聯最高勳章之一的列甯勳章，一九四一年一月，丁莫生柯再度攻擊紅軍的雙重管制後，聲稱他對於所實施的改革仍未能完全滿意，軍隊依然過分偏向於技術，而缺乏野戰訓練，當時德國大約已經察覺他是對何而言了。

巨哥夫

高爾基·康司丹丁諾維支·巨哥夫上將，(Georgi Konstantinovich Zhukov) 在歷史上，將被記載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將軍之一。史達林任用他征服柏林，並為盟軍政府在德國的蘇聯首領，最近他又訪問過美國，他的勳功偉業，在這戰爭中無人能與之匹敵。無論在聯合國或軸心國的軍隊內，找不出像他一樣的人，要理解他的任務，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同時要擔任麥歌爾將軍 (Marshall)，艾森霍華將軍 (Eisenhower) 和勃蘭特萊將軍 (Bradley) 的工作。在過去四年中，他往來於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和蘇聯各前線之間，有時策劃重大的戰略，有時指揮前線的軍隊。

巨哥夫的哲學是：攻勢戰略應該隨機應變，不能在克里姆林的寫字檯上研究決定，所以他常常不顧私人危險親自到戰場上視察軍隊的行動，把參謀室的戰略和前方的戰況加以比較。他在做參謀時能顯出他的機智，先見和想像力，他在指揮軍隊時，却敢作敢為，沉着應付，決不屈服。

巨哥夫是農民的兒子，一八九五年生在俄國中部的史特雷柯伐小村上，他早年就離開學校，成爲一個皮貨商的學徒。第一次大戰時曾服役於軍隊兩年，後因病退伍，等恢復健康時，俄國已宣

告停戰，已爲列甯政府時代。從軍生活使巨哥夫放棄皮貨商生涯，參加紅軍騎兵隊，同時也加入了共產黨。他的才能使紅軍司令另眼相看，把他選入弗倫治學院（蘇聯的軍官和參謀學校。）以後幾年，他默默無聞，專心一意研究，培植他將來擔負重任的基礎。他祇有少數親密的朋友，在空閒的時間，研究馬克斯的著作，寫些關於戰術的論文，和學習幾種外國語。他能講一些西班牙語和德語及一口流利的法語，在希特勒統治德國以前，他曾留學德國，參加德國參謀官爲華人和俄人特設的講授班，一九三六年，史達林任他爲駐西班牙的軍事情報長。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軍攻入外蒙古，蘇聯政府派遣巨哥夫指揮幾個坦克車師，協助外蒙古。這是紅軍第一次真正受到炮火的試鍊。蘇聯新聞記者首次發現巨哥夫的勝利與自信，在東三省前線的堡壘中，巨哥夫正在接見一批戰地記者，這時兩個紅軍斥候兵突入報告日軍部隊大量集中準備反攻，戰地記者們非常興奮，認爲司令將發出一連串富有刺激性的命令。但是巨哥夫並不驚慌，平靜地告訴他的斥候兵，日軍的處境決不能發動任何攻勢，他的言語立刻使緊張的氣氛消散。幾天以後，他的軍隊把日本第六軍逐出加爾加。他的大胆和計謀使史達林認爲他是天才的軍事家，因此他在紅軍中的地位就蒸蒸日上。

對芬蘭作戰時，巨哥夫在丁莫生柯手下做參謀工作。在蘇芬戰爭後被任命爲陸軍上將，擔任基輔區司令，他起草紅軍革新的計劃，在某一次黨務會議中，他率直地攻擊紅軍的政治指導員，因

爲他們干涉純粹軍事性質的事項，又指摘從士兵中訓練軍官的失敗，當他演講結束時，不顧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存在，而側面攻擊納粹德國。

一九四〇年冬，史達林調巨哥夫到莫斯科任參謀長之職，他爲防衛希特勒可能的侵略，趕緊重組組織紅軍成爲一個紀律嚴明的軍隊，在後來四年戰爭中守紀律的風氣更是強化，到達沙皇時代不能想像的程度，這在共產黨的軍隊真是件難事，因爲他們對軍事的決定有付之表決的夢想。

巨哥夫的最偉大的成就，是挽回了蘇聯的頹勢，莫斯科人都尊他爲 *Spasski*（救主）。

在艱苦的一九四一年秋天，德軍已經幾乎全部包圍莫斯科，史達林擢升巨哥夫爲參謀長，把保衛首都的重任託付給他。巨哥夫發出一個最使人感動的命令，他的士兵們誓死守城，決不退後一步，阻止法西斯黨徒前進，以一當十地奮勇作戰。

紅軍這時後退得非常緩慢，使巨哥夫有充分的時間，集中從東部調來的生力軍，他泰然地使德軍進入他的圈套。在十一月廿七日他突然發動攻勢，衝破德軍的陣勢，使五十師德軍向西敗退。在一次難得的會見新聞記者席上，巨哥夫提出幾個德軍在莫斯科失敗的理由：「他們把勝利看得太輕而易舉，因此以爲戰爭簡直如演習一般，他們又沒有優秀的騎兵和滑雪兵，而坦克車却不易駛過雪地。」他談論時插入一些諷刺和雋語，他數月來第一次感覺得輕鬆，他說：「德軍所

以在每個城鎮頑強地抵抗，唯一簡單的理由是，不願放棄溫暖的房屋到冰天雪地的野外去。」

德軍在俄國中部被阻止後，巨哥夫調到了史達林格勒，那時該地正受德國將領馮·保羅斯 (Von Paulus) 和馮·麥恩斯丹 (Von Manstein) 指揮軍隊的威脅。史達林格勒戰役持續至念一星期之久，戰況慘烈勝過以前任何一次戰役，幾乎將成爲蘇聯的悲劇，這一次戰役竟在巨哥夫指揮之下獲得勝利，而且將記載在歷史上，成爲決定性的戰役。

後來史達林命令巨哥夫到列甯格勒，在那裏發動一個新攻勢，衝破包圍已久的封鎖線。幾星期以後，巨哥夫被任命爲蘇聯元帥，被認爲第一流的司令官。他和史達林、伏羅希洛夫一同計劃一九四三年的夏季攻勢，這攻勢發動後使德軍退出科斯克、奧勒爾、貝爾格拉特、卡科夫、斯摩倫斯克等地，驅逐他們回到聶伯河的另一岸。在一九四四年初，尼古拉伐吐丁將軍 (Nikolai Vatutin) 在烏克蘭戰爭的高潮中壯烈戰死，史達林不願把這戰區託付給沒有經驗的司令，就把這區域的指揮權交給巨哥夫。

各種困難阻礙巨哥夫獲得勝利，春天的某一日積雪開始溶化後，他的軍隊陷入黏滑的泥濘中，直到膝部。這時局勢非常嚴重，三月四日巨哥夫的砲兵展開攻勢，坦克車隊在泥濘中前進，戰線長達一百五十英里，巨哥夫親臨前線，使烏克蘭第一軍精神百倍，奮勇作戰。經過兩天的苦戰，十二師德軍被逐出蘇聯國境，退入波蘭領土，最高蘇維埃委員會賞予巨哥夫價值十萬元用白金鑽石

紅寶石鑲成的珍品以酬策他的功績。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的攻勢是巨哥夫策劃的結果，他展開二百師紅軍（西線英美聯軍的兩倍），配置在從東普魯士到喀伯新山長達四百英里的戰線上，發動大規模攻勢，他自己担任最困難最危險的戰區，把主力集中在通達柏林的華沙——佛蘭克福的公路上，終於擊潰德軍，直搗柏林。

巨哥夫的軍隊進展神速，每天達十五至二十英里，這不但證明他所組織的紅軍給養機構的健全和靈活，並且顯露他作戰手腕的巧妙和熟練。

巨哥夫屢次神出鬼沒地作戰，使德軍最機警的將軍也捉摸不定。兩個冬季以前他攻擊喬輔時，命令工兵隊在河上架設一頂「看不見的橋」，全部工程在夜間完成，橋面在水面下十八吋。喬輔城攻克之日，納粹守軍出乎意料，看見巨哥夫的坦克車隊像艦隊一般的越過河流，浩浩蕩蕩而來。

第二次大戰末期的戰役中，紅軍進攻的方向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令人莫測高深，後退的德軍竟發現紅軍在他們的後方；巨哥夫越過紅軍堅強的據點，猛撲後方陣地，在最初十八天的攻勢中，穿過三百英里的叢林沼澤地帶，是戰爭中最迅速的前進速度，打破了一九四一年德軍攻入蘇聯所造成的紀錄。

巨哥夫從他炯炯的目光到光亮的皮靴，完全表現出一個軍人的氣概，他的談吐爽快明白而且精密，聲調低而平靜，他不喜歡猶疑不決，少數人反對他的意見時，他面上顯露出最堅定的神氣，十分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當多數通過某種計劃時，他就甘心情願，像他自己的意見那樣努力實行。

雖然巨哥夫是蘇聯的英雄，但是普通蘇聯人民並不熟悉他的狀貌。他有一個漂亮的深棕色頭髮的妻子，身材比他略高，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十二歲和九歲的兩個兒子，他的長子被同學取一個綽號，呼之爲「巨克」(Zuk)，他的兒子很不歡喜這個綽號，因爲「巨克」的意思是鈍或愚人。

巨哥夫在烏克蘭時，每天早餐前習慣地騎着戰馬疾馳，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不吃午餐，有時他和副官們練習鬥劍，鍛鍊身體。

雖然他十分嚴厲，然而很關心他軍隊的安全。在一本分送給其他司令的小冊子中，他引用蘇伏洛夫 (Suvorov) 的話：「不論什麼事情發生，兵士比我自己重要……我不睡覺，不休息，而要使我的軍隊能夠得到睡眠和休息。」

巨哥夫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他不信上帝，但信任歷史，進化和禮節。他爲他的家庭，妻子，兒女，他的祖國，和他的信仰作戰，而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戴高樂

戴高樂將軍，現在已是重新獲得自由解放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元首了，他的達到這一地位，絕對不是偶然的，乃是由於他的堅強的信仰，埋頭苦幹的精神所致，當達拉第，萊諾，貝當，賴伐爾，甘茂林，魏剛等先後成爲戰爭罪犯沉落下去以後，新生的法國是正需要這樣堅強的人物來領導的。

在這次戰爭中，法蘭西共和國最初遭受了悲慘的失敗以後，有許多人都歸咎於武器的虛敗和不足，以致不能抵禦德國的閃電戰術，其實這說法是不對的，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最高指揮部的行動的錯誤，遂致構成了這次戰事的致命傷。老實說一句，那曾經成爲世界上最優美最靈敏的法國軍事首腦部，在這次戰爭中，確實已經遭受了最嚴重的潰敗了。

法國的人民實在太過於信任他們的最高軍事會議，然而那班最高軍事會議的軍官們却缺少了韌性的和隨機應變的能力，他們大多數還在埋頭於馬因河（*Mayne*）戰役的檢討，而參謀部裏的意見也難得一致，有一個時期由福煦派的魏剛將軍握得了軍事指揮權，其後又換上了霞飛派的甘茂林將軍，於是倚賴馬奇諾防線遂成了法國軍事上的唯一策略，直到德軍衝破了繆塞（*Meuse*）陣線之後，在緊急期間重又換上魏剛，由是互相推諉責任，法國就這樣葬送了牠的前途。

談到法國的軍事理論，一向似乎祇有兩個派系。一派是極端的防禦戰略，一派則為極端的攻勢戰略。前者可以維奔（Vanban）做代表，他是路易十四時代的一個軍事工程師，同時也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天才家。他一手起草了防禦法國的戰略計劃，事實上他才是馬奇諾防線的真正的創始人。在十七世紀時，他建設了無數重要的堡壘，有很多現在還存在。維奔的防禦戰略在路易十四時代雖曾達到成功的階段，他使法國排除了外來的侵略，但以後在拿破崙第三時代及這次法蘭西共和國時代，却遭受了厄運。換一句話說，由於他，引起了兩次可恥的色當戰役。後者當然以拿破崙做代表，他是攻勢戰略的大軍事天才家，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魏剛與福煦被認為這戰略的化身，但事實上魏剛將軍不但缺少了幹練的輔助人才，他自己甚至還缺少了現代戰術的遠大目光，勇氣及勝利的信念。

無論魏剛或甘茂林，他們雖然承認德國軍事力量的偉大，但兩人都沒有看出坦克車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尤其用於攻勢戰略，牠足以決定全局的勝敗。不過法國也絕非除了這兩人以外，便沒有其他的將才，遠在一九三二年，法國已有一個青年軍官，高喊出坦克車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的預言了，這人便是現在法蘭西共和國的元首戴高樂將軍。

在法國的高級軍官中，戴高樂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他不像其他軍官那樣高談闊論，或過於理想。就實際說，他是嚴肅而不太喜歡說話的軍人，有着高大而結實的體魄，像一個運動家，玩得一手

好網球，精於騎術，同時也是一個玩撲克牌的能手。他也極喜歡著作，曾經出版過三部很著名的書：*At the point of the Smord*，這是第一本，還有 *Towards a professional Army & France and Her Army* 等兩部，在這些書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具有第一流的軍事學識，而且在軍事思想上，他是急進的，帶有革命性的。一方面，他接受拿破崙的密集攻擊的戰略原理，認為集中一切力量，攻擊敵方最重要的一據點是求得勝利的唯一妙訣，另一方面，他主張要澈底改革戰術，加強機械化部隊的組織，尤其是坦克車與飛機。他認為在現代戰爭中，步兵只是佔着次要的位置，主要的還是機械化的坦克車隊。戴高樂不但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發出了這警告式的預言，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登台後，甚至於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前夜，他都作同樣的建議，但法國的參謀部仍不予採納。

說到他個人的歷史，他於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念二日生於法國拉里(Lille)地方，父親是一個天主教大學的教授，戴高樂在早年便已進了聖西亞(Saint-Yr)的一所軍事學校裏讀書，從這時起，便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在念一歲已經獲得陸軍中尉的職銜，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時，任職於步兵第三十三軍團，在戰爭中，他曾受過三次傷，第三次是凡爾登之役，被德軍所俘獲，直到大戰告終才釋放，於是他重又踏進軍隊裏去，這也許是很奇怪的事，戴高樂在他的軍界歷程中，時常很湊巧地和貝當與魏剛在一起工作。當他在凡爾登作戰時，他的第一任上級指揮官就是貝當，其

後，他曾當過貝當部屬的副官，他和魏剛將軍接觸的時候是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的波蘭的反蘇戰爭中。在這次戰爭之後，他回到他從前讀過書的那所軍事學校任軍事歷史的教官，這以後，又回到巴黎的陸軍大學，在那裏，他埋頭於新軍事學的研究，並由於這，才完成了他日後的三部著作。

隨後，戴高樂升任爲陸軍少校，在萊茵佔領區內，指揮着一營輕步兵。一九二九年他曾被派遣至近東，在回國時被委爲國防委員會的祕書，一九三七年，他那著名的加強機械化部隊之重要性的建議第一次被人注意了，這時他任第五十七坦克軍團的總指揮。當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後，他已晉升爲第五軍坦克軍團的旅長，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受任爲機械化第四師團的總指揮，曾參與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的裝甲部隊大會戰。當六月六日，索姆河戰事告急時，萊諾總理召戴高樂至巴黎，在內閣中授以國防次長之職，他立刻接受這個職位，在六月十日法國降服以前的最短促和急迫的時間中，戴高樂將軍會運用他全副力量與他那對於勝利的狂熱的信心，企圖說服每一高級官員，使之繼續作戰。他曾兩次飛到倫敦與邱吉爾會晤，並由於他的警告，英國立即建議把英法兩大國聯合成一聯邦國家，以應付當前的危機。但當時法國大部份官員以賴伐爾爲首，與魏剛默許之下，均主張向德提出休戰。戴高樂鑒於國內政府已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乃於六月廿四日在倫敦宣佈成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並編成法國志願軍，號召同志繼續對德作戰。

由英政府在經濟等方面，盡力加以援助，英政府並立即承認戴高樂將軍所組織的政權。

戴高樂所編組的法國志願軍團雖成爲英國陸軍的一部份，但仍在法國旗幟下作戰，其海空軍部隊亦然，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歐洲第二戰線的開闢，戴高樂部下的法國志願軍作戰最力，因爲他們已經實踐了打回祖國去的志願。

戴高樂將軍現在是勝利地成功了，他現在是法國臨時政府的主席，法國人都相信法蘭西將在這位由戰爭中產生出來的新領袖之下，重新獲得自由與光榮。

赫里歐

據美國新聞處九月廿三日巴黎電，法前總理急進社會黨領袖赫里歐氏，今日於州選中被選爲路納州之參事長。這一位已達七十餘歲高齡的法國老政治家，重新活躍於新生法國的政治舞台上，該是一件值得引人注目的事。

愛多亞·赫里歐 (Edouard Herriot)，生於一八七二年七月，他的故鄉是法國香檳省的脫羅哇城。幼年時代，他的父母希望他將來當武官，以便承繼他祖上世代相傳的武人生涯。但是他自己却與他父母的希望相反，特別傾向於文學和美術的愛好。十五歲時，他進了中學文科的修辭學班，以後又以免費生的資格進了聖巴勃中學，廿二歲時，他以第一名畢業於巴黎的師範大學。

在大學時代，赫里歐的父親去世，家庭經濟便不十分充裕，他畢業以後，就在朗特中學當教員，以後又昇任里昂市立民衆大學的講師。在這個期間，他開始對政治感到非常濃厚的興趣，常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評論，並在那個時候加入急進社會黨。

急進社會黨是法國資產階級左派的政黨，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中小自由資產階級的集團。赫里歐最初參加，在黨中並不出名，可是不久，德雷斐斯事件發生了，赫里歐便努力活動，四出奔

走，他與左拉、法郎士、若里斯等人，同爲德累斐斯伸雪，後來終於使此案的真相大白，在這當中，赫里歐的名字，便傳遍了巴黎和里昂，特別是在急進社會黨中。他的地位是很快的增長起來了。一九〇五年他被選爲里昂的市長，里昂是法京巴黎以下一個最重要的工業都市，赫里歐在這裏，很潛心的建立起急進社會黨一個鞏固的地盤，他爲政很得民心，以後連任了二十八九年的市長。因爲他市長的地位，自然使他在黨中的位置也日形增高。一九一二年，他代表急進社會黨參加了法國的上院，在那裏和法國的右派政黨搏鬥，以他的頭腦清晰，言辭動人，博得了人們的好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的資產階級狂熱的鼓吹戰爭，法國的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也高呼着「擁護祖國」，在這時候，法國的小資產階級，真是無所適從的迷惘起來了。赫里歐最初是搖擺於擁護戰爭與反對戰爭的兩種主張之間，但他的環境却終於使他後來堅決的站在擁護戰爭的一方面，他偶而對於反戰運動發出幾句同情的言詞，但是他都是爲了祖國的利益着想的。以後，他更在白里安的戰時內閣中任路政、運輸及軍需部長等各種重要的職務。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止了，四年中殘酷的戰爭，除了使法國的工商業受了很大的破壞以外，唯一的成績，便是把成千成萬的人變成了孤兒和寡婦，一般人們認識了資本主義的殘暴，這時，他們熱切的希望着和平，熱切的希望着社會的改造。

在這種形勢下，中小自由資產階級的急進社會黨最適合於人們的口味，大資本家要他來緩

和社會的鬥爭，小市民對他的政綱當然擁護，因為急進社會黨對外主張實施國際的協調，對內主張用改良方法以增進人民的生路，所以他之能給許多人以一種幻想，當然是無疑的。

就在這個時候，赫里歐於一九一九年被舉為急進社會黨的黨魁，於是時代便使他成為以後法國議會中左派的翹楚。

過去法國內閣，可說是右派政團一手包辦的，赫里歐為了對付右派，特別團結了社會黨，民主社會黨等，在議會中構成一個左派的大聯合，一九二四年底總選舉，以急進社會黨為中心的左派，獲得了很大的勝利，於是便促成了赫里歐內閣的實現。赫里歐在這時，自己以內閣總理而兼外長，他主持了解決賠款問題的道威斯計劃和倫敦會議，他出席了簽立和平議訂書的日內瓦會議。

一九二六年，法國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發生了空前的金融風潮，法郎跌價，市場恐慌，而赫里歐內閣也終於在這恐慌的狂潮之下塌台了。是年七月十九日，他又第二次組閣，但當他在議會中宣讀了他的大政方針以後，又被衆院的不信任票把他推翻了。接着是普蔭凱萊的舉國一致內閣成立，最初赫里歐任教育部長，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急進社會黨決定不再擁護普蔭凱萊內閣的時候，赫里歐也就退出了內閣。

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赫里歐又第三次組閣，而且自兼外交部長，這個時候，他在日內瓦軍縮會議中，拒絕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並協助國際聯盟解決中日的糾紛。但是，是年十二月，因為對美

戰債問題，得不到社會民主黨的贊助，第三次的赫里歐內閣又趨於瓦解。

以後，赫里歐雖然退出了內閣，但他仍在外交方面發揮他的長才。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代表法國政府赴白宮與羅斯福討論世界經濟會議的各種問題，同年九月又到蘇聯去考察，奠定了以後法蘇合作的基礎。在外交上，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主張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主張歐洲現勢的保持。

一九三四年的旭丹內閣中，赫里歐被派為出席國聯的總代表，以後杜邁格的舉國一致內閣成立，他代表急進社會黨參加內閣，任不管部閣員，統率全體黨員協助政府。不過，巴黎暴動以後，因為法國右派法西斯的發展，已把法國政局中的矛盾提到異常尖銳的時候，中小資產階級的急進社會黨，已深受到法西斯活動的脅迫，大多數的下層黨員，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都表示了堅決的反法西斯的態度，因之，急進社會黨內部便顯然分成了兩派，而赫里歐對於衆院中急進社會黨的統制能力，也就大大成了問題。

一九三五年，賴伐爾內閣中，赫里歐仍任不管部閣員，但在英法解決義阿爭端的和平方案提出之後，他却對賴伐爾表示不滿，他認為這種方案與國聯盟約背道而馳，猛烈地加以反對。不過究竟因為他是一位穩健的上層領袖，他雖不滿於賴伐爾，但他却勸下級黨員擁護政府，因此急進社會黨的多數議員都對他不滿，十二月十八日急進社會黨的執委會中，左派議員更對他大肆攻擊，

而他也宣佈辭去黨魁職務。

赫里歐不僅是一位大政治家，而且在文學和著述方面亦顯現出他之具有非常才能。他曾在里昂大學教授文學史，並著有「法蘭西文學史大綱」一書，蜚聲一時。此外，他還著有「貝多汶傳」、「海洋之門」、「歐洲」、「從巴黎往東」、「新俄遊記」等。

赫里歐現在已經七十四歲了，但他仍然是很健康的，他之任勞任怨的精神，很得一般小市民的信仰，目前他之活躍於法蘭西的政界，還是一樣引人注目，每到他發表演說大逞雄辯的時候，一般羣衆還是有很好的情緒聽他滔滔不絕的申述，所以他政治上的前途還是未可限量的。

蒂 托

在南斯拉夫人民爲民族生存所作的艱苦鬥爭過程中，形成了並長成了由許多游擊部隊組成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這支軍隊是人們以共同的力量，共同的勞動建立成的，每個人，從普通的戰鬥員到統帥，把可能奉獻的一切都放進這支軍隊裏去，而這支軍隊的全部生命，從第一步起到現在爲止，都是和他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約西普·勃羅士·蒂托的名字聯繫着的。

南斯拉夫各民族，過去都曾經各自看過他自己偉大的人物，但是他們全體擁護蒂托那樣的領導者，在歷史上却還是第一次。他是克羅地族人，他的威望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全體所公認的，他們都愛戴他，不論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人，斯洛文人，馬其頓人，以及黑山族人，這因爲蒂托是在這一次爲民族獨立及更好的未來所作的鬥爭的領導者，在這次鬥爭中，南斯拉夫所有的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團結了起來。在蒂托的個性上出色的政治活動家的才能與光輝的統帥天賦結合在一起，需要深深地透澈地了解政治情況，需要具有卓越的統率才幹，以便進行那種複雜的，像南斯拉夫的反抗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不僅要施行還擊，而且還得制勝那樣狡猾和強大的敵人。只有爲偉大與崇高的對祖國的愛和獻身於自己的人民的理想所鼓舞的人，具有巨大精力和鐵樣的意志，

充滿決斷和果敢的人，纔能建立和領導軍隊，獲得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勃羅士·蒂托將軍正是這樣的一個人，誰熟悉愛好自由的南斯拉夫人的數世紀鬥爭的光榮歷史，從十字軍的時代起到希特勒進攻歐洲的黑暗時代為止，熟悉這些早就致力於團結獨立與平等的血緣相同命運相共的歷史，誰就知道南斯拉夫人的世紀怎樣利用民族的分裂來奴役和壓迫他們，在歷史經驗的顯照之下，可以了解在反希特勒的鬥爭中所獲得的這些民族統一的巨大意義，因此，也就可以了解蒂托將軍的作用。

所以，對蒂托作如此的想法，正像在國外某些地方常常認為好像他只是——一個暴動的游擊隊的幹練和英勇的領袖，或者只是一個在雜誌的條件下能夠辨別政治情況的人，最後，或者認為是一種過渡和偶然的現象，一個在戰爭的暴風雨中升到最高處，而當風雨靜止時，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人，這樣的想法顯然是錯誤的。

蒂托在私生活方面，也像所有的大人物那樣，是非常樸素，非常謙遜的，他充滿一種輕快的幽默，這種幽默可以使生活在最艱苦和複雜的情況中輕鬆些。他是一個出色的領袖，在最困難和嚴重的時刻，蒂托從沒有忘記照顧安置當時在最高司令部裏的傷病和失去力量的同志們，在這些人中，有很顯著的活動人物，像李巴爾和納淑爾，也有許多無名的戰鬥員。必須在那個時刻，當傳來任何一個卓越的戰友的死耗或重大的損失時，看見蒂托，必須看到在他那對鮮明的淡藍而帶綠

色的眼睛裏的深深的關懷，無比的傷心，這樣才可以體會到他那全部對人的巨大的愛。凡是跟蒂托接近的人就知道不僅在巨大和重要的事件上，就是在瑣屑的私生活上，他也是一個導師，同志和朋友。人們常常可以看到指揮官們和將軍們有時神色憂傷而陰鬱地跑到蒂托的地方去，可是從他那裏出來時，却已經是神清氣爽和高高興興的了。

蒂托有時愛作長久的散步，沉入在他自己的思緒裏，在這種時候，他是在考慮着某種計劃，探求着複雜的任務的解決。他暗示周圍人們以確信的感情，這種確信不僅傳達給他親近的戰友，也傳達給全體軍隊。這種巨大的信念是因為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確性的自覺，政治路線的正確性而獲得的。這種確信無疑也是由於蒂托精研敵人的策略，知道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優點和弱點的統帥的成功的事經驗而產生的。

作爲一個統帥，蒂托絕不容忍機械的作風，對於他，戰爭的活的實踐就是規律。

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南斯拉夫軍隊沒有任何船隻，可是得渡越湍急的，喧嘩的，由意大利法西斯軍隊和米哈伊洛維契黨徒嚴密防衛的德里拿河。有幾位軍事專家懷疑在這些條件下沒有渡越德里拿河的可能性，可是蒂托相信是能夠渡過，而且是應該渡過的。他的信心傳給了指揮員和戰士們，蒂托把他的決定思慮了好久，不過既然已經有了決定，他就表示出能摧毀一切障礙的執拗性，當已準備好渡越德里拿河時，有人問蒂托以爲怎樣，能不能強渡過河？他回答道：

「專家們平常總是逼曉事情，不過他們不是永遠考慮到一切的，他們忘記人的意志和羣衆的創造性的主動是沒有界限的，我們的戰鬥員們和指導員們有的是意志和主動，他們是會渡越的。」

事情就是這樣，他的部隊實際上是赤手空拳的渡過了河，他渡過了德里拿，並且擊潰了敵人。希特勒黨徒第四次進攻的目標非常廣大，企圖包圍並消滅南斯拉夫軍隊。南軍已遭包圍了，敵人並抽緊包圍圈而開始進攻。蒂托的計劃是簡單的，但同時却是卓越的。他探出敵人包圍圈上的弱處，就衝破了這個圈。他下令破壞聶萊特伐河上的橋梁（南軍原來是應該沿這些橋樑撤退的），使德國人以爲南軍還依舊在包圍之中，而蒂托同時却迅速地調轉他的軍隊，壓迫德軍並通經急促地架築起來的浮橋，渡過聶萊特伐河而後退，甚至還帶走了四千的傷兵。德國準備了三個師，以便在聶萊特伐河上壓迫南軍，所有這些師以及他們巨大的技術，豐富的糧食和彈藥都出現在一片空地之前，南軍跑出了包圍，德軍甚至不能追蹤南軍強渡聶萊特伐河並被迫翻身回去。

在德軍進攻的第五次，南斯拉夫軍隊的主力正忙於把黑山區和蓋爾茨戈文拿兩地從義大利法西斯軍隊和米哈伊洛維契黨徒的手裏清除出來，德軍利用形勢，出其不意地以龐大的事先準備的兵力從後方攻擊南軍。開初的局勢對南軍並不怎麼困難，可是跟德軍的戰事剛才開始，蒂托已經清楚瞭解局勢並料到敵人的狡計，他率直地說南軍是處在非常艱難的境況之中，局勢是

非常嚴重，可以由南軍支配的時間很少，一切都依賴於迅速的行動，簡直是幾點鐘和幾分鐘的事。蒂托不會拖延，他毫不猶豫地行動，下令突破並正確地選取突破的方向，於是南軍重又從包圍中出來。倘若南軍在任何別的方向攻擊，必然會無可避免地遭到消滅，這還是他們後來才明白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所謂第三次進攻的時期裏，南斯拉夫軍隊必須決定攻擊方向的問題。當時大家說出各種不同的意見，而正是蒂托規劃了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後來所有其他的決定，其他的方向都意味着失敗和潰滅，只有蒂托所建議的計劃帶來了勝利和人民起義的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些戰鬥的結果，建立了人民解放軍並稱爲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協會。

蒂托在南斯拉夫的軍隊裏鑄成了鐵的紀律，在部隊裏他是廣泛的政治啓蒙工作的主導者，在他的言詞裏，他永不會忘記着重指出，對於自己任務和責任的自覺瞭解是真正軍人紀律的基礎。

作爲一個軍隊的領導者，蒂托是各種新的和現代方法的信徒，他以這些原則領導並創立了南斯拉夫光榮的步兵，開始建立海軍，他並且說不久就將有空軍和坦克部隊。

現在蒂托以南斯拉夫新國家的組織者而出現，這個新的國家是在人民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並以南斯拉夫民族最優秀的子民們的鮮血而鞏固起來的。

南斯拉夫詩人拉多凡·佐戈維契，在以「蒂托生活頌」爲題的長詩裏，充分表露出羣衆對

於蒂托的歷史性角色的瞭解：

「在憤怒和苦難中，

人民巨人孕育出蒂托，

鬥爭——就是他的母親，

蒂托——這是我們全體。

這是軍隊，這是國家，這是我們的森林和高山。」

伊諾努

土耳其總統伊斯美·伊諾努 (Ismet Inonu) 是繼承土耳其前總統凱末爾統治的一位獨裁者，但他的獨裁與已經毀滅了的德義的獨裁者不同。德義的獨裁者，都是攫得政權後，先操縱着原有的代議政體的機構，然後逐漸地破壞掉這政體，以樹立他們的極權。在土耳其，情形恰好相反，凱末爾為他的國人創造了一個現代政體，然後將畢生的精力和人格都貢獻給國家。套上這位偉人的鞋子，而步他的後塵，實在不是一件可羨的工作。凱末爾剛死以後，便有一次大地震，於是有一般頭腦簡單的人們說：「在凱末爾的治下，我們不會有過地震。」

伊諾努要繼續凱末爾的有力的政策，努力做去，確是件艱鉅的工作。這位新領袖，自始便摒除一切自尊自耀的誘惑，這在凱末爾有時尚且不免。他尊前任總統為「永久的領袖」，而自居於「國家領袖」的名號。

伊斯美·伊諾努，原先人家稱他為伊斯美·巴夏（按 *Pasha* 係土耳其高級官吏的尊稱）。他得到現在的名字的由來，是因為在土希戰爭中，他曾率領土軍，在伊諾努地方，第一次戰勝希軍。後來凱末爾採取了西方的姓氏制度時，伊斯美·巴夏便受得現在的姓氏——伊諾努，這便是他

獲得大勝的地名。

伊諾努雖是一個偉大的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土希戰爭中的功勳極獲盛譽，然而他的姓名外界知道的人很少，他的姓名不見於報上的要聞中，唯一流佈的官方紀錄，只是乾燥無味的履歷表。如生於一八八四年，一九〇六年畢業軍校，一九一四年任上校等，而且就是這些，也難信手拈來。例如英文參攷書的名人錄上，雖然詳列每一個土國的閣員與外交家，可是一九四〇年版中竟還沒有伊諾努的名字在內，雖然伊諾努是英國最重要盟國的統治者。

尤其驚人的，就是在土國的人也未嘗更知道一些伊諾努，在君士坦丁堡，史密挪，安哥拉三地的市場中，並沒有關於伊諾努私人的逸事趣聞流傳，而這三個地方原來就喜歡講軼聞如命的。他的婚姻美滿，努力於教育三個兒女，孩子們絕不担任公共職務。他不十分接近回教，但也不像凱末爾那樣視僧人如仇敵。平常滴酒不入，但在外交界酬酢中偶然喝盅白葡萄酒也不在乎。他在戰前土耳其的腐敗之極的社會中生長，二十歲前就已為推翻舊土耳其的祕密黨會的首領，此後即為軍政界的要角，他是使土耳其新生的大匠，然而他的姓名不見經傳，一如三家村裏的學究。

可是官場要員能如伊諾努那樣可以接近的實在很少見，不論那個外國記者如欲訪問伊氏，總能如願以償。當記者見到伊氏以後，總覺得受這位大外交家，土希決戰的英雄，一千七百萬人民的統治者的歡迎，很像一位小個子細身材的年長君子歡迎他的友人一樣。他細聆記者所提出的

每一個問題，一副十分相信的樣子。但當記者興辭而出的時候，就會覺得他這次訪問毫無所得，倒給這位真擅於採訪之道的要人採訪了些去了。

這種不求人知的性格，聽而不言的能力，不知厭倦的忍耐與客氣，是伊諾努的成功要訣，是他的人格個性。他總是一隻醜小鴨，可是比天鵝還來得長生不老。在許多土國第一次革命得勢的青年人中，伊諾努不但是最年青，而且也是最無名，像大軍閥顏惠爾（Enver），戰前他的殺人如麻，迄今仍是恐怖的談資，末了他在上次大戰前夕把國家出賣給德國。又像爪維特（Talât）原是一位大銀行家和大財政家，自信能以借外債救國家，後來因叛國而給凱末爾處死。一生最不平凡的，當推凱末爾本人，他把破碎的土耳其建設為一新國家，除意志與人格之力以外別無他助。凱末爾始終是人民敬愛的國父，但在一九三八年逝世時，他已經是心身交瘁的人，為病魔磨折了多年。而這位無聲無息的參謀軍人伊諾努，却在五十四歲時繼任個人獨裁的要職，沒有絲毫鬥爭，也沒有清除異己和苦惱事。

伊諾努畢業軍校後的三十五年中，土耳其經兩次革命，五次戰爭，他戰敗三次，一九一八年之敗正如法國一九四〇年之敗一樣，他自中古式的東方國家一變而為現代的西方化國家，在這許多大變之中，伊諾努無役不與，而又身負重任。每次變動總多的是陰謀，流血，苦痛與仇恨，但伊諾努却沒有樹過一敵。

伊諾努早就和凱末爾在軍中共事，他們相遇的那一年是一九一六他三十二歲。那時，凱末爾正統率土軍，抵抗來犯阿那多里亞的俄軍，伊諾努被任爲他的參謀長。凱末爾曾經自認，他已經獲得了一位優越的參謀長，他們間相互的推崇，不久便成熟爲熱烈的友誼。實則，他們的友誼，直到凱末爾死後還延續着，這位典型的傑出的參謀官，現在的總統，至今仍在忠實地執行着他昔時的統帥的主義。

伊諾努對付敵人的方法，始終是紙老虎到底和十二分耐心等待。他的第一次偉大成功，是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兩年土、希戰爭的伊諾努之役，希軍進攻土國亞洲方面的重地阿奈托里亞，向土政府所在地的安哥拉前進。伊諾努是土耳其統將，却拒不與希軍交鋒，只是率軍日往後退，政府爲之大驚，求他請他命令他率軍禦敵，甚至以軍法從事相脅迫，他那軍械不良糧食不足的赤腳志願軍，也一刻比一刻減少下去，總司令凱末爾本身也已瀕於覆滅之境，伊諾努還是向後撤退，直到希軍無法整隊回師的地方，他才返身迎敵，給希軍以致命的一擊。

比較這次戰場上的一役更偉大的成功，是在戰後的和平會議席上，這位足不出東方一步，只任過軍職，沒有一個西方政治家知道他的伊諾努，却於一九二二年爲土政府派往瑞士去做和議代表，單鎗匹馬，去與西方列強約外交家對陣。他的政治生涯便從此開始。他的外交才幹，他的鎮靜，和含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及堅決的意志的機變，在他後來任外交部長，在洛桑會議中，更表現得充

分。

在和平會議席上，他不是與統率無人的希軍作戰，而是與赫赫的大英帝國和他的著名外交能手喬治·寇森爵士（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對敵。英國政府曾助希臘以財貨，認為希軍的敗績是統將無能之故。土耳其人深信英國只思尋隙以侵土國，事實確是如此，寇森侵略成性，他做過七年印度總督，又善於驕誇自大，他受不了東方國家的反抗，他不肯絲毫讓步，他大發雷霆，暴跳如雷，指着伊諾努的面孔說他是「野人」，他命地中海的英國艦隊待命進軍。

可是這一位英國的「超等人物」，雖以他的高貴莊嚴的態度，也無法威壓或迷惑這位安靜的謙遜的小軍人。在一篇重大的沉長的演辭終了之後，這位土耳其人顯得和藹而有禮，但是仍舊安靜地堅持着原來的主張，在他似乎讓步時，其實却是他欲進先退的步驟，而寇森還不知道他的計劃怎樣呢。

伊諾努當時明知土國無力抵禦英國的進攻，土耳其軍隊已經糧盡彈竭，但他却笑嘻嘻的等着機會，他深知英國的有力份子保守黨最怕共產主義，就以請紅軍到土耳其來恐嚇。雖然他自己厭惡共產和英國的保守份子不相上下，他知道英法爲了法國的敘利亞國聯委任統治地而爭執，就贊助法國主張，雖然土耳其也想在敘利亞分嘗一杯羹。他非常猜疑義大利，因它自一九一二年以來就想攫取土國土地，但他知道英國對義大利的擴充海軍野心更爲猜忌，就表示將贊助義大利。

與寇森對抗。他到瑞士時困難重重，離開時却帶了非任何樂觀者所敢想像的有利條件而去。

從此以後，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歐洲列強的彼此衝突爲土耳其取利，結交新朋而不捨舊友，最主要之點則是耐心裝紙老虎。爲了抵擋自西歐而來的壓迫，他與蘇聯親近，雖則土國境內不許有共產黨。他先在英法的地中海爭霸中玩手腕，繼在法義爲地中海而劍拔弩張時施伎倆，他漸漸贏得了所有國家的尊崇與友誼，只有一個巴爾幹國家因有世仇而未能修好。他與東西兩面的鄰邦舊仇敦交，如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是，當一九三五年的阿比西尼亞戰爭使東地中海初露風雨漫天之兆時，他施展了最卓越的外交手腕，一夜之間，他利用了英義之間的衝突，消失了土英間的宿怨，而與英國成爲信守不渝的盟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的地位舉足重輕，同時他的處境也極爲微妙，這因爲土耳其在地理上橫跨歐亞，扼黑海通地中海的孔道，如果這樣的軍事重要地帶，一旦被一個強有力的黷武國家如德國所控制，德國的勢力由東歐伸張，通過巴爾幹半島，而達於韃靼尼爾海峽，如上次大戰中一樣，這不但足以威脅英法近東殖民地的安全，並且還有控制蘇彝士運河切斷英國海外聯繫的危險，爲了這緣故，限制不准設防的韃靼尼爾海峽，經土國政府援用國際情勢變遷的條款，獲得了在海峽一帶設防的目的。及至一九四〇年法國戰敗，德國席捲巴爾幹，直達希臘，有直趨伊士坦布（前君士坦丁堡）之勢，伊諾努遣時的對付方法，又是裝紙老虎，竭力忍耐，當德蘇戰爭爆發以後，他一方面信守蘇土協定，一方面與德國駐土大使巴本曲意交

歡，兩面討好，兩不得罪，以一個在地勢上極難守中立的土國，當戰火已經延燒到大門外的時候，居然能夠堅守中立，安然渡過難關，不被捲入戰爭漩渦，不爲戰禍所波及。這實在使我們不能不佩服伊諾努的卓越的外交手腕。總之，他的手上從來沒有好牌，但他的玩牌的本領却非他人所及。

伊諾努的外交政策，是「與集體安全發生密切關係」，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初，他就說：「集體安全政策，無論如何變遷，仍爲這動盪時代中的救藥，爲我們建設理想世界中較好的唯一基礎。」他這話，在現在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看來，仍舊是非常正確的。

伊諾努有一種疾苦，但是他正如納爾遜對於他那眇了的一目一樣，從不瞞藏。伊諾努的疾苦就是重聽，當人家說到他不願意聽的話時，他變得更聾了。在洛桑會議時，他這病變得更其厲害，甚至他因此錯過了寇森的漂亮演辭中許多要點，他的不屈不撓和外交重聽的最後結果，便是對於土耳其極爲有利的洛桑條約，這條約增加了凱末爾主義的光輝，並且使伊諾努獲得了凱末爾的嘉許，稱之爲「土耳其最圓滑的人物。」其實這還不過是他成功的開端，後來的一九三六年的蒙特婁會議，以及英法土互助公約和蘇土協定的締結，無一不是說明了他外交政策的成功，保障了土境的安全。

伊諾努從一九二三年起就任內閣總理，他繼續保持這位置到一九三七年，但在此期間，他曾有一次暫時去位。在他的任內，他是凱末爾總統政治上的左右手，許多大胆的舉動付諸實施，結

果都很成功，總統認爲這都是總理的老練，忍耐和巧妙的成績，曾幾何時，全國面目爲之一新，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凱末爾激越的天才，被伊諾努化成圓滑的行動了。

凱末爾和伊諾努的長久的友誼，在一九三七年曾一度暗淡過，伊諾努因誤會而辭職，造成這件不幸的因素始終包藏在神祕之中，這大半是陰謀家的詭計。不過政治上意見的不合雖屬深刻，他們兩人間的私人接觸却從來沒有完全斷絕過，當一九三八年凱末爾病重的最後兩個月間，伊諾努名義上雖係在野，實際上却統治着土耳其，等到「永久的領袖」逝世後，陸軍和政黨已經佈置妥貼，在數小時內國會一致通過推舉伊諾努繼任總統。

在這急速的變化發生後，許多伊諾努的反對者異常震恐，可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這位新總統證明他自己的性格中不含絲毫報仇的意念，只有前內政部長和一兩個曾經離開過新舊總統的最活動的反對派，離去政府機關和國會，其餘都沒有更動。

伊諾努的勁敵之一，斐諦，奧克雅，被他委爲司法部長，直到一九四一年斐諦才辭去這職位。其餘許多曾經苛評過凱末爾主義的人，連土耳其近代著名政論家在凱末爾時代曾被禁止著作的赫森在內，現在都毫無阻礙地回到政治舞台上來。

和凱末爾不同，伊諾努很愛家庭，他愛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他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她的勢方能綏靖反動教士們仍在醞釀中的憤慨，就伊諾努方面而論，政府對於赴教堂的人數微有

增加，並不會有過正式的反對。

伊諾努完全遵行凱末爾的主義，竭力謀求國內的團結，與希臘血戰之後空前的急速接近，也是伊諾努在凱末爾指導下的一件偉績，這猶如和英國邦交的發展一樣，對英的睦誼是土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

伊諾努確是今日土耳其所有的最好領袖，而且在任何西方國家之中，他也算得是抵抗侵略的理想領袖，他已經利用機會以巧妙的外交勝過了戰爭。但是土耳其的農民是否已西方化得足以認識伊諾努的才幹，亦步亦趨，像他的效忠凱末爾那樣，爲新土耳其的領袖，是否只要誠實幹練，忍耐聰慧就已萬民景仰，却很難說。土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態度，是異日土國政策決定的要素。我們希望伊諾努已解決了農民國家的基本政治問題，已獲得農民對政府領袖的不二忠心。

李查汗

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古稱安息國，是亞細亞的回教王國，位於伊蘭高原西半面，東南隔俾路支和印度半島相接，南面是阿拉伯海，沿海岸的阿曼灣和波斯灣，海岸線極爲平直，缺乏優良的港口。東鄰伊拉克，東北與土耳其接壤，東鄰阿富汗，國界的情形大抵如此。

伊朗自十五世紀末年帖木爾帝國瓦解以後，國內新興了蘇法維朝（Safawi），統治全國，武功文事，盛極一時。十八世紀初年，北方新興的俄國，爲求南方的海口，虎視眈眈，成爲伊朗的大敵。一七三二年蘇法維朝絕祚，繼起的是那第爾沙（Nadir Shah），北敵土耳其，東面擊敗叛國獨立的阿富汗，兵力一直壓迫到印度，創造蒙兀兒朝廷。那第爾沙不久就去世，伊朗的政局又動盪不定，一七九九年，有突厥人起來統一伊朗，這就是改建伊朗以前的可薩朝。

可薩朝初期的君主，爲了對付俄國南進，頗費心機。英人不甘在伊朗落後，開始在伊朗南方活動。十九世紀初年，伊朗西北部被俄國佔有，東南境給英國併吞。百年來伊朗竭力掙扎，終於不能脫離英俄兩國的枷鎖，伊朗的財政和軍事都被英俄兩國霸佔。二十世紀初年，伊朗新黨要求立憲，歐洲形勢，相當險惡，英人知道和俄國相持，沒有好處，就和俄國訂約瓜分伊朗，西北屬俄，東南屬英，各

自經營，不相干涉；中間劃作緩衝區域，暫時保存。當時伊朗的情形，相當窘迫，英國笨拙雜誌在那時有一張漫畫，諷刺伊朗的可憐相，圖中畫一隻伊朗貓，坐在一頭熊和一隻獅子中間，窘態畢露。熊和獅子說：「我打貓頭，你抽牠的尾巴。」貓在討饒說：「諸公沒有和鄙人磋商過嗎！」

伊朗自從一八七〇和一九一五年英俄兩次訂立瓜分協約以後，本已等於亡國，此後俄國因為國內革命，退出伊朗，英國遂有獨霸伊朗的機會，當時伊朗國民黨人認政府為英國的傀儡。軍官李查汗(Reza Khan)蒿目時艱，乘時崛起，推翻中央政府，自命為大元帥，宣佈英國條約為無效。

李查汗於一八七七年生於裏海附近的小村，他的故事是近代史中一段最奇異的插曲，這個成為了萬王之王，上帝的代表，全能主的影子，宇宙的中心的人，在四十歲的時候却是一個無名小卒，五十歲時，他登了王位。

李查汗的家庭是一個破產的小農，他幼年時也像其他農村孩子一樣地牧羊，住在泥屋裏面。他沒有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因此在他漸露頭角之際，幾乎目不識丁。為了生活，當他十五歲那年，他就加入了伊朗軍的哥薩克師，這是一支俄國人統率的隊伍。當時軟弱的伊朗是外國僱用軍隊的戰場。北方的哥薩克師中，俄國有很大的勢力，南方是英國人支持的伊朗來復槍隊。瑞典的憲兵在德黑蘭市內維持秩序。李查汗當了二十年的兵，經過了無數次的戰亂，他建立了不少的武功，在軍隊中嶄然大露頭角，他的地位，也逐漸由小卒上升到一個官佐了。

在第一次大戰的前夜，伊朗國內陷於長期的政爭之中，又受着外國的各種壓迫和干涉，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和石油的開採權，把伊朗一個國家束縛得非常厲害，這時的伊朗真可說是處在危急存亡之秋了。到了第一次大戰爆發以後，伊朗更有給英俄二國瓜分的可能。但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遭到了聯軍的干涉，使俄國的勢力退出了伊朗，一九二〇年伊朗幾乎淪為英國的保護國。李查汗得到英國上校史邁滋的賞識，認為是一個有膽識的軍官，所以就叫他統率哥薩克師，如果沒有這一次的機遇，李查汗或不免默默無聞地終其一生了。

英俄軍隊撤退以後，德黑蘭就陷於混亂中了，土匪統治了全境。當時的執政者是伊朗王亞馬德·喀基亞爾，是一個肥胖的傀儡，他住在第維爾，過着驕奢淫佚的生活，把紅寶石分散給歌女。他有一「雜貨王」的大名，當一次大飢饉時，他把全國的糧食都收買下來，再以駭人的高價售給災民。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大事變來了，一羣青年人決定用政變的方式來消滅全國的腐敗，他們推舉李查汗做軍事領袖，率領三千士兵，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向着首都德黑蘭進軍，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德黑蘭，舉行了非常的政變，實行武力壓迫，佔領議會，新閣成立以後，李查汗擔任了陸軍總司令。

李查汗建國之初，財庫空虛，軍隊只是一批烏合之衆，盜賊橫行，種族間的仇恨極深，道路不修，農田中如有盈餘的麥和豆，便被飢餓的羣衆霎時搶空。民風怠惰，疾病流行，在這種艱難的局面中，

李查汗出而秉政，確實很是棘手。一九二三年，他改任首相兼元帥，掌握國內的文武大權，廢伊朗前王，令其出國，並擬改伊朗爲共和國，後來因爲土耳其有處置回教教主和回教有不再定爲國教的舉動，伊朗國民對於共和制度不甚滿意。一九二五年，李查汗正式受命爲世襲的「沙」（Shah），於是改革內政，對舊日的司法與財政皆大加整頓，並以強硬的外交方針，廢除了治外法權和許多不平等條約，同時改組軍隊，撲滅盜匪，救平稱兵叛亂的土酋，訂立憲法，禁止未成年兒童成婚，閨女須至十五歲方可擇配出嫁，婦女不戴面紗，改善女子生活，創設學校，開闢街道，建設新式房屋，注意公共衛生，設立男女童子軍，鋪設道路，鼓勵工商業，還有最大的成就，是建造一條鐵道，自波斯灣通至裏海，使南北貫通，鐵路長八百七十哩，費時十一年。

到一九三五年，李查汗正式改波斯爲伊朗，據說這是波斯的古稱，那時的波斯，爲伊朗的一省。李查汗又把自己的名字上加 Pahlavi，這是一種柏新人，在古代，柏新人的騎術和弓箭都極著名，李查汗的加這名字，足見他具有崇尚武備，振興國家的雄心。在近東諸國中，李查汗的地位，只有土耳其故總統凱末爾可以和他並駕齊驅。

李查汗工作異常辛勤，黎明五時就起身治事，不論日夜，每個政府要員都有隨時被召的可能，十五分鐘內必須趕到宮廷。在開議時，他以自己無比的活力督策閣員，使他們以工作爲榮，以伊朝爲榮。

李查汗被目爲亞洲最大的地主，在他卽位的初期，就擊毀了封建地主的勢力，他沒收了他們的財產。旅行在伊朗也是一項國家獨佔事業，大多數的旅館都是李查汗個人私有，他意欲興辦一種遊覽業，使得每個遊客都得到合宜的招待。

李查汗從來不款宴賓客，而訪問他也非常困難，外國新聞記者會見到他的只有一個人。他很少心腹，很少朋友，他使各官員輪流掌權，他認爲任何官員顯赫太久是不宜的，也許他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中之一份子。

李查汗常常坐着他那輛保險汽車到各地去考察，隨行的衛隊多至十六車，而且在他車子行過的公路上，一日之內，其他交通完全斷絕。他車駕所至的鄉村，馬匹全都洗刷一過，籬笆也都漆成綠色，小學生預先經過了幾天的訓練，穿着新制服來歡迎他。李查汗生平只出國過一次，是到土耳其去拜訪凱末爾。

關於李查汗的家世，知道的很少。他有幾個妻子和幾個孩子，他的長子名叫謨罕默德李查，李查汗先把他送到瑞士一所完善的學校去受教育，以後又使他受過一番嚴格的軍事訓練，現在却把他帶在身旁，到各地去考察政情，他有兩個女兒，都已結婚，而且都是含有政治作用的婚姻，不久以前的一次軍事大檢閱中，突然地又有五位王太子出現，這事以前是沒有人知道的，他們的名字也都是李查。

李查汗服膺科學，反對神權，所以他從來不聽回教牧師的鬼話，他曾判過一個牧師的死刑。李查汗在卽位的初期就掃平了荼毒地方多年的盜匪，他興築了新的道路和港口，他改組了烏合之衆的軍隊，而實施徵兵制，近年他致力於發展空軍，甚至還創立了一小部份海軍。全國有許多城市，他都重新加以命名，約有二十個城市用他自己的名字。

李查汗創辦了許多學校，而且實行男女同學制度，又開施實施成人教育。他制定了商法和刑法，這樣就剝奪了宗教法庭的權利。他准許醫科大學教授人體解剖學，這在伊朗歷史上也是亙古未有的。

伊朗在事實上沒有公債，國王從國家獨佔中得到財富，但也全用在公衆事業中。糖、茶、鹽、國外貿易、運輸和煤油都置於國家獨佔下，而且李查汗還把他個人的藏金獻給國家。

關於李查汗的評論，毀譽參半，但公正的說來，他的優點多於缺點，他有勇氣，活力與理想，不失爲一位明主。

李查汗現在已將近七十歲了，但他却還有很強健的體格，赤銅色的肌膚，濃鬚大鼻，目光炯炯，看起來的確使人感覺到他是——一個高原的英雄咧。

甘地

整個印度像世界上其餘的地方一樣，是在擾攘的情況中，人民帶着好動的不滿現狀的意識，激動着，他們的血在沸騰着。

在過去，印度是一個帝制國家，但不久，這帝制便崩潰了，瓦解了，雖然曾有過好幾代世系的承襲，但其中却沒有一個君主會接近過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而那時候人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們無聲地生活着，牛馬般耕種田地，撫養家族，更低着頭去服從，供養那世襲的貴族階級，他們從來不反抗，不咆哮，只是忍辱地生活了好多世紀。

但時代的輪子是不斷地轉動着，現在的印度人民是完全地覺悟了，他們要用自己的手去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且預備去轉變牠，改革牠，使得自己有更理想的生活。

就在這樣環境中，印度幸運地出現了一個人，他意會到一種新的對生活的渴望在印度人民的內心醞釀着，他感到他們所忍受的苦難，是無論誰都比擬不上的，於是他激勵他們參加革命運動，他們以前的懦怯沒有了，諂媚與阿諛的劣根性也被剷除掉了，他們睜開了沮喪的眼，開始作向來所沒有的勇敢的行動，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但他一個人完成了牠，他的名字是甘地，他將永遠

是印度人民崇敬的聖者。

甘地誕生於一八六八年的十月二日，地點是在印度西北部一個半獨立區域的城市裏，那個城市叫做保本達，又叫白城，正當着靠近荷曼的海畔，海的暖流常常送來涼爽的微風，山野上的熱帶植物發出樹脂的香氣，在那平和的城市裏，甘地過着他幼年時代的生活。

甘地的父親曾任過印度的財政大臣，他的祖父也曾以理財聞名，這個官職，似乎是他們一種世襲的職務。雖然印度亡國後，他父親因為不願為英國效忠而隱居不出，但他們這一族在印度社會裏仍然是很有地位的。

甘地的家庭是耆那教的信徒，甘地自小便生活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他的母親灌輸他宗教的信仰，而他的一位婆羅門教徒的家庭教師，却教他誦習梵文的經典。耆那教本以戒殺素食為主要的信條，但甘地在少年時代對這信條却生出懷疑，有一個朋友告訴他說，英國人所以強壯，就是因為吃肉的緣故，印度人所以衰弱，也許就是因為吃素所致，因此他決心用自己做試驗品，偷偷地買了羊肉來吃，結果心中作嘔，當晚被夢魘所擾，夢見有一隻活羊在他肚中咩咩亂叫，從此以後，他就不敢再吃，嫉肉如仇了。

甘地的母親在每年雨季中要半絕食達四個月之久，在這時期中，她只在太陽下吃東西，所以甘地兄妹們幼時老是站在外面看着天空，一等到太陽出雲便去叫他們的母親，有時等到她出來

時，那太陽却又隱蔽起來了：她更高興地說：「菩薩今天不要我吃東西呀！」

印度盛行着早婚的習俗，甘地很早就結了婚，在他結婚以前，他還曾訂婚過三次，他的未婚妻都夭折了，但到他新婚的時候，他還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他的夫人年紀比他更小，只有十歲，是他的鄰女，他那時候很快活，根本想不到要向他父親反對早婚。

甘地的夫人名叫凱絲透貝 (Kasturba)，人極能幹，能夠在事業上幫助甘地，並與他同甘共苦，但她却是不識字的。甘地雖然很想教她，可是他倆的時間却大都為性愛佔去了。所以五十年來，她的程度還是很淺，而且對於讀書也不感興趣。甘地十五歲時，他夫人便生了個孩子，可是不久便夭殤了。同時他父親也是這時候逝世的，他父親的死對於他在道德方面有重大的影響，因為他父親斷氣的時候，他正和妻子一起睡在牀上，他覺得這是羞恥，是他一生中永不忘懷永不消逝的污跡。

在他的自傳中表現出他強烈的性慾，他時常講到他自己的性慾衝動，直到一九三三年時，他說自己還不能完全克服性慾，有些特別的行徑都是由於他剋制性慾所致。有一次有個朋友帶他到妓院裏去，結果他爲了怕犯淫惡之罪而觸怒於天神，便逃了出來。一九〇〇年，他還只有三十一歲，他便放棄了性交，到一九〇六年便立誓永作獨身漢。他對自己的第一條法則就是「克己」，這正是他的「非武力」主義的主要特質。

一八八七年，甘地十九歲時，他在印度阿麻達拔特（Ahmadabad）大學畢業，當時他景慕西歐的繁華，便決定到英倫去留學，專攻法律，並研究宗教。當時一般印度人以為出洋是降低身分的事，所以大肆反對，但是甘地不顧一切，毅然變賣了妻子的首飾而獨自出行，臨別時他向母親立誓不食酒肉，不親女色，當時他心裏只希望像父親般地顯貴已心滿意足了。

他在一八八八年九月到了倫敦，耳目一新，他探悉了統治他祖國的人們的一切，他知道不能亂摸人家的東西，和新朋友不能問東問西，和人說話時不必像在印度般地叫人家「先生」。他在英國穿西服，學法文和拉丁文，還學了跳舞，有一件使他麻煩的事，便是不易找到淨素的食物。他根本是不吃蛋的，所以在館子裏總要向堂倌詢問好久纔能放心吃飯。

四年以後，甘地在英國受法律考試完畢，他得了律師資格，加入在掠奪的律師隊伍中，回到印度的孟買，掛牌當起律師來，可是在他第一次出庭時，因為胆子小，輪到他發言時却連一句話也不敢說。

甘地覺得在印度毫無發展，便到南非洲去找機會，起初他在那裏研究印度自治問題，那時他倒是很忠於英國的，他曾幫助英軍招募救護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被徵到倫敦去組織一個印度傷兵救護隊而服役於戰場上。可是他所受到的英國人的報答，却是歧視與欺侮，他曾被一個英國人踢出門外，同時又眼看到印度同胞被異族的壓迫侵凌。於是他奮然而起，開始發動印度人

的反抗

他因為熟讀了托爾斯泰的作品，並虔誠於宗教的信仰，所以他主張以消極的自我精神去反抗暴力的壓迫，他開始用英文及三種印度語言創辦一種報紙，名叫「印度輿論報」，他又仿照托爾斯泰的辦法，在都朋附近福尼克斯地方創辦農村公社，一九〇八年他著印度自治論一書，發表他的主張，因此他成了南非印度獨立運動的首領，他爲了實施他的消極反抗，曾進了三次牢監，但每入獄一次，反使他在印度人中的地位愈益增高。終於，他這種新的政治運動，使南非政府對印度人作了相當的讓步，而甘地的聲名也由此開始建立起來了。

甘地在南非的鬥爭，前後幾達二十年，第一次大戰以前特別劇烈，一九〇六年南非政府不顧一切，悍然通過新亞洲移民律的時候，甘地曾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英運動，在嘉納斯堡號召印度人舉行了廣大的示威游行。

甘地在南非的生活起初很清苦，後來雖然律務興盛，每年有五千鎊的收入，但是他却都化在推行他的主義上去了。同時他在南非並不放棄自習，就是在他早上刷牙的時候，他也要看書。從他的經驗中，明白法律只幫助真理，他又覺得打官司總是兩敗俱傷，只有和解是最好的辦法，所以他往往私下給人和解而無求於法院。在他和他的妻兒們一起在南非受苦的時期中，他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政治經歷，他知道羣衆的心理，他知道演說的技術，吃苦總是有代價的。

到一九一四年，甘地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在南非的鬥爭，使他回國後受着印度人深切的歡迎。他先在各處遊歷考察，以深知民間情況，不久他呼出「沙特雅格拉哈」(Satyagraha)的口號，(這一個字的原意為擁護真理，但一股人當牠作不合作，消極抵抗，非武力抵抗等解)立即信徒雲集，連「不可觸」的賤民也有許許多多。他們都立誓不說謊，不用暴力，素食，獨身寡慾，不積私財。他的言論遍行於全國，同時他還給平民伸冤雪恥。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他便被印度人尊為「麥哈特瑪」(Mahatma)——「聖雄」了。

甘地得着「聖雄」名號的由來，據說有一次，有所枯井，許多年沒有水，恰巧甘地跑過後，井中便有水了，因此鄉下人都目為神聖，到他家裏來禱謝，他對這班迷信的人說：「你們都是笨伯，無疑的，這是巧合，我同你們一樣。」他嚴肅而和藹地，用土語解釋給鄉人們聽，說他自己和普通人一樣，毫無神祕的地方。但無知識的鄉下人却仍舊不肯相信，甚至有把他當做如來佛轉世的。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了，英國高揭「為正義而戰」的旗幟，用各種方法要驅使印度上到戰場上去為他們效力。而印度的資產階級，為要減輕英國對印度民族資本的壓力，為要找尋一種向英國資本進攻的武器，他們也站在英政府一方面，而甘地也就代表這樣一種思想，追隨在資產階級後面，為英政府的宣傳和募兵政策而努力。他的力量是很偉大的，在他的號召之下，印度人爭先恐後的到戰場上去效其死命，他們派出了一百二十餘萬兵士幫助英軍作戰，

籍果犧牲生命的，竟多至九十八萬五千人。

第一次大戰停止後，照印度人的心目中看來，以為英國人一定會給他們完全自由的，不料結果英國人只給他們一些十分有限的自由權，而對印度民衆却大加壓迫，同時印度民族資產階級與英國資本家間的鬥爭也一天天的尖銳化起來，因此印度民衆對英情緒日益不滿，各處均是反抗之聲，英國便授予巡警有任意處理暴民之權，這一來，印度的民氣如火上加油，更爲激昂。甘地便是當時民族運動的領袖，他動員全國人民抗議，拚命宣傳他的不合作主義和非武力反抗政策，使印度大多數民衆在他的影響之下動員起來，在短時期內，他發動了廣大的運動，以反抗英國。這種運動的影響很大，不僅使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重新達到了牠的高潮，而且還震撼了大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從一九一九年四月以後，印度民族運動澎湃的向前發展，街頭示威，總同盟罷工，使印度陷在一個動盪的時局中。四月十三日，印度安立柴地方發生慘案，英國軍官代爾，命令部下向一萬五千徒手集會的民衆開槍，結果死傷的民衆有千餘人，其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孩子。這一來全國騷動，到處推行不合作運動和英國人作非武力反抗。甘地原要使英國覺悟，而英國却不但不覺悟，反而準備大規模地用武力壓制印度民族運動，甘地因此領導印度人成立國民議會，實行自治，全印都和英國人斷了往來，他們抵制英貨，孩子不再進英國學堂，在英國公堂上案件也都撤銷了，受僱於英

人的印度人卻辭職不幹了。這個不用絲毫武器的反抗使英國在印度的商業完全爲之停頓，一時英國真是弄得手足無措，對於這般任憑毆打而毫不抵抗的人民又有什麼辦法呢？對於千千萬萬自願被捕的青年們又有什麼方法處理呢？牠終於不得不對印度表示相當的讓步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四日，英政府宣佈大赦政治犯，並通過一條改革議案，在各政府機關給印度人以相當限度的自治權利，這是甘地的非武力反抗運動的首次勝利。

甘地所提倡的非武力反抗，這是一種不合作運動，有許多人誤會爲不抵抗主義，其實是大錯而特錯的，因爲不抵抗與非武力反抗，兩者相差甚遠。甘地對參加非武力反抗者的誠條是不發怒，不辱罵，被擊時不反抗，被捕時束手受縛，決不侮辱敵人，他甚至要他們門徒幫助被不遵命令的印度人襲擊的英國軍警。他痛恨暴力，他也痛恨以暴易暴，可是他以爲有一樣東西是比暴力更懷的，那就是懼怯。

但印度的飢餓的農民，流着血汗的工人，和貧困的知識份子，却不能守着甘地的和平方法，他們越出了不合作的範圍而和英國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激烈的鬥爭。一九二一年，忽然發生了却拉事件，有許多暴民燒死了許多英國巡捕，這一來使甘地大爲震驚，他認爲印度人民尚未成熟，還不能實行他的沙特雅格拉哈主義，這些暴民的行徑完全是不誠意的表示，他稱這次事件爲「像喜馬拉雅山一樣的大錯誤」，他要這些暴民認罪，自動洗刷這罪狀，他爲了要懲罰自己，表示

自己的決心，便實行第一次的絕食，以懺悔自己的罪愆。

甘地每次遇到什麼他以為不幸的事情，總是以絕食表示懺悔之意，英政府對於甘地的絕食，很感頭痛，因為他每次在獄中絕食，總是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絕食到末了，因為他身體虛弱了，英政府總是不把他釋放出來，以免發生不測。因為英政府深知甘地不能死，尤其不能在英國人的獄中死，否則全印度便將陷入無法控制的狀態中了。一九二五年，因為印度教和回教自相紛爭，雙方教徒發生了大衝突，甘地爲了促雙方的覺悟起見，又絕食了二十一天，以期他們合作。這一次的絕食幾乎致命，到末了一天，才飲橘汁少許，衰弱得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後來他又有一次爲印度最低階級的民衆而絕食二十一天。還有一次，據說因爲他的一個女門徒，與二十一個同志通姦，事情被他發覺了，他真是傷心非凡，結果除了把那位女門徒和二十一個同志完全開除以外，他自己再絕食二十一天，以示爲二十一人懺罪之意。有人說，他那位女門徒如果再多與幾人通姦，甘地也許有絕食至死的危險。最近一次的絕食，是一九四二年，甘地因爲反對印度總督克里浦斯的政策，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又絕食起來，這一次絕食，因爲他已屆耄耋的高齡，所以大家都很爲他的生命擔心，但結果托天之庇，他居然仍舊很健康。

甘地雖然屢次絕食以懺悔自己的罪愆，但他的慈悲心腸並不能阻止羣衆的熱烈鬥爭，那低賤的不平等的一羣，開始了叛亂，特別以麻拉巴回教農民所發動的反地主鬥爭爲最劇烈，這種行

動當然使英國很爲驚駭，於是一九二二年，甘地便以不能控制和停止這次運動爲由，被英政府捕去，他早知道遲早要被捕的，他說：「英國政府捉我去又有什麼用呢？他們以爲一切都是我發動的，只要捉住我便能使印度太平無事，實在印度人民沒有了我還是能自治的。」在被捕受審的時候，他以最懇切的態度，對法官訴述自己的罪狀，要求法官處以最重的刑罰，自以爲不是這樣，就無以贖自己的罪。法官在宣讀判決文的時候，爲表示對這囚犯的敬意起見，特別起立，判他徒刑六年，甘地在聞悉判詞以後，很客氣的向法官表示謝意，法庭上這樣彬彬有禮的情形，可說是世所僅見。事實上，甘地對於入獄，毫無畏怯或不願的表示，可說是視入獄如家常便飯。他很歡喜監獄，因爲他平常事務紛繁，入獄後可以安心在裏面靜養，和從事寫作。據他自己說，他在獄中宛如鳥兒一樣逍遙自在。他被關在沙巴瑪提監獄裏，監禁了許久，他在獄中患盲腸炎，病得很厲害，受過手術割去盲腸之後，身體很弱，英政府便於一九二四年把他釋放出獄。他出獄之後，有好久不作政治活動，只叫人民拒用英布，用自己的手織機紡織。

此後五年中，英政府又對印度敷衍了一陣，派了個西門爵士來給他們立憲法，特別設立了一個西門委員會，而印度國民大會也爲此設立了一個納魯委員會，在甘地指導下，草擬報告，在報告中，他們要求英國允許印度能得到與其他各自治殖民地同樣的地位，然而僅連這樣的要求都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當印度人民知道了英國不允許他們自治時，於是在一九三〇年又發生了一

次非武力反抗運動。在這次運動中，甘地鑒於英人所徵收的鹽稅過重，他便先帶了自願的人民們週遊各處喚起人民，然後到海邊去自造私鹽而向英政府反抗。結果監獄裏完全客滿，全國民氣日益激昂，英國終於只好讓步，到一九三七年正式許印度成立議會，參與立法權，派憲法調查團以確定許予的地位。

然而隨着時代的進展，印度民衆是連成爲英國自治領之一的要求也不能滿足了，他們要求的是完全的無條件的獨立，甘地爲了順應民衆的要求，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後，不斷的和英政府交涉，爲印度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奮鬥，他雖然屢次聲明無意妨礙英國對軸心國的戰爭，並鼓勵民衆出兵助英國作戰，但他的苦心終於不爲英國所諒，在一九四二年又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又開始絕食，因爲他年事已經很高，英政府恐他的生命發生危險，不得不把他釋放出來。

在印度，甘地早已成爲萬衆崇拜的偶像了，成千成萬簡陋的茅屋裏，都以懸掛着他的像片爲榮；小孩病了，焦急得走頭無路的大人，就用甘地的照片來代表良藥，希望能夠醫好他。他的火車所過之處，農民們不遠數十里，特地跑去鐵路旁恭候，雖然火車並不停，甘地也不會出來與他們招呼，但是他們也情願這樣做。他走過的地方，農民們爭着跪下去吻他的腳所踏過的沙土，全印度可說是都着了甘地迷了。

「甘地」這兩個字，在印度話是「伙食商」的意思。印度民衆爲了崇拜他，尊他爲「麥哈特

瑪，「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也有許多親近他的人，稱他爲「爸布」，意思是父親。早年的時候，大家叫他做「拜伊」，是弟兄的意思，還有許多人稱他做「甘地子」，子字是先生之意，但是附帶着一種親愛之感，至於議會中的人，常叫他做他們的「高級指揮」。

甘地無疑地是印度在釋迦牟尼以後的最偉大的人物，在他將來死了以後，一定也會像釋迦牟尼那樣地被印度人民當做菩薩一樣崇拜的。現在往往有人自作聰明地以爲甘地已經過時了，或竟不再爲印度要人了，這都是違背事實的胡說，實際上，甘地始終是現代印度人中最重要的一個。

甘地善於演說，每逢他要演講了，隔夜就有成千的聽衆到會場上去佔好位置，大概是由於「以誠感人」罷，他若在演說後勸募救濟金，聽衆無不傾囊給他，婦女則更把手鐲飾物一併捐助。Living Age 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甘地的呼籲，裏面說有一婦人要聽甘地的演講，她的丈夫勸她把金鏈手鐲等飾物盡行卸下，以免聽完演講，感動而捐助，因之遭受損失。婦人雖遵命卸下，但因虛榮心，仍留輕手鐲一副，並決心不捐，誰知結果仍舊捐給甘地，空手返家，以無辭可對其夫，心中頗爲焦急，不料她的丈夫也被朋友拉去參與聽講，把次日預備付房租的五十盧布，也都掃數的投入捐筒中了。從這一個故事中，可以看出甘地演說的動人，和印度民衆崇拜甘地的一斑。

近年來甘地深居在印度中部西華格拉姆（意即服務之村）小村的一所茅屋裏，離開火車

站極遠，這個小村是印度鄉村中文盲、貧窮、污穢及疾病聚匯之處，一九三七年甘地和他的信徒搭起蓬帳，卜居在那裏，現在已經成爲模範村了。夜校、紡織班、衛生中心區、科學農場，都極活躍，實際上這地方是從手工業的復活到甘地發旺農村計劃的大本營。甘地所以要卜居在那裏，一來是爲了外人不容易去探尋他，其次是因爲那裏大都是不可觸的賤民，他要證明印度最下賤最不文明的人民也會接受他的主義而得到益處。他住在那裏，左右有許多他的信徒，而政治上的人物却很少見。他所感興趣的不是政治而是民生問題，譬如如何開發農村，廢除階級，推行農村新教育制度，改良貧民食物等，凡此種種，他都悉心去研究探討，比政治不知要費上多少心血。

甘地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每天晨昏都作禱告一次，有時候在任何會議場上，只要他認爲時候已到，他就不管一切，席地而坐，開始他的禱告，在英國的下議院委員會室中，他的這種莽撞行爲，曾經引起英國紳士大大的驚異。星期一是他例行的靜默時期，無論有甚麼重大的事件，他總是閉口不言，遵守不渝。但是你如若要問甘地所相信的是什麼教，恐怕誰也沒法子說出來，最好還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表現吧。他說：「我看見四週的萬物不斷地改變，不斷地死亡，在所有的改變之下，有一個永不改變的活的力量，在組織一切，創造一切，解散一切，那個賦予一切以生命和力量的神靈，就是上帝。我以爲上帝是聖潔仁愛的，因爲我看得出，在死亡當中，生命還是永存不滅，在不誠實的中間，真理還是存續着；在黑暗的中間，光明繼續堅持下去。因此，我推論上帝是生命、真理和光明。上帝

是愛，是超等的善。」他是一個熱心的印度教徒，但是他相信世界上一切偉大的經典，都一樣是上帝的話。他的禱告是沒有一天間斷的，有一次，曾有人在孟買看見他和一個英國海軍上將的女兒瑪德蘭小姐和一個日本和尚一起靜默禱告了三十分鐘。

甘地近年來因爲年邁的緣故，個人日常生活和一切動作，自不能不就着大自然的支配，面上的皺紋比從前增多，睡眠的時間也較往昔爲長，而硬殼果等不容易咬嚼的東西，他已經摒除勿進。但爲人所驚異的，就是他早起的習慣，一如過去那樣，他每天清早兩點鐘就起來，費於通訊者約兩小時，到四點鐘就領導他的信徒作團體祈禱，從不爽失。實際上，他一天中最寶貴的思想 and 寫作，都完成於這清晨二時至四時的兩個鐘頭裏。四時三十分出外散步，他的散步實在和常人不同，他不論天晴天雨都要散步，就是他在倫敦有兩個偵探跟着保護他的時候亦行之如常，而且他散步起來跟人家競走一樣快，青年男女須跑步方趕得及。散步既畢，重復入睡，直到天亮才醒，上午十一時，開始進膳，他的食物由甘地夫人預備，上面說過他是不吃肉的，就是烟火食他也難得吃，他平時每頓只吃點羊乳，棗子，大蒜，波羅密，芒果，桃子或橘子，生的或蒸過的蔬菜，和鬆脆的土製黃麵包之類，在飲食方面他十分節約，平時羊乳是他的主要食物，在日落以後他是不進鹽，茶的，他的餐費每月約祇美金五元左右，但出於許多人意外的，他的食物雖然簡單，身體却極好，精神也健旺，早餐開會討論問題，其範圍很廣，自改組團體中的廚房起，直到如何結束英人的統治止。一到中午，尤其

在夏季，總要休息一二小時。這時他的書記們把各種來往信件整理歸檔，如要他親覆親閱的，則擱置在他桌上。下午一直到五時爲止，是他日常事務最忙的時間，他要招待客人，接見平民，還要和下屬議事，他平時的言論都是由書記筆記下來而在他辦的報紙上發表的。在太陽還未落山以前，他進晚餐，食品與早間相仿，不過份量少些。食畢，寫寫信，或爲報紙寫些文章，直到七時始行晚禱，然後再像早間一樣，散步運動約半小時。他每天臨睡前要洗一次澡，普通每次澡要洗四十分鐘，他是在浴盆裏看書消遣。到了九點鐘，他遂在露天的蓬帳中歸寢，爲了與貧民同甘苦起見，他不用蚊帳，用火油塗面，使蚊蚋不近。他和拿破崙一樣，落枕就入睡鄉，假使他說：「我要睡二十五分鐘，」他立刻便會沉沉熟睡，不多不少過了二十五分鐘他便醒了。平時他每在車子上打盹，有一次他乘了一輛汽車回家，他便照例睡覺了，不料路上汽車翻身，將他擗在路旁，他的朋友們急急地去看他時，他又睡熟在地上了。

甘地喜歡按摩，在冬天尤喜日光浴，他的皮膚十分光潔潔淨，每爲訪者所奇異。實則每天早上，他總要費上一個多鐘頭的光陰，在皮膚上搽擦一種藥草根所浸的油劑，週身徐徐摩挲搽油，使他很容易得到熟睡。

甘地的身體很好，他的醫生勞愛爲印度第一名醫，他曾對人說：甘地真是「超人一等，不同凡俗。」勞愛醫師說他往往能做常人做不到的事，譬如有一次甘地的體重忽然減到九十七磅，每天

食物中含的熱量只有四百加路里，醫生便對他說每天非比平時多吃一倍東西不能恢復到一百零四磅的體重，甘地却說他不用多吃絲毫東西也會增加七磅體重的，結果他的話果然成了事實。甘地很愛他的妻子，他們雖然早已斷了性的關係，却一向深相了解，知己異常，他們有四個兒子，孫子也有了好幾個，他有兩個兒子是印度的名記者。他最喜歡孩子，新鮮的空氣，講笑話，朋友和真理。他最痛惡的是說謊，所以在印度，沒有一個人敢向他說謊的。

他生性幽默，曾經有一次他在火車站上，有一個英國人當他是苦力，叫他拿行李，這位印度的偉人居然權充了一次苦力，真的給這個英國人拿行李。事後報紙上登着這一段事蹟，那個英國人看到了，連忙寄信向他道歉。

甘地熟讀過許多經卷，像聖經，可蘭經，佛經，猶太經，波斯經，他都讀過，他到底信的什麼教可沒有人知道了，實在不論他信的什麼教，但看他一生經歷也足可使他死後永留天堂。在人間，他的英名亦將永垂不朽，為世人所崇拜敬仰。

今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為甘地七十六歲誕辰，孟買許多商業與教育機關都停止活動，以示祝賀。甘地的信徒致贈賀禮七萬六千盧比，（約合美金四萬七千元）此外還有手工織布八百四十碼，可見他的受印度民衆的崇敬為何如了。

尼赫魯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最偉大的領袖，無疑地是甘地，但甘地的年紀已經很老了，因此，印度急切地需要一個新的獻身獨立運動的領導者。況且在印度的解放運動中，擺在印度人民面前的，還有很多困難的錯綜複雜的問題，無論是政治性的，經濟性的，社會性的，但其中最大的最難解決的，却是印度人民的可怕的貧乏。他們沒有衣服穿，沒有錢用，甚至時常有成爲餓殍的危險，無論是誰，只要能解決這一個困難，無疑地他將是印度的領袖。果然，印度的人民終於找到了如此的一個人，他的名字是耶華哈拉·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尼赫魯於一八九〇年生於印度的拉哈巴德，是個富有的貴族的後裔，他的父親摩提拉，也是一個印度著名的人物，並且也是印度民族解放的鬥士，後半生幾乎完全在爲印度民族解放而努力，死於一九三一年。印度人爲了便於辨別起見，只叫尼赫魯的名字耶華赫拉，以免和他父親混同。

尼赫魯早年留學英國，學習法律，回國後，就參加國民運動，爲印度回教團體的領袖。他在青年的時代，就具有一種瀟灑的風度，詩人太戈爾曾比喻他是「永遠的年青的春天。」他生就一種豪俠的性格，同時他的思想又是極端的敏感，他愛高山，流水，和孩子的天真的微笑，他是一個唯物論

的信仰者，是一個聰明的多材多藝的人，同時又是一個貴族，但他却放棄了一切，犧牲了一切，成功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本來可以很舒適地如一般貴族去享受快樂，但他却成功了一個叛徒，願意在牢獄中消磨他的歲月。

一九二一年，印度不合作運動發生的時候，尼赫魯就熱烈贊助這項運動，終致被捕入獄。在牢獄裏，他以捉小鼠與把蜘蛛餵松鼠爲娛樂，一面努力研究政治經濟思想，這把他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同時更時時刻刻在計劃着革命行動開展的方法，一旦被釋放了出來，他又懷着顆更熱烈的心，躍入革命的洪流中。

經過了十多年的奮鬥，尼赫魯在印度的地位，日漸崇高，僅次於甘地，全印度的人民，對於他的敬愛，不下於甘地。他的夫人加碼拉女士，是出身開什米爾的婆羅門族，死於一九三六年。他有一個女兒，名叫印地拉，現在英國留學。

一九三一年，尼赫魯因致力於非武力反抗運動，和印度的英國總督西門爵士發生衝突，再度被捕，囚禁於德黑魯·鄧的監獄中，他在獄中寫信給他的愛女印地拉說：

「印度今天自然需要一個極大的變革，但是即使我們一切人所需要的變革已經到來，我們也並不能安靜，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永恆不變的，一切自然界事物，天天在變，刻刻在變，只有死滅是停止發展與在靜止狀態中。但許多人不承認世界是在變動中，他們閉起心眼來，不准新的觀念

灌注他們的腦中，可是世界依然進展，同時因為他們及類似他們的人不適應於變更中的環境，於是時常發生大的禍亂，大的革命。像一百四十年前的法國革命，及十三年前的俄國革命於是要發生，即使這樣，在我們國內，我們今天正在革命的過程當中，我們自然需要獨立，但我們還需要其他東西，我們需要澄清一切死水，到處注以新鮮的泉源，我們應該把國內的污穢貧困及不幸掃除出去，我們同時要盡力把許多人心中的陳舊觀念清除掉。」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位印度民族解放鬥士心中的抱負為何如了。

尼赫魯把他整個的生命托付給了印度人民，同樣的，印度人民也願意在他的領導之下，為印度的獨立生存與解放而奮鬥。曾經有數千萬的人民，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他們為的是要聽取尼赫魯的有關印度獨立運動的演說，以及關於能夠解決他們饑餓問題的社會主義演說。他們站立在草地上，頭頂上烈日酷熱地照射着，但他們耐久地聽着，尊敬地將尼赫魯看做他們希望的象徵。當他們回家之後，他們熱烈地把尼赫魯的話，煽動性的演說，清楚地反覆地告訴別人，傳播開去，因為在他們的心的深處，認為尼赫魯的話確是唯一的真理。

當尼赫魯給予印度人民如此的影響時，他的敵對者都目之為一個「令人恐怖的怪物」，在印度君王的眼光中，尼赫魯簡直是個惡魔。尼赫魯曾罵他們是「封建制度的遺骸」。大地主，僧徒，和高利貸者同樣用懼怕的眼光看尼赫魯，因為他的許多政策都是對他們不利的。

尼赫魯不僅是一個印度民衆擁護的政治家，同時他也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他的對人類的同情心，他的廣大的教化，以及他的求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有偉大的胸襟的人。當西班牙政府軍失敗時，他正在西班牙，他曾鼓起他們的勇氣繼續向叛軍進擊。他曾經送很多的傷兵車給在苦難中戰鬥的中國，並曾於一九四〇年代表印度，代表詩哲太戈爾，代表印度民族領袖甘地來中國觀光，而熱烈希望中國勝利，可作為未來印度解放觀摩的國際友人。他用一種同情而又羨慕的眼光，望着充滿陽光的蘇聯，熱烈地希望着在將來的新的世界裏，印度和蘇聯佔着同樣重要的位置。同時他更堅決地負起了他的責任，在甘地領導之下，為他的祖國奮鬥。

尼赫魯身高英尺五尺十寸，軀幹非常英挺，他很喜歡運動和游泳，平常總是戴着一個白色甘地帽，在白色帽子的下面，已經露出了灰白色的頭髮。這可以想見他為印度奮鬥的勞瘁。他的面孔相當的白，並不像我們平常在上海所見的印度人一樣，他穿着白色印度式的腰衣，外面加一件背心，正和其他印度甘地信徒一樣，脚下穿的是草鞋，看了這樣一副裝束，你決不會想到他是一個貴族出身的人。

尼赫魯的風度永遠是瀟灑自如，不拘禮節的，據說當一九四二年春蔣委員長夫婦游歷印度的時候，曾接受甘地和尼赫魯的招待，尼赫魯當時蹲坐在草地上，在作了一番動人的演說以後，突然兩足朝天的在蔣委員長面前翻了一個筋斗，引得蔣委員長夫婦都為之忍俊不禁。